

二刻拍案驚奇

(上)

凌濛初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大梅濕特克

六百頁



二刻拍案惊奇小引

丁卯之秋事，附肤落毛，失诸正鹄，迟回白门。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，演而成说，聊舒胸中磊块。非曰行之可远，姑以游戏为快意耳。同济过从者索阅一篇竟，必拍案曰：“奇哉所闻乎！”为书贾所侦，因以梓传请。遂为钞撮成编，得四十种。支言俚说，不足供酱瓶；而翼飞胫走，较捻髭呕血、笔冢研穿者，售不售反霄壤隔也。嗟乎，文讵有定价乎！

贾人一试之而效，谋再试之。余笑谓：“一之已甚。”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，乃光是所罗而未及讨之子墨，其为柏梁馀材、武昌剩竹，颇亦不少。意不能愬，聊复缀为四十则。其间说鬼说梦，亦真亦诞。然意存劝戒，不为风雅罪人，后先一指也。

竺乾氏以此等亦为绮语障，作如是观。虽现稗官身为说法，恐维摩居士知贡举，又不免驳放耳。

崇贞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

二刻拍案惊奇序

尝记《博物志》云：“汉刘褒画《云汉图》，见者觉热；又画《北风图》，见者觉寒。”窃疑画本非真，何缘至是？然犹曰人之见为之也。甚而僧繇点睛，雷电破壁；吴道玄画殿内五龙，大雨辄生烟雾。是将执画为真，则既不可；若云贗也，不已胜于真者乎？然则操觚之家，亦若是焉则已矣。

今小说之行世者，无虑百种。然而夫真之病，起于好奇。知奇之为奇，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。舍目前可纪之事，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，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谜者，曰：“吾以骇听而止耳。”夫刘越石清啸吹笛，尚能使群胡流涕，解围而去。今举物态人情，恣其点染，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。此其奇与非奇，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。

则为之解曰：“文自《南华》、《冲虚》，已多寓言；下至非有先生、凭虚公子，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？”不知此以文胜，非以事胜也。至演义一家，幻易而真难，固不可相衡而论矣。即如《西游》一记，怪诞不经，读者皆知其谬；然据其所载，师弟四人各一性情，各一动止，试摘取其一言一事，遂使暗中摸索，亦知其出自何人，则正以幻中有真，乃为传神阿堵。而已有不如《水浒》之讥。岂非真不真之关，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！

即空观主人者，其人奇，其文奇，其遇亦奇。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，出绪馀以为传奇，又降而为演义，此《拍案惊奇》之所以两刻也。其所裙摭，大都真切可据。即间及神天鬼怪，故如吏迁纪事，摹写逼真，而龙之踞腹，蛇之当道，鬼神之理，远而非无，不妨点缀域外之观，以破俗儒之隅见耳。若夫妖艳风流一种，集中亦所必存，唯污蔑世界之谈，则戛戛乎其务去。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，意其铁心石肠，而为《梅花赋》，则清便艳发，得南朝徐庾体。由此观之，凡托于椎陋以眩世，殆有不足信者夫。主人之言固曰：“使世有能得吾说者，以为忠臣孝子无难；而不能者，不至为宣淫而已矣。”此则作者之苦心，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。

时剞劂告成，而主人薄游未返。肆中急欲行世，征言于余。余未知搦管，毋乃“刻画无盐，唐突西子”哉！亦曰“簸之扬之，糠粃在前”云尔。

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

前 言

凌濛初所撰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是继《拍案惊奇》之后的又一部拟话本短篇小说集。这两部书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均相同，故人们习惯上常合称之为“二拍”。“二拍”与冯梦龙的“三言”（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）齐名，但二者也有所不同。“三言”基本上是宋、元、明已有话本的总集，文字上虽也经过润饰加工，而着力在编。“二拍”则是拟话本的专集，着力在撰，正如孙楷第《三言二拍源流考》所云：“凌氏的拟话本小说，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，借一事而构设意象。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下过数十字，记叙旧闻，了无意趣。在小说则清谈娓娓，文逾数千。抒情写景，如在耳目。化神奇于臭腐，易阴惨为阳舒，其功力亦实等于创作。”

“三言”与“二拍”的先后出现，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。明代中叶以后，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开始萌芽，农业生产有了商品化的趋向，而冶炼、铸造、船舶、纺织、印染、刺绣、陶瓷、造纸、印刷等等诸行业的手工业作坊大量涌现，导致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，市民阶层空前壮大。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出现，正是适应了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而产生的，并且带有明显的商品性质。凌濛初在《拍案惊奇序》中说：“独龙子犹氏所辑《喻世》等诸言，……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，意余当别有秘本，图出而衡之。……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、佐谈谐者，演而畅之，得若干卷。”又于《二刻拍案惊奇小引》中说：“贾人一试之而效，谋再试之。……意不能忽，聊复缀为四十则。”可见在“二拍”的撰写过程中，自始至终得到了书贾的怂恿、鼓励和支持，书贾与作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而稳定的合作关系。书贾自然要讲究盈利，他们发现，除了应试时文以瞄准士子群外，还有一个广大的市民阶层，也需要精神的食粮。市民中下乏识字的人，文化程度不高，诗词文赋看不懂，却又不满足于只是听书看戏，倒是这种通俗而又富有故事情节的话本、拟话本小说很适合他们的口味。于是书贾们积极寻觅编撰者以合作，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相继推出，“行世颇捷”，“一试之而效”，可谓炮炮打响，走俏市场。这似乎也可以你作是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。如何将文学作品推向市场，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有意识编撰，作了可贵的尝试，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此类小说的大量流通。仅此一点，不就很有意义么！

为适应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内容也有所侧重。

首先是对人欲的充分肯定。我们知道，城市的基本运作模式，是以交换为原则的商品经济。在当时，经商已成为热门，如卷三十六所云：“徽州风俗，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，科第反在次着。”囤积居奇，待价而售以牟取暴利，被认为是正当的资本积累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。这种欲望，有世俗的一面，例如卷十五云：“元来徽州人有个僻性，是乌纱帽、红绣鞋，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，其余诸事怪吝了。”与官府勾结，过宿娼的糜烂生活，追求这种人欲显然不足取。但“二刻”中表现最多的是维护自身价值、争取个性独立的一面。卷二写村童周国能精通棋道后，就对父母说：“儿既有此绝艺，便当挟此出游江湖间，料不须带着盘费走。”于是走南闯北，赢得了声誉。卷十七少女蜚娥“一向妆做男子”，为洗刷父亲的冤屈，京师也敢闯，“虽是路途遥远，孩儿弓矢可以防

身。倘有甚么人盘问，凭着胸中见识，也支持得他过”。她对自己充满信心，以我为主，去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。卷三十九中的神偷懒龙，“虽是个贼，煞是有义气”，戏弄官府，劫富济贫，总是独来独往，具有极大的自由性。在妇女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卷十一作者评论男女关系时有一段话：“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。假如男人死了，女人再嫁，便道是失了节，玷了名，污了身子，是个行不得的事，万口訾议。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，却又凭他续弦再娶，置妾买婢，做出若干的勾当，把死的丢在脑后，不提起了，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，做一场说话。就是生前房室之中，女人少有外情、便是老大的丑事，人世羞言。及至男人家撒了妻子，贪淫好色，宿娼养妓，无所不为，总有议论不是的，不为十分大害。所以女子愈加可怜，男人愈加放肆。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。”这种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批判，主张男女平等，表现人欲的思想，无疑具有民主性、进步性。

另外，市民阶层大多为农村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，与农民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，社会地位大抵相同，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压迫。揭露官府的黑暗，抨击贪官污吏的罪行，是“二刻”的又一大主题，约占三分之一的篇目。卷十有一句话：“衙门中没有一个肯不要赚钱的。”贪赃枉法成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通例。卷一的常州柳太守，就是个“极贫的性子”，为把洞庭山某寺所藏的白居易手抄《金刚经》弄到手，不惜唆使盗贼栽赃诬陷。卷四中的杨金宪受了张凜生的贿赂，为绝后患，竟将张凜生及其四个仆人统统杀死。卷十二更对大儒朱熹的假公济私行为作了严厉批判，“为着成心上边，硬断一事，屈了一个下贱妇人”。在官与民的对立中，作者是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。“善恶到头终有报。只争来早与来迟。”对不法官吏予以警告，对被压迫者寄予同情，这在本书中表现得尤为鲜明。

今日所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最早的刊行本，为崇祯五年（1632）尚友堂刻本。此刻本国内仅存残卷，所幸日本内阁文库尚藏有一部完本。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予以影印，我们此次整理，即以这个影印本作为底本。但这个本子是否就是原刻本，还有疑问。因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小引》中说“聊复缀为四十则”，当为四十卷，均新编拟话本小说。而此本卷二十三《大姊魂游完宿愿，小姨病起续前缘》与《拍案惊奇》重出，卷四十《宋公明闹元宵杂剧》又非小说，实权存小说三十八卷，与作者之说不符。在没有新的发现之前，这个本子尚属最完整的本子。

这次整理本书的原则，一如我们校注的《拍案惊奇》，尽量保持原刻的面貌，除明显的错夺予以订正外，一些虽有不畅却勉强可通的地方，一律不作改动。文中露骨的个别淫秽文字，则酌予删节。繁体字、异体字均改排为相应的简化字和通行字，而对一些明人小说中的习惯用字则不加改动。如“那”，有时通“哪”，有时通“挪”；“总然”即今之“纵然”；“持疑”即今之“迟疑”。必要时在注解中加以说明。

本书校释，初由岳翁陈迹冬先生担任，殊料不久便一病不起，校释工作只好由我来接替。翁在病中一直关注着本书的整理工作，但最终也未能看到出版，谨以此书作为对他的纪念。

在《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校注过程中，吸收了王古鲁先生和章培恒先生不少研究成果，在此说明并致谢。另外也得到了顾学颀先生和王利器先生的指教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戴鸿森、陈新、弥松颐诸先生均提出许多宝贵意见，特别是责任编辑陈建根先生逐字逐句地更正错夺，修订错误，查

寻资料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郭隽杰

1993年11月于北京西坝河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

诗曰：

世间字纸藏经同，见者须当付火中。

或置长流清净处，自然福禄永无穷。

话说上古苍颉制字，有鬼夜哭，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。只这一哭，有好些个来因。假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把二百四十二年乱臣贼子心术阐发，凛如斧钺，遂为万古纲常之鉴，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？又如子产铸刑书，只是禁人犯法，流到后来，奸胥舞文，酷吏锻罪，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，断送了多少人！那些屈陷的鬼岂能不哭？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，凭着暗中朱衣神，不论好歹，只看点头。他肯点头的，便差池一些，也会发高科，做高官；不肯点头的，遮莫你怎样高才，没处叫撞天的屈。那些呕心抽肠的鬼，更不知哭到几时，才是住手。可见这“字”的关系，非同小可。况且圣贤传经讲道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多用着他个不消说；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，佛家白马驮将来，也只是靠这几个字，致得三教流传，同于三光。那字是何等之物，岂可不贵重他？每见世间人，不以字纸为意。见有那残书废叶，便将来包长包短，以致因而揩台抹桌，弃掷在地，扫置灰尘污秽中。如此作践，真是罪业深重。假如偶然见了，便轻轻拾将起来，付之水火，有何重难的事，人不肯做？这不是人不肯做，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，二来不在心上的事，匆匆忽略了。只要能存心的人，但见字纸便加爱惜，遇有遗弃即行收拾，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！

宋时王沂公之父，爱惜字纸。见地上有遗弃的，就拾起焚烧；便是落在粪秽中的，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，用水洗净，或投之长流水中，或候烘晒乾了用火焚过，如此行之多年，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。一日，妻有娠将产，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：“汝家爱惜字纸，阴功甚大。我已奏过上帝，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，使汝家富贵非常。”梦后果生一儿。因感梦中之

苍颉——也作“仓颉”，传说为上古黄帝时的史官、汉字创造者。

《春秋》——孔子所作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书，简略地记载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至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间的历史。

子产铸刑书——子产，即公孙侨，春秋时郑国人，著名政治家，郑简公时，在子产主持下实行改革，把“刑书”（法律条文）铸在鼎上公布。

朱衣神——又称“朱衣使者”，据宋赵令畤《侯鯖录》载：欧阳修知贡举时，每阅试卷，便觉有一朱衣人在旁，朱衣人点头的，文章就入格，回头却又下见人。

遮莫——亦作“遮末”，诗词戏曲小说中常用俗语，写法和含义极多，这里是无论、即使的意思。

道家青牛骑出去——道家传说，据晋葛洪《抱朴子》载，老子骑青牛出散关，为关令尹喜作《道德经》，遂有了道家经典。

佛家白马驮将来——佛家传说，据东魏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载，汉明帝闻西方有异神，遣使向西域求之，时以白马负经而来，佛教遂传入中国。

三教——指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

三光——指日、月、星。

罪业——佛教术语，意同罪孽。佛教“业”泛指一切身心活动。

王沂公——即下文听说的王曾，北宋益都（今山东省青州市）人，仁宗时官拜宰相，封沂国公。

语，就取名为王曾。后来连中三元，官封沂国公，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，是宋庠、冯京与这王曾，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！谁知内中这一个，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，岂非人人做得的事？如今世上人见了享受科名的，那个不称羨，道是“难得”？及致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，却错过了不做，不知为何。且听小子说几句：

苍颉制字，爰有妙理。
三教圣人，无不用此。
眼观秽弃，颡当有泚。
三元科名，惜字而已。
一唾手事，何不拾取？

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，偶然记起一件事来。一个只因惜字纸，拾得一张故纸，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，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。有诗为证：

翰墨因缘法宝流，山门珍秘永传留。
从来神物多呵护，堪笑愚人欲强谋：

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，专一精心内典，勤修上乘，虽然顶冠束带是个宰官身，却自念佛看经，做成居士相。当时因母病，发愿手写《金刚般若经》百卷，以祈冥佑，散施在各处寺宇中。后来五代、宋、元，兵戈扰乱，数百年间，古今名迹，海内亡失已尽，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，不知怎么地消灭了。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，流传得一卷。直至国朝嘉靖年间，依然完好，首尾不缺。凡吴中贤士大夫、骚人墨客，曾经赏鉴过者，皆有题跋在上，不消说得。就是四方名公游客，也多曾有赞叹顶礼、请求拜观、留题姓名日月的，不计其数，算是千年来希奇古迹，极为难得的物事。山僧相传，至宝收藏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嘉靖四十三年，吴中大水，田禾淹尽，寸草不生，米价踊贵。各处禁柴闭籴，官府严示平价，越发米不入境了。元来大凡年荒米贵，官府只合静听民情，不去生事。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，贪那贵价，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。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，贪那贵价，从家里廩中发出米

连中三元——指旧时在乡试、会试、廷试三级科举考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乡试第一名叫解元，会试第一名叫会元，廷试第一名叫状元。

颡(sǎng)当有泚(cǐ)——头上应该冒汗。用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“其颡有泚”句。颡，额头。泚，汗水流出。

白乐天——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唐代大诗人。

再来人——佛教称再度转世皈依佛门的人。

内典——佛教徒对佛教经典的称谓。

上乘——即“大乘”，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流派，产生于公元一、二世纪的印度，强调一切众生皆可成佛，一切修行应以自利利他并重。

多——同“都”，明人小说中的通俗用法。

嘉靖——明世宗朱厚熜年号，公元1522—1566年。

顶礼——佛教徒最尊敬的礼节，头、手、足五体投地，俯伏叩拜。

物事——吴方言，犹如说“东西”。

廩——本作“敖”，粮仓。因秦汉时在敖山（今河南省荣阳市北）上置谷仓，称“敖仓”、遂沿习而得名。

去。米既渐渐辐辏，价自渐渐平减。这个道理，也是极容易明白的。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，专一遇荒，就行禁菜、闭余、平价等事。他认道是不使外方来了本地米去，不知一行禁止，就有棍徒诈害。遇见本地交易，便自声扬犯禁，拿到公庭，立受枷责。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，家中有米，只索闭仓高坐。又且官有定价，不许贵卖，无大利息，何苦出菜？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，也无想头。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余，惧怕败露，受责受罚，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，干这样没要紧的事。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，米价转高。愚民不知，上官不谙，只埋怨道：“如此禁闭，米只不多；如此抑价，米只不贱。”没得解说，只囫囵说一句“救荒无奇策”罢了。谁知多是要行荒政，反致越荒的。

闲话且不说。只因是年米贵，那寺中僧侣颇多，坐食烦难。平日檀越，也为年荒米少，不来布施。又兼民穷财尽，饿殍盈途，盗贼充斥，募化无路。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，非舟揖不能往来。寺僧平时吃着十方，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、载米上门的了。真个是：

香积厨中无宿食，净明钵里少馀粮。

寺僧无计奈何。内中有一僧，法名辨悟，开言对大众道：“寺中僧徒不少，非得四五十石米，不能度此荒年。如今料无此大施主，难道抄了手，坐看饿死不成？我想白侍郎《金刚经》真迹，是累朝相传至宝，何不将此件到城中，寻个识古董人家，当他些米粮，且度一岁？到来年有收，再图取赎，未为迟也。”住持道：“相传此经值价不少，徒然守着他，救不得饥饿，真是馘米囤饿杀了。把他去当米，诚是算计。但如此年时，那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，当这样冷货？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。”辨悟道：“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，委是不能勾。想起来，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，他是本山人，乃是本房檀越，就中与我独厚。这卷白侍郎的经，他虽未必识得，却也多曾听得。凭着我一半面皮，挨当他几十挑米，敢是有的。”众僧齐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只索就过湖去走走。”住持走去房中，厢内捧出经来。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，揭开里头看时，却是册叶一般装的，多年不经裱褙，糨气已无，周围镶纸多泛浮了。住持道：“此是

辐辏（fú còu服凑）——车轮的辐聚集在毂上，引申为聚集。

檀越——僧人对为寺院施舍财物音的尊称，即下文听说的“施主”。檀越是梵文音译，施主是意译。

吃着十方——指靠各方施舍来维持生活。佛教以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、上、下等十个方位为“十方”。

香积厨——僧寺的食厨，因“香积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与化菩萨”，故称。见《维摩诘所说经·香积佛品》。

抄了手——即抄手。两手及臂交叉于胸前。悠闲、漫不经意状。

当（dàng档）——这里作动词，指以物作抵押借钱。下文“王相国府当内”的“当”指当铺，名词。

住持——寺院中的主持者。

馘（gài盖）米囤饿杀——守着米囤挨饿。馘，倚、靠。杀，副词，表示程度之深。

太师——原为周代最高的一种官职名，后作皇帝对重臣的加衔以示恩宠，这里泛指高级官员。

都管——即总管家。

本房——佛教有不同宗支，师徒相授，有远近亲疏之分。本房即指本支。

敢是——大概是。敢，约估之词。

糨（jiàng酱）气——指粘连性能。糨，裱褙所用的浆糊。

传名的古物，如此零落了，知他有甚好处！今将去与人家，藏放得好些，不要失脱了些便好。”众人道：“且未知当得来当下来，不必先自耽忧。”辨悟道：“依着我，当便或者当得来，只是救一时之急，赎取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！”众人道：“且到赎时再做计较。眼下只是米要紧，不必多疑了。”当下雇了船只，辨悟叫个道人随了，带了经包，一面过湖，到山塘上来。

行至相府门前，远远望去，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。辨悟上前稽首，相见已毕，严都管便问道：“师父何事下顾？”辨悟道：“有一件事特来与都管商量，务要都管玉成则个。”都管道：“且说看何事。可以从命，无不应承。”辨悟道：“敝寺人众缺欠斋粮，目今年荒米贵，无计可施。寺中祖传《金刚经》，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相传价值千金，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。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，得应付米百来石，度过荒年，救取合寺人众生命，实是无量功德。”严都管道：“是甚希罕东西，金银宝贝做的，值此价钱？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，真是千闻不如一见。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。”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，打开看时，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。严都管道：“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，元来是这等悔气色脸，倒不如外边这包，还花碌碌好看。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？”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，逐叶翻翻。一直翻到后面去，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，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，方喜动颜色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大略也值些东西，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。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，多值了百来两银子，也不见得。我与师父相处中，又是救济好事，虽是百石不能勾，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。”辨悟道：“多当多赎，少当少赎。就是五十石也罢，省得担子重了，他日回赎难措处。”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，捧了进去。终久是相府门中手段，做事不小，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，当米五十石。付与辨悟，道：“人情当的，不要看容易了。”说罢，便叫开仓斛发。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，将米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，谢别了都管，千欢万喜，载回寺中不题。

且说这相国夫人平时极是好善，尊重的是佛家弟子，敬奉的是佛家经卷。那年冬底，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，到夫人处查算。一向因过岁新正，忙忙未及简勘。此时已值二月中旬，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，内一行写着：“姜字五十九号：当洞庭山某寺《金刚经》一卷，本米五十石。”夫人道：“奇怪！是何经卷，当了许多米去？”猛然想道：“常见相公说道：‘洞庭山寺内有卷《金刚经》，是山门之宝。’莫非即是此件？”随叫养娘们传出去，取进来看。不逾时取到。夫人盥手净了，解开包，揭起看时，见是古老纸色，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，也知是旧人经卷。便念声佛道：“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，只为年荒，将来当米吃了。这些穷寺里，如何赎得去？留在此处褻，心中也不安稳。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，把此经还了他罢。省得佛天面上取利，不好看。”分付当中都管说：“把此项五

则个——元明戏曲小说中常用的句末语气词，略表祈使。

图书——私人图章。旧时称官印叫印，称私印叫图书。

斛(hú)——一种量器，古代一斛为十斗，南宋末年改为五斗。

简勘——检查；审核。简，通“检”。

养娘——对婢女的称呼。

十石作做夫人斋僧之费，速唤寺中僧人，还他原经供养去。”

都管领了夫人的命，正要寻便稍信与那辨悟，教他来领此经，恰值十九日是观世音生日，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，事毕到当中来拜都管。都管见了道：“来得正好！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，稍信与你。”辨悟道：“都管有何分付？”都管道：“我无别事，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。我家夫人知道了，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，不要你取赎了，白还你原经去。替夫人供养着。故此要寻你来还你。”辨悟见说，喜之不胜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，使此经重还本寺，真是佛缘广大。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，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！”都管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随去禀知夫人，请了此经出来，奉还辨悟。夫人又分付都管：“可留来僧一斋。”都管遵依，设斋请了辨悟。

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，千恩万谢而行。到得下船埠头，正值山上烧香多人坐满船上，却待开了。辨悟叫住，也搭将上去，坐好了，开船。船中人你说张家长，我说李家短，不一时行至湖中央。辨悟对众人道：“列位说来说去，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，真是个善心喜舍、量大福大的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是那一家？”辨悟道：“是王相国夫人。”众人内中有的道：“这是久闻好善的。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？”辨悟指着经包道：“即此便是大布施。”众人道：“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。”辨悟道：“若是有心施舍，多些也不为奇。专为是出于意外的，所以难得。”众人道：“怎生出于意外？”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，今日如何白还的事，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一个荒年，合寺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。况且寺中传世之宝，正苦没本利赎取，今得奉回，实出侥幸。”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石米，好生不信。有的道：“出家人惯说天话，那有这事！”有的道：“他又不化我们东西，何故掉谎？敢是真的。”又有的道：“既是值钱的佛经，我们也该看看。一缘一会，也是难得见的。”要与辨悟取出来看。辨悟见一伙多是些乡村父老，便道：“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列位未必识认。袈裟，看他则甚？”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，姓黄，号丹山，混名黄撮空，听得辨悟说话，便接口道：“师父出言大欺人！甚么白侍郎、黑侍郎，便道我们不认得？那个白侍郎，名字叫得白乐天，《千家诗》上多有他的诗，怎欺负我不晓得？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，也是个缘分，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。”众人听得，尽拍手道：“黄先生说得有理！”一齐就去辨悟身边，讨取来看。

辨悟四不拗六，抵当众人不住，只得解开包袱，摊在舱板上，揭开经来。那经叶叶不粘连的了，正揭到头一板，怎当得湖中风大，忽然一阵旋

稍信——捎信。稍，同“捎”。

观世音——佛教大乘菩萨之一，唐人因避太宗丰世民讳而称“观音”，佛经传说这位菩萨大慈大悲。广化众生，故深受民间崇奉。我国汉族地区以农历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节。

阿弥陀佛——大乘佛教的佛名，西方“极乐世界”的教主，佛家传说只要心诚地念其佛号即可超脱，故“阿弥陀佛”时时念于僧人口中。

天话——吴方言，即大话。明冯梦龙《古今谭概》：“吴下谓大言曰天话。”

《千家诗》——本为南宋刘克庄所编一部唐宋绝句、律诗的总集名，后民间又有几种不同的《千家诗》选本，皆很浅显，为乡学的启蒙读物，这里系指后者。

四不拗六——吴方言，意为少数违拗不过多数。

风，搅到经边一掀，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揪住，早把一叶吹到船头上。那时辨悟只好按着，不能脱手去取，忙叫众人快快收着。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，你挨我挤，吆吆喝喝，磕磕撞撞，那里得着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被风一卷，早卷起在空中。元来一年之中，惟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，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，只在此时。那时是二月天气，正好随风上去，那有下来的风恰恰吹来还你船中？况且太湖中间漾漾的所在，没弄手脚处，只好共睁着眼望空仰看。但见：

天际飞冲，似炊烟一道直上；云中荡荡，如游丝几个翻身。纸鸢到处好为邻，俊鹞飞来疑是伴，底下叫的叫，跳的跳，只在湖中一叶舟；上边往一往，来一来，直通海外三千国。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，没处借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。

辨悟手按着经卷，仰望着天际，无法施展，直看到望不见才住。眼见得这一纸在爪哇国里去了，只叫得苦。众人也多呆了，互相埋怨。一个道：“才在我手边，差一些儿不拿得住。”一个道：“在我身边飞过，只道你来拿，我住了手。”大家唧啷。一个老成的道：“师父再看看，敢是吹了没字的素纸还好。”辨悟道：“那里是素纸！刚是揭开头一张，看得明明白白的。”众人疑惑，辨悟放开双手看时，果然失了头一板。辨悟道：“千年古物，谁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！”忙把来叠好，将包包了，紫涨了面皮，只是怨怅。众人也多懊悔，不敢则声。黄撮空没做道理处，文诌诌强通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。看见辨悟不喜欢，也再没人敢讨看了。船到山边，众人各自上岸散讫。

辨悟自到寺里来，说了相府白还经卷缘故，合寺无不喜欢赞叹，却把湖中失去一叶的话瞒住不说。寺僧多是不在行的，也没有人翻来看看，交与住持收拾过罢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河南卫辉府有一个姓柳的官人，补了常州府太守，择日上任。家中亲眷，设酒送行。内中有一个人，乃是个博学好古的山人，曾到苏杭四处游玩访友过来。席间对柳太守说道：“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。那苏州府所属大湖洞庭山某寺中，有一件希奇的物事，乃是白香山手书《金刚经》。这个古迹，价值千金。今老亲丈就在邻邦，若是有个便处，不可不设法看一看。”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。他虽不好古董，却是个极贪的性子，见说了值千金，便也动了火，牢牢记在心上。

到任之后，也曾问起常州乡土大夫，多有晓得的。只是苏、松隔属，

摔——同“捞”字。

(w ng往) 漾漾——水域深而广阔。

爪哇国——古国名，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，很早就与我国友好往来。古时交通不便，被认为是极遥远的地方。

卫辉府——明代府名，即今河南省卫辉市。

太守——原为战国时对郡守的尊称，后亦作一府最高行政长官“知府”的别称。

山人——隐居山林之人。

老亲丈——对人表示亲近和尊重的称谓。

动了火——犹如说动了心。

松——松江府，元置，辖境相当现在上海市。松江古时亦属苏州，此处“苏、松”并举，实皆指“苏”。

无因得看。他也不是本心要看，只因千金之说上心。希图频对人讲，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，购求来送他，未可知。谁知这些听说的人，道是隔府的东西，他不过无心问及，不以为意。以后在任年馀，渐渐放手长了。有几个富翁为事打通关节，他传出密示，要苏州这卷《金刚经》。讷知富翁要银子反易，要这经却难。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买，寺僧道是家传之物，并无卖意。及至问价，说了千金，买的多不在行，伸伸舌，摇摇头，恐怕做错了生意，折了重本，看不上眼，不是算了。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，回说“《金刚经》乃本寺镇库之物，不肯卖的，情愿纳价”罢了。太守见了白物，收了顽涎，也不问起了。如此不止一次，这《金刚经》倒是那太守发科分、起发人的丹头了。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，一发上心。

有一日，江阴县中解到一起劫盗，内中有一行脚头陀僧。太守暗喜道：“取《金刚经》之计，只在此僧身上了。”一面把盗犯下在死囚牢里，一面叫个禁子到衙来，悄悄分付他道：“你到监中，可与我密密叮嘱这行脚僧，我当堂再审时，叫他口里扳着苏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窝赃之所，我便不加刑罚了。你却不可泄漏讨死吃！”禁子道：“太爷分付，小的性命恁地不值钱？多在小的身上罢了。”禁子自去依言行事。

果然，次日升堂，研问这起盗犯，用了刑具，这些强盗各自招出赃仗窝家。独有这个行脚僧，不上刑具就一口招道：“赃在洞庭山某寺窝着，寺中住持叫甚名字。”元来行脚僧人做歹事的，一应荒庙野寺投斋投宿，无处不到，打听做眼。这寺中住持姓名，恰好他晓得的，正投太守心上机会。太守大喜，取了供状，叠成文卷，一面行文到苏州府捕盗厅来，要提这寺中住持，差人赍文坐守。

捕厅拿了牌，另差了两个应捕，驾了快船，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来。真个：

人似饥鹰，船同蜚虎。鹰在空中思攫食，虎逢到处立吞生。静悄村墟，魃地神号鬼哭；安闲舍宇，登时犬走鸡飞。即此便是活无常，阴间不数真罗刹。

应捕到了寺门前，雄纠纠的走将入来，问道：“那一个是住持？”住持上前

打通关节——行贿说情。关节，指关键地方、机要所在。

白物——银子的隐语。

发科分——发动。科分，举动、行为，也作“科泛”、“科范”。

起发人——骗人。

丹头——由头。本指道家精炼而成的丹药，常用来比喻促成事物变化的主要因素。

行脚头陀僧——云游各地以行乞为生的僧人，可蓄短发。“头陀”为梵文音译，“行脚僧”是俗称。

禁子——看守犯人的狱卒。

扳——原意是用力使朝自己方向移动，这里是攀扯、牵连的意思。

恁地——如此地、这样地。

做眼——通过别人来了解情况。

应捕——缉捕盗贼的公差。

蜚（f i 飞）虎——即飞虎。蜚通“飞”。

魃（x 虚）地——猛地、突然间。

无常——迷信传说中阴间专门勾摄生人灵魂的小鬼。

罗刹（chà 岔）——古印度传说中食人血肉的恶鬼。

稽首道：“小僧就是。”应捕取出麻绳来便套。住持慌了手脚道：“有何事犯，便直得如此？”应捕道：“盗情事发，还问甚么事犯？”众僧见住持被缚，大家走将拢来，说道：“上下不必粗鲁，本寺是山塘王相府门徒，等闲也不受人欺侮。况且寺中并无歹人，又不曾招接甚么游客住宿，有何盗情干涉？”应捕见说是相府门徒，又略略软了些，说道：“官差更差，来人不差。我们捕厅因常州府盗情事，扳出与你寺干连，行关守提。有干无干，当官折辨，不关我等心上，只要打发我等起身。”一个应捕假做好人道：“且宽了缚，等他去周置。这里不怕他走了去。”住持脱了身，讨牌票看了，不知头由。一面商量收拾盘缠去常州分辨，一面将差使钱送与应捕。应捕嫌多嫌少，诈得满足了才住手。应捕带了住持下船。辨悟叫个道人跟着，一同随了住持，缓急救应。到了捕厅，点了名，办了文书解将过去，免不得书房与来差多有了使费。住持与辨悟、道人共是三人，雇了一个船，一路盘缠了来差，到常州来。说话的，你差了。隔府关提，尽好使用支吾，如何去得这样容易？看官有所不知，这是盗情事，不比别样闲讼，须得出身辨白。不然，怎得许多使用？所以只得来了。

未见官时，辨悟先去府中细细打听劫盗与行脚僧名字、来踪去迹，与本寺没一毫影响，也没个仇人在内。正不知祸根是那里起的，真摸头路不着。说话间，太守升堂、来差投批，带住持到。太守不开言问甚事繇，即写监票发下监中去。住持不曾分说得一句话，竟自黑碌碌地吃监了。太守监罢了住持，唤原差到案前来，低问道：“这和尚可有人同来么？”原差道：“有一个徒弟，一个道人。”太守道：“那徒弟可是了事的？”原差道：“也晓得事体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你悄地对那徒弟说，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《金刚经》来，教你师父，便得无事。若稍迟几日，就讨绝单了。”原差道：“小的去说。”

太守退了堂，原差跌跌脚道：“我只道真是盗情，元来又是甚么《金刚经》！”——盖只为先前借此为题，诈过了好几家，衙门人多是晓得的了。——走去一十一五对辨悟说了。辨悟道：“这是我上世之物。怪道日前有好几起常州人来寺中求买，说是府里要。我们不卖与他。直到今日，却生下这个计较，陷我师父，强来索取。如今怎么处？”原差道：“方才明明分付，稍迟几日，就讨绝单。我老爷只为要此经，我这里好几家受了累。何况是你本寺有的，不送得他，他怎肯住手，却不枉送了性命？快去与你住持师父商量去！”辨悟就央原差领了到监里，把这些话一一说了。住持道：“既

上下——旧时对公差的尊称。

门徒——这里指寺院对主要施主的自称。

等闲——寻常，平常。

行关守提——以公文提取犯人。关，指关文，旧时官府间的平行文书。

牌票——差役执行公务时所持的凭证、类似现在的“搜查证”、“拘捕证”。

说话的——话本、拟话本小说中保留的说书艺人习惯用语，听众称说书艺人为“说话的”，下文“看官”则是说书艺人对听众的称呼。

摸头路不着——莫名其妙。

了事的——懂得人情事故、会办事的。

绝单——又叫“气绝单”，狱中犯人死亡报告单。

计较——这里指算计、阴谋。

是如此，快去取来送他，救我出去罢了。终不成为了大家门面的东西，断送了我一个人性命罢？”辨悟道：“不必二三，取了来就是。”对原差道：“有烦上下代禀一声，略求宽容几日，以便往回。师父在监，再求看觑。”原差道：“既去取了，这个不难，多在我身上，放心前去。”

辨悟留下盘缠与道人送饭。自己单身，不辞辛苦，星夜赶到寺中。取了经卷，复到常州。不上五日，来会原差道：“经已取来了，如何送进去？”原差道：“此是经卷，又不是甚么财物，待我在转桶边击梆，禀一声递进去不妨。”果然原差递了进去。

太守在私衙，见说取得《金刚经》到，道是宝物到了，合衙人眷，多来争看。打开包时，太守是个粗人，本不在行，只道千金之物，必是怎地庄严；看见零零落落，纸色晦黑，先不像意。揭开细看字迹，见无个起首，没头没脑。看了一会，认有细字号数，仔细再看，却元来是第二叶起的。太守大笑道：“凡事不可虚慕名，虽是古迹，也须得完全才好。今是不全之书，头一板就无了，成得甚用？说甚么千金百金，多被这些酸子传闻误了，空费了许多心机。难为这个和尚坐了这几日监，岂不冤枉！”内眷们见这经卷，既没甚么好看，又听得说和尚坐监，一齐撺掇，叫还了经卷，放了和尚。太守也想要道没甚紧要，仍旧发与原差，给还本主。

衙中传出去，说少了头一张，用不着，故此发了出来。辨悟只认还要补头张，怀着鬼胎道：“这却是死了！”正在心慌，只见连监的住持多放了出来。原差来讨赏道：“已此没事了。”住持不知缘故。原差道：“老爷起心要你这经，故生这风波。今见经不完全，没有甚么头一张，不中他意，有些懊悔了。他原无怪你之心，经也还了，事也罢了。恭喜！恭喜！”住持谢了原差，回到下处，与辨悟道：“那里说起，遭此一场横祸！今幸得无事，还算好了。只是适才听见说经上没了头张，不完全，故此肯还。我想此经怎的不完全？”辨悟才把前日太湖中众人索看，风卷去头张之事，说了一遍。住持道：“此天意也！若是风不吹去首张，此经今日必然被留，非复我山门所有了。如今虽是缺了一张，后边名迹还在，仍旧归吾寺宝藏，此皆佛天之力。”喜喜欢欢，算还了房钱饭钱，师徒与道人三众，雇了一个船，同回苏州来。

过了浒墅关数里，将到枫桥，天已昏黑。忽然风雨大作，不辨路径。远远望去，一道火光烛天，叫船家对着亮处，只管摇去。其时风雨也息了，看看至近，却是草舍内一盏灯火明亮，听得有木鱼声。船到岸边，叫船家缆好了，辨悟踱上去叩门讨火。门还未关，推将进去，却是一个老者靠着桌子诵经。见是个僧家，忙起身叙了礼。辨悟求点灯，老者打个纸捻儿，蘸蘸油点着了，递与辨悟。辨悟接了纸捻，照得满屋明亮。偶然抬头带眼，见壁间一幅字纸粘着，无心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大叫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”老者问道：“师父见此纸为何大惊小怪？”辨悟道：“此话甚长。小舟中还有师父

二三——三心二意，犹豫不决。

像意——吴方言，合意。

酸子——穷酸的读书人。

下处——住宿的地方。

山门——佛寺的大门，这里借指寺院。

浒墅关——在苏州市西北，又称许关镇。

在内，待小僧拿火去照了，然后再来奉告，还有话讲。”老者道：“老汉是奉佛弟子，何不连尊师接了起来？”老者就叫小厮祖寿出来，同了辨悟，到舟中来接那一位师父。辨悟未到船上，先叫住持道：“师父快起来，不但投着主人，且有奇事了！”住持道：“有何奇事？”辨悟道：“师父且到里面，见了主人，请看一件物事。”住持同了辨悟走进门来，与主人相见了。辨悟拿了灯，拽了住持的手，走到壁间，指着那一幅字纸道：“师父可认认看。”住持抬眼一看，只见首一行是“金刚般若波罗密经”，第二行是“法会因由分第一”，正是白香山所书，乃经中之首叶，在湖中飘失的。拍手道：“好像是吾家经上的，何缘得在此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贤师徒惊怪此纸，必有缘故。”辨悟道：“老丈肯把得此纸的根繇一说，愚师徒也剖心相告。”老者摆着椅子道：“请坐了献茶，容老汉慢讲。”师徒领命，分次坐了。

奉茶已毕，老者道：“老汉姓姚，是此间渔人。幼年不曾读书，从不识字，只靠着鱼虾为生。后来中年家事尽可度日了，听得长老们说因果，自悔作业太多，有心修行。只为不识一字，难以念经，因此自恨。凡见字纸，必加爱惜，不敢作践，如此多年。前年某月某日晚间，忽然风飘甚么物件下来，到于门首。老汉望去，只看见一道火光落地，拾将起来，却是一张字纸。老汉惊异，料道多年宝惜字纸，今日见此光怪，必有奇处。不敢褻，将来粘在壁间，时常顶礼。后来有个道人到此，见了，对老汉道：‘此《金刚经》首叶。若是要念全经，我当教汝。’遂手出一卷，教老汉念诵一遍。老汉随口念过，心中豁然，就把经中字一一认得。以后日渐增加，今颇能遍历诸经了。记得道人临别时指着此纸道：‘善守此幅，必有后果。’老汉一发不敢怠慢，每念诵时，必先顶礼。今两位一见，共相惊异，必是晓得此纸的来历了。”住持与辨悟同声道：“适间迷路，忽见火光冲天，随亮到此，却只是灯火微明，正在怪异。方才见老丈见教，得此纸时，也见火光，乃知是此纸显灵，数当会合。老丈若肯见还，功德更大了。”老者道：“非师等之物，何云见还？”辨悟道：“好教老丈得知：此纸非凡笔，乃唐朝侍郎白香山手迹也。全经一卷，在吾寺中，海内知名。吾师为此，近日被一个狠官人拿去，强逼要献，几丧性命。没奈何，只得献出。还亏得前年某月某日，湖中遇风，飘去首叶。那官人嫌他不全，方得重还。今日正奉归寺中供养，岂知却遇着所失首叶在老丈处，重得瞻礼。前日若非此纸失去，此经已落他人之手；今日若非此纸重逢，此经遂成不全之文。一失一得，不先不后，两番火光，岂非韦驮尊天有灵，显此护法手段出来么？”老者似信不信的答应。

辨悟走到船内，急取经包上来，解与老者看，乃是第二叶起的。将来对着壁间字法纸色，果然一样无差。老者叹异，念佛不已。将手去壁间揭下来，合在上面，长短阔狭，无不相同。一卷经完完全全了，三人尽皆欢喜。老者分付治斋相款，就留师徒两人同榻过夜。

住持私对辨悟道：“起初我们恨柳太守，如今想起来，也是天意。你失去首叶，寺中无一人知道，珍藏到今。若非此一番跋涉，也无从遇着原纸来完全了。”辨悟道：“上天晓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，怕夺了全卷去，故先

作业——即“作孽”，罪过。

韦驮尊天——古代印度传说中的神将，佛教作为护法神。

吹掉了一纸；今全卷重归，仍旧还了此一纸。实是天公之巧，此卷之灵。想此老亦是会中人，所云道人，安知不是白侍郎托化来的？”住持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是夜姚老者梦见韦驮尊天来对他道：“汝幼年作业深重，亏得中年回首，爱惜字纸，已命香山居士启汝天聪。又加守护经文，完成全卷，阴功更大，罪业尽消。来生在文字中受报，福祿非凡。今生且赐延寿一纪，正果而终。”老者醒来，明明记得。次日对师徒二人道：“老汉爱护此纸经年，今见全经，无量欢喜。虽将此纸奉还，老汉不能忘情，愿随老师父同行，出钱请个裱匠，到寺中重新装好，使老汉展诵几遍，方为称怀。”师徒二人道：“难得檀越如此信心，实是美事。便请下船，同往敝寺随喜一番。”

老者分付了家里，带了盘缠，唤小厮祖寿跟着。又在城里接了一个高手的裱匠，买了作料，一同到寺里来。盘桓了几日，等裱匠完工，果然裱得焕然一新。便出衬钱，请了数众，展念《金刚经》一昼夜。与师徒珍重而别。后来每年逢诞日或佛生日，便到寺中瞻礼白香山手迹一遍，即行持念一日，岁以为常。年过八十，到寺中沐浴，坐化而终。寺中宝藏此卷，闻说至今犹存。有诗为证：

一纸飞空大有缘，反因失去得周全。

拾来宝惜生多福，故纸何当浪弃捐？

小子不敢明说寺名，只怕有第二个像柳太守的，寻踪问迹，又生出事头来。再有一诗笑那太守道：

伧父何知风雅缘？贪看古迹只因钱。

若教一卷都将去，宁不冤他白乐天！

天聪——上天赋予的听力，这里指聪明才智。

一纪——岁星一周，即十二年。

信心——犹如说诚心。

随喜——佛家称游览寺院。

衬钱——与僧人做斋事的钱。

数众——即数僧。“僧”为梵语“僧伽”的省略，意思即“众”。

佛生日——农历四月初八日，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。

坐化——佛教徒盘膝端坐，安然而死。

伧父——对鄙贱者的蔑称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

词云：

百年伉俪是前缘，天意巧周全。试看人世，禽鱼草木，各有蝉联。从来材艺称奇绝，必自种姻。文君琴思，仲姬画手，匹美双传。（词寄《眼儿媚》）

自古道：物各有偶。才子佳家人，天生匹配，最是人世上的佳话。看官且听小子说：

山东兖州府钜野县，有个秣芳亭，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时，祭赛田祖先农、公举社会聚饮的去处。向来亭上有一匾额，大书三字在上，相传是唐颜鲁公之笔，失去已久，众人无敢再写。一日正值社会之期，乡里父老相商道：“此亭徒有其名，不存其匾。只因向是木匾，所以损坏。今若立一通石碑在亭中，别请当今名笔，写此三字在内，可垂永久。”此时只有一个秀才，姓王名维翰，是晋时王羲之一派子孙，惯写颜字，书名大盛。父老具礼相求，道其本意。维翰欣然相从，约定社会之日就来赴会，即当举笔。父老苍石端正。到于是日，合乡村男妇儿童，无不毕赴，同观社火。你道如何叫得社火？凡一应吹箫、打鼓、踢球、放弹、拘拦、傀儡、五花爨弄，诸般戏具，尽皆施呈，却像献来与神道观玩的意思，其实只是人扶人兴，大家笑耍取乐而已。所以王孙公子，尽有携酒挟伎，特来观看的。直待诸戏尽完，赛神礼毕，大众齐散，止留下主会几个父老，亭中同分神福，享其祭馀，尽醉方休。此是历年故事。

此日只为邀请王维翰秀才书石，特接着上厅行首谢天香，在会上相陪饮酒。不想王秀才别被朋友留住，一时未至。父老虽是设着酒席，未敢自饮，呆呆等待。谢天香便问道：“礼事已毕，为何迟留不饮？”众父老道：“专等王秀才来。”谢天香道：“那个王秀才？”父老道：“便是有名会写字的王维翰秀才。”谢天香道：“我也久闻其名，可惜不曾会面。今日社

“文君”三句——是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以琴相知，管仲姬与赵孟頫以画相爱，成为两对受人敬重的夫妻。卓文君，汉代临邛人，卓王孙之女，适新寡司马相如以琴挑之，遂私奔。司马相如，字长卿，成都人，汉代著名辞赋家。管道升，字仲姬，吴兴人，元代女画家，嫁赵孟頫。赵孟頫，字子昂，湖州人，元代文学家、书画家，卒谥魏国公。

社会——祀社和赛会。社，古指土地神，百姓每于春秋两季举行祭祀，称为“春社”、“秋社”，统称“社日”。社日民俗常以箫鼓百戏迎神，叫做“赛会”。

颜鲁公——颜真卿，字清臣，盛唐时著名书法家，创“颜体”，博学多才，因其封鲁郡开国公，故世称“颜鲁公”。

王羲之——字逸少，东晋杰出书法家，被后人誉为“书圣”。他官至右军将军，世称“王右军”。

砑（lóng）石——将石面（这里指碑石）打磨平整。砑，磨。

拘拦——又作“勾栏”，宋代百戏的演出场所，这里当指杂技表演。

五花爨（cuàn）弄——金、元院本的别称，这里指戏曲演出。爨弄，意为表演。元陶宗仪《辍耕录》云：“国朝院本五人：一曰‘副净’，一曰‘副末’，一曰‘引戏’，一曰‘末泥’，一曰‘孤装’。又谓之‘五花爨弄’。”院本演出大都由末泥、引戏、副净、副末、孤装五人组成，故名。

分神福——也叫“散福”，指分享祭神的酒肉供品。

上厅行首——亦称“大行首”。官妓应承歌舞，色艺出众者排在行列之前，称为“上厅行首”，后来也用作名妓的代称。

酒，却等他做甚？”父老道：“他许下在石碑上写‘秣芳亭’三字。今已磨墨停当在此，只等他来动笔罢，然后饮酒。”谢天香道：“既是他还未来，等我学写个儿耍耍何如？”父老道：“大姐又能写染？”谢天香道：“不敢说能，粗学涂抹而已。请过大笔一用，取一回笑话，等王秀才来时，抹去了再写不妨。”父老道：“俺们那里有大笔？凭着王秀才带来用的。”谢天香看见瓦盆里墨浓，不觉动了挥洒之兴，却恨没有大笔应手。心生一计，伸手在袖中摸出一条软纱汗巾来，将角儿团簇得如法，拿到瓦盆边，蘸了浓墨，向石上一挥，早写就了“秣芳”二字。正待写“亭”字起，听得鸾铃响，一人指道：“兀的不是王秀才来也！”谢天香就住手不写，抬眼看时，果然王秀才骑了高头骏马，瞬息来到亭前，从容下马，到亭中来。众父老迎着，以次相见，谢天香末后见礼。王秀才看了谢天香容貌，谢天香看了王秀才仪表，两相企羨，自不必说。

王秀才看见碑上已有“秣芳”二大字，墨尚未干，称赞道：“此二字笔势非凡，有恁样高手在此，何待小生操笔！却为何不写完了？”父老道：“久等秀才不到，此间谢大姐先试写一番看看，刚写得两字，恰好秀才来了，所以住手。”谢天香道：“妾身不揣，闲在此间作耍取笑，有污秀才尊目。”王秀才道：“此书颜骨柳筋，无一笔不合法，不可再易。就请写完罢了。”父老不肯，道：“专仰秀才大名，是必要烦妙笔一番。”谢天香也谦逊道：“贱妾偶尔戏耍，岂可当真？”王秀才道：“若要抹去二字，真是可惜。倘若小生写来，未必有如此妙绝，悔之何及？恐怕难为父老每盛心推许，容小生续成罢了。只问适间大姐所用何笔，就请借用一用。若另换一管，锋端不同了。”谢天香道：“适间无笔，乃贱妾用汗巾角蘸墨写的。”王秀才道：“也好，也好，就借来试一试。”谢天香把汗巾递与王秀才。王秀才接在手中，向瓦盆中一蘸，写个“亭”字续上去，看来笔法俨如一手写成，毫无二样。父老内中也有斯文在行的，大加叹赏道：“怎的两人写来恰似出于一手？真是才子佳人，可称双绝。”王秀才与谢天香俱各心里喜欢，两下留意。

父老一面就命勒石匠把三字刻将起来，一面就请王秀才坐了首席，谢天香陪坐，大家尽欢吃酒。席间王秀才与谢天香讲论字法，两人多是青春美貌，自然投机。父老每多是有年纪历过多少事体过的，有甚么不解意处？见两人情投意合，就撺掇两下成其夫妇。后来竟偕老终身。

这是两个会写字的成了一对的话。看来天下有一种绝技，必有一个同声同气的在那里凑得。在夫妻里面，更为希罕。自古书画琴棋，谓之文房四艺。只这王谢两人，便是书家一对夫妻了。若论画家，只有元时魏国公赵子昂，与夫人管氏仲姬两个多会画，至今湖州天圣禅寺东西两壁，每人各画一壁，一边山水，一边竹石，并垂不朽。若论琴家，是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，

写染——写字绘画。

兀的不——这岂不，表反问语气，为元、明戏曲小说中的常用词。兀的，指示代词，含有这、这个的意思，兼有加强语气的作用。

不揣——即“不揣冒昧”的省语。揣，估量。

颜骨柳筋——颜，颜真卿。柳，柳公权，亦唐代大书法家。这里是说谢天香的字兼有颜柳两家的长处。

每——同“们”。

撺掇——怂恿、促成。

只为琴心相通，临邛夜奔。这是人人晓得的，小子不必再来敷衍。如今说一个棋家，在棋盘上赢了一个妻子，千里姻缘，天生一对，也是一段希奇的故事，说与看官每听一听。有诗为证：

世上输赢一局棋，谁知局内有夫妻。

坡翁当日曾遗语，胜固欣然败亦宜。

话说围棋一种，乃是先天河图之数：三百六十一着，合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；黑白分阴阳，以象两仪；立四角，以按四象。其中有千变万化，神鬼莫测之机，仙家每每好此，所以有王质烂柯之说。相传是帝尧所置，以教其子丹朱。此亦荒唐之谈，难道唐虞以前连神仙也不下棋？况且这家技艺，不是寻常教得会的。若是天性相近，一下手晓得走道儿，便有非常仙着，着出来，一日高似一日，直到绝顶方休。也有品格所限，只差得一子两子地步，再上进不得了。至于本质下劣，就是奢遮的国手师父指教他秘密几十年，只到得自家本等，高也高不多些儿。真所谓棋力酒量，恰像个前生分定，非人力所能增减也。

宋时蔡州大吕村有个村童，姓周，名国能，从幼便好下棋。父母送他在村学堂读书，得空就与同伴每画个盘儿，拾取两色砖瓦块做子赌胜。出学堂来，见村中老人家每动手下棋，即袖着手儿站在旁边，呆呆地厮看。或时看到闹处，不觉心痒，口里漏出着把来，指手画脚教人，定是寻常想不到的妙着。自此日着日高，是村中有名会下棋的高手。先前曾饶过国能儿子的，后来多反受国能饶了，还下不得两平。遍村走将来，并无一个对手。此时年才十五六岁，棋名已著一乡。乡人见国能小小年纪，手段高得山岬，尽传他在田畔拾枣，遇着两个道士打扮的，在草地上对坐，安枰下棋。他在旁边蹲着观看，道士觑着笑道：“此子亦好棋乎？可教以人间常势。”遂就枰上指示他攻守杀夺、救应防拒之法。也是他天缘所到，说来就解，一一

敷衍——讲述并加以发挥。

“坡翁”二句——坡翁指苏轼。苏轼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北宋杰出文学家。他在《观棋》文中说：

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。”

河图——传说伏羲氏时，有龙马从黄河背负“河图”出现，伏羲据以画为八卦，演天意。

两仪——指天地。

四象——指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。

王质烂柯——据梁任昉《述异记》载，晋人王质入山打柴，见两童子下棋，置斧而观，顷刻斧柄尽烂，回家后已无同时代之人。柯，斧柄。

唐虞——传说中远古时的两个部落名。唐，陶唐氏，尧为其领袖。虞，有虞氏，舜为其领袖。唐虞也即指尧舜时期。

走道儿——这里指行棋布子的方法，犹如说走棋。

仙着（zh o招）——不同寻常的手段。着，同“招”，招式、招法。

奢遮的——吴方言，出众、出色，有本事的。

本等——本来、分内。这里指自己本来就能达到的程度。

闹处——指棋下到紧张激烈的时候。

着把——指一两招棋。把，约略之辞。

饶——让。此指“让子棋”，即让对手先摆上几颗子，然后再对弈。古代下围棋不贴子，先行棋者有利，让对方先行棋，叫“饶先”，见下文。

安枰——摆好棋盘。枰，围棋盘。

领略不忘。道士说：“自此可无敌于天下矣！”笑别而去。此后果然下出来的迥出人上，必定所遇是仙长，得了仙诀过来的。有的说是这小子调喉，无过是他天性近这一家，又且耽在里头，所以转造转高，极穷了秘妙，却又撰出见神见鬼的天话，哄着愚人。这也是强口人不肯信伏的常态。总来不必辨其有无，却是棋高无敌是个实的了。

因为棋名既出，又兼年小希罕，便有官员士夫、王孙公子与他往来。又有那不伏气甘折本的小二哥与他赌赛，十两五两输与他的。国能渐渐手头饶裕，礼度熟闲，性格高傲，变尽了村童气质，弄做个斯文模样。父母见他年长，要替他娶妻。国能就心里望头大了，对父母说道：“我家门户低微，目下取得妻来，不过是农家之女，村妆陋质，不是我的对头。儿既有此绝艺，便当挟此出游江湖间，料不须带着盘费走。或者不拘那里，天缘有在，等待依心像意，寻个对得我来的好女儿为妻，方了平生之愿。”父母见他说得话大，便就住了手。过不多几日，只见国能另换了一身衣服，来别了父母出游。父母一眼看去，险些不认得了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？

头戴包巾，脚蹬方履。身上穿浅地深绿的蓝服，腰间系一坠两股的黄绦。若非葛稚川侍炼药的丹童，便是董双成同思凡的道侣。说这国能葛巾野服，扮做了道童模样。父母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儿如此打扮，意欲何为？”国能笑道：“儿欲从此云游四方，遍寻了一个好妻子来做一对耳。”父母道：“这是你的志气，也难阻你。只是得手便回，莫贪了别处欢乐，忘了故乡。”国能道：“这个怎敢。”

是日是个黄道吉日，拜别了父母，即便登程。从此自称小道人，一路行去。晓得汴梁是帝王之都，定多名手，先向汴京进发。到得京中，但是对局，无有不输与小道人的，棋名大震。往来多是朝中贵人，东家也来接，西家也来迎，或是行教，或是赌胜，好不热闹过日。却并不见一个对手，也无可意的女佳人撞着眼里的。混过了多时，自想姻缘未必在此，遂离了京师，又到太原、真定等处游荡。一路行棋，眼见得无出其右，奋然道：“吾闻燕山乃辽国郎主在彼称帝，雄丽过于汴京，此中必有高人国手、天下无敌的在内。今我在中国既称绝技，料然到那里不到得输与人了，何不

调喉——亦作“调嘴”，指能说会道，卖弄唇舌。引伸为哄骗人、说谎话。

折（shé蛇）本——赔本、亏本。

望头——吴方言，盼头、希望。

对头——匹敌。

葛稚川——即葛洪。东晋道士、名医。字稚川，又名抱朴子。丹阳句容（今属江苏）人。精通炼丹术，兼通医学。

董双成——传说为西王母侍女，炼丹得道，驾鹤升仙。

黄道吉日——旧时迷信星命之说，认为青龙、明堂、金匮、天德、玉堂、司命等六辰都是吉神。六辰值日的日子，不避凶忌，是宜于办事的好日子，称“黄道吉日”。

汴梁——今河南省开封市，北宋时的都城，故又称汴京。

真定——今河北省正定县。

燕山——这里指燕京，即今北京市，辽建都于此。

郎主——契丹族部落首领的名号。下文还提到“单于”，匈奴族首领名号；“可汗”，蒙古族首领名号；“赞普”，藏族首领名号。

中国——此指中原地区，即黄河流域。

往彼一游，寻个出头的国手，较一较高低，也与中国吐一吐气，博他一个远乡异域的高名，传之不朽。况且自古道：‘燕赵多佳人。’或者借此技艺，在王公贵人家出入，图得一个好配头也不见得。”遂决意往北路进发，风餐水宿，夜住晓行，不多几日，已到了燕山地面。

且说燕山形胜：

左环沧海，右拥太行，北枕居庸，南襟河济。向称天府之国，暂为夷主所都。

此时燕山正是耶律部落称尊之所，宋时呼之为北朝，相与为兄弟之国。盖自石晋以来，以燕云一十六州让与彼国了，从此渐染中原教化，百有馀年。所以夷狄名号，向来只是单于、可汗、赞普、郎主等类。到得辽人，一般称帝称宗，以至官员职名，大半与中国相参；衣冠文物，百工技艺，竟与中华无二。

辽国最好的是弈棋。若有第一等高棋，称为国手，便要遣进到南朝，请人比试。曾有一个王子最高，进到南朝。这边棋院待诏顾思让也是第一手，假称第三手，与他对局，以一着解两征，至今棋谱中传下“镇神头”势。王子赢不得顾待诏，问通事，说是第三手。王子愿见第一。这边回他道：“赢得第三，方见第二；赢得第二，方见第一。今既赢不得第三，尚不得见第二，怎能勾见得第一？”王子只道是真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北朝第一手，赢不得南朝第三手，再下棋何干！”摔碎棋枰，伏输而去。却不知被中国人瞒过了。此是已往的话。

只说那时辽国围棋第一称国手的，乃是一个女子，名为妙观，有亲王保举，受过朝廷册封为女棋童。设个棋肆，教授门徒。你道如何教授？盖围棋三十二法，皆有定名：

有冲，有干，有绰，有约，有飞，有关，有割，有粘，有顶，有尖，有觑，有门，有打，有断，有行，有立，有捺，有点，有聚，有跳，有挟，有拶，有辟，有刺，有勒，有扑，有征，有劫，有持，有杀，有松，有盘。

妙观以此等法，传授于人。多有王侯府中送将男女来学棋，以及大家小户少年好戏欲学此道的，尽来拜他门下，不记其数，多呼妙观为师。妙观亦以师道自尊，妆模做样，尽自矜持，言笑不苟。也要等待对手，等闲未肯嫁人。却是棋声传播，慕他才色的，咽干了涎唾，只是不能胜他，也没人敢启齿求配。空传下个美名，受下许多门徒，晚间师父娘只是独宿而已。有一首词，单道着妙观好处：

丽质本来无偶，神机早已通玄。枰中举国莫争先，女将驰名善战。玉手无惭国手，秋波合唤秋仙。高居师席把棋传，石作门生

居庸——即居庸关，在今北京市延庆县境，为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。

河济——黄河和济水。

石晋——即五代的后晋，为石敬瑭所建国号，曾将今山西北部、河北北部的燕、云等十六个州割让与契丹，以换取支持。

待诏——此指待命供奉内廷的人。

一着解两征——着了一颗子，解救了两处征子的危机。征，围棋术语，指一方的子走下去总处于被剿杀的地步。

通事——这里指翻译人员。

也眩。（右词寄《西江月》）

话说国能自称小道人，游到燕山，在饭店中歇下。已知妙观是国手的话，留心探访。只见来到肆前，果然一个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那里点指画脚，教人下棋。小道人见了，先已飞去了三魂，走掉了七魄，恨不得双手抱住了他，做一点两点的事。心里道：“且未可露机，看他着法如何。”呆呆地袖着手，在旁冷眼厮觑。见他着法还有不到之处，小道人也不说破。一连几日，有些耐不得了，不觉口中嘍嘍，逗露出一两着来。妙观出于不意，见指点出来的多是神着，抬眼看时，却是一个小伙儿，又是道家妆扮的，情知有些诧异。心里疑道：“那里来此异样的人？”忍着只做不睬，只是大刺刺教徒弟们对局。妙观偶然指点一着，小道人忽攘臂争道：“此一着未是胜着，至第几路，必然受亏。”果然下到其间，一如小道人所说。妙观心惊道：“奇哉！此童不知自何处而来，若再使他在此观看，形出我的短处，枉为人师，却不受人笑话？”大声喝道：“此系教棋之所，是何闲人乱入厮混？”便叫两个徒弟把小道人搯了出来，不容观看。小道人冷笑道：“自家棋低，反要怪人指教。看你躲得过我么？”反了手，踱了出来。私下想道：“好个美貌女子！棋虽非我比，女人中有此，也不易得。只在这几个黑白子上，定要赚他到手。倘不如意，誓不还乡。”

走到对门，问个老者道：“此间店房可赁与人否？”老者道：“赁来何用？”小道人道：“因来看棋，意欲赁个房儿住着，早晚偷学他两着。”老者道：“好，好。对门女棋师，是我国中第一手，说道天下无敌的。小师父小小年纪，要在江湖上云游，正该学他些着法。老汉无儿女，止有个老嬷缝纫度日，也与女棋师往来得好。此门面房空着，专一与远来看棋的人闲坐，趁几文茶钱的。小师父要赁，就打长赁了也好。”小道人就在袖里摸出包来，拣一块大些的银子与他，做了定钱。抽身到饭店中搬取行囊，到这对门店中安下。

铺设已定，见店中有见成 歪 就的木牌在那里，他就与店主人说，要借来写个招牌。老者道：“要招牌何用？莫非有别样高术否？”小道人道：“也要在此教教下棋，与对门棋师赛一赛。”老者道：“不当人子！那里还讨个对手么？”小道人道：“你不要管。只借我牌便是。”老者道：“牌自空着，但凭取用。只不要惹出事来，做了话靶。”小道人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”就取出文房四宝来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挥出一张牌来，竖在店面门口。只因此牌一出，有分交：绝技佳人，望枰而纳款；远来游客，出手以成婚。你道牌上写的是甚话来？他写道：

大刺刺——大模大样。

搯（s ng簞）——推。

赚——旧时俗语，相当于现在口语中“弄到手”的“弄”字。

趁——乘。吴方言中“趁”、“乘”同音。这里有顺便得取的意思。

见成——即“现成。”“见”为“现”的古字。

歪（è恶）——“歪”原为一种白色泥土，这里作动词用，意为用白色涂料粉刷。

不当人子——吴方言，意同“罪过”。

话靶——供人谈笑的话题、材料。也作“话”、“话把”。

有分交——也作“有分教”，话本及章回小说中的常用语，用来提示事态发展的趋向和后果。

汝南小道人手谈，奉饶天下最高手一先。

老者看见了道：“天下最高手你还要饶他先哩？好大话！好大话！只怕见我女棋师不得。”小道人道：“正要饶你女棋师，才为高手。”老者似信不信，走进里面去，把这些话告诉老嫫。老嫫道：“远方来的人敢开大口，或者有些手段，也不见得。”老者道：“点点年纪，那里便有甚么手段？”老嫫道：“有智不在年高。我们女棋师又是有年纪的么？”老者道：“我们下着这样一个人，与对门作敌，也是一场笑话。且看他做出便见。”

不说他老口儿两下唧啷，且说这边立出牌来，早已有人报与妙观得知。妙观见说写的是饶天下最高手，明是与他放对的了，情知是昨日看棋的小伙，心中好生忿忿不平。想道：“我在此擅名已久，那里来这个小冤家，来寻我们的错处！发个狠，要就与他决个胜负。”又转一个念头道：“他昨日看棋时，偶然指点的着数，多在我意想之外。假若与他决一局，幸而我胜，劈破他招牌，赶他走路不难。万一输与他了，此名一出，那里还显得有我？此事不可造次。须着一个先探一探消息，再作计较。”妙观有个弟子张生，是他门下最得意的高手，也是除了师父再无敌手的。妙观唤他来，说道：“对门汝南小道人开口说大话，未卜手段虚实，我欲与决输赢，未可造次。据汝力量，已与我争不多些儿了。汝可先往一试，看汝与彼优劣，便可以定彼棋品。”

张生领命而出，走到小道人店中，就枰求教。张生让小道人是客。小道人道：“小牌上有言在前，遮末是高手，也要饶他一先，决不自家下起。若输与足下时，受让未迟。”张生只得占先下了。张生穷思极想，方才下得一着，小道人只随手应去。不到得完局，张生已败。张生拱手伏输道：“客艺果高，非某敌手。增饶一子，方可再请教。”果然摆下二子，然后请小道人下。张生又输了一盘。张生心服道：“还饶不住，再增一子。”增至三子，然后张生觉得松些，恰恰下个两平。——看官听说：凡棋有敌手，有饶先，有先两；受饶三子，厥品中中，未能通幽，可称用智。受得国手三子饶的，也算是高强了。只为张生也是妙观门下出色弟子，故此还挣得来；若是别一个，须动手不得。看来只是小道人高得紧了。——小道人三局后，对张生道：“足下之棋，也算高强，可见上国一斑矣。不知可有堪与小道对敌的，请出一个来，小道情愿领教。”张生晓得此言是搨他师父出马，不敢应答，作别而去。来到妙观跟前，密告道：“此小道人技艺甚高，怕吾师也要让他一步。”妙观摇手，戒他不可说破，惹人耻笑。自此之后，妙观不敢公然开肆教棋。

旁人见了标牌，已自惊骇，又见妙观收敛起来，那张生受饶三子之说，渐渐有人传将开去，正不知这小道人与妙观果是高下如何。自有这些好事的人，三三两两议论。有的道：“我们棋师不与较胜负，想是不放他在眼里的了。”有的道：“他牌上明说饶天下最高手一先，我们棋师难道忍得这话起，不与争雄？必是个有些本领的棋师，不敢造次出头。”有的道：“我们

手谈——下围棋的雅称。

下——下榻，下宿，即住的意思。

造次——鲁莽、轻率。

厥品——其品，指棋品。

搨（nuò诺）——挑逗、诱使。

棋师现是本国第一手，并无一个男人赢得他的。难道别处来这个小道人，便恁地高强不成？是必等他两个对一对局，定个输赢来我们看一看，也是着实有趣的事。”又一个道：“妙是妙，他们岂肯轻放对？是必众人出些利物，与他们赌胜，才弄得成。”内中有个胡大郎道：“妙，妙。我情愿助钱五十千。”支公子道：“你出五十千，难道我又少得不成？也是五十千。”其余也有认出十千、五千的，一时凑来，有了二百千之数。众人就推胡大郎做个收掌之人，敛出钱来多交付与他。就等他约期对局，临时看输赢，对付发利物，名为保局。此也是赌胜的旧规。其时众人议论已定。胡大郎等利物齐了，便去两边约日比试手段。果然两边多应允了，约在第三日午时，在大相国寺方丈内对局。众人散去，到期再会。

女棋童妙观得了此信，虽然应允，心下有些虚怯。道：“利物是小事，不争与他赌胜，一下子输了，枉送了日前之名。此子远来作客，必然好利。不如私下买嘱他，求他让我些儿，我明收了利物，暗地加添些与他，他料无不肯的。怎得个人来与我通此信息便好！”又怕弟子们见笑，不好商量得。思量对门店主老嫫常来此缝衣补裳的，小道人正下在他家，何不央他来做个引头，说合这话也好。

算计定了，魇地着个女使招他来说话。老嫫听得，便三脚两步走过对门来，见了妙观道：“棋师娘子有何分付？”妙观直引他到自己卧房里头坐下了。妙观开口道：“有件事要与嫫嫫商量则个。”老嫫道：“何事？”妙观道：“汝南小道人正在嫫嫫家里下着，奴有句话要嫫嫫说与他。嫫嫫好说得么？”老嫫道：“他自恃棋高，正好来与娘子放对。我见老儿说道，众人出了利物，约着后日对局，娘子却又要与他说甚么话？”妙观道：“正为对局的事，要与嫫嫫商量。奴在此行教已久，那个王侯府中不唤奴是棋师？寻遍一国，没有奴的对手。眼见得手下收着许多徒弟哩！今远来的小道人，却说饶尽天下的大话。奴曾教最高手的弟子张生去试他两局，回来说，他手段颇高。众人要看我每两下本事，约定后日放对。万一输与他了，一则丧了本朝体面，二则失了日前名声，不是耍处。意欲央嫫嫫私下与他说说，做个人情，让我些个。”嫫嫫道：“娘子只是放出日前的本事来，赢他方好，怎么折了志气，反去求他？况且见赌着利物哩，他如何肯让？”妙观道：“利物是小事。他若肯让奴赢了，奴一毫不取，私下仍旧还他。”嫫嫫道：“他赢了你棋，利物怕不是他的？又讨个大家喝声采不好？却明输与你了，私下受这样说不上响的钱，他也不肯。”妙观道：“奴再于利物之外，私下赠他五十千。他与奴无仇，况又不是本国人，声名不关甚么干系。得了若干利物，又得了奴这些私赠，也勾了他了。只要嫫嫫替奴致意于他，说奴已甘伏，不必在人前赢奴，出奴之丑便是。”嫫嫫道：“说便去说，肯不肯，只凭得他。”妙观道：“全仗嫫嫫说得好些。肯时，奴自另谢嫫嫫。”老嫫道：

利物——指竞赛的奖品。

方丈——此指寺院中长老或住持居住的地方。

不争——旧时戏曲小说中常用词，含义颇多：只因、只为，不只、不但，不打紧、没关系、不相差……这里作如果、若是解。

引头——在双方之间传话说合的人。

魇(x 虚)地——这里是暗地、偷偷地之意。

说不响——意为说不出口，无法对人讲。

“对门对户，日前相处面上，甚么大事，说起谢来？”嘻嘻的笑了出去。

走到家里，见了小道人，把妙观邀去的说话，一十一五对他说了。小道人见说罢，便满肚子痒起来道：“好，好。天送个老婆来与我了！”回言道：“小子虽然年幼远游，靠着些小技艺，不到得少了用度，那钱财颇不希罕。只是旅邸孤单，小娘子若要我相让时，须依得我一件事，无不从命。”老嫫道：“可要怎生？”小道人嘻着脸道：“妈妈是会事的，定要说出来？”老妈道：“说得明白，咱好去说。”小道人道：“日里人面前对局，我便让让他；晚间要他来被窝里对局，他须让让我。”老嫫道：“不当人子！后生家讨便宜的话莫说！”小道人道：“不是讨便宜。小子原非贪财帛而来，所以住此许久，专慕女棋师之颜色耳。嫫嫫为我多多致意，若肯容我半晌之欢，小子甘心诈输，一文不取。若不见许，便当尽着本事对局，不敢容情。”老嫫道：“言重，言重。老身怎好出口？”小道人道：“你是妇道家，对女人讲话有甚害羞？这是他喉急之事，便依我说了，料不怪你。”说罢，便深深一喏道：“事成另谢媒人！”老嫫笑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倒好老脸皮。说便去说，万一讨得骂时，须要你赔礼！”小道人道：“包你不骂的。”老嫫只得又走将过对门去。

妙观正在心下虚怯，专望回音。见了老嫫，脸上堆下笑来，道：“有烦嫫嫫尊步。所说的事，可听依么？”老嫫道：“老身磨了半截舌头，依倒也依得，只要娘子也依他一件事。”妙观道：“遮莫是甚么事，且说将来，奴依他便了。”老嫫道：“若是娘子肯依，倒也不费本钱。”妙观道：“果是甚么事？”老嫫道：“这件事易则至易，难则至难。娘子怨老身不知进退的罪，方好开口。”妙观道：“奴有事相央嫫嫫，尽着有话便说，岂敢有嫌？”老嫫又假意推让了一回，方才带笑说道：“小道人只身在此，所慕娘子才色兼全，他阴沟洞里想天鹅肉吃哩。”妙观通红了脸，半晌不语。老嫫道：“娘子不必见怪。这个原是他妄想，不是老身撰造出来的话。娘子怎生算计，回他便了。”妙观道：“我起初原说利物之外再赠五十千，也不为轻鲜，只可如此求他了。肯让不肯让，好歹回我便了，怎胡说到这个所在？羞人答答的。”老嫫道：“老身也把娘子的话一一说了。他说道，原不希罕钱财，只要娘子允此一事，甘心相让，利物可以分文不取。叫老身就没法回他了，所以只得来与娘子直说。老身也晓得不该说的，却是既要他相让，他有话不敢隐瞒。”妙观道：“嫫嫫，他分明把此话挟制着我，我也不好回得。”嫫嫫道：“若不回他，他对局之时，决不容情。娘子也要自家算计。”妙观见说到对局，肚子里又怯将起来；想着说到这话，又有些气不忿。思量道：“叵耐这没廉耻的小弟子孩儿，我且将计就计，哄他则个。”对老嫫道：“此话羞人，不好直说。嫫嫫见他，只含糊说道，若肯相

会事——懂事、晓事。

喉急——着急。

喏（re惹）——古时男子所行的一种礼节，即“作揖”。有时一边作揖，一边出声致敬，叫“唱喏”。大声致敬，称“大喏”、“肥喏”。

阴沟洞里想天鹅肉吃——吴地俗语，即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，指非分之想。阴沟（地下排水沟）洞里往往是癞蛤蟆聚生地。

叵耐——不可耐，含有可恨之意。

弟子孩儿——骂人的话，犹如说“娼妇养的”。弟子，指娼妓。

让，自然感德非浅，必当重报就是了。”

嬷嬷得了此言，想道：“如此说话，便已是应承的了。我且在里头撮合了他两口，必有好处到我。”千欢万喜，就转身到店中来，把前言回了小道人。小道人少年心性，见说有些口风儿，便一团高兴，皮风骚痒起来。道：“虽然如此传言送语不足为凭，直待当面相见，亲口许下了，方无翻悔。”老嬷只得又去与妙观说了。妙观有心求他，无言可辞，只得约他黄昏时候灯前一揖为定。

是晚，老嬷领了小道人，径到妙观肆中客坐里坐了。妙观出来相见。拜罢，小道人开口道：“小子云游到此，得见小娘子芳容，十分侥幸。”妙观道：“奴家偶以小艺擅名国中，不想遇着高手下临，奴家本不敢相敌。争奈众心欲较胜负，不得不在班门弄斧。所有奉求心事，已托店主嬷嬷说过，万望包容则个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小娘子分付，小子岂敢有违？只是小子仰慕小娘子已久，所以在对寓栖迟，不忍舍去。今客馆孤单，若蒙小娘子有见怜之心，对局之时，小子岂敢不揣自逞？定当周全娘子美名。”妙观道：“若得周全，自当报德，决不有负足下。”小道人笑容满面，作揖而谢道：“多感娘子美情，小子谨记不忘。”妙观道：“多蒙相许，一言已定。夜晚之间，不敢亲送，有烦店主嬷嬷伴送过去罢。”叫丫鬟另点个灯，转进房里来了。小道人自同老嬷到了店里，自想适间亲口应承，这是探囊取物，不在话下的了。只等对局后图成好事，不题。

到了第三日，胡大郎早来两边邀请对局，两人多应允了，各自打扮停当，到相国寺方丈里来。胡大郎同支公子，早把利物摆在上面一张桌儿上。中间一张桌儿，放着一个白铜镶边的湘妃竹棋枰，两个紫檀筒儿，贮着黑白两般云南窑棋子。两张椅，东西对面放着，请两位棋师坐着交手。看的人只在两横长凳上坐。妙观让小道人是客，坐了东首，用着白棋。妙观请小道人先下子。小道人道：“小子有言在前，这一着先要饶天下最高手，决不先下的。直待赢得过这局，小子才占起。”妙观只得拱一拱道：“恕有罪！应该低者先下了。”果然妙观手起一子，小道人随手而应。正是：

花下手闲敲，出楸枰，两下交。争先布摆妆圈套。单敲这着，双关那着，声迟思入风云巧。笑山樵，从交柯烂，谁识这根苗？（右调《黄莺儿》）

小道人虽然与妙观下棋，一眼偷觑着他容貌，心内十分动火。想着他有言相许，有意让他一分，不尽情攻杀，只下得个两平。算来白子一百八十着，小道人认输了半子。这一番却是小道人先下起了。少时完局，他两人手下明白，已知是妙观输了。旁边看的嚷道：“果然是两个敌手！你先我输，我先你输，大家各得一局。而今只看这一局，以定输赢。”妙观见第二番这局，觉得力量拊拽，心里有些着忙。下第三局时，频频以目送情。小道人会意，仍旧东支西吾，让他过去。临了收拾了官着，又是小道人少了半子。大家齐声喝采道：“还是本国棋师高强，赢了两局也！”小道人只不则声，呆呆看着妙观。胡大郎便对小道人道：“只差半子，却算是小师父输了。小师父莫怪。”忙忙收起了利物，一同众人，哄了女棋师妙观到肆中，

占起——先下第一颗棋子。

拊（beng崩）拽——勉强支撑。明代顾起元《客座赘语·方言》：“南都方言……勉强营为曰拊拽。”官着（zhao招）——犹“官子”。围棋下到最后，只剩交界处尚可着子，称“官子”。

将利物交付，各自散去。

小道人自和一二个相识，尾着众人闲话而归。有的问道：“那里不争出了这半子？却算做输了一局，失了这些利物。”小道人只是冷笑不答。众人恐怕小道人没趣，多把话来安慰他，小道人全然不以为意。到了店中，看的送的多已散去，店中老嫫便出来问道：“今日赌胜的事却怎么了？”小道人道：“应承过了说话，还舍得放本事赢他？让他一局过去，帮衬他在众人面前生光采，只好是这样凑趣了。”老嫫笑道：“这等却好。他不忘你的美情，必有好处到你，带挈老身也兴头则个。”小道口里与老嫫说话，一心想着佳音，一眼对着对门，盼望动静。

此时天色将晚，小道人恨不得一霎时黑下来。直至点灯时候，只见对面肆里“扑”地把门关上了。小道人着了急，对老嫫道：“莫不这小妮子负了心？有烦嫫嫫往彼处探一探消息。”老嫫道：“不必心慌，他要瞒生人眼哩。再等一会，待人静后没消息，老身去敲开门来，问他就是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全仗嫫嫫作成好事。”正说之间，只听得对过门环“瑯”的一响，走出一个丫鬟来，径望店里走进。小道人犹如接着一纸九重恩赦，心里好不侥幸，只听他说甚么好话出来。丫鬟向嫫嫫道了万福，说道：“侍长棋师小娘子多多致意嫫嫫，请嫫嫫过来说话则个。”老嫫就此同行，起身便走。小道人赶着，附耳道：“嫫嫫精细着。”老嫫道：“不劳分付。”带着笑脸同丫鬟去了。小道人就像热地上虫蜒，好生打熬不过，禁架不定。正是：

眼盼捷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

若得遂心怀，愿彼观音力。

却说老嫫随了丫鬟走过对门，进了肆中，只见妙观早已在灯下笑脸相迎，直请至卧房中坐地。开口谢道：“多承嫫嫫周全之力，日间对局，侥幸不失体面。今要酬谢小道人相让之德，原有言在先的，特请嫫嫫过来交付利物并谢礼与他。”老嫫道：“娘子花朵儿般后生，恁地会忘事？小道人原说不希罕财物的，如何又说利物谢礼的话？”妙观假意失惊道：“除了利物谢礼，还有甚么？”老嫫道：“前日说过的，他一心想慕娘子，诸物不爱，只求圆成好事。娘子当面许下了他。方才叮嘱了又叮嘱，在家盼望，真似渴龙思水哩。娘子如何把话说远了？”妙观变起脸来道：“休得如此胡说！奴是清清白白之人，从来没半点邪处，所以受得朝廷册封，王亲贵戚供养，偌多门生弟子尊奉。那里来的野种，敢说此等污言！教他快些息了妄想，收此利物及谢礼过去，便宜他多了。”说罢，就指点丫鬟将日间收来的二百贯文利物，一盘托出，又是小匣一个，放着五十贯的谢礼，交付与老嫫，道：“有烦嫫嫫，将去交付明白。”分外又是三两一小封，送与老嫫做辛苦钱，说道：“有劳嫫嫫两下周全，些小微礼，勿嫌轻鲜则个。”那老嫫是个经纪人家，眼孔小的人，见了偌多东西，心里先自软了。又加自己有些油水，想道：“许多利物，又添上谢礼，真个不为少了，那个小伙儿也该心满意足。

帮衬——旧时俗语，有相帮、附和、凑趣、体贴等意思。

兴头——高兴、得意。

盼望——盼望。盼，此处读音pan（盼），通“盼”，后多此用法。

禁架——把握、控制。

偌多——这么多。偌，如此、这般。

难道只痴心要那话不成？且等我回他去看。”便对妙观道：“多蒙娘子赏赐，老身只得且把东西与他再处。只怕他要说娘子失了信，老身如何回他？”妙观道：“奴家何曾失甚么信？原只说自当重报，而今也好道不轻了。”随唤两个丫鬟，捧着这些钱物，跟了老嬷，送在对门去；分付放下便来，不要停留。两个丫鬟领命，同老嬷三人共拿了礼物，径往对门来。果然丫鬟放下了物件，转身便走。

小道人正在盼望之际，只见老嬷在前，丫鬟在后，一齐进门，料道必有好事到手。不想放下手中东西，登时去了，正不知是甚么意思，忙问老嬷道：“怎的说了？”老嬷指着桌上物件道：“谢礼已多在此了，收明便是，何必再问？”小道人道：“那个希罕谢礼？原说的话要紧。”老嬷道：“要紧！要紧！你要紧，他不要紧，叫老娘怎处？”小道人道：“说过的话，怎好赖得？”老嬷道：“他说道原只说自当重报，并不曾应承甚的来，叫我也不好替你讨得嘴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如此混赖，是白白哄我让他了。”老嬷道：“见放着许多东西，白也不算白了。只是那话且消停消停，抹干了嘴边这些顽涎再做计较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嬷嬷休如此说。前日是与小子觐面讲的话，今日他要赖将起来？嬷嬷再去说一说，只等小子今夜见他一见，看他当面前怎生悔得！”老嬷道：“方才为你磨了好一会牙，他只推着谢礼，并无些子口风。而今去说也没干，他怎肯再见你？”小道人道：“前日如何去一说就肯相见？”老嬷道：“须知前日是求你的时节，作不得难。今事体已过，自然不同了。”小道人叹口气道：“可见人情如此！我枉为男子，反被这小妮子所赚。毕竟在此守他个破绽出来，出这口气。”老嬷道：“且收拾起了利物，慢慢再看机会商量。”当下小道人把钱物并叠过了，闷闷过了一夜。有诗为证：

亲口应承总是风，两家黑白未和同。

当时未见一着错，今日满盘还是空。

一连几日没些动静。一日，小道人在店中闲坐，只见街上一个番汉，牵着一匹高头骏马，一个虞候骑着。到了门前，虞候跳下马来，对小道人声喏道：“罕察王府中请师父下棋，备马到门，快请骑坐了就去。”小道人应允，上了马，虞候步行随着。瞬息之间，已到王府门首。小道人下了马，随着虞候进去，只见诸王贵人正在堂上饮宴。见了小道人，尽皆起身道：“我辈酒酣，正思手谈几局，特来奉请。今得到来恰好。”即命当直的掇过棋桌来。

诸王之中先有两个下了两局，赌了几大觥酒，就推过高手，与小道人对局。以后轮换请教，也有饶六七子的，也有饶四五子的，最少的也饶三子两子，并无一个对下的。诸王你争我嚷，各出意见，要逞手段。怎当得小道人随手应去，尽是神机莫测。诸王尽皆叹服，把酒称庆。因问道：“小师父棋品与吾国棋师妙观，果是那个为高？”小道人想着妙观失信之事，心里有些怀恨，不肯替他隐瞒，便道：“此女棋本下劣，枉得其名，不足为道。”诸

那话——话本小说中常用的代词，指代那些不便明言的事物，犹如说那件事、那东西。

觐（dì）面——当面，迎面。

虞候——古代高级官员的侍从。

当直的——即仆人。

掇——吴方言，指用双手持物。

王道：“前日闻得你两人比试，是妙观赢了，今日何反如此说？”小道人道：“前日他叫人私下央求了小子，小子是外来的人，不敢不让本国的体面，所以故意输与他。岂是棋力不敌？若放出手段来，管取他输便了。”诸王道：“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。去唤妙观来，当面试看。”

罕察立命从人控马去，即时取将女棋童妙观到来。妙观向诸王行礼毕，见了小道人，心下有好些忸怩，不敢撑眼看他，勉强也见了一礼。诸王俱赐坐了，说道：“你每两人多是国手，未定高下，今日在咱门面前比试一比试。咱们出一百千利物为赌，何如？”妙观未及答应，小道人站起来道：“小子不愿各殿下破钞。小子自有利物，与小娘子决赌。”说罢，袖中取出一包黄金来，道：“此金重五两，就请赌了这些。”妙观回言道：“奴家却不曾带得些甚么来，无可相对。”小道人向诸王拱手道：“小娘子无物相赌，小子有一句话说来，请问各殿下看，可行则行。”诸王道：“有何话说？”小道人道：“小娘子身畔无金，何不即以身躯出注？如小娘子得胜，就拿了小子的黄金去；若小子胜了，赢小娘子做个妻房。可中也不中？”诸王见说，俱各拍手跌足，大笑起来道：“妙！妙！妙！咱们多做个保亲，正是风流佳话。”妙观此时欲待应承，情知小道人手段高，输了难处；欲待推却，明明是怯怕赌胜，不交手算输了。真是在左右两难。怎当得许多贵人在前力赞，不繇得你躲闪。亦且小道人兴高气傲，催请对局。妙观没个是处，羞惭窘迫，心里先自慌乱了。勉强就局，没一子下去是得手的，觉是触着便碍。正所谓“棋高一着，缚手缚脚”。况兼是心意不安的，把平日的力量一发减了，连败了两局。小道人起身出局，对着诸王叩一头道：“小子告赢了。多谢各殿下赐婚。”诸王抚掌称快道：“两个国手，原是天生一对。妙观虽然输了局，嫁得此丈夫，可谓得人矣。待有吉日了，咱们各助花烛之费就是了。”急得个妙观羞惭满面，通红了脸皮，无言可答，只低着头不做声。罕察每人与了赏赐，分付从人，各送了回家。

小道人扬扬自得，来对店主人与老嫫道：“一个老婆被小子棋盘上赢来了，今番须没处躲了。”店主、老嫫问其缘故。小道人将王府中与妙观对局赌胜的事说了一遍。老嫫笑道：“这番却赖不得了！”店主人道：“也须使个媒、行个礼才稳。”小道人笑道：“我的媒人大哩，各位殿下多是保亲。”店主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要个人通话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前日他央嫫嫫求小子，往来了两番。如今这个媒，自然是嫫嫫做了。”老嫫道：“这是带挈老身吃喜酒的事，当得效劳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小子如今即将昨日赌胜的黄金五两，再加白银五十两为聘仪，择一吉日，烦嫫嫫替我送去订约成亲则个。”店主人即去房中取出一本择日的星书来，翻一翻道：“明日正是黄道日，师父只管行聘便了。”一夜无词。

次日，小道人整顿了礼物，托老嫫送过对门去。连这老嫫也装扮得齐整起来：

白皙皙脸搽胡粉，红霏霏头戴绒花。胭脂浓抹露黄牙，髻浑如斗大。没把臂一双窄袖，忒狼抗一对宽鞋。世间何处去寻他，除是金刚脚下。

说这店家老嫫，装得花簇簇地，将个盒盘盛了礼物，双手捧着，一径到妙观

狼抗（kang抗）——吴方言，指大而笨重的东西。亦作“狼抗”。

金刚——佛教传为护法之神。

肆中来。妙观接着，看见老嫫这般打扮，手中又拿着东西，也有些瞧科，忙问其来意。老嫫嘻着脸道：“小店里小师父多多拜上棋师小娘子，道是昨日王府中席间娘子亲口许下了亲事，今日是个黄道吉日，特着老身来作伐行礼。这个盒儿里的，就是他下的聘财，请娘子收下则个。”妙观呆了一晌才回言道：“这话虽有个来因，却怎么成得这事？”老嫫道：“既有来因，为何又成不得？”妙观道：“那日王府中对局，果然是奴家输与他了。这话虽然有的，止不过一时戏言。难道奴家终身之事，只在两局棋上结果了不成？”老嫫道：“别样话戏得，这个话他怎肯认做戏言？娘子前日央求他时节，他兀自妄想。今日又添出这一番赌赛事件，他怎由得你翻悔？娘子休怪老身说，看这小道人人物聪俊，年纪不多，你两家同道中又是对手，正好做一对儿夫妻。娘子不如许下这段姻缘，又完了终身好事，又不失一时口信，带挈老身也喝一杯喜酒，未知娘子主见如何？”妙观叹口气道：“奴家自幼失了父母，寄养在妙果庵中，亏得老道姑提挈成人，教了这一家技艺。自来没一个对手，得受了朝廷册封，出入王宫内府，谁不钦敬？今日身子虽是自家做得主的，却是上无尊长之命，下无媒妁之言，一时间凭着两局赌赛，偶尔亏输，便要认起真来，草草送了终身大事，岂不可羞？这事断然不可。”老嫫道：“只是他说娘子失了口信，如何回他？”妙观道：“他原只把黄金五两出注的，奴家偶然不带得东西在身畔，以后输了。今日拚得赔还他这五两，天大事也完了。”老嫫道：“只怕说他不过。虽然如此，常言道事无三不成，这遭却是两遭了。老身只得替你再回他去，凭他怎么处。”妙观果然到房中箱里面，秤了五两金子，把个封套封了，拿出来，放在盒儿面上，道：“有烦嫫嫫还了他。重劳尊步，改日再谢。”老嫫道：“谢是不必说起，只怕回不倒时，还要老身聒絮哩。”

老嫫一头说，一头拿了原礼，并这一封金子，别了妙观，转到店中来。对小道人笑道：“原礼不曾收，回敬倒有了。”小道人问其缘故，老嫫将妙观所言，一一说了。小道人大怒道：“这小妮子昧了心，说这等说话！既是自家做得主，还要甚尊长之命，媒妁之言？难道各位大王算不得尊长的么？就是嫫嫫将礼物过去，便也是个媒妁了，怎说没有？总来他不甘伏，又生出这些话来混赖，却将金子搪塞。我不希罕他金子，且将他的做个告状本，告下他来，不怕他不是我的老婆。”老嫫道：“不要性急。此番老身去，他说的话比前番不同，也是软软的了。还等老身去再三劝他。”小道人道：“私下去说，未免是我求他了，他必然还要拿班。不如当官告了他，须赖不去。”

当下写就了一纸告词，竟到幽州路总管府来。那幽州路总管泰不华正升堂理事，小道人随牌进府，递将状子上去。泰不华总管接着，看见上面写道：

告状人周国能，为赖婚事。能本籍蔡州，流寓马足。因与本国棋手女子妙观赌赛，将金五两聘定，诸王殿下，尽为证见。讧料事过心

瞧科——看出了行为意向。科，即“科范”，举动、行为。

作伐——即做媒。

聒絮——又作“絮聒”、“激聒”，意为唠叨、饶舌。

拿班——装模做样、摆架子。也作“拿班作款”。

讧(ju巨)料——不料、没想到。讧，岂。

变，悔悖前盟。夫妻一世伦常，被赖死不甘伏。恳究原情，追断完聚，异乡沾化。上告。

总管看了状词，说道：“元来为婚姻事的。凡户婚田土之事，须到析津、宛平两县去，如何到这里来告？”周国能道：“这女子是册封棋童的，况干连着诸王殿下，非天台这里不能主婚。”总管准了状词，一面差人行拘妙观对理。

差人到了妙观肆中，将官票与妙观看了。妙观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个小弟子孩儿，怎便如此恶取笑？”一边叫弟子张生将酒饭陪待了公差，将赏钱出来打发了，自行打点出官。公差知是册封的棋师，不敢啰唆，约在衙门前相会，先自去了。

妙观叫乘轿，抬到府前，进去见了总管。总管问道：“周国能告你赖婚一事，这怎么说？”妙观道：“一时赌赛亏输，实非情愿。”总管道：“既已输了，说不得情愿不情愿。”妙观道：“偶尔戏言，并无甚么文书约契，怎算得真？”周国能道：“诸王殿下多在面上作证，大家认做保亲，还要甚文书约契？”总管道：“这话有的么？”妙观一时语塞，无言可答。总管道：“岂不闻‘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’。况且婚姻大事，主合不主离。你们两人，既是棋中国手，也不错配了配头。我做主，与你成其好事罢。”妙观道：“天台张主，岂敢不从？只是此人不是本国之人，萍踪浪迹，嫁了他，须随着他走。小妇人是个官身有许多不便处。”周国能道：“小人虽在湖海飘零，自信有此绝艺，不甘轻配凡女。就是妙观，女中国手，也岂容轻配凡夫？若得天台做主成婚，小人情愿超籍在此，两下里相帮行教，不回故乡去了。”总管道：“这个却好。”妙观无可推辞，只得凭总管断合。

周国能与妙观各回下处。周国能就再央店家老嫵重下聘礼，约定日期成亲。又到各王府说知，各王府俱各助花红灯烛之费。胡大郎、支公子一干好事的，才晓得前日暗地相嘱、许下佳期之说，大家笑耍，各来帮兴。成亲之日，好不热闹。

过了几时，两情和洽，自不必说。周国能又指点妙观神妙之着，两个都造到绝顶，竟成对手。诸王贵人以为佳话，又替周国能提请官职，封为棋学博士，御前供奉。后来周国能差人到蔡州，密地接了爹娘到燕山，同享荣华。周老夫妻见了媳妇一表人物，两心快乐，方信国能起初不肯娶妻，毕竟寻出好姻缘来，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也。有诗为证：

国手惟争一着先，个中藏着好姻缘。
绿窗相对无馀事，演谱推敲思入玄。

析津、宛平——均辽时所改县名。析津，即今北京市大兴县。宛平，故县治在今北京市丰台区。

天台——指幽州路总管。台，旧时对高级长官的尊称。辽的都城（今北京市）隶属幽州管辖，是所谓“天子脚下”，故称。

啰唆——纠缠、吵闹。

官身——在公家当差的人。妙观“受过朝廷册封”，故称。

博士——古时对有一技之长的人所封的官职。

供奉——专门在皇帝左右供职的人，只有官级，无有职掌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

词云：

世间奇物缘多巧，不怕风波颠倒。遮莫一时开了，到底还完好。

丰城剑气冲天表，雷焕张华分宝。他日偶然齐到，津底双龙袅。

此词名《桃源忆故人》，说着世间物事有些好处的，虽然一时拆开，后来必定遇巧得合。那丰城剑气是怎么说？晋时大臣张华，字茂先，善识天文，能辨古物。一日，看见天上斗牛分野之间，宝气烛天，晓得豫章丰城县中当有奇物出世。有个朋友雷焕，也是博物的人，遂选他做了丰城县令，托他到彼，专一为访寻发光动天的实物。分付他道：“光中带有杀气，此必宝剑无疑。”那雷焕领命，到了县间，看那宝气，却在县间狱中。雷焕领了人，到狱中尽头去处，果然掘出一对宝剑来，雄曰纯钩，雌曰湛卢。雷焕自佩其一，将其一献与张华。各自宝藏，自不必说。后来张华带了此剑，行到延平津口，那剑忽在匣中跃出，到了水边，化成一龙。津水之中也钻出一条龙来，凑成一双，飞舞升天而去。张华一时惊异，分明晓得宝剑通神，只水中这个出来凑成双的，不知何物。因遣人到雷焕处问前剑所在。雷焕回答道：“先曾渡延平津口，失手落于水中了。”方知两剑分而复合，以此变化而去也。至今人说因缘凑巧，多用延津剑合故事，所以这词中说的，正是这话。

而今说一段因缘，隔着万千里路，也只为一件物事，凑合成了，深为奇巧。有诗为证：

温峤曾输玉镜台，圆成钿合更奇哉。

可知宿世红丝系，自有媒人月下来。

话说国朝有一位官人，姓权，名次卿，表字文长，乃是南直隶宁国府人氏。少年登第，官拜翰林编修之职。那翰林生得仪容俊雅，性格风流，

“丰城剑气”四句——《晋书·张华传》：雷焕为丰城县令，得双剑，一赠张华，一留自佩。张华死，失剑所在。雷焕死，子雷华持剑行至延平津，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。只见水下两龙蟠萦，各长数丈，于是失剑。这四句便概括此事。下文叙“丰城剑气”故事，与传有出入。丰城、县名，故治在今江西省丰城市西南，晋时属豫章郡（今南昌市）。

斗牛分野——“斗”、“牛”是星宿名。古代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来划分地面相应的区域，叫作“分野”。按“豫章丰城”应为“翼”、“轸”二星的分野，王勃《滕王阁序》有“星分翼轸”和“龙光射牛斗之墟”的句子，此处用混了。

延平津——一名剑津，今名建溪，在福建省南平市东。南平晋时为延平县。

“温峤”句——温峤，字太真，东晋将领。《世说新语·假谲》载：温峤丧妇，适从姑囑峤为其女择婿，峤遂将北征刘聪时所得玉镜台为聘礼，得成夫妇。

“可知”二句——用“月下老人”的传说。据李复言《续幽怪录·定婚店》载：唐代韦固欲早娶妇，一次赴约议婚，天尚不明，遇一老人向月检书，问之，是婚姻簿；问囊中何物，答是红丝绳，以此系男女之足，必成夫妇。后因称主管人世婚姻的神为“月下老人”，简称“月老”；也用指媒人。

南直隶宁国府——明代将直接隶属京师管辖的地区称为直隶。明初定都南京，永乐以后移都北京，故有南直隶与北直隶之称。南直隶辖境相当现在江苏、安徽两省。宁国府属南直隶，治所在今安徽省宣州市。

翰林编修——翰林，指“翰林院”，始置于唐初，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之处，明代始将修史、著作、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，成为外朝官署，故尊称入翰林院做官的人为“翰林”。编修，官名，掌修国史，属翰林院。

所事在行，诸般得趣，真乃是天上谪仙，人中玉树。他自登甲第，在京师为官一载有馀。京师有个风俗，每遇初一、十五、二十五日，谓之庙市，凡百般货物，俱赶在城隍庙前，直摆到刑部街上来卖，挨挤不开、人山人海的做生意。那官员每清闲好事的，换了便巾便衣，带了一两个管家长班出来步走游看，收买好东西、旧物事。朝中惟有翰林衙门最是清闲，不过读书下棋、饮酒拜客，别无他事相干。权翰林况且少年心性，下处闲坐不过，每遇做市热闹时，就便出来行走。

一日，在市上看见一个老人家，一张桌儿上摆着许多零碎物件，多是人家动用家伙，无非是些灯台、铜杓、壶瓶、碗碟之类，看不得在文墨眼里的。权翰林偶然一眼瞟去，见就中有一个色样奇异些的盒儿。用手去取来一看，乃是个旧紫金钿盒儿，却只是盒盖。翰林认得是件古物，可惜不全，问那老儿道：“这件东西，须还有个底儿，在那里？”老儿道：“只有这个盖，没有见甚么底。”翰林道：“岂有没底的理？你且说这盖是那里来的，便好再寻着那底了。”老儿道：“老汉有几间空房在东直门，赁与人住。有个赁房的，一家四五口，害了天行症候，先死了一两个后生。那家子慌了，带病搬去，还欠下些房钱，遗下这些东西作退帐。老汉收拾得，所以将来货卖度日。这盒儿也是那人家的，外边还有一个纸籬儿藏着，有几张故字纸包着，咱也不晓得那半扇盒儿要做甚用，所以摆在桌儿上，或者遇个主儿买去，也不见得。”翰林道：“我倒要买你的，可惜是个不全之物。你且将你那纸籬儿来看。”老儿用手去桌底下摸将出来，却是一个破碎零落的纸糊头籬儿。翰林道：“多是无用之物，不多几个钱，卖与我罢。”老儿道：“些小之物，凭爷赏赐罢。”翰林叫随从管家权忠与他一百个钱，当下成交。老儿又在籬中取出旧包的纸儿来包了，放在籬中，双手递与翰林。翰林叫权忠拿了，又在市上去买了好几件文房古物。回到下处来，放在一张水磨天然几上，逐件细看，多觉买得得意。落后看到那纸籬儿，扯开盖，取出纸包来。开了纸包，又细看那钿盒，金色灿烂，果是件好东西。颠倒相来，到底只是一个盖。想道：“这半扇落在那里？且把来藏着，或者凑巧有遇着的时节，也未可知。”随取原包的纸儿包他。只见纸破处，里头露出一些些红的出来。翰林把外边纸儿揭开来看，里头却衬着一张红字纸。翰林取出，定睛一看，道：“元来如此！”你道写的甚么？上写道：

大时雍坊住人徐门白氏，有女徐丹桂，年方二岁。有兄白大，子曰留哥，亦系同年生。缘氏夫徐方，原籍苏州，恐他年隔别无凭，有

所事在行——意谓什么事情都知道，有经验。在行，也叫“懂行”、“内行”。

谪仙——从上界贬谪到人间的神仙，喻神采飘逸而有才学的人。《唐书·李白传》记贺知章见李白赞叹说：“子，谪仙人也！”

玉树——喻人品不凡，才貌俱佳。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：“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并坐，时人谓蒹葭倚玉树。”

登甲第——指中进士。俗称进士为“甲科”，亦称“甲第”。

长班——旧时官员随身使唤的仆人，也叫“长随”。

文墨——写文章的人。

天行症候——流行性疾病，也叫“时疫”。

纸籬（lú）儿——即字纸篓儿。用竹蔑或柳条编的圆形盛器。

颠倒相来——颠过来，倒过去，反覆察看。相，辨察。

紫金钿盒，各分一半，执此相寻为照。

后写着年月，下面着个押字。翰林看了道：“元来是人家婚姻照验之物，是个要紧的，如何却将来遗下，又被人卖了？也是个没搭煞的人了。”又想到：“这写文书的妇人，既有丈夫，如何却不是丈夫出名？”又把年月迭起指头算一算看，笑道：“立议之时，到今一十八年，此女已是一十九岁，正当妙龄，不知成亲与未成亲。”又笑道：“妄想他则甚！且收起着。”因而把几件东西一同收拾过了。

到了下市，又踱出街上来行走，看见那老儿仍旧在那里卖东西。问他道：“你前日卖的盒儿，说是那一家掉下的。这家人搬在那里去了，你可晓得？”老儿道：“谁晓得他！他一家人，先从小的死起，死得来慌了，连夜逃去。而今敢是死绝了，也不见得。”翰林道：“他住在你家时，有甚么亲戚往来？”老儿道：“他有个妹子，嫁与下路人，住在前门。以后不知那里去了，多年不见往来了。”权翰林自想道：“问得着时，还了他那件东西，也是一桩方便的好事。而今不知头绪，也只索繇他罢了。”

回还寓所，只见家间有书信来，夫人在家中亡过了。翰林痛哭了一场，没情没绪，打点回家，就上个告病的本。奉圣旨：“权某准回籍调理，病痊赴京听用。钦此。”权翰林从此就离了京师，回到家中来了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钿盒的来历。苏州有个旧家子弟，姓徐名方，别号西泉，是太学中监生。为干办前程，留寓京师多年。在下处岑寂，央媒娶下本京白家之女为妾。生下一个女儿，是八月中得的，取名丹桂。同时，白氏之兄白大郎也生一子，唤做留哥。白氏女人家性子，只护着自家人。况且京师中人不知外方头路，不喜欢攀扯外方亲戚，一心要把这丹桂许与侄儿去。徐太学自是寄居的人，早晚思量回家，要留着结下路亲眷，十分不肯。一日，太学得选了闽中二尹，打点回家赴任，就带了白氏出京。白氏不得遂愿，恋恋骨肉之情，瞒着徐二尹，私下写个文书。不敢就说许他为婚，只把一个钿盒儿分做两处，留与侄儿做执照，指望他年重到京师，或是天涯海角，做个表证。白氏随了二尹到了吴门。元来二尹久无正室，白氏就填了孺人之缺，一同赴任。又得了一子，是九月生的，名唤糕儿。二尹做了两任官回家，已此把丹桂许下同府陈家了。白孺人心下之事，地远时乖，只得丢在脑后。虽然如此，中怀歉然，时常在佛菩萨面前默祷，思想还乡，寻钿盒的下落。已后二尹亡逝，守了儿女，做了孤孀，才把京师念头息了。想那出京时节，好歹已是十五六个年头。丹桂长得美丽非凡。所许陈家儿子年纪

押字——在契约文书上签字，也叫“画押”。

没搭煞——没头没脑、糊里糊涂，含有荒唐的意思。也作“没掂三”、“没掂煞”。

下路人——又称“下江人”，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。

太学中监生——太学，古时的大学，明代时为全国最高学府。在太学读书的学生称“太学生”，肄业后统称“监生”。

干办——这里作动词，办理的意思。

头路——吴方言，犹如说“头绪”。

二尹——即“二府”，也叫“府同知”，为明代州府知府的佐官，犹如现在所说“第二把手”。

吴门——苏州的别称。

孺人——封号名，《礼记·曲礼下》：“天子之妃曰后，诸侯曰夫人，大夫曰孺人，士曰妇人，庶人曰妻。”明代作为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。旧时也作对妇人的尊称。

长大，正要纳礼成婚，不想害了色癆，一病而亡。眼见得丹桂命硬，做了望门寡妇，一时未好许人，且随着母亲、兄弟，穿些淡素衣服，挨着过日。正是：

孤辰寡宿无缘分，空向天边盼女牛。

不说徐丹桂凄凉。且说权翰林自从断了弦，告病回家，一年有馀，尚未续娶。心绪无聊，且到吴门闲耍，意图寻访美妾。因怕上司府县知道，车马迎送，酒礼往来，拘束得不耐烦；揣料自己年纪不多，面庞娇嫩，身材琐小，傍人看不出他是官，假说是个游学秀才，借寓在城外月波庵隔壁静室中。那庵乃是尼僧，有个老尼，唤做妙通师父，年有六十已上，专在各大大家往来，礼度熟闲，世情透彻。看见权翰林一表人物，虽然不晓得是埋名贵人，只认做青年秀士，也道他不是落后的人，不敢怠慢，时常叫香公送茶来，或者请过庵中清话。权翰林也略把访妾之意问及妙通，妙通说是出家之人不管闲事，权翰林也就住口，不好说得。

是时正是七月七日，权翰林身居客邸，孤形吊影，想着牛女银河之事，好生无聊。乃咏宋人汪彦章《秋闺》词，改其末句一字云：

高柳蝉嘶，采菱歌断，秋风起。晚云如髻，湖上山横翠。廉卷西楼，过雨凉生袂。天如水。画楼十二，少个人同倚。（词寄《点绛唇》）

权翰林高声歌咏，趁步走出静室外来。新月之下，只见一个素衣的女子，走入庵中。翰林急忙尾在背后，在黑影中闪着身子，看那女子。只见妙通师父出来接着，女子未叙寒温，且把一炷香在佛前烧起。那女子生得如何？

闻道双衔凤带，不妨单着鲛绡。夜香知与阿谁烧？怅望水沉烟袅。云鬓风前丝卷，玉颜醉里红潮。莫教空度可怜宵，月与佳人共僚（音了）。（词寄《西江月》）

那女子拈着香，跪在佛前，对着上面，口里喃喃呐呐，低低微微，不知说着许多说话，没听得一个字。那妙通老尼便来收科道：“小娘子，你的心事说不能尽，不如我替你说一句简便的罢。”那女子立起身来道：“师父怎的简便？”妙通道：“佛天保佑，早嫁个得意的丈夫，可好么？”女子道：“休得取笑。奴家只为生来命苦，父亡母老，一身无靠，所以拜祷佛天，专求福庇。”妙通笑道：“大意相去不远。”女子也笑将起来。妙通摆上茶食，女子吃了两盏茶，起身作别而行。

权翰林在暗中看得明白，险些儿眼里放出火来，恨不得走上前一把抱住。见他去了，心痒难熬。正在禁架不定，恰值妙通送了女子回身转来，见

望门寡妇——旧时称已许配人家未婚而夫死的女人。

断了弦——俗称丧妻为“断弦”，再娶为“续弦”。

揣料——预料、料想。

香公——寺庙中管理香火的人。

牛女银河之事——指牛郎织女七月七日在银河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。

“乃咏”二句——汪藻，字彦章，北宋末饶州德兴人，官拜翰林学士，知徽州、宣州，晚居永州。存词仅四首。《点绛唇》词末句原为“有个人同倚”，“改其末句一字”，即改“有”为“少”。

尾——尾随，跟踪。

僚（liao了）——通“僚”，意为美好。

收科——犹如说“收场”。

了道：“相公还不曾睡？几时来在此间？”翰林道：“小生见白衣大士出现，特来瞻礼。”妙通道：“此邻人徐氏之女，丹桂小娘子。果然生得一貌倾城，目中罕见。”翰林道：“曾嫁人未？”妙通道：“说不得。他父亲在时，曾许下在城陈家小官人，比及将次成亲，那小官人没福死了，担阁了这小娘子做了个望门寡，一时未有人家来求他的。”翰林道：“怪道穿着淡素，如何夜晚间到此？”妙通道：“今晚是七夕牛女佳期，他遭着如此不偶之事，心愿不足，故此对母亲说了，来烧炷夜香。”翰林道：“他母亲是甚么样人？”妙通道：“他母亲姓白，是个京师人。当初徐家老爷在京中选官，娶了来家的，且是直性子好相与。对我说还有个亲兄在京，他出京时节，有个侄儿方两岁，与他女儿同庚的。自出京之后，杳不相闻，差不多将二十年来了，不知生死存亡，时常托我在佛前保佑。”翰林听着，呆了一会，想道：“我前日买了半扇钿盒，那包的纸上，分明写是‘徐门白氏，女丹桂；兄白大，子白留哥’。今这个女子姓徐名丹桂，母亲姓白，眼见得就是这家了。那卖盒儿的老儿说，那家死了两个后生，老人家连忙逃去，把信物多掉下了。想必死的后生，就是他侄儿留哥，不消说得。谁想此女如此妙丽，在此另许了人家，可又断了。那信物却落在我手中，却又在此相遇，有如此凑巧之事？或者倒是我的姻缘，也未可知。”以心问心，跌足道：“一二十年的事，三四千里的路，有甚查帐处？只须如此如此！”

算计已定，对妙通道：“适才所言白老孺人，多少年纪了？”妙通道：“有四十多岁了。”翰林道：“他京中亲兄可是白大？侄儿子可叫做留哥？”妙通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相公如何晓得？”翰林道：“那孺人正是家姑，小生就是白留哥，是孺人的侄儿。”妙通道：“相公好取笑！相公自姓权，如何姓白？”翰林道：“小生幼年离了京师，在江湖上游学，一来慕南方风景，二来专为寻取这头亲眷，所以移名改姓，游到此地。今偶然见师父说着端的，也是一缘一会，天使其然。不然，小生怎地晓得他家姓名？”妙通道：“元来有这等巧事！相公，你明日去认了令姑，小尼再来奉贺便了。”

翰林当下别了老尼，到静室中游思妄想，过了一夜。天明起来，叫管家权忠，叮嘱停当了说话。结束整齐，一直问到徐家来。到了门首，看见门上有一个老儿在那里闲坐。翰林叫权忠对他说：“可进去通报一声，有个白大官，打从京中出来的。”老儿说道：“我家老主人没了，小官儿又小，你要见那个的？”翰林道：“你家老孺人可是京中人姓白么？”老儿道：“正是姓白。”权忠道：“我主人是白大官，正是孺人的侄儿。”老儿道：“这等，你随我进去通报便是。”老儿领了权忠，竟到孺人面前。权忠是惯事的人，磕了一头，道：“主人白大官，在京中出来，已在门首了。”白孺人道：“可是留哥？”权忠道：“这是主人乳名。”孺人喜动颜色道：“如此喜事！”即忙唤自家儿子道：“糕儿，你哥哥到了，快去接了进来！”那小孩子嬉嬉颠颠，摇摇摆摆，出来接了翰林进去。翰林靛靛腆腆、冒冒失失进去，见那孺人起来，翰林叫了姑娘一声，唱了一喏，待拜下去。孺人一把

白衣大士——俗称观音菩萨为“白衣大士”，这里比喻身穿素衣的徐丹桂。

同庚——年龄相同。清顾张思《土风录》云：“年齿曰庚，问人年曰尊庚，同年岁曰同庚。”

端的——究竟、底细。

姑娘——吴方言，姑母。

扯住道：“行路辛苦，不必大礼。”孺人含着眼泪看那翰林，只见眉清目秀，一表非俗，不胜之喜。说道：“想老身出京之时，你只有两岁，如今长成得这般好了。你父亲如今还健么？”翰林假意掩泪道：“弃世久矣。小侄只为眼底没个亲人，见父亲在时，曾说有个姑娘嫁在下路，所以小侄到南方来游学，专欲寻访。昨日偶见月波庵妙通师父，说起端的，方知姑娘在此，特来拜见。”孺人道：“如何声口不像北边？”翰林道：“小侄在江湖上已久，爱学南言，所以变却乡音也。”翰林叫权忠送上礼物，孺人欢喜收了，谢道：“至亲骨肉，只来相会便是，何必多礼？”翰林道：“客途乏物孝敬姑娘，不必说起。且喜姑娘康健。昨日见妙通说过，已知姑夫不在了。适间这位是表弟，还有一位表妹，与小侄同庚的，在么？”孺人道：“你姑夫在时，已许了人家，姻缘不偶，未过门就断了。而今还是个没吃茶的女儿。”翰林道：“也要请相见。”孺人道：“昨日去烧香，感了些风寒，今日还没起来梳洗。总是你在此还要久住，兄妹之间，时常可以相见。且到西堂安下了行李再处。”一边分付排饭，一手拽着翰林到西堂来。打从一个小院门边经过，孺人用手指道：“这里头就是你妹子的卧房。”翰林鼻边悄闻得一阵兰麝之香，心中好生侥幸。那孺人陪翰林吃了饭，着落他行李在书房中，是件安顿停当了，方才进去。权翰林到了书房中，想道：“特地冒认了侄儿，要来见这女子，谁想尚未得见。幸喜已认做是真，留在此居住，早晚必然生出机会来。不必性急，且等明日相见过了，再作道理。”

且说徐氏丹桂，年正当时，误了佳期，心中常怀不足。自那七夕烧香，想着牛女之事，未免感伤情绪，兼冒了些风寒，一时懒起。见说有个表兄自京中远来，他曾见母亲说，小时有许他为婚之意，又闻得他容貌魁梧，心里也有些暗动，思量会他一面。虽然身子懒怯，只得强起梳妆。对镜长叹道：“如此好容颜，到底付之何人也？”有《绵搭絮》一首为证：

瘦来难任，宝镜怕初临。鬼病侵寻，闷对秋光冷透襟。最伤心静夜闻砧。慵拈绣纈，懒抚瑶琴。终宵里有梦难成。待晓起翻嫌晓思沉。

梳妆完了，正待出来见表兄，只见兄弟糕儿急急忙忙走将来道：“母亲害起急心疼来，一时晕去。我要到街上去取药，姐姐可快去看母亲去。”桂娘听得，疾忙抽身便走了出房，减妆也不及收，房门也不及锁，竟到孺人那里去了。

权翰林在书房中梳洗已毕，正要打点精神，今日求见表妹，只听得人传出来道：“老孺人一时急心疼晕倒了！”他想到：“此病惟有前门棋盘街定神丹一服立效，恰好拜匣中带得在此。我且以子侄之礼，入堂问病，就把这药送他一丸。医好了他，也是一个讨好的机会。”就去开出来，袖在袖

声口——说话的声音、语气。

没吃茶——没有接受聘礼，即未正式订婚。旧时聘妇多用茶，据《天中记》载：“凡种茶树必下子，移植则不生，故聘妇必以茶为礼。”

徯（xì西）幸——迷惑。

着落——安顿、处置。

是件——各件、件件。

减妆——梳妆匣，又称“镜奁”。

拜匣——旧时用来盛柬帖或礼物的小木匣。

里，一径望内里来问病。路经东边小院，他昨日见孺人说，已晓得是桂娘的卧房。却见门开在那里，想道：“桂娘一定在里头，只作三不知 闯将进去，见他时再作道理。”翰林捏着一把汗，走进卧房。只见：

香奁尚启，宝镜未收。剩粉残脂，还在盆中荡漾；花钿

翠黛，依然几上铺张。想他纤手理妆时，少个画眉人凑巧。翰林如痴似醉，把桌上东西这件闻闻，那件嗅嗅，好不伎痒。又闻得扑鼻馨香，回首看时，那绣帐牙床，锦衾角枕，且是整齐精洁。想道：“我且在他床里眠他一眠，也沾他些香气，只当亲挨着他皮肉一般。”一躺躺下去，眠在枕头上，呆呆地想了一回。等待几时，不见动静，没些意智，慢慢走了出来。将到孺人房前，摸摸袖里，早不见了那丸药，正不知失落在那里了。定性想一想，只得打原来路上，一路寻到书房里去了。

桂娘在母亲跟前，守得疼痛少定。思量房门未锁，妆台未收，跑到自房里来。收拾已完，身子困倦，揭开罗帐，待要歇息一歇息。忽见席间一个纸包，拾起来打开看时，却是一丸药，纸包上有字，乃是“定神丹，专治心疼，神效”几个字。桂娘道：“此自何来？若是兄弟取至，怎不送到母亲那里去，却放在我的席上？除了兄弟，此处何人来到？却又恰恰是治心疼的药，果是蹊跷。且拿到母亲那里去，问个端的。”取了药，掩了房门，走到孺人处来，问道：“母亲，兄弟取药回来未曾？”孺人道：“望得眼穿。这孩子不知在那里顽耍，再不来了。”桂娘道：“好教母亲得知，适间转到房中，只见床上一颗丸药，纸上写着‘定神丹，专治心疼，神效’。我疑心是兄弟取来的，怎不送到母亲这里，却放在我的房中？今兄弟兀自未回，正不知这药在那里来的。”孺人道：“我儿，这定神丹，只有京中前门街上有得卖，此处那讨这？分明是你孝心所感，神仙所赐。快拿来我吃！”桂娘取汤来，递与孺人，咽了下去。一会，果然心疼立止。母子欢喜不尽。

孺人疼痛既止，精神疲倦，朦朦的睡了去。桂娘守在帐前，不敢移动。恰好权翰林寻药不见，空手走来问安，正撞着桂娘在那里，不及回避。桂娘认做是白家表兄，少不得要相见的，也不躲闪。这里权翰林正要亲傍，堆下笑来，买将上去，唱个肥喏道：“妹子，拜揖了！”桂娘连忙还礼道：“哥哥万福。”翰林道：“姑娘病体若何？”桂娘道：“觉道好些，方才睡去。”翰林道：“昨日到宅，渴想妹子芳容一见。见说玉体欠安，不敢惊动。”桂娘道：“小妹听说哥哥到来，心下急欲迎侍，梳洗不及，不敢草率。今日正要请哥哥厮见，恰遇母亲病急脱身不得。不想哥哥又进来问病，幸瞻丰范。”翰林道：“小兄不远千里而来，得见妹子玉貌，真个是不枉奔波走这遭了。”桂娘道：“哥哥与母亲姑侄至亲，自然割不断的。小妹薄命之人，何足挂齿？”翰林道：“妹子芳年美质，后禄正长，佳期可待，何出

三不知——这里是匆忙的意思。姚福《青溪暇笔》云：“俗谓忙遽曰三不知，即始、中、终三者皆不能移也。”

伎痒——也作“技痒”，本指有一技之长，遇机会极想表现一番；这里是难忍的意思，犹如俗语所说“心里痒痒”。

意智——主见、心计。

蹊跷——亦作“蹊蹊”，离奇、古怪，不合常理。

兀自——尚、还。

买将上去——故意招引而走上前去。买，招惹。

此言？”此时两人对话，一递一来。桂娘年大知味，看见翰林丰姿俊雅，早已动火了八九分。亦且认是自家中表兄妹一脉，甜言软语，更不羞缩。对翰林道：“哥哥初来舍下，书房中有甚不周到处，可对你妹子说，你妹子好来照瞭一二。”翰林道：“有甚么不周到？”桂娘道：“难道不缺长短？”翰林道：“虽有缺少，不好对妹子说得。”桂娘道：“但说何妨？”翰林道：“所少的，只怕妹子不好照管。然不是妹子，也不能照管。”桂娘道：“少甚东西？”翰林笑道：“晚间少个人作伴耳。”桂娘通红了面皮，也不回答，转身就走。翰林赶上去，一把扯住道：“携带小兄到绣房中，拜望妹子一拜望，何如？”桂娘见他动手动脚，正难分解，只听得帐里老孺人开声道：“那个在此说话响？”翰林只得放了手，回首转来道：“是小侄问安。”其时桂娘已脱了身，跑进房里去了。

孺人揭开帐来，看见了翰林道：“元来是侄儿到此。小兄弟街上未回，妹子怎不来接待？你方才却和那个说话？”翰林心怀鬼胎，假说道：“只是小侄，并没有那个。”孺人道：“这等是老人家听差了。”翰林心不在焉，一两句话，连忙告退。孺人看见他有些慌速，失张失志的光景，心里疑惑道：“起初我服的定神丹，出于京中，想必是侄儿带来的，如何却在女儿房内？适才睡梦之中，分明听得与我女儿说话，却又说道没有。他两人不要晓得前因，辄便私自往来，日后做出勾当。他男长女大，况我原有心配合他的。只是侄儿初到，未见怎的，又不知他曾有妻未，不好就启齿。且再过几时，看相机会，圆成罢了。”

踌躇之间，只见糕儿拿了一贴药走将来道：“医生入娘贼出去了，等了多时，才取这药来。”孺人嗔他来迟，说道：“等你药到，娘死多时了。今天幸不疼，不吃这药了。你自陪你哥哥去。”糕儿道：“那哥哥也不是老实人。方才走进来撞着他，却在姐姐卧房门首东张西张，见了我方出去了。”孺人道：“不要多嘴。”糕儿道：“我看这哥哥也标致，我姐姐又没了姐夫，何不配与他了，也完了一件事。省得他做出许多馋痨喉急出相。”孺人道：“孩子家恁地轻出口！我自有主意。”孺人虽喝住了儿子，却也道是有理的事，放在心中打点，只是未便说出来。

那叔翰林自遇桂娘，两下交口之后，时常相遇，便眉来眼去，彼此有情。翰林终日如痴似狂，拿着一管笔写来写去，茶饭懒吃。桂娘也日日无情无绪，恹恹欲睡，针线慵拈，多被孺人看在眼里。然两个只是各自有心，碍人耳目，不曾做甚手脚。

一日，翰林到孺人处去，恰好遇着桂娘梳妆已毕，正待出房。翰林阑门迎着，相唤了一礼。翰林道：“久闻妹子房闼精致，未曾得造一观。今日幸得在此相遇，必要进去一看。”不由分说，望门里一钻，桂娘只得也走了进来。翰林看见无人，一把抱住道：“妹子慈悲，救你哥哥客中一命则个！”桂娘不敢声张，低低道：“哥哥尊重。哥哥不弃小妹，何不央人向母亲处求亲，必然见允。如何做那轻薄模样？”翰林道：“多蒙妹子指教，足见厚情。只是远水救不得近火，小兄其实等不得那从容的事了。”桂娘正色

照瞭——照着，同“照料”。

失张失志——惊慌失措、失魂落魄的样子。亦作“失张失智”、“失张失致”。

阑门——置于门外的栅门。

道：“若要苟合，妹子断然不从。他日得做夫妻，岂不为兄所贱？”撝脱了身子，望门外便走，早把个云髻扭歪，两鬓都乱了。急急走到孺人处，喘气尚是未息。孺人见了，觉得有些异样，问道：“为何如此模样？”桂娘道：“正出房来，撞见哥哥后边走来，连忙先跑，走得急了些个。”孺人道：“自家兄妹，何必如此躲避？”孺人也只道侄儿就在后边来，却又不见到。元来没些意思，反走出去了。

孺人自此，又是一番疑心，性急要配合他两个了，只是少个中间撮合的人。猛然想道：“侄儿初到时，说道见妙通师父说了，才寻到我家来的。何不就叫妙通来，与他说知其事，岂不为妙？”当下就分付儿子糕儿，叫他去庵中接那妙通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权翰林走到书房中，想起适才之事，心中快快。又思量桂娘有心于他，虽是未肯相从，其言有理。却不知我是假批子，教我央谁的是？自又忖道：“他母子俱认我是白大，自然是钿盒上的根瓣了。我只将钿盒为证，怕这事不成？”又转想一想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万一名姓偶然相同，钿盒不是他家的，却不弄真成假？且不要打破网儿，只是做些工夫，俛得亲热，自然到手。”正胡思乱想，走出堂前闲步，忽然妙通师父走进门来。见了翰林，打个问讯道：“相公，你投亲眷，好处安身，许久了，再不到小庵走走。”权翰林还了一礼，笑道：“不敢瞒师父说，一来家姑相留，二来小生的形孤影只，岑寂不过，贪着骨肉相傍，懒向外边去了。”妙通道：“相公既苦孤单，老身替你做个媒罢。”翰林道：“小生久欲买妾，师父前日说不管闲事，所以不敢相央。若得替我做个媒人，十分好了。”妙通道：“亲事倒有一头在我心里。适才白老孺人相请说话，待我见过了他，再来和相公细讲。”翰林道：“我也有个人在肚里，正少个说合的，师父来得正好。见过了家姑，是必到书房中来走走，有话相商则个。”妙通道：“晓得了。”

说罢话，望内里就走进去，见了孺人。孺人道：“多时不来走走。”妙通道：“见说孺人有些贵恙，正要来看，恰好小哥来唤我，故此就来了。”孺人道：“前日我侄初到，心中一喜一悲，又兼辛苦了些儿，生出病来。而今小恙已好，不劳费心。只有一句话儿，要与师父说说。”妙通道：“甚么话？”孺人道：“我只为女儿未有人家，日夜忧愁。”妙通道：“一时也难得像意的。”孺人道：“有倒有一个在这里，正要与师父商量。”妙通道：“是那个，倒要与我出家人商量？”孺人道：“且莫说出那个。只问师父一句话，我京中来的侄儿，说道先认得你的，可晓得么？”妙通道：“在我那里作寓好些时，见我说起孺人，才来认亲的。怎不晓得？且是好一个俊雅人物。”孺人道：“我这侄儿，与我女儿同年所生，先前也曾告诉师父过的。当时在京，就要把女儿许他为妻，是我家当先老爹不肯。我出京之时，私下把一个钿盒分开两扇，各藏一扇，以为后验，写下文书一纸。当时侄儿还小，经今年远，这钿盒、文书虽不知还在不在，人却是了。眼见得女儿别家无缘，也似有个天意在那里。我意欲完前日之约，不好自家启齿，抑且不知

撝脱——“撝”字未见于字书，俗语无定字，作者自造。“撝脱”当是“挣脱掉”的意思。

假批子——也作“假坯子”，表面像真的，而内里是假的，犹言“冒牌货”。

根瓣——根由、缘故。

问讯——僧道合掌向人致意。

他京中曾娶过妻否，要烦你到西堂与我侄儿说此事。如若未娶，待与他圆成了，可好么？”妙通道：“这个当得，管取一说就成。且拿了这半扇钿盒去，好做个话柄。”孺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走进房里去，取出来交与妙通。

妙通袋在袖里了，一径到西堂书房中来。翰林接着，道：“师父见过家姑了？”妙通道：“是见过了。”翰林道：“有甚说话？”妙通道：“多时不见，闲叙而已。”翰林道：“可见我妹子么？”妙通道：“方才不曾见。再过会，到他房里去。”翰林道：“好个精致房，只可惜独自孤守。”妙通道：“目下也要说一个人与他了。”翰林道：“起先师父说，有头亲事，要与小生为媒。是那一家？”妙通道：“是有一家，是老身的檀越。小娘子模样尽好，正与相公厮称。只是相公要娶妾，必定有个正夫人了。他家却是不肯做妾的。”翰林道：“小生曾有正妻，亡过一年多了。恐怕一时难得门当户对的佳配，所以且说个取妾。若果有好人家，像得吾意，自然聘为正室了。”妙通道：“你要怎么样的才像得你意？”翰林把手指着里面道：“不瞒老师父说，得像这里表妹方妙。”妙通笑道：“容貌倒也差不多儿。”翰林道：“要多少聘财？”妙通袖里摸出钿盒来，道：“不须别样聘财，却倒是个难题目。他家有半扇金盒儿，配得上的就嫁他。”翰林接上手一看，明知是那半扇的底儿，不胜欢喜。故意问道：“他家要配此盒，必有缘故。师父可晓得备细？”妙通道：“当初这家子，原是京中住的，有个中表曾结姻盟，各分钿盒一扇为证。若有那扇，便是前缘了。”翰林道：“若论钿盒，我也有半扇，只不知可配得着否？”急在拜匣中取出来一配，却好是一个盒儿。妙通道：“果然是一个，亏你还留得在。”翰林道：“你且说那半扇是那一家？”妙通道：“再有那家？怎佯不知，倒来哄我？是你的亲亲表妹桂娘子的，难道你倒不晓得？”翰林道：“我见师父藏头露尾，不肯直说出来，所以也做哑装呆，取笑一回。却又一件，这是家姑从幼许我的，何必今日又要师父多这些宛转？”妙通道：“令姑也曾道来，年深月久，只怕相公已曾别娶，就不好意思，所以要老身探问个明白。今相公弦断未续，钿盒现配成双，待老身回覆孺人，只须成亲罢了。”翰林道：“多谢撮合大恩。只不知几时可以成亲，早得一日也好。”妙通道：“你这馋样的新郎！明日是中秋佳节，我撺掇孺人就完成了罢。等甚么日子？”翰林道：“多感！多感！”

妙通袖里怀了这两扇完全的钿盒，欣然而去，回覆孺人。孺人道是骨肉重完，旧物再见，喜欢无尽，只待明日成亲吃喜酒了。此时胸中十万分，那有半分道不是他的侄儿？正是：

只认盒为真，岂知人是假。

奇事颠倒颠，一似塞翁马。

权翰林喜之如狂，一夜不睡。绝早起来，叫权忠到当铺里去赁了一顶儒巾，一套儒衣，整备拜堂。孺人也绝早起来，料理酒席，催促女儿梳妆。少不得一对参拜行礼。权翰林穿着儒衣，正似白龙鱼服，掩着口只是笑。连权忠也笑。傍人看的，无非道是他喜欢之故，那知其情？但见花烛辉煌，恍

塞翁马——即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的故事。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：“近塞上之人，有善术者，马无故亡而入胡，人皆吊之。其父曰：‘此何遽不为福乎？’居数月，其马将胡骏马而归。”

白龙鱼服——此处比喻贵人化装出行。汉刘向《说苑·正谏》载：“昔白龙下清冷之渊，化为鱼，渔者豫且射中其目。”

作游仙一梦。有词为证：

银烛灿芙蓉，瑞鸭 微喷麝烟浮。喜红丝初绾，宝合曾输。何郎
俊才调凌云，谢女 艳容华濯露。月轮正值团圆暮，雅称锦堂欢聚。
(右调《画眉序》)

酒罢送入洞房，就是东边小院桂娘的卧房，乃前日偷眠妄想、强进挨光的所在。今日停眠整宿，你道快活不快活？权翰林真如入蓬莱山岛 了。入得罗帏，男贪女爱，两情欢畅，自不必说。云雨既阑，翰林抚着桂娘道：“我和你千里姻缘，今朝美满，可谓三生有幸。”桂娘道：“我和你自幼相许，今日完聚，不足为奇。所喜者，隔着多年，又如此远路，到底团圆，乃像是天意周全耳。只有一件，你须不是这里人。今入赘我家，不知到底萍踪浪迹，归于何处。抑且不知你为儒为商，作何生业。我嫁鸡逐鸡，也要商量个终身之策。一时欢爱，不足恋也。”翰林道：“你不须多虑。只怕你不嫁得我，既嫁了我，包你有好处。”桂娘道：“有甚好处？料没有五花官诰夫人之分。”翰林笑道：“别件或者烦难，若只要五花官诰，包管箱笼里就取得出。”桂娘啐了一阵道：“亏你不羞。”桂娘只道是一句夸大的说话，不以为意。翰林却也含笑不就明言，且只软款温柔，轻怜痛惜，如鱼似水，过了一夜。

明晨起来，各各梳洗已毕，一对儿穿着大衣，来拜见尊姑，并谢妙通为媒之功。正行礼之时，忽听得堂前一片价筛锣，像有十来个人，喧嚷将起来，慌得小舅糕儿没钻处。翰林走出堂前来，问道：“谁人在此啰哩？”说声未了，只见老家人权孝同了一班京报人，一见了就磕头道：“京中报人特来报爷高升的。小人们那里不寻得到？方才街上遇见权忠，才知爷寄迹在此。却如何这般打扮？快请换了衣服。”权翰林连忙摇手，叫他不要说破，禁得那一个住？你也“权爷”，我也“权爷”，不住的叫。拿出一张报单来，已升了学士之职，只管嚷着求赏。翰林着实叫他们“不要说我姓权”，京报人那管甚么头繇，早把一张报喜的红纸高高贴起在中间。上写：

飞报：贵府老爷权高升翰林学士 命下。

这里跟随管家权忠，拿出冠带，对学士道：“料想瞒不过了，不如老实行事罢。”学士带笑，脱了儒巾儒衣，换了冠带，讨香案来，谢了圣恩。分付京报人出去门外候赏，转身进来，重请岳母拜见。

那孺人出于不意，心慌撩乱，没个是处。好像青天里一个霹雳，不知是那里起的。只见学士拜下去，孺人连声道：“折杀 老身也！老身不知贤婿

瑞鸭——指鸭形薰香炉。

何郎——三国时何晏貌美，以才秀知名，世称“何郎”。后借指有才华的年轻美男子。

谢女——晋人谢奕之女谢道韞，聪敏有文才，后因以“谢女”泛指女郎。

挨光——偷情。

蓬莱山岛——传说中的海上仙山。

五花官诰——皇帝对官员妻室的诰封文书。明代五品以上的官员妻室才能得到诰封，五品以下用敕命授予。这里指诰封。

报人——传达“报单”的人。“报单”，向升官、得官、科考得中的人家送去的喜报。

翰林学士——官名，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。明代废除了宰相制，翰林学士参预国家机要，阁臣即从学士中选拔。

折杀——旧称因享受过分而减损福寿。这里用以表示承受不起。

姓权，乃是朝廷贵臣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望高抬贵手，恕家下简慢之罪。”学士道：“而今总是一家人，不必如此说了。”孺人道：“不敢动问贤婿，贤婿既非姓白，为何假称舍侄，光降寒门？其间必有因由。”学士道：“小婿寄迹禅林，晚间闲步，月下看见令爱芳姿，心中仰慕无已。问起妙通师父，说着姓名居址，家中长短备细，故此托名前来，假意认亲。不想岳母不疑，欣然招纳，也是三生有缘。”妙通道：“学士初到庵中，原说姓权。后来说着孺人家事，就转口说了姓白。小尼也曾问来，学士回说道，因为访亲，所以改换名姓。岂知贵人游戏，我们多被瞒得不通风，也是一场天大笑话。”孺人道：“却又一件，那半扇钿盒却自何来？难道贤婿是通神的？”学士笑道：“侄儿是假，钿盒却真。说起来实有天缘，非可强也。”孺人与妙通多惊异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学士道：“小婿在长安市上，偶然买得此盒一扇。那包盒的，却是文字一纸，正是岳母写与令侄留哥的，上有令爱名字。今此纸见在小婿处，所以小婿一发有胆冒认了。求岳母饶恕欺诳之罪。”孺人道：“此话不必题起了。只是舍侄家为何把此盒出卖，卖的是甚么样人，贤婿必然明白。”学士道：“卖的是一个老儿，说是令兄旧房主。他说令兄全家遭疫，少者先亡，止遗老口，一时逃去。所以把物件遗下，拿出来卖的。”孺人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我兄与侄皆不可保，真个是物在人亡了。”不觉掉下泪来。妙通便收科道：“老孺人，姻缘分定，而今还管甚侄儿不侄儿，是姓权是姓白。招得个翰林学士做女婿，须不辱莫了你的女儿。”孺人道：“老师父说得有理。”大家称喜不尽。

此时桂娘子在旁，逐句逐句听着，口虽不说出来，才晓得昨夜许他五花官诰做夫人，是有来历的，不是过头说话。亦且钿盒天缘，实为凑巧，心下得意，不言可知。权学士既喜着桂娘美貌，又见钿盒之遇，以为奇异，两下恩爱非常。重谢了妙通师父，连岳母小舅都带了赴任。后来秩满，桂娘封为宜人，夫妻偕老。

世间百物总凭缘，大海浮萍有偶然。
不向长安买钿盒，何从千里配婵娟。

秩满——也叫“俸满”，指官吏任期届满。

宜人——封建时代命妇的一种封号，明代五品封“宜人”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四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

昔宋时三衢守宋彦瞻，以书答状元留梦炎，其略云：

尝闻前辈之言，吾乡昔有第奉常而归，旗者、鼓者、馈者、迓者、往来而观者，阡陌如堵墙。既而闺门贺焉，宗族贺焉，姻者、友者、客者交贺焉。至于仇者，亦蒙耻含愧而贺且谢焉。独邻居一室，扃鐍远引，若避寇然。予因怪而问之。愀然曰：“所贵乎衣锦之荣者，谓其得时行道也，将有以庇吾乡里也。今也或窃一名，得一官，即起朝贵暮富之想。名愈高，官愈穹，而用心愈谬。武断者有之，庇奸慝持州县者有之。是一身之荣，一乡之害也。其居日以广，邻居日以蹙，吾将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。是可吊，何以贺为？”

此一段话载在《齐东野语》中。皆因世上官宦，起初未经发迹变泰，身居贫贱时节，亲戚、朋友、宗族、乡邻，那一个不望他得了一日，大家增光？及至后边风云际会，超出泥涂，终日在仕宦途中、冠裳里面，驰逐富贵，奔趋利名，将自家困穷光景尽多抹过，把当时贫交看不在眼里，放在心上，全无一毫照顾周恤之意，淡淡相看，用不着他一分气力。真叫得官情纸薄。不知向时盼望他这些意思，竟归何用！虽然如此，这样的人虽是恶薄，也只是没用罢了。撞着有志气、肩巴硬的，拚得个不奉承他，不求告他，也无奈我何，不为大害。更有一等狠心肠的人，偏要从家门首打墙脚起，诈害亲戚，侵占乡里，受投献，窝盗贼，无风起浪，没屋架梁，把一个地方搅得芥菜不生，鸡犬不宁，人人惧惮，个个收敛，怕生出衅端，撞在他网里了。他还要疑心别人仗他势力，得了甚么便宜，心下不放松的，昼夜算计。似此之人，乡里有了他，怎如没有的安静？所以宋彦瞻见留梦炎中状元之后，把此书规讽他，要他做好人的意思。其间说话虽是愤激，却句句透切着今时病痛。看官每不信，小子而今单表一个作恶的官宦，做着没天理的勾当，后来遇着清正严明的宪司做对头，方得明正其罪，说来与世上人劝戒一番。有诗为证：

恶人心性自天生，慢道多因习染成。

用尽凶谋如翹虎，岂知有日贯为盈。

这段话文，乃是四川新都县有一乡宦，姓杨，是本朝甲科，后来没收煞

“昔宋时”二句——宋彦瞻、留梦炎皆南宋末年时人。三衢，即衢州，以境内有三衢山，故称；衢州辖境相当现在浙江省衢县、江山、常山、开化四县，治所在今衢州市。状元，对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称谓，为科名中最高荣誉。留梦炎淳祐五年（1245）中状元，衢州人，衢州太守宋彦瞻给他写此信，带有规劝的用意。

迓（yà）者——迎接的人。

扃鐍（ji ng jué）——门窗、箱篋可以加锁的地方。这里作动词用，意思是锁好门窗和箱篋。

奸慝（tè）——奸诈阴险的人。慝，邪念。

《齐东野语》——宋、元间周密所写的笔记；多记南宋朝政轶事，典实可稽，信而有征。

发迹变泰——有了名利地位，发家致富，可以安乐无忧。发迹，即发迹。泰，安乐。

肩巴——亦作“肩靶”，即肩膀。

芥（j 基）菜——一种野生的草本植物，嫩叶可以吃，全草可入药。

宪司——朝廷委驻各行省的高级官吏。

，不好说得他名讳。其人家富心贪，凶暴残忍，居家为一乡之害，自不必说。曾在云南做兵备佥事。其时属下有个学霸廩生，姓张，名寅。父亲是个巨万财主，有妻有妾。妻所生一子，就是张廩生。妾所生一子，名唤张宾，年纪尚幼。张廩生母亲先年已死，父亲就把家事尽托长子经营。那廩生学业尽通，考试每列高等，一时称为名士，颇与郡县官长往来。只是赋性阴险，存心不善。父亲见他每事苛刻取利，常劝他道：“我家道尽裕，勾你几世受用不了。况你学业日进，发达有时，何苦锱铢较量，讨人便宜怎的？”张廩生不以为好言，反疑道：“父亲必竟身有私藏，故此把财物轻易，嫌道我苛刻。况我母已死，见前父亲有爱妾幼子，到底他们得便宜。我只有得眼面前东西，还有他一股之分，我能有得多少？”为此日夕算计，结交官府，只要父亲一倒头，便思量摆布这庶母幼弟，占他家业。已后父亲死了，张廩生恐怕分家，反向父妾要索取私藏。父妾回说“没有”。张廩生罄将房中箱笼搜过，并无踪迹。又道他埋在地下，或是藏在人家，胡猜乱嚷，没个休息。及至父妾要他分家与弟，却又分毫不吐，只推道：“你也不拿出来，我也没得与你儿子。”族人各有私厚薄，也有为着哥子的，也有为着兄弟的，没个定论。未免两下搬斗，构出讼事。那张廩生有两子，俱已入泮，有财有势，官府情熟。眼见得庶弟孤儿寡妇，下边没申诉处，只得在杨巡道手里告下一纸状来。

张廩生见杨巡道准了状，也老大吃惊。你道为何吃惊？盖因这巡道又贪又酷，又不让体面，恼着他性子，眼里不认得人。不拘甚么事由，匾打侧卓，一味倒边。还亏一件好处，是要银子；除了银子，再无药医的。有名叫做“杨疯子”，是惹不得的意思。张廩生忖道：“家财官司，只凭府县主张。府县自然为我斯文一脉，料不有亏。只是这疯子手里的状，不先停当得他，万一拗警起来，依着理断个平分，可不去了我一半家事？这是老大的干系。”张廩生世事熟透，便寻个巡道梯己过龙之人，与他暗地打个关节，许下他五百两买心红的公价。巡道依允，只要现过采，包管停当；若有不妥，不动分文。张廩生只得将出三百两现银，嵌宝金壶一把，镂丝金首饰一副，精工巧丽，价值颇多，权当二百两，他日备银取赎。要过龙的写了议单，又讨个许赎的执照。只要府县申文上来，批个像意批语，永杜断与兄弟之患。目下先准一诉词为信。若不应验，原物尽还。要廩生又换了小服，随着过龙的到私衙门首，当面交割。四目相视，各自心照。张廩生自道算无

没收煞——没结局，没有好下场。

兵备佥事——以“佥事”身份任职“兵备巡道”。佥事是按察使属下的官员，分理各道刑名，统称“分巡道”，简称“巡道”。明代在各省重要地方设置有整饬兵备的“巡道”，叫“兵备巡道”。故下文称杨某为“杨巡道”。

廩生——科举中生员名目之一。因享有廩膳补助，故称“廩生”。廩，官府发放的粮米。

一倒头——意思即一死，犹如现在俗语所说“一撒手”、“一蹬腿”。

入泮——入学做了生员。周代诸侯的学校前有半圆形水池，叫“泮水”，故称学校为“泮宫”，称入学为“入泮”。

匾打侧卓——即旁敲侧击。

拗（niù）警——闹别扭，故意拧着劲儿。

梯己过龙——梯己，贴己的人，心腹人。过龙，指过付贿赂。

过采——交付“采头”，意即先交贿赂。吴方言称好处费为“采头”。

遗策，只费得五百金，巨万家事一人独享，岂不是九牛去得一毛，老大的便宜了？喜之不胜。

看官，你道人心不平。假如张廩生是个克己之人，不要说平分家事，就是把这一宗五百两东西让与小兄弟了，也是与了自家骨肉，那小兄弟自然是母子感激的。何故苦苦贪私，思量独吃自屙，反把家里东西送与没些相干之人？不知驴心狗肺，怎样生的！有诗曰：

私心只欲蔑天亲，反把家财送别人。

何不家庭略相让，自然忿怒变欢欣。

张廩生如此算计，若是后来依心像意，真是天没眼睛了。岂知世事浮云，倏易不定。杨巡道受了财物，准了诉状下去，问官未及审详。时值万寿圣节将近，两司里头，例该一人赍表进京朝贺。恰好轮着该是杨巡道去，没得推故，杨巡道只得收拾起身。张廩生着急，又寻那过龙的去讨口气。杨巡道回说：“此行不出一年可回，府县且未要申文，待我回任，定行了落。”张廩生只得使用衙门，停阁了词状，呆呆守这杨金宪回道。

争奈天不从人愿，杨金宪赍表进京，拜过万寿，赴部考察。他贪声大著，已注了“不谨”项头，冠带闲住。杨金宪闷闷出了京城，一面打发人到任所接了家眷，自回籍去了。

家眷动身时，张廩生又寻了过龙的去，要倒出这一宗东西。衙里回言道：“此是老爷自做的事。若是该还，须到我家里来自与老爷取讨，我们不知就里。”张廩生没计奈何，只得住手，眼见得这一项银子抛在东洋大海里了。这是张廩生心劳术拙，也不为奇。若只便是这样没讨处罢了，也还算做便宜。张廩生是个贪私的人，怎舍得五百两东西平白丢去了？自思：“身有执照，不干得事，理该还我。他如今是个乡官，须管我不着，我到 he 家里讨去。说我不过，好歹还我些。就不还得银子，还我那两件金东西也好。况且四川是进京必由之道，由成都省下到新都，只有五十里之远，往返甚易。我今年正贡，须赴京廷试。待过成都时，恰好到彼讨此一项，做路上盘缠，有何不可？”算计得停当，怕人晓得了暗笑，把此话藏在心中，连妻子多不曾与他说破。

此时家中官事未决，恰值宗师考贡，张廩生已自贡出了学门。一时兴匆匆地回家受贺，饮酒作乐了几时，一面打点长行，把争家官事，且放在一

独吃自屙——意思即独吞、独占。“屙”，原误作“痾”。“屙”，吴方言称大便为“屙屎”。

审详——审问和汇报。旧时诉讼问案叫“审”，对上级陈报的官文书叫“详”。

万寿圣节——皇帝的生日。

两司——指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，是明代各省最高的两个官署。

使用——这里指用钱通融贿赂。

赴部考察——至吏部接受政绩考核。吏部为掌管全国官吏任免、考课、升降、调动等事务的中央机构。明制，外官三年一察，综其功过，以定升降。

“已注”二句——是说在考核的案卷上，杨巡道的上司在考语项内已注了“不谨”，语含不满，没有给予处罚，也没有再任职务，实为罢官，而给个自动离职的名分。所以说“冠带闲住”。

贡——科举制度中，由府、州、县学考选生员入京师国子监读书，谓之“贡”。这种考试称“考贡”，考取者叫“贡生”。明代的贡生有“岁贡”、“选贡”、“恩贡”、“纳贡”等不同名目。但入选的贡生大都是由廩生挨次升贡的，生员心中有数，故文中说“我今年正贡”。

宗师——对主考官的尊称。

边了。带了四个家人，免不得是张龙、张虎、张兴、张富，早晚上道，水宿风餐，早到了成都地方。在饭店里宿了一晚。张贡生想道：“我在此间，还要迂道往新都取讨前件，长行行李留在饭店里不便。我路上几日，心绪郁闷，何不往此间妓馆一游，拣个得意的宿他两晚，遣遣客兴。就把行囊下在他家，待取了债，回来带去，有何不可？”就唤四个家人，说了这些意思。那家人是出路的，见说家主要嫖，是有些油水的事，那一个不愿随鞭镫？簇拥着这个老贡生，竟往青楼市上去了。

老生何意入青楼，岂是风情未肯休？

只为业冤当显露，埋根此处做关头。

却说张贡生走到青楼市上，走来走去，但见：

艳抹浓妆，倚市门而献笑；穿红着绿，擎帘箔以迎欢。或联袖，或凭肩，多是些凑将来的姊妹；或用嘲，或共语，总不过造作出的风情。心中无事自惊惶，日日恐遭他假母怒；眼里有人难撮合，时时任换口口生来。

张贡生见了这些油头粉面行径，虽然眼花撩乱，没一个同来的人，一时间不知走那一家的是，未便入马。只见前面一个人摇摆将来，见张贡生带了一伙家人东张西觑，料他是个要嫖的勤儿，没个帮的人，所以迟疑。便上前问道：“老先生定是贵足，如何踹此贱地？”张贡生拱手道：“学生客邸无聊，闲步适兴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只是眼嫖，怕适不得甚么兴。”张贡生也笑道：“怎便晓得学生不倒身？”那人笑容可掬道：“若果有兴，小子当为引路。”张贡生正投着机，问道：“老兄高姓贵表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子姓游，名守，号好闲，此间路数最熟。敢问老先生仙乡上姓？”张贡生道：“学生是滇中。”游好闲道：“是云南了。”后边张兴撵出来道：“我相公是今年贡元，上京廷试的。”游好闲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，小子幸会。奉陪乐地一游，吃个尽兴，作做主人之礼何如？”张贡生道：“最好。不知此间那个妓者为最？”游好闲把手指一掐二掐的道：“刘金、张赛、郭师师、王丢儿，都是少年行时的姊妹。”张贡生道：“谁在行些？”游好闲道：“若是在行，论这些雏儿多不及一个汤兴哥，最是帮衬软款，有情亲热。也是行时过来的人，只是年纪多了两年，将及三十岁边了，却是着实有趣的。”张贡生道：“我每自家年纪不小，倒不喜欢那孩子心性的，是老成些的好。”游好闲道：“这等不消说，兴哥那里去就是。”于是陪着张贡生，一直望汤家进来。

兴哥出来相见，果然老成丰韵，是个作家体段，张贡生一见心欢。告

出路的——经常出门在外的人。

假母——义母、养母，指妓院的“鸨母”。

入马——指勾搭上手。

勤儿——喻指风流好色之徒。明徐渭《南词叙录》：“勤儿，言其勤于悦色不惮烦也，亦曰刷子，言其乱也。”

倒身——置身、插足，特指宿娼。

撵出来——吴方言，指插入其间，这里是插嘴的意思。

行时——犹如现在俗语所说“走红”，指受到人们的赞叹和喜爱。

雏儿——本指幼禽，借喻年轻无阅历的人。此指刚入青楼的年幼妓女。

作家体段——犹如说“行家气派”。作家，也作“做家”，本指会操持家务，这里指对自己的职业很在

茶毕，叙过姓名，游好闲一一代答明白。晓得张贡生中意了，便指点张家人，将出银子来，送他办东道。是夜游好闲就陪着饮酒。张贡生原是洪的，况且客中高兴，放怀取乐。那游好闲去了头，便是个酒坛。兴哥老在行，一发是行令不犯，连觥不醉的。三人你强我赛，吃过三更方住。游好闲自在寓中去了。张贡生遂与兴哥同宿。兴哥放出手段，温存了一夜，张贡生甚是得意。次日叫家人把店中行李尽情搬了来，顿放在兴哥家里了。

一连住了几日，破费了好几两银子，贪慕着兴哥才色，甚觉恋恋不舍。想道：“我身畔盘费有限，不能如意。何不暂往新都，讨取此项到手，便多用些在他身上也好。”出来与这四个家人商议，装束了鞍马，往新都去。他心里道指日可以回来的，对兴哥道：“我有一宗银子在新都，此去只有半日路程。我去讨了来，再到你这里顽耍几时。”兴哥道：“何不你留住在此，只教管家们去取讨了来？”张贡生道：“此项东西，必要亲身往取的。叫人去，他那边不肯发。”兴哥道：“有多少东西？”张贡生道：“有五百多两。”兴哥道：“这关系重大，不好阻得你。只是你去了，万一不到我这里来了，教我家枉自盼望。”张贡生道：“我一应行囊都不带去，留在你家；只带了随身铺盖，并几件礼物去。好歹一两日，随即回来了。看你家造化，若多讨得到手，是必多送你些。”兴哥笑道：“只要你早去早来，那在乎此？”两下珍重而别。

看官，你道此时若有一个见机的人对那张贡生道：“这项银子，是你自己欺心不是处，黑暗里葬送了，还怨怅兀谁？那官员每手里东西，有进无出，老虎喉中讨脆骨，大象口里拔生牙，都不是好惹的，不要思想到手了。况且取得来，送与 衍 人家，又是个填不满底雪井。何苦枉用心机，走这道路？不如认个悔气，歇了帐罢。”若是张贡生闻得此言，转了念头，还是老大的造比。可惜当时没人说破；就有人说，料没人听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半老书生，狼籍作红花之鬼；穷凶乡宦，拘挛为黑狱之囚。正是：

猪羊入屠户之家，一步步来寻死路。

这里不题。

且说杨金宪自从考察断根 回家，自道日暮穷途，所为愈横。家事已饶，贪心未足，终日在家设谋运局，为非作歹。他只有一个兄弟，排行第二，家道原自殷富，并不干预外事，倒是个守本分的。见哥子作恶，每每会间微词劝谏。金宪道：“你仗我势做二爷，挣家私勾了，还要管我？”话不投机。杨二晓得他存心克毒，后来未必不火并自家屋里，家中也养几个了得的家人，时时防备他。近新一病不起，所生一子，止得八岁。临终之时，唤过妻子在面前，分付众家人道：“我一生止存此骨血。那边大房做官的，虎视眈眈，须要小心抵对他，不可落他圈套之内。我死不瞑目。”泪如雨下，长叹而逝。死后，妻子与同家人辈牢守门户，自过日子，再不去叨忝 金宪家一分势利。

行。

东道——以酒食请客者，亦称“东道主”。

见机——看破天机，意即有先见之明。

衍（háng yuàn杭院）——即“行院”，妓院。

断根——此指丢掉了官职，脱离了官场。

叨（t o涛）忝——谦词，叨光，忝列。

金宪无隙可入，心里思量：“二房好一分家当，不过留得这一个黄毛小厮。若断送了他，这家当怕不是我一个的？”欲待暗地下手，怎当得这家母子关门闭户，轻易不来他家里走动。想道：“我若用毒药之类暗算了他，外人必竟知道是我，须瞒不过，亦且急忙不得其便。若纠合强盗劫了他家，害了性命，我还好瞒生人眼，说假公道话，只把失盗做推头，谁人好说得是我？总是不害得他性命，劫得家私一空，也只当是了。”他一向私下养着剧盗三十余人，在外庄听用。但是掳掠得来的，与他平分；若有一二处做将出来，他就出身包揽遮护。官府晓得他刁，公人怕他的势，没个敢正眼觑他。但有心上不像意，或是眼里动了火的人家，公然叫这些人去搬了来庄里分了。弄得久惯，不在心上。他只待也如此劫了小侄儿家里，趁便害了他性命。争奈他家家人昼夜巡逻，养着狼也似的守门犬数只，隄防甚紧。也是天有眼睛，到别处去，了就来；到杨二房去几番，但去便有阻碍，下不得手。

金宪正在时刻挂心，算计必克，忽然门上传进一个手本来，乃是“旧治下云南贡生张寅稟见”。心下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我前番曾受他五百两贿赂，不曾替他完得事，就坏官回家了。我心里也道此一宗银两必有后虑，不想他果然直寻到此。这事元不曾做得，说他不过，理该还他。终不成咽了下去又吐出来？若不还他时，他须是个贡生，酸子智量，必不干休。倘然当官告理，且不顾他声名不妙，谁耐烦与他调唇弄舌？我且把个体面见见他，说话之间，或者识时务不提起，也不见得。若是这等，好好送他盘缠，打发他去罢了。若是提起要还，又作道理。”金宪以口问心，计较已定，踱将出厅来，叫请贡生相见。张贡生整肃衣冠，照着旧上司体统，行个大礼，送了些土物为候敬。金宪收了，设坐告茶。金宪道：“老夫承乏贵乡，罪过多端。后来罢职家居，不得重到贵地。今见了贵乡朋友，还觉无颜。”张贡生道：“公祖大人直道不容，以致忤时。敝乡土民，迄今廩想明德。”金宪道：“惶恐，惶恐。”又拱手道：“恭喜贤契岁荐了。”张贡生道：“挨次幸及，殊为叨冒。”金宪道：“今将何往，得停玉趾？”张贡生道：“赴京廷试，假途贵省，特来一觐台光。”金宪道：“此去成都五十里之遥，特烦枉驾，足见不忘老朽。”张贡生见他说话不招揽，只得自说出来道：“前日贡生家下有些琐事，曾处一付礼物，面奉公祖大人处收贮，以求周全。后来未经结局，公祖已行，此后就回贵乡。今本不敢造次，只因贡生赴京缺费，意欲求公祖大人发还此一项，以助贡生利往。故此特来叩拜。”金宪作色道：“老夫在贵处，只吃得贵乡一口水，何曾有此脏污之事，出口诬蔑！敢是贤契被别个光棍哄了？”张贡生见他昧了心，改了口不认帐，若是个知机的，就该罢了。怎当得张贡生原不是良善之人，心里着了急，就狠狠的道：“是贡生亲手在私衙门前交付的，议单执照俱在，岂可昧得？”金宪见有议单执

小厮——通常指年轻僮仆，这里是对小孩的一种蔑称。平步青《霞外攬屑》：“今人呼小子，古曰小厮。”

推头——推辞、借口。

隄（d 低）防——小心防备。隄防，今写作“提防”。

手本——也叫“手板”，旧时下官见上官或门生见座师所用的名帖。

公祖——旧时对知府以上官员的尊称。

廩（qín 勤）想——总是想着。廩，殷勤。

照，回嗔作喜道：“是老夫忘事，得罪！得罪！前日有个妻弟，在衙起身，需索老夫馈送。老夫宦囊萧然，不得已，故此借宅上这一项打发了他。不匡日后多阻，不曾与宅上出得力，此项该还。只是妻弟已将此一项用去了，须要老夫赔偿，且从容两日，必当处补。”张贡生见说肯还，心下放了三分松。又见说用去，心中不舍得那两件金物，又对金宪道：“内中两件金器，是家下传世之物，还求保全原件则个。”金宪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既是传世之物，谁教轻易拿出来？且放心，请过了洗尘的薄款再处。”就起身请张贡生书房中慢坐，一面分付整治酒席。张贡生自到书房中去了。

金宪独自算了一回。他起初打白赖之时，只说张贡生会意，是必凑他的趣，他却重重送他个回敬做盘缠，也倒两全了。岂知张贡生算小，不还他体面，搜根剔齿，一直说出来。然也还思量还他一半现物，解了他馋涎。只有那金壶与金首饰，是他心上得意的东西，时刻把玩的，已曾几度将出来夸耀亲戚过了，你道他舍得也不舍得？张贡生恰恰把这两件口内要紧。金宪左思右思，便一时不怀好意了，眼地一声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他是个云南人，家里出来，中途到此间的，断送了他，谁人晓得？须不到得尸亲知道。”就叫几个干仆，约会了庄上一伙强人，到晚间酒散听候使用。

分付停当，请出张贡生来赴席。席间说些闲话，评论些朝事，且是殷勤。又叫俊俏的安童频频奉酒。张贡生见是公祖的好意，不好推辞。又料道是如此美情，前物必不留难，放下心怀，只顾吃酒，早已吃得醺醺地醉了。又叫安童奉了又奉，只等待不省人事方住。又问：“张家管家们可曾吃酒了未？”却也被几个干仆轮番更换，陪伴饮酒。那些奴才们见好酒好饭，道是投着好处，那里管三七二十一，只顾贪婪无厌，四个人一个个吃得瞪眉瞪眼，连人多不认得了。禀知了金宪，金宪分付道：“多送在红花场结果去。”

元来这杨金宪有所红花场庄子，满地种着红花，广衍有一千馀亩。每年卖那红花，有八九百两出息。这庄上造着许多房子，专一歇着客人，兼亦藏着强盗。当时只说送张贡生主仆到那里歇宿。到得庄上，五个人多是醉的，看着被卧，倒头便睡，鼾声如雷，也不管天南地北了。那空阔之处，一声锣响，几个飞狼的庄客走将拢来，多是有手段的强盗头，一刀一个。遮莫有三头六臂的，也只多费得半刻工夫；何况这一个酸子与几个呆奴，每人只生得一颗头，消得几时，早已罄净。当时就在红花稀疏之处，掘个坎儿，做一堆儿埋下了。可怜张贡生痴心指望讨债，还要成都去见心上人，怎知遇着狠主，弄得如此死于非命。正是：

不道逡巡命，还贪倾刻花。
黄泉无妓馆，今夜宿谁家？

不匡——不料。

薄款——微薄的款待，对宴席的谦称。

白赖——赖掉、不认帐。

眼地——狠狠地、凶恶地。

干仆——精明强干的仆人。

安童——书童、小童仆。

红花——一种草本植物，花可入药，也可作染料；实可榨油。

出息——这里指出产的收入。

过了一年有馀，张贡生两个秀才儿子在家，自从父亲入京以后，并不曾见一纸家书、一个便信回来。问着个把京中归来的人，多道不曾会面，并不晓得。心中疑惑，商量道：“滇中处在天末，怎能勾京中信至？还往川中省下打听，彼处不时有在北京还往的。”于是两个凑些盘缠在身边了，一径到成都，寻个下处宿了。在街市上行来走去闲撞，并无遇巧熟人。两兄弟住过十来日，心内无聊，商量道：“此处尽多名妓，我每各寻一个消遣则个。”两个小伙子，也不用帮闲，我陪你，你陪我，各寻一个雏儿：一个童小五，一个顾阿都。接在下处，大家取乐。混了几日，闹烘烘、热腾腾的，早把探父亲信息的事撇在脑后了。

一日，那大些的有跳槽之意。两个雏儿晓得他是云南人，戏他道：“闻得你云南人只要嫖老的，我每敢此不中你每的意？不多几日，只要跳槽。”两个秀才道：“怎见得我云南人只要嫖老的？”童小五便道：“前日见游伯伯说，去年有个云南朋友到这里来，要他寻婊子，不要兴头的，只要老成的。后来引他到汤家兴哥那里去了。这兴哥是我们母亲一辈中人，他且是与他过得火热，也费了好些银子。约他再来，还要使一主大钱，以后不知怎的了。这不是云南人要老的样子？”两个秀才道：“那云南人姓个甚么？怎生模样？”童小五、顾阿都大家拍手笑道：“又来趟了！不在我每肝上的事，管他姓张姓李？那曾见他模样来。只是游伯伯如此说，故把来取笑。”两个秀才道：“游伯伯是甚么人？住在那里？这却是你每晓得的。”童小五、顾阿都又拍手道：“游伯伯也不认得，还要嫖？”两个秀才必竟要问个来历。童小五道：“游伯伯千头万脑的人，撞来就见；要寻他，却一世也难。你要问你们贵乡里，竟到汤兴哥家问不是！”两个秀才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留小的秀才窝伴着两个雏儿，大的秀才独自个问到汤家来。

那个汤兴哥自从张贡生一去，只说五十里的远近，早晚便到。不想去了一年有多，绝无消息。留下衣囊行李，也不见有人来取。门户人家，不把来放在心上，已此放下肚肠了。那日无客，在家闭门昼寝，忽然得一梦，梦见张贡生到来，说道取银回来。至要叙寒温，却被扣门声急，一时惊醒。醒来想道：“又不曾念着他，如何魑地有此梦？敢是有人递信息取衣装，也未可知。”正在疑似间，听得又扣门响。兴哥整整衣裳，叫丫鬟在前，开门出来。丫鬟叫一声：“客来了！”张大秀才才那得脚进，兴哥抬眼看时，吃了一惊道：“分明像张贡生一般模样，如何后生了许多？”请在客坐里坐了，问起地方姓名，却正是云南姓张。兴哥心下老大稀罕，未敢遽然说破。张大秀才先问道：“请问大姐，小生闻得这里去年有个云南朋友往来，可是甚么样人？姓甚名谁？”兴哥道：“有一位老成朋友，姓张，说是个贡行，要往京廷试，在此经过的。盘桓了数日，前往新都取债去了。说半日路程，去了就来，不知为何一去不来了。”张大秀才道：“随行有几人？”兴哥道：“有四位管家。”张大秀才心里晓得是了，问道：“一去不来，敢是竟自长行了？”兴哥道：“那里是！衣囊行李，还留在我家里，转来取了才起身的。”张大秀才道：“这等为何不来？难道不想进京，还留在彼处？”兴

天末——犹如说“天边”，此指云南距都城极为遥远。

跳槽——略同于“改换门庭”，此指抛开旧日相好、另觅新欢。

趟（shàn善）——通“讪”，取笑，讥笑。

那——即“挪”字。话本小说中“挪”多作“那”。

哥道：“多分是取债不来，担阁在彼。就是如此，好歹也该有个信，或是叫位管家来。影响无踪，竟不知甚么缘故。”张大秀才道：“见说新都取甚么债？”兴哥道：“只听得说有一宗五百两东西，不知是甚么债。”张大秀才跌脚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这等我每须在新都寻去了。”兴哥道：“他是客官甚么瓜葛，要去寻他？”张大秀才道：“不敢欺大姐，就是小生的家父。”兴哥道：“失敬，失敬。怪道模样恁地厮像！这等是一家人了。”笑欣欣的去叫小二整起饭来，留张大官人坐一坐。张大秀才回说道：“这倒不消，小生还有个兄弟在那厢等候。只是适间的话，可是确的么？”兴哥道：“怎的不确？见有衣囊行李在此，可认一认，看是不是。”随引张大秀才到里边房里来，把留下物件与他看了。张大秀才认得是实，忙别了兴哥道：“这等，事不宜迟，星夜同兄弟往新都寻去。寻着了，再来相会。”兴哥假亲热的留了一会，顺水推船，送出了门。

张大秀才急急走到下处，对兄弟道：“问倒问着了，果然去年在汤家嫖的正是。只是依他家说起来，竟自不曾往京哩。”小秀才道：“这等在那里？”大秀才道：“还在这里新都，我们须到那里问去。”小秀才道：“为何住在新都许久？”大秀才道：“他家说是听得往新都取五百金的债，定是到杨疯子家去了。”小秀才道：“取得取不得，好歹走路，怎么还在那里？”大秀才道：“行囊还在汤家，方才见过的，岂有不带了去，径自跑路的理？毕竟是担阁在新都不来，不消说了。此去那里苦不多远，我每收拾起来，一同去走遭，访问下落则个。”

两人计议停当，将出些银两，谢了两个妓者，送了家去。

一径到新都来，下在饭店里。店主人见是远来的，问道：“两位客官贵处？”两个秀才道：“是云南。到此寻人的。”店主人道：“云南来？是寻人的，不是倒脏的么？”两个秀才吃惊道：“怎说此话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偶然这般说笑。”两个秀才坐定，问店主人道：“此间有个杨佷事，住在何处？”店主人伸伸舌头：“这人不是好惹的。你远来的人，有甚要紧？没事问他怎么？”两个秀才道：“问声何妨？怎便这样怕他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他轻则官司害你，重则强盗劫你。若是远来的人，冲撞了他，好歹就结果了性命。”两个秀才道：“清平世界，难道杀了人不要偿命的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他偿谁的命？去年也是一个云南人，一主四仆，投奔他家，闻得是替他讨甚么任上过手脏的，一夜里多杀了，至今冤屈无伸。那见得要偿命来？方才见两位说是云南，所以取笑。”两个秀才见说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时做不得声。呆了一会，战抖抖的问道：“那个人姓甚名谁，老丈可知得明白否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我那里明白？他家有一个管家，叫做老三，常在小店吃酒。这个人还有些天理的，时常饮酒中间，把家主做的歹事，一一告诉我，心中不服。去年云南这五个被害，忒煞乖张了，外人纷纷扬扬，也多晓得。小可每还疑心，不敢轻信。老三说是果然真有的，煞是不平，所以小可每才信。可惜这五个人死得苦恼，没个亲人得知。小可见客官方才问及杨家，偶然如此闲讲。客官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不要闲管罢了。”两个秀才情知是他父亲被害了，不敢声张，暗暗地叫苦。一夜无眠。

倒脏——索回受贿或被盗的财物。

忒煞乖张——忒煞，太、极其。乖张，不正常、不一般；这里含有狡诈凶残的意思。

小可每——我们。小可，小的，这里是自称谦词；下文“小可衙门”，即小的衙门。

次日到街上，往来察听，三三两两，几处说来，一般无二。两人背地里痛哭了一场，思量要在彼发觉，恐怕反遭网罗。亦且乡宦势头，小可衙门奈何不得他。含酸忍苦，原还到成都来。

见了汤兴哥，说了所闻详细，兴哥也赔了几点眼泪。兴哥道：“两位官人何不告了他讨命？”两个秀才道：“正要如此。”此时四川巡按察院石公正在省下。两个秀才问汤兴哥取了行囊，筒出贡生赴京文书，放在身边了。写了一状，抱牌进告。状上写道：

告状生员张珍、张琼，为冤杀五命事。有父贡生张寅，前往新都恶宦杨某家取债，一去无踪。珍等亲投彼处寻访，探得当彼恶宦谋财害命，并仆四人同时杀死。道路惊传，人人可证。尸骨无踪。滔天大变，万古奇冤，亲剿告。告状生员张珍，系云南人。

石察院看罢状词，他一向原晓得新都杨佥事的恶迹著闻，体访已久，要为地方除害。只因是个甲科，又无人敢来告他，没有把柄，未好动手。今见了两生告词，虽然明知其事必实，却是词中没个实证实据，乱行不得。石察院赶开左右，直唤两生到案前来，轻轻地分付道：“二生所告，本院久知此人罪恶贯盈。但彼奸谋叵测，二生可速回家去，毋得留此。倘为所知，必受其害。待本院廉访得实，当有移文至彼知会，关取尔等到此明冤。万万不可泄漏。”随将状词折了，收在袖中。两生叩头谢教而出，果然依了察院之言，一面收拾，竟回家中，静听消息去了。

这边石察院待两司作揖之日，独留宪长谢公叙话，袖出此状，与他看着，道：“天地间有如此人否？本院留之心中久矣。今日恰有人来告此事，贵司刑法衙门可为一访。”谢廉使道：“此人枭獍为心，豺狼成性，诚然王法所不容。”石察院道：“旧闻此家有家僮数千，阴养死士数十，若不得其实迹，轻易举动，吾辈反为所乘。不可不慎。”谢廉使道：“事在下官。”袖了状词，一揖而出。

这谢廉使是极有才能的人，况兼按台嘱付，敢不在心？他司中有两个承差，一个叫做史应，一个叫做魏能，乃是点头会意的人，谢廉使一向得用的。是日叫他两个进私衙来，分付道：“我有件机密事，要你每两个做去。”两个承差叩头道：“凭爷分付，那厢使用，水火不辞。”廉使袖中取出状词来与他两个看，把手指着杨某名字道：“按院老爷要根究他家这事。不得那五个人尸首实迹，拿不倒他；必要体访的实，晓得了他埋藏去处，才好行事。却是这人凶狡非常，只怕容易打听不出。若是泄漏了事机，不惟无益，反致有害。是这些难处。”两承差道：“此宦之恶，播满一乡。若是晓得上司寻他不是，他必竟先去下手，非同小可。就是小的每往彼体访，若认

发觉 这里是揭发，追究的意思。

巡按察院——官署名。明代各省均派一名监察御史前往巡视，考核吏治，称为“巡按”。巡按隶属中央监察机构“都察院”，故又称“巡按察院”。

筒出——即检出。筒，通“检”。

廉访——察访。

移文——旧时用于不相统属的官署间的一种公文。

宪长——对刑法衙门长官的尊称，此处指提刑按察使，也叫“廉使”。

枭獍(xi o jìng 萧竟)——旧说枭为恶鸟，生而食母；獍为恶兽，生而食父。比喻忘恩负义或狠毒之人。

得是衙门人役，惹起疑心，祸不可测。今蒙差委，除非改换打扮，只做无意游到彼地，乘机缉探，方得真实备细。”廉使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你们快怎么计较了去。”两承差自相商议了一回，道：“除非如此如此。”随禀廉使道：“小的们有一计在此，不知中也不中。”廉使道：“且说来。”承差道：“新都专产红花，小的们晓得杨宦家中有个红花场，利息千金。小的们两个打扮做买红花客人，到彼市买，必竟与他家管事家人交易往来。等走得路数多，人眼熟了，他每没些疑心，然后看机会空便，留心体访，必知端的。须拘不得时日。”廉使道：“此计颇好。你们小心在意，访着了此宗公事，我另眼看你不打紧，还要对按院老爷说了，分外抬举你。”两承差道：“蒙老爷提挈，敢不用心？”叩头而出。

元来这史应、魏能多是有身家的人，在衙门里图出身的。受了这个差委，日夜在心。各自收拾了百来两银子，放在身边了，打扮做客人模样，一同到新都来，只说买红花。问了街上人，晓得红花之事，多是他三管家姓纪的掌管。此人生性梗直，交易公道，故此客人来多投他，买卖做得去，每年与家主挣下千来金利息，全亏他一个。若论家主这样贪暴，鬼也不敢来上门了。当下史应、魏能一竟来到他家，拜望了，各述来买红花之意，送过了土宜。纪老三满面春风，一团和气，就置酒相待。这两个承差是衙门老溜，好不乖觉。晓得这人有用他处，便有心结识了他，放出虔婆手段，甜言美语，说得入港。魏能便开口道：“史大哥，我们新来这里做买卖，人面上不熟。自古道：“人来投主，鸟来投林。难得这样贤主人。我们序了年庚，结为兄弟何如？”史应道：“此意最好。只是我们初相会，况未经交易，只道是我们先讨好了，不便论量。待成了交易，再议未迟。”纪老三道：“多承两位不弃，足感盛情。待明日看了货，完了正事，另治个薄设，从容请教，就此结义何如？”两个同声应道：“妙！妙！”当夜纪老三送他在客房歇宿，正是红花场庄上之房。

次日起来看了红花，讲倒了价钱。两人各取银子出来兑足了，两下各各相让有馀，彼此情投意合。是日纪老三果然宰鸡买肉，办起东道来。史、魏两人市上去买了些纸马香烛之类，回到庄上摆设了，先献了神，各写出年月日时来。史应最长，纪老三小六岁，魏能又小一岁。挨次序立，拜了神，各述了结拜之意道：“自此之后，彼此无欺，有无相济，患难相救，久远不忘。若有违盟，神明殛之。”设誓已毕，从此两人称纪老三为二哥，纪老三称两人为大哥、三哥，彼此喜乐。当晚吃个尽欢而散。

元来蜀中传下刘、关、张三人之风，最重的是结义。故此史、魏二人先下此工夫，以结其心，却是未敢说甚么正经心肠话。只收了红花停当，且还成都，发在铺中兑客，也原有两分利息。收起银子，又走此路。数月之中，如此往来了五六次。去便与纪老三绸缪，我请你，你请我，日日欢饮，

土宜——土特产品。

老溜——老手，指富有经验而办事圆滑的人。

虔婆——旧指甜言蜜语善于哄弄人的妇女。

纸马——又称“甲马”，旧时祭祀所用，以五色纸或黄纸制成，上印神像。赵翼《陔馀丛考》卷三十云：“昔时画神像于纸，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，故曰纸马也。”

刘、关、张——指三国蜀汉的刘备、关羽和张飞三人。

铺中兑客——铺，即货栈。兑客，倒手卖给客商。

真个如兄若弟，形迹俱忘。

一日酒酣，史应便伸腰道：“快活，快活。我们遇得好兄弟，到此一番，尽兴一番。”魏能接口道：“纪二哥待我们弟兄，只好这等了。我心上还嫌他一件未到处。”纪老三道：“小弟何事得罪，但说出来。自家弟兄，不要避忌。”魏能道：“我们晚间贪得一觉好睡，相好弟兄，只该着落我们在安静去处，便好。今在此间，每夜听得鬼叫，梦寐多是不安的。有这件不像意，这是二哥欠检点处。小弟心性怕鬼的，只得直说了。”纪老三道：“果然鬼叫么？”史应道：“是有些诧异。小弟也听得，不只是魏三哥。”魏能道：“不叫，难道小弟掉谎？”纪老三点头道：“这也怪他叫不得。”对着斟酒的一个伙计道：“你道叫的是兀谁？毕竟是云南那人了。”史应、魏能见说出真话来，只做原晓得的一般，不加惊异。趁口道：“云南那人之死，我们也闻得久了。只是既死之后，二哥也该积些阴鹭，与你家老爷说个方便，与他一堆土埋藏了尸骸也好。为何抛弃他在那里了，使他每夜这等叫苦连天。”纪老三道：“死便死得苦了。尸骸原是埋藏的，不要听外边人胡猜乱说。”两人道：“外人多说是当时抛弃了，二哥又说是埋藏了。若是埋藏了，他怎如此叫苦？”纪老三道：“两个兄弟不信，我领你去看。煞也古怪，但是埋他这一块地上，一些红花也不生哩。史应道：“我每趁着酒兴，斟杯热酒儿，到他那堆里浇他一浇，叫他晚间不要这等怪叫。就在空旷去处，再吃两大杯尽兴。”两个一齐起身，走出红花场上来。

纪老三只道是散酒之意，那道是有心的？也起了身，叫小的带了酒盒，随了他们同步。引他们到一个所在来看，但见：

瀰漫怨气结成堆，凛冽凄风团作阵。

若还不遇有心人，沉埋数载谁相问？

纪老三把手指道：“那一块一根草也不生的底下，就是他五个的尸骸，怎说得不曾埋藏？”史应就斟下个大杯，向空里作个揖道：“云南的老兄，请一杯儿酒，晚间不要来惊吓我们。”魏能道：“我也奠他一杯，凑成双杯。”纪老三道：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若不是大哥、三哥来，这两滴酒几时能勾到他泉下？”史应道：“也是他的缘分。”大家笑了一场，又将盒来摆在红花地上，席地而坐，豁了几拳，各各连饮几个大觥。看看日色曛黑，方才住手。两人早已把埋尸的所在周围暗记认定了，仍到庄房里宿歇。

次日，对纪老三道：“昨夜果然安静些，想是这两杯酒吃得快活了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是日别了纪老三要回，就问道：“二哥几时也到省下来走走，我们也好做个东道，尽个薄意，回敬一回敬。不然，我们只是叨扰，再无回答，也觉面皮忒厚了。”纪老三道：“弟兄家何出此言？小弟没事不到省下，除非冬底要买过年物事，是必要到你们那里走走，专意来拜大哥、三哥的宅上便是。”三人分手，各自散了。

史应、魏能此番踰知了实地，是长是短，来禀明了谢廉使。廉使道：“你们果是能干。既是这等了，外边不可走漏一毫风信，但等那姓纪的来到省城，即忙密报我知道，自有道理。”两人禀了出来，自在外边等候纪老三

诧异——即“诧异”。咤，通“诧”。

阴鹭（zhì）——指“阴德”。

浇——指把酒倒在地上，用以祭奠死者。

来省。

看看残年将尽，纪老三果然来买年货，特到史家、魏家拜望。两人住处差不多远，接着纪老三，欢天喜地道：“好风吹得贵客到此！”史应叫魏能假伴了他道：“魏三哥且陪着纪二哥坐一坐，小弟市上走一走，看中吃的东西，寻些来家请二哥。”魏能道：“是，是。快来则个。”史应就叫了一个小厮，拿了个篮儿，带着几百钱，往市上去了。一面买了些鱼肉果品之类，先打发小厮归家整治；一面走进按察司衙门里头去，密禀与廉使知道。廉使分付史应先回家去伴住他，不可放走了。随即差两个公人，写个朱笔票与他，道：“立拘新都杨宦家人纪三面审，毋迟时刻。”公人赍了小票，一径到史应家里来。

史应先到家里，整治酒肴。正与纪老三接风，吃到兴头上，听得外边敲门响。史应叫小厮开了门，只见两个公人跑将进来，对史、魏两人唱了喏。却不认得纪老三，问道：“这位可是杨管家么？”史、魏两人会了意，说道：“正是杨家纪大叔。”公人也拱一拱手，说道：“敝司主要请管家相见。”纪老三吃一惊道：“有何事要见我？莫非错了？”公人道：“不错，见有小票在此。”便拿出朱笔的小票来看。史应、魏能假意吃惊道：“古怪！这是怎么起的？”公人道：“老爷要问杨乡宦家中事体。一向分付道：但有管家到省，即忙缉报。方才见史官人市上买东西，说道请杨家的纪管家。不知那个多嘴的禀知了老爷，故此特着我每到来相请。”纪老三呆了一晌，道：“没事唤我怎的？我须不曾犯事。”公人道：“谁知犯不犯，见了老爷便知端的。”史、魏两人道：“二哥自身没甚事，便去见见不妨。”纪老三道：“决然为我们家里的老头儿，再无别事。”史、魏两人道：“倘若问着家中事体，只是从直说了，料不吃亏的。既然两位牌头到此，且请便席略坐一坐，吃三杯了去何如？”公人道：“多谢厚情。只是老爷立等回话的公事，从容不得。”史应不由他分说：“拿起大觥，每人灌了几觥，吃了些案酒。公人又催起身，史应道：“我便陪着二哥到衙门里去。魏三哥在家，再收拾好了东西，盪热了酒，等见见官来尽兴。”纪老三道：“小弟衙门里不熟，史大哥肯同走走，足见帮衬。”纪老三没处躲闪，只得跟了两个公人，到按察司里来。

传梆禀知谢廉使。廉使不升堂，竟叫进私衙里来。廉使问道：“你是新都杨令事的家人么？”纪老三道：“小的是。”廉使道：“你家主做的歹事，你可知道详细么？”纪老三道：“小的家主果然有一两件不守分勾当，只是小的主仆之分，不敢明言。”廉使道：“你从直说了，我饶你打。若有一毫隐蔽，我就用夹棍了。”纪老三道：“老爷要问那一件？小的好说。家主所做的事非一，叫小的何处说起？”廉使冷笑道：“这也说的是。”案上翻那状词，再看一看，便问道：“你只说那云南张贡生主仆五命，今在何处？”纪老三道：“这个不该是小的说的。家主这件事，其实有些亏天理。”廉使道：“你且慢慢说来。”纪老三便把从头如何来讨银，如何留他吃酒，如何杀死了埋在红花地里，说了个备细。谢廉使写了口词，道：“你这人倒老实，我不难为你。权发监中，待提到了正犯就放。”当下把纪老三发下监中。史应、魏能倒也为日前相处分上，照管他一应事体，叫监中不要

牌头——也叫“牌军”，对官衙里差役的敬称。

案酒——下酒的菜肴。

难为他，不在话下。

谢廉使审得真情，即发宪牌一张，就差史应、魏能两人赍到新都县，着落知县身上，要命事杨某正身，系连杀五命公事。如不擒获，即以知县代解。又发牌捕衙，在红花场起尸。

两人领命，到得县里，已是除夜那一日了。新都知县接了来文，又见两承差口禀紧急，吓得两手无措。忖道：“今日是年晚，此老必定在家。须乘此时，调兵围住，出其不意，方无走失。”即忙唤兵房金牌出去，调取一卫兵来，有三百余人。知县自领了，把杨家围得铁桶也似。

其时杨命事正在家饮团年酒。日色未晚，早把大门重重关闭了，自与群妾内宴，歌的歌，舞的舞。内中一妾唱一只《黄莺儿》道：

积雨酿春寒，见繁花树树残。泥涂满眼登临倦。江流几湾，云山几盘，天涯极目空肠断。寄书难，无情征雁，飞不到滇南。

杨命事见唱出“滇南”两字，一个撞心拳，变了脸色道：“要你们提起甚么滇南不滇南！”心下有些不快活起来。

不想知县已在外边，看见大门关上。两个承差是认得他家路径的，从侧边梯墙而入，先把大门开了，请知县到正厅上坐下。叫人到里边传报道：“邑主在外有请。”杨命事正因“滇南”二字触着隐衷，有些动心。忽听得知县来到正厅上，想道：“这时候到此何干？必有跷蹊。莫非前事有人告发了？”心下惊惶。一时无计，道：“且躲过了他再处。”急往厨下灶前去躲。知县见报了许久不出，恐防有失，忙入中堂，自来搜寻。家中妻妾，一时藏避不及。知县分付：“唤一个上前来说话。”此时无奈，只得走一个妇女出来答应。知县问道：“你家爷那里去了？”这个妇人回道：“出外去了，不在家里。”知县道：“胡说！今日是年晚，难道不在家过年的？”叫人将拶子拶将起来。这妇人着了忙，喊道：“在！在！”就把手指着厨下。知县率领从人，竟往厨下来搜。命事无计可施，只得走出来道：“今日年夜，老父母何事直入人内室？”知县道：“非干晚生之事，乃是按台老大人、宪长老大人相请，问甚么连杀五命的公事，要老先生星夜到司对理。如老先生不去，要晚生代解。不得不如此唐突。”命事道：“随你甚么事，也须让过年节。”知县道：“上司紧急，两个承差坐提，等不得过年。只得要烦老先生一行，晚生奉陪同往就是。”知县就叫承差守定，不放宽展。命事无奈，只得随了知县出门。知县登时签了解批，连夜解赴会城。两个承差又指点捕官，一面到庄上掘了尸首，一同赶来。那些在庄上的强盗，见主人被拿，风声不好，一哄的走了。

谢廉使特为这事，岁朝升堂。知县已将命事解进。命事换了小服，跪

正身——确系本人，而非顶替者。

兵房——明制知县衙门内分为吏、礼、户、兵、刑、工六房，兵房掌管军事。

卫——明代军事编制名，于要害地区设卫，防地可包括几府，卫下设所。这里说“一卫兵”，指一部分卫、所的士兵。

邑主——对知县的称谓，意即一县之主。

拶（z n 趲）子——衙门的一种刑具名。用绳拴五根小木棍，插入手指缝中，然后紧勒。这种刑法叫做“拶指”。

会城——省城。

岁朝——阴历正月初一。

在厅下，口里还强道：“不知犯官有何事故，钩牌拘提，如捕反寇。”廉使将按院所准状词读与他听。佥事道：“有何凭据？”廉使道：“还你个凭据。”即将纪老三放将出来，道：“这可是你家人么？他所供口词的确，还有何言？”佥事道：“这是家人怀挟私恨诬首的，怎么听得？”廉使道：“诬与不诬，少顷便见。”说话未完，只见新都巡捕县丞，已将红花场五个尸首在衙门外着落地方收贮，进司禀知。廉使道：“你说无凭据，这五个尸首如何在你地上？”廉使又问捕官：“相得尸首怎么的？”捕官道：“县丞当时相来，俱是生前被人杀死，身首各离的。”廉使道：“如何？可正与纪三所供不异，再推得么？”佥事俯首无辞，只得认了道：“一时酒醉触怒，做了这事。乞看缙绅体面，遮盖些则个。”廉使道：“缙绅中有此，不但衣冠中禽兽，乃禽兽中豺狼也。石按台早知此事，密访已久，如何轻贷得？”即将杨佥事收下监候，待行关取到原告再问。重赏了两个承差，纪三释放宁家去了。

关文行到云南，两个秀才知道杨佥事已在狱中，星夜赴成都来执命。晓得事在按察司，竟来投到。廉使叫押到尸场上，认领父亲尸首。取出佥事，对质一番。两子将佥事拳打脚踢。廉使喝住道：“既在官了，自有应得罪名，不必如此！”将佥事依一人杀死三命者律，今更多二命，拟凌迟处死，决不待时。下手诸盗以为从定罪，候擒获发落。佥事系是职官，申院奏请定夺。

不等得旨意转来，杨佥事是受用的人，在狱中受苦不过。又见张贡生率领四仆，日日来打他，不多几时，毙于狱底。佥事原不曾有子，家中竟无主持，诸妾各自散去。只有杨二房八岁的儿子杨清，是他亲侄，应得承受。泼天家业，多归了他。杨佥事枉自生前要算计并侄儿子的，岂知身后连自己的倒与他了。这便是天理不泯处。

那张贡生只为要欺心小兄弟的人家，弄得身子冤死他乡。幸得官府清正，有风力，才报得仇。却是行关本处，又经题请，把这件行贿上司、图占家产之事，各处播扬开了。张宾此时同了母亲，禀告县官道：“若是家事不该平分，哥子为何行贿？眼见得欺心，所以丧身。今两姓执命既已明白，家事就好公断了。此系成都成案，奏疏分明，须不是撰造得出的。”县官理上说他不过，只得把张家一应产业，两下平分。张宾得了一半，两个侄儿得了一半。两个侄儿也无可争论。张贡生早知道到底如此，何苦将钱去买憔悴？白折了五百两银子，又送了五条性命。真所谓无梁不成，反输一帖也。奉劝世人，还是存些天理，守些本分的好。

钱财有分苦争多，反自将身入网罗。

看取两家归束处，心机用尽竟如何。

小服——百姓穿的普通衣服。

缙（jìn晋）绅——原指旧时官宦的装束，后来用作官宦的代称。《汉书》李奇注：“缙，插也；插笏于绅；绅，大带也。”缙，亦作“搢”。

宁家——释放或保释回家。

执命——追查凶手偿命。

无梁不成，反输一帖——意思是赌博输了。“无梁”为古代的一种博戏用语，明谢肇淛《五杂俎·人部二》：“双陆一名握槊，本胡戏也……其法以先归宫为胜。亦有任人打子，布满他宫，使之无所归者，谓之‘无梁’，不成则反负矣。”一帖，一盞。古代博戏输后罚酒一杯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

词云：

瑞烟浮禁苑。正绛阙春回，新正方半。冰轮 桂华满。溢花衢歌市，芙蓉开遍。龙楼两观。见银烛、星球有烂。卷珠帘，尽日笙歌，盛集宝钗金钏。堪羨。绮罗丛里，兰麝香中，正宜游玩。风柔夜暖。花影乱，笑声喧。闹蛾儿 满路，成团打块，簇着冠儿斗转。喜皇都、旧日风光，太平再见。（词寄《瑞鹤仙》）

这一首词，乃是宋绍兴 年间词人康伯可 所作。伯可元是北人，随驾南渡，有名是个会做乐府的才子，秦申王 荐于高宗皇帝。这词单道着上元佳景，高宗皇帝极其称赏，御赐金帛甚多。词中为何说“旧日风光，太平再见”？盖因靖康之乱，徽、钦被虏，中原尽属金夷；侥幸康王南渡，即了帝位，偏安一隅，偷闲取乐，还要模拟盛时光景。故词人歌咏如此，也是自解自乐而已。怎如得当初柳耆卿 另有一首词云：

禁漏花深，绣工日永，薰风布暖。变韶景、都门十二，元宵三五，银蟾光满。连云复道凌飞观。耸皇居丽，佳气瑞烟葱茜。翠华宵幸，是处层城闾苑。龙凤烛、交光星汉。对咫尺鳌山 开雉扇。会乐府两籍神仙，梨园四部弦管。向晓色、都人未散。盈万井、山呼鳌抃。愿岁岁，天仗里常瞻凤辇。（词寄《倾杯乐》）

这首词多说着盛时宫禁说话。只因宋时极作兴 是个元宵，大张灯火，御驾亲临，君民同乐，所以说道“金吾 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”。

然因是倾城士女通宵出游，没些禁忌，其间就有私期密约，鼠窃狗偷，弄出许多话柄来。当时李汉老 又有一首词云：

帝城三五，灯光花市盈路。天街游处。此时方信，凤阙都民，奢华豪富。纱笼才过处，喝道转身，一壁小来且住。见许多才子艳质，携手并肩低语。东来西往谁家女？买玉梅争戴，缓步香风度。北

冰轮——喻明月。

闹蛾儿——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，也叫“闹嚷嚷”，用乌金纸剪成蛱蝶，用小铜丝缠针插于巾帽之上。

绍兴——宋高宗赵构的年号，公元1127—1162年。赵构称帝前封“康王”。

康伯可——康与之，字伯可，号顺庵，滑州（今河南省滑县）人，因谄事权奸秦桧，为人所耻；擅词，但多为应制之作，上引词即上元应制。

秦申王——即秦桧，字会之，江宁（今南京市）人。北宋末为御史中丞，徽、钦二帝被虏北去，他从至金，为太宗弟挾懒所亲信，后遣归南宋，又为高宗宠信，两任宰相，力主向金人称臣乞和。其人极阴险，南宋抗金忠臣良将如岳飞等均被他杀害。申王足他的谥号。

靖康之乱——靖康为宋钦宗赵桓年号，仅一年，即公元1126年。是年十一月，金军攻陷开封，钦宗及太上皇徽宗均被俘，北宋亡。

柳耆卿——柳永，字耆卿，建州崇安（今福建省武夷山市）人，官至屯田员外郎，北宋著名词人。

“连云”句——此句底本原佚“连云复道”四字，据柳永词补。

鳌山——旧时元宵节的一种灯景，将各种灯堆扎成一座鳌形的小山，故得名。

作兴——吴方言，时兴，流行。

金吾——即“金吾卫”，唐、宋时宫廷禁卫的一种。

李汉老——李邴，字汉老，任城（今山东省济宁市）人。能词，北宋末年官翰林学士，南宋高宗时迁尚书左丞，改参知政事。

观南顾。见画烛影里，神仙无数。引人魂似醉，不如趁早，步月归去。这一双情眼，怎生禁得，许多胡觑。（词寄《女冠子》）
细看此一词，可见元宵之夜，趁着喧闹丛中，干那不三不四勾当的，不一而足，不消说起。而今在下说一件元宵的事体，直教：

闹动公侯府，分开帝主颜。

猾徒入地去，稚子见天还。

话说宋神宗朝有个大臣王襄敏公，单讳着一个韶字。全家住在京师，真是潭潭相府，富贵奢华，自不必说。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其时王安石未用，新法未行，四境无侵，万民乐业，正是太平时。家家户户点放花灯，自从十三日为始，十街九市，欢呼达旦。这夜十五日是正夜，年年规矩，官家亲自出来赏玩通宵，倾城士女专待天颜一看。且是此日难得一轮明月当空，照耀如同白昼，映着名色奇巧花灯，从来叫做灯月交辉，极为美景。襄敏公家内眷，自夫人以下，老老幼幼，没一个不打扮齐整了，祇候人牵着帷幕，出来街上看灯游耍。看官，你道如何用着帷幕？盖因官宦人家女眷，恐防街市人挨挨擦擦，不成体面，所以或用绢段，或用布匹等类，扯作长圈围着，只要隔绝外边人，他在里头走的人，原自四边看得见的。晋时叫他做步障，故有紫丝步障、锦步障之称。这是大人家规范如此。

闲话且过。却说襄敏公有个小衙内，是他末堂最小的儿子，排行第十三，小名叫做南陔。年方五岁，聪明乖觉，容貌不凡。合家内外大小都是喜欢他的，公与夫人自不必说。其时也要到街上看灯。大宅门中衙内，穿着齐整还是等闲，只头上一顶帽子，多是黄豆来大不打眼的洋珠，穿成双凤穿牡丹花样；当面前一粒猫儿眼宝石，睛光闪烁；四围又是五色宝石镶着，乃是鸦青祖母绿之类。只这顶帽也值千来贯钱。襄敏公分付一个家人王吉驮在背上，随着内眷一起看灯。

那王吉是个晓法度的人，自道身是男人，不敢在帷中走，只相傍帷外而行。行到宣德门前，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门楼。圣旨许令万目仰观，金吾卫不得拦阻。楼上设着鳌山，灯光灿烂，香烟馥郁，奏动御乐，箫鼓喧阗。楼下施呈百戏，供奉御览。看的真是人山人海，挤得缝地都没有了。有翰林承旨王禹玉《上元应制》诗为证：

雪清华月满仙台，万烛当楼宝扇开。

双凤云中扶辇下，六鳌海上驾山来。

王襄敏公——王韶，字子纯，江州德安（今江西省德安县）人，北宋名将，曾任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，多次打败羌族的入侵。襄敏是他的谥号。

王安石——字介甫，号半山，临川（今江西省临川市）人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，熙宁二年（1069）拜参知政事，实行变法，次年拜相。变法因受保守派反对，后失败。

官家——对皇帝的一种称呼。宋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：“三王官天下，五帝家天下，故称官家。”

祇候人——对吏役的称谓。

衙内——也作“牙内”，五代宋初，藩镇的亲卫官多以亲子弟充任，后因称官府权贵的子弟为“衙内”。

末堂——子女中最后出生的。

猫儿眼——与下文“鸦青”、“祖母绿（也作绿）”，均为珍贵宝石名。

百戏——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。

镐京春酒沾周宴，汾水秋风陋汉才。

一曲升平人尽乐，君王又进紫霞杯。

此时王吉拥在人丛之中，因为肩上负了小衙内，好生不便，观看得不甚像意。忽然觉得背上轻松了些，一时看得浑了，忘其所以，伸伸腰，抬起头，且是自在，呆呆里向上看着。猛然想道：“小衙内呢？”急回头看时，眼见得不在背上。四下一望，多是面生之人，竟不见了小衙内踪影。欲要找寻，又被挤住了脚，行走不得。王吉心慌撩乱，将身子尽力挨出，挨得骨软筋麻，才到得稀松之处。遇见府中一伙人，问道：“你们见小衙内么？”府中人道：“小衙内是你负着，怎倒来问我们？”王吉道：“正在闹嚷之际，不知那个伸手来我背上接了去。想必是府中弟兄们见我费力，替我抱了，放松我些，也不见得。我一时贪个松快，人闹里不看得仔细，及至寻时，已不见了。你们难道不曾撞见？”府中人见说，大家慌张起来，道：“你来作怪了，这是作耍的事？好如此不小心！你在人千人万处失去了，却在此问张问李，岂不误事？还是分头再到闹头里寻去！”一伙十来个人同了王吉，挨出挨入，高呼大叫。怎当得人多得紧了，茫茫里向那个问是？落得眼睛也看花了，喉咙也叫哑了，并无一些影响。

寻了一回，走将拢来，我问你，你问我，多一般不见，慌做了一团。有的道：“或者那个抱了家去了。”有的道：“你我都在，又是那一个抱去？”王吉道：“且到家问问看又处。”一个老家人道：“决不在家里。头上东西，耀人眼目，被歹人连人盗拐去了。我们且不要惊动夫人，先到家禀知了相公，差人及早缉捕为是。”王吉见说要禀知相公，先自怯了一半，道：“如何回得相公的话？且从容计较打听，不要性急便好。”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，那由得王吉主张？一齐奔了家来。私下问问，那得个小衙内在里头？只得来见襄敏公，却也嗫嗫嚅嚅，未敢一直说失去小衙内的事。

襄敏公见众人急急之状，倒问道：“你等去未多时，如何一齐跑了回来？且多有些慌张失智光景，必有缘故。”众家人才把王吉在人丛中失去小衙内之事说了一遍。王吉跪下，只是叩头请死。襄敏公毫不在意，笑道：“去了自然回来，何必如此着急？”众家人道：“此必是歹人拐了去，怎能勾回来？相公还是着落开封府及早追捕，方得无失。”襄敏公摇头道：“也不必。”众人道是一番天样大、火样急的事，怎知襄敏公看得等闲，声色不动，化做一杯雪水。众人不解其意，只得到帷中禀知夫人。夫人惊慌，抽身急回，噙着一把眼泪，来与相公商量。襄敏公道：“若是别个儿子失去，便当急急寻访。今是吾十三郎，必然自会归来，不必忧虑。”夫人道：“此子虽然伶俐，点点年纪，奢遮煞也只是四五岁的孩子。万众之中挤掉了，怎能勾自会归来？”养娘每道：“闻得歹人拐人家小厮去，有擦瞎眼的，有斫掉脚的，千方百计摆布坏了，装做叫化的化钱。若不急急追寻，必然衙内遭了毒手。”各各啼哭不住。家人每道：“相公便不着落府里缉捕，招帖也写几张，或是大张告示，有人贪图赏钱，便有访得下落的来报了。”一时间你出一说，我出一见，纷纭乱讲。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为意，

浑——糊涂了。

着落——吴方言，“叫……负责”的意思，与卷三“着落他行李在书房中”用义不同。

招帖——亦作“招贴”，犹如现在张贴的“启事”。

道：“随你议论百出，总是多的。过几日自然来家。”夫人道：“魔合罗般一个孩子，怎生舍得失去了，不在心上？说这样懈话！”襄敏公道：“包在我身上，还你一个旧孩子便了，不要性急。”夫人那里放心？就是家人每、养娘每，也不肯信相公的话。夫人自分付家人各处找寻去了，不题。

却说那晚南孩在王吉背上，正在挨挤喧嚷之际，忽然有个人趁近到王吉身畔，轻轻伸手过来接去，仍旧一般驮着。南孩贪着观看，正在眼花撩乱，一时不觉。只见那一个人负得在背，便在人丛里乱挤将过去，南孩才喝声道：“王吉如何如此乱走！”定睛一看，那里是个王吉？衣帽装束多另是一样了。南孩年纪虽小，心里煞是聪明，便晓得是个歹人，被他闹里来拐了。欲待声张，左右一看，并无一个认得的熟人。他心里思量道：“此必贪我头上珠帽，若被他掠去，须难寻讨。我且藏过帽子，我身子不怕他怎地。”遂将手去头上除下帽子来，揣在袖中。也不言语，也不慌张，任他驮着前走，却像不晓得甚么的。将近东华门，看见轿子四五乘叠联而来。南孩心里忖量道：“轿中必有官员贵人在内，此时不声张求救，更待何时？”南孩觑轿子来得较近，伸手去攀着轿檐，大呼道：“有贼！有贼！救人！救人！”那负南孩的贼出于不意，骤听得背上如此呼叫，吃了一惊。恐怕被人拿住，连忙把南孩撩下背来，脱身便走，在人丛里混过了。

轿中人在轿内闻得孩子声唤，推开帘子一看，见是个青头白脸魔合罗般一个小孩子，心里喜欢。叫住了轿，抱将过来，问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？”南孩道：“是贼拐了来的。”轿中人道：“贼在何处？”南孩道：“方才叫喊起来，在人丛中走了。”轿中人见他说话明白，摩他头道：“乖乖，你不要心慌，且随我去再处。”便双手抱来放在膝上，一直进了东华门，竟入大内去了。你道轿中是何等人？元来是穿宫的高品近侍中大人。因圣驾御楼观灯已毕，先同着一般的中贵四五人，前去宫中排宴。不想遇着南孩叫喊，抱在轿中，进了大内。中大人分付从人，领他到自己入直的房内，与他果品吃着，被卧温着，恐防吓了他，叮嘱又叮嘱。内监心性喜欢小的，自然如此。

次早，中大人四五人直到神宗御前，叩头跪禀道：“好教万岁爷爷得知，奴婢等昨晚随侍赏灯回来，在东华门外拾得一个失落的孩子，领进宫来。此乃万岁爷爷得子之兆，奴婢等不胜喜欢。未知是谁家之子，未请圣旨，不敢擅便。特此启奏。”神宗此时前星未耀，正急的是生子一事。见说拾得一个孩子，也道是宜男之祥，喜动天颜，叫快宣来见。

中大人领旨，急到入直房内，抱了南孩，先对他说：“圣旨宣召，如今要见驾哩，你不要惊怕。”南孩见说见驾，晓得是见皇帝了，不慌不忙，在袖中取出珠帽来，一似昨日带了。随了中大人，竟来见神宗皇帝。娃子家虽不曾习着甚么嵩呼拜舞之礼，却也擎拳曲腿，一拜两拜的叩头稽首，喜得个

魔合罗——也作“摩侯罗”、“摩诃罗”、“磨喝乐”，即泥娃娃。宋元习俗，每至七夕乞巧，多用泥土雕塑泥娃娃，作为供养物。

轿檐（xi n显）——轿子的帐幕。

大内——皇宫之内。

中大人——即下文所说的“中贵”，对宦官的一种尊称。

入直——官员入宫值班供职。直，通“值”。

前星——指太子。《汉书·五行志下》：“心，大星，天王也。其前星，太子；后星，庶子也。”

神宗跌脚欢忭。御口问道：“小孩子，你是谁人之子？可晓得姓甚么？”南陔竦然起答道：“儿姓王，乃臣韶之幼子也。”神宗见他说出话来，声音清朗，且语言有体，大加惊异。又问道：“你缘何得到此处？”南陔道：“只因昨夜元宵，举家观灯，瞻仰圣容，嚷乱之中，被贼人偷驮背上前走。偶见内家车乘，只得叫呼求救。贼人走脱，臣随中贵大人一同到此。得见天颜，实出万幸。”神宗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南陔道：“臣五岁了。”神宗道：“小小年纪，便能如此应对，王韶可谓有子矣。昨夜失去，不知举家何等惊惶。朕今即要送还汝父，只可惜没查处那个贼人。”南陔对道：“陛下要查此贼，一发不难。”神宗惊喜道：“你有何见，可以得贼？”南陔道：“臣被贼人驮走，已晓得不是家里人了，便把头带的珠帽除下藏好。那珠帽之顶，有臣母将绣针彩线插戴其上，以厌不祥。臣比时在他背上，想贼人无可记认，就于除帽之时，将针线取下，密把他衣领缝线一道，插针在衣内，以为暗号。今陛下令人密查，若衣领有此针线者，即是昨夜之贼。有何难见？”神宗大惊道：“奇哉此儿！一点年纪，有如此大见识。朕若不得贼，孩子不如矣。待朕擒治了此贼，方送汝回去。”又对近侍夸称道：“如此奇异儿子，不可令宫闱中人不见一见。”传旨急宣钦圣皇后见驾。

穿宫人传将旨意进宫，宣得钦圣皇后到来。山呼行礼已毕，神宗对钦圣道：“外厢有个好儿子，卿可暂留宫中，替朕看养他几日，做个得子的讖兆。”钦圣虽然遵旨谢恩，不知甚么事由，心中有些犹豫不决。神宗道：“要知详细，领此儿到宫中问他，他自会说明白。”钦圣得旨，领了南陔，自往宫中去了。神宗一面写下密旨，差个中大人赍到开封府，是长是短的从头分付了大尹，立限捕贼以闻。

开封府大尹奉得密旨，非比寻常，访贼的事怎敢时刻怠缓？即唤过当日缉捕使臣何观察，分付道：“今日奉到密旨，限你三日内，要拿元宵夜做不是的一伙人。”观察禀道：“无赃无证，从何缉捕？”大尹叫何观察上来，附耳低言，把中大人所传衣领针线为号之说说了一遍。何观察道：“恁地时，三日之内管取完这头公事，只是不可声扬。”大尹道：“你好干这事，此是奉旨的，非比别项盗贼。小心在意！”观察声喏而出。到得使臣房，集齐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来商量道：“元宵夜趁着热闹做歹事的，不止一人。失事的也不止一家。偶然这一家小的儿不曾捞得去，别家得手处必多。日子不远，此辈不过在花街柳陌、酒楼饭店中，庆松取乐，料必未散。虽是不知姓名地方，有此暗记，还怕甚么？遮莫没踪影的，也要寻出来。我每几十个做公的，分头体访，自然有个下落。”当下派定张三往东，李四往西。各人认路，茶坊酒肆，凡有众人团聚、面生可疑之处，即便留心，挨身体看。各自去讫。

元来那晚这个贼人，有名的叫做“雕儿手”。一起有十来个，专一趁着闹热时节，人丛里做那不本分的勾当。有诗为证：

内家——内宫、皇家。

讖（chen衬）兆——预兆。

大尹——京都的行政长官。

观察——宋代称缉捕使臣为“观察”。

不是——俗指过失，这里指干坏事。

管取——管保、一定。

昏夜贪他唾手财，全凭手快眼儿乖。

世人莫笑胡行事，譬似求人更可哀。

那一个贼人，当时在王家门首窥探踪迹，见个小衙内齐整打扮，背将出来，便自上了心，一路尾着走，不离左右。到了宣德门楼下，正在挨挤喧哄之处，觑个空便，双手溜将过来，背了就走。欺他是小孩子，纵有知觉，不过惊怕啼哭之类，料无妨碍，不在心上。不提防到官轿旁边，却会叫喊“有贼”起来。一时着了忙，想道：“利害！”卸着便走。更不知背上头暗地里又被他做工夫，留下记认了。此是神仙也不猜到之事。后来脱去，见了同伙，团聚拢来，各出所获之物，如簪钗、金宝、珠玉、貂鼠暖耳、狐尾护颈之类，无所不有；只有此人却是空手，述其缘故。众贼道：“何不单雕了珠帽来？”此人道：“他一身衣服，多有宝珠钮嵌，手足上各有钏镯。就是四五岁一个小孩子，好歹也值两贯钱，怎舍得轻放了他？”众贼道：“而今孩子何在？正是贪多嚼不烂了。”此人道：“正在内家轿边叫喊起来，随从的虞候虎狼也似，好不多人在那里。不兜住身子，便算天大侥幸，还望财物哩！”众贼道：“果是利害！而今幸得无事，弟兄们且打平伙，吃酒压惊去。”于是一日轮一个做主人，只拣隐僻酒务，便去畅饮。

是日，正在玉津园旁边一个酒务里头欢呼畅饮。一个做公的叫做李云，偶然在外经过，听得猜拳豁指、呼红喝六之声。他是有心的，便趑进门来一看，见这些人举止气象，心下有十分瞧科。走去坐了一个独副座头，叫声：“买酒饭吃。”店小二先将盏箸安顿去了，他便站将起来，背着手踱来踱去，侧眼把那些人逐个个觑将去，内中一个果然衣领上挂着一寸来长短彩线头。李云晓得着手了，叫店家：“且慢盪酒，我去街上邀着个客人一同来吃。”忙走出门，口中打个胡哨，便有七八个做公的走将拢来，问道：“李大，有影响么？”李云把手指着店内道：“正在这里头，已看的实了。我们几个守着这里，把一个走去，再叫集十来个弟兄，一同下手。”内中一个会走的，飞也似去，又叫了十来个做公的来了。发声喊，望酒务里打进去，叫道：“奉圣旨拿元宵夜贼人一伙。店家协力，不得放走了人！”店家听得“圣旨”二字，晓得利害，急集小二、火工、后生人等，执了器械，出来帮助。十来个贼不曾走了一个，多被捆倒。正是：

日间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不吃惊。

大凡做贼的见了做公的，就是老鼠遇了猫儿，见形便伏；做公的见了做贼的，就是仙鹤遇了蛇洞，闻气即知。所以这两项人每每私自相通，时常要些孝顺，叫做“打业钱”。若是捉破了贼，不是甚么要紧公事，得些利市

雕——此处作动词用，意为攫取、抢夺。

好下——极、非常。“下”字加强语气，无实义。

兜住——逮住、拿住。

酒务——即酒店。酒为专卖品，宋代设有酒务官专门管理，故称。

呼红喝六——也叫“呼么喝六”，本指赌博掷骰时的喝彩声，这里借指呼叫吵嚷声。骰子的“么”点（即一点）为红色，与“六”点均为取胜的点数，故云。

趑（xue学）——盘旋、转回。

独副座头——旧时茶楼酒肆配套的桌椅叫“座头”，专供一人使用的桌椅叫“独副座头”。

着手——落入手中，此指已发现被追捕者而使之无法逃脱。

胡哨——亦作“唿哨”，打口哨，多用作招呼同伴的暗号。

，便放松了。而今是钦限要人的事，衣领上针线斗着海底眼，如何容得宽展？当下捆住，先剥了这一个的衣服。众贼虽是口里还强，却个个肉颤身摇，面如土色。身畔一搜，各有零赃。一直里押到开封府来，报知大尹。

大尹升堂，验着衣领针线是实，明知无枉，喝教用起刑来，令招实情。棚扒吊拷，备受苦楚，这些顽皮赖肉，只不肯招。大尹即将衣领针线问他道：“你身上何得有此？”贼人不知事端，信口支吾。大尹笑道：“如此剧贼，却被小孩子算破了，岂非天理昭彰？你可记得元宵夜内家轿边叫救人的孩子么？你身上已有了暗记，还要抵赖到那里去！”贼人方知被孩子暗算了，对口无言，只得招出实话来。乃是积年累岁，遇着节令盛时，即便四出剽窃，以及平时略贩子女，伤害性命，罪状山积，难以枚举，从不败露。岂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后，卒然被擒，却被小子暗算，惊动天听，以致有此。莫非天数该败，一死难逃！

大尹责了口词，叠成文卷。大尹却记起旧年元宵真珠姬一案，现捕未获的那一件事来。

你道又是甚事？看官，且放下这头，听小子说那一头。也只因宣德门张灯，王侯贵戚女眷多设帷幕，在门外两庑，日间先在那里等候观看。其时有一个宗王，家在东首。有个女儿名唤真珠，因赵姓天潢之族，人都称他真珠族姬。年十七岁，未曾许嫁人家。颜色明艳，服饰鲜丽，耀人眼目。宗王的夫人姨妹族中却在西首。姨娘晓得外甥真珠姬在帷中观灯，叫个丫鬟走来相邀一会。上覆道：“若肯来，当差兜轿来迎。”真珠姬听罢，不胜之喜，便对母亲道：“儿正要见见姨娘，恰好他来相请，是必要去。”夫人亦欣然许允，打发丫鬟先去回话，专候轿来相迎。过不多时，只见一乘兜轿打从西边来到帷前，真珠姬孩子心性，巴不得就到那边玩耍。叫养娘们问得是来接的，分付从人随后来，自己不耐烦等待，慌忙先自上轿去了。才去得一会，先前来的丫鬟又领了一乘兜轿来到，说道：“立等真珠姬相会，快请上轿。”王府里家人道：“真珠姬方才先随轿去了，如何又来迎接？”丫鬟道：“只是我同这乘轿来，那里又有甚么轿先到？”家人们晓得有些跷蹊了，大家忙乱起来，闻之宗王，着人到西边去看，眼见得决不在那里的了。急急分付虞候、祇从人等四下找寻，并无影响。急具事状，告到开封府。府中晓得是王府里事，不敢怠慢，散遣缉捕使臣挨查踪迹。王府里自出赏揭，报信者二千贯。竟无下落，不题。

且说真珠姬自上了轿后，但见轿夫四足齐举，其行如飞。真珠姬心里道：“是顷刻就到的路，何须得如此慌走？”却也道是轿夫脚步惯了的，不以为意。及至抬眼看时，倏忽转湾，不是正路，渐渐走到狭巷里来，轿夫们脚高步低，越走越黑。心里正有些疑惑，忽然轿住了，轿夫多走了去。不见有人相接，只得自己掀帘，走出轿来，定睛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是一所古庙，旁边鬼卒十余个，各持兵杖。夹立中间坐着一位神道，面阔尺馀，须髯满颊，目光如炬，肩臂摇动，像个活的一般。真珠姬心慌，不免下拜。神道开口大言道：“你休得惊怕。我与汝有夙缘，故使神力摄你至此。”真珠姬见神道说出话来，愈加惊怕，放声啼哭起来。旁边两个鬼卒走来扶着。神道

利市——本指节时或喜庆日子的赏钱，这里指贿赂钱、好处费。

斗着海底眼——吴方言，意为符合无误。斗：相合。海底眼：内情、底细、根源。

天潢——指皇族。

说：“快取压惊酒来！”旁边又一鬼卒，斟着一杯热酒，向真珠姬口边奉来。真珠姬欲待推拒，又怀惧怕，勉强将口接着，被他一灌而尽。真珠姬早已天旋地转，不知人事，倒在地下。神道走下座来，笑道：“着了手也！”旁边鬼卒多攒将拢来，同神道各卸了装束，除下面具，元来个个多是活人，乃一伙剧贼装成的。将蒙汗药灌倒了真珠姬，抬到后面去。后面走将一个婆子出来，扶去放在床上睡着。众贼汉乘他昏迷，次第奸淫。可怜金枝玉叶之人，零落在狗党狐群之手。奸淫已毕，分付婆子看好，各自散去，别做歹事了。

真珠姬睡至天明，看看苏醒。睁眼看时，不知是那里，但见一个婆子在旁边坐着。真珠姬自觉阴户疼痛，把手摸时，周围虚肿，明知着了人手。问婆子道：“此是何处，将我送在这里？”婆子道：“夜间众好汉每送将小娘子来的。不必心焦，管取你就落好处便了。”真珠姬道：“我是宗王府中闺女，你每歹人怎如此胡行乱做？”婆子道：“而今说不得王府不王府了。老身见你是金枝玉叶，须不把你作贱。”真珠姬也不晓得他的说话因由，侮着眼只是啼哭。元来这婆子是个牙婆，专一走大人家雇卖人口的。这伙剧贼掠得人口，便来投他家下，留下几晚，就有头主来成了去的。那时留了真珠姬，好言温慰得熟分。刚两三日，只见一日一乘轿来抬了去，已将他卖与城外一个富家为妾了。

主翁成婚后，云雨之时，心里晓得不是处子。却见他美色，甚是喜欢，不以为意，更不曾提起，问他来历。真珠姬也深怀羞愤，不敢轻易自言。怎当得那家姬妾颇多，见一人专宠，尽生嫉妒之心，说他来历不明，多管是在家犯奸，被逐出来的奴婢。日日在主翁耳根边激聒。主翁听得不耐烦，偶然问其来处。真珠姬揆着心中事，大声啼泣，诉出事由来，方知是宗王之女被人掠卖至此。主翁多曾看见榜文赏帖的，老大吃惊，恐怕事发连累，急忙叫人寻取原媒牙婆，已自不知去向了。

主翁寻思道：“此等奸徒，此处不败，别处必露。到得跟究起来，现赃在我家，须藏不过，可不是天大利害？况且王府女眷，不是取笑，必有寻着根底的日子。别人做了歹事，把个愁布袋丢在这里，替他顶死不成？”心生一计，叫两个家人家里抬出一顶破竹轿来，装好了，请出真珠姬来，主翁纳头便拜道：“一向有眼不识贵人，多有唐突。却是辱莫了贵人，多是歹人做的事，小可并不知道。今情愿折了身价，白送贵人还府。只望高抬贵手，凡事遮盖，不要牵累小可则个。”真珠姬见说送他还家，就如听得一封九重恩赦到来。又原是受主翁厚待的，见他小心陪礼，好生过意不去，回言道：“只要见了我父母，决不题起你姓名罢了。”主翁请真珠姬上了轿，两个家人抬了飞走，真珠姬也不及分别一声。慌忙走了五七里路，一抬抬至荒野之中，抬轿的放下竹轿，抽身便走，一道烟去了。

别做——另做。

侮——通“捂”。

牙婆——专为买卖人口作居间人的妇女。

头主——即主顾。

激聒——唠叨。

揆（kuí）——触及。

九重——指皇帝。

真珠姬在轿中探头出看，只见静悄无人。走出轿来，前后一看，连两个抬轿的影踪不见。慌张起来道：“我直如此命蹇！如何不明不白，抛我在此？万一又遇歹人，如何是好？”没做理会处，只得仍旧进轿坐了，放声大哭起来，乱喊乱叫，将身子在轿内擗擗不已，头发多擗得蓬松。此时正是春三月天道，时常有郊外踏青的。有人看见空旷之中，一乘竹轿内有人大哭，不胜骇异，渐渐走将拢来。起初止是一两个人，后来簸箕般围将转来，你诘我问，你喧我嚷。真珠姬慌慌张张，没口得分诉，一发说不出一句明白话来。内中有老成人，摇手叫四旁人莫嚷，朗声问道：“娘子是何家宅眷，因甚独自歇轿在此？”真珠姬方才噙了眼泪，说得话出来道：“奴是王府中族姬，被歹人拐来在此的。有人报知府中，定当重赏。”当时王府中赏帖、开封府榜文，谁不知道？真珠姬话才出口，早已有请功的飞也似去报了。

须臾之间，王府中干办、虞候，走了偌多人来认看，果然破轿之内坐着的是真珠族姬。慌忙打轿来换了，抬归府中。父母与合家人等看见头鬚鬢乱，满面泪痕，抱着大哭。真珠姬一发乱擗乱擗，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。直等哭得尽情了，方才把前时失去、今日归来的事端，一五一十告诉了一遍。宗王道：“可晓得那讨你的是那一家？便好挨查。”真珠姬心里还护着那主翁，回言道：“人家便认得，却是不晓得姓名，也不晓得地方。又来得路远了，不记起在那一边。抑且那人家原不知情，多是歹人所为。”宗王心里道是家丑不可外扬，恐女儿许不得人家，只得含忍过了，不去声张下老实根究，只暗地嘱咐开封府，留心访贼罢了。

隔了一年，又是元宵之夜，弄出王家这件事来。其时大尹拿倒王家做歹事的贼，记得王府中的事，也把来问问看。果然即是这伙人。大尹咬牙切齿，拍案大骂道：“这些贼男女，死有馀辜！”喝教加力行杖，各打了六十讯棍，押下死囚牢中，奏请明断发落。奏内大略云：

群盗元夕所为，止于胥篋，居恒所犯，尽属椎埋。似此梟獍之徒，岂容鞞毂之下？合行骈戮，以靖邦畿。

神宗皇帝见奏，晓得开封府尽获盗犯，笑道：“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。”龙颜大喜，批准奏章，着会官即时处决。又命开封府再录狱词一通来看。开封府钦此钦遵，处斩众盗已毕，一面回奏，复将前后犯由狱词，详细录上。神宗得奏，即将狱词笼在袍袖之中，含笑回宫。

且说正宫钦圣皇后，那日亲奉圣谕，赐与外厢小儿鞠养，以为得子之兆，当下谢恩，领回宫中来。试问他来历备细，那小孩子应答如流，语言清朗。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经过，可知道不怕面生，就像自家屋里一般，嘻笑自若。喜得个钦圣心花也开了，将来抱在膝上，“宝器心肝”的不住的叫。命宫娥取过梳妆匣来，替他掠发整容，调脂画额，一发打扮得齐整。合宫妃嫔闻得钦圣宫中御赐一个小儿，尽皆来到宫中，一来称贺娘娘，二来观看小儿。盖因小儿是宫中所不曾有的，实觉稀罕。及至见了，又是一个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魔合罗般一个能言能语，百问百答，你道有不快活的么？妃

命蹇(jiǎn简)——命运多灾难。

理会——办法。

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——意即死去活来。佛家称生为“出世”，称死为“生天”。

胥篋(qū qiè区怯)——撬开箱子，借指盗窃。

椎埋——杀人埋尸。

嫔每要奉承娘娘，亦且喜欢孩子，争先将出宝玩、金珠、钏镯等类来做见面钱，多塞在他小袖子里。袖子里盛满了，着不得。钦圣命一个老内人，逐一替他收好了，又叫领了他到各宫朝见顽耍。各宫以为盛事，你强我赛，又多各有赏赐。宫中好不喜欢热闹。

如是十来日，正在喧哄之际，忽然驾幸钦圣宫，宣召前日孩子。钦圣当下率领南陔朝见已毕，神宗问钦圣道：“小孩子莫惊怕否？”钦圣道：“蒙圣恩敕令暂鞠此儿，此儿聪慧非凡，虽居禁地，毫不改度，老成人不过如此。实乃陛下洪福齐天，国家有此等神童出世。臣妾不胜欣幸。”神宗道：“好教卿等知道，只那夜做歹事的人，尽被开封府所获。则为衣领上针线暗记，不到得走了一个。此儿可谓有智极矣！今贼人尽行斩讫。怕他家里不知道，在家忙乱，今日好好送还他去。”钦圣与南陔备叩首谢恩。当下传旨，敕令前日抱进宫的那个中大人护送归第，御赐金犀一麓，与他压惊。中大人得旨，就御前抱了南陔，辞了钦圣，一路出宫。钦圣尚兀自好些不割舍他，梯己自有赏赐，与同前日各宫所赠之物总贮一筐，令人一同交付与中大人收好，送到他家。中大人出了宫门，传命辆起犊车，费了圣旨，就抱南陔坐在怀里了，径望王家而来。

去时蓦地偷将去，来日从天降下来。

孩抱何缘亲见帝？恍疑鬼使与神差。

话说王襄敏家中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内，合家里外大小，没一个不忧愁思虑，哭哭啼啼。只有襄敏毫不在意，竟不令人追寻。虽然夫人与同管家的分付众家人各处探访，却也并无一些影响。人人懊恼，没个是处。忽然此日朝门上飞报将来，有中大人亲赍圣旨到第开读。襄敏不知事端，分付忙排香案迎接，自己冠绅袍笏，俯伏听旨。只见中大人抱了个小孩子下犊车来。家人上前来争看，认得是小衙内，倒吃了一惊。不觉大家手舞足蹈，禁不得喜欢。中大人喝道：“且听宣圣旨！”高声宣道：

卿元宵失子，乃朕获之，今却还卿。特赐压惊物一麓，奖其幼志。钦哉。

中大人宣毕，襄敏拜舞谢恩已了，请过圣旨，与中大人叙礼，分宾主坐定。中大人笑道：“老先儿好个乖令郎！”襄敏正要问起根由，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书出来，说道：“老先儿要知令郎去来事端，只看此一卷，便明白了。”襄敏接过手来一看，乃开封府获盗狱词也。襄敏从头看去，见是密诏开封府捕获，便道：“乳臭小儿如此惊动天听，又烦圣虑获贼，直教老臣粉身碎骨，难报圣恩万一。”中大人笑道：“这贼多是令郎自家拿倒的，不烦一毫圣虑，所以为妙。”南陔当时就口里说那夜怎的长，怎的短，怎的见皇帝，怎的拜皇后，明明朗朗，诉个不住口。

先前合家人听见圣旨到时，已攒在中门口观看。及见南陔出车来，大家惊喜，只是不知头脑。直待听见南陔备细述此一遍，心下方才明白，尽多赞叹他乖巧之极。方信襄敏不在心上，不肯追求，道是他自家会归来的，真有先见之明也。

襄敏分付治酒款待中大人。中大人就将圣上钦赏压惊金犀及钦圣与各宫

内人——宫人。

老先儿——老先生。先儿是先生的略称。

所赐之物，陈设起来，真是珠宝盈庭，光彩夺目，所直不啻巨万。中大人摩着南陔的头道：“哥，勾你买果儿吃了。”襄敏又叩首对阙谢恩。立命馆客写下谢表，先附中大人陈奏，等来日早朝面圣，再行率领小子谢恩。中大人道：“令郎哥儿是咱家遇着，携见圣人的。咱家也有个薄礼儿，做个纪念。”将出元宝二个，彩段八表里来。襄敏再三推辞不得，只得收了。另备厚礼答谢过中大人。中大人上车，回覆圣旨去了。

襄敏送了回来，合家欢庆。襄敏公道：“我说你们不要忙，我十三必能自归。今非但归来，且得了许多恩赐，又已拿了贼人，多是十三自己的主张来。可见我不着急的是么？”合家各各称服。

后来南陔取名王棗，政和年间大有文声，功名显达。只看他小时举动如此，已占大就矣。

小时了了大时佳，五岁孩童已足夸。

计缚剧徒如反掌，直教天子送还家。

直——通“值”。

馆客——蒙童之师。

彩段八表里——段，通“缎”。表里，指衣服的面子和里子，“八表里”即八套衣料。

政和——宋徽宗赵佶年号，公元1111—1117年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六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

诗云：

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

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限期。

这四句乃是白乐天《长恨歌》中之语。当日只为唐明皇与杨贵妃，七月七日之夜，在长生殿前对天发了私愿，愿生生世世，得为夫妇。后来马嵬之难，杨贵妃自缢。明皇心中不舍，命鸿都道士求其魂魄。道士凝神御气，见之玉真仙宫，道是因为长生殿前私愿，还要复降人间，与明皇做来生的夫妇。所以白乐天述其事，做一篇《长恨歌》，有此四句。盖谓世间惟有愿得成双的，随你天荒地老，此情到底不泯也。

小子而今先说一个不愿成双的古怪事，做个得胜头回。

宋时唐州比阳有个富人王八郎，在江淮做大商，与一个娼伎往来得密。相与日久，胜似夫妻，每要取他回家。家中先已有妻子，甚是不得意。既有了娶娼之意，归家见了旧妻时，一发觉得厌憎，只管寻是寻非，要赶逐妻子出去。那妻子是个乖巧的，见不是头，也就怀着二心，无心恋着夫家。欲待要去，只可惜先前不曾留心积攒得些私房，未好便轻易走动。其时身畔有一女儿，年止数岁，把他做了由头，婉辞哄那丈夫道：“我嫁你已多年了，女儿又小，你赶我出去，叫我那里去好？我决不走路的。”口里如此说，却日日打点出去的计较。

后来王生竟到淮上，带了娼妇回来。且未到家，在近巷另赁一所房子，与他一同住下。妻子知道，一发坚意要去了，把家中细软尽情藏过，狼狽家伙什物，多将来卖掉。等得王生归来家里，椅桌多不完全，箸长碗短，全不似人家模样。访知尽是妻子败坏了。一时发怒道：“我这番决留你不得了！今日定要决绝。”妻子也奋然攘臂道：“我晓得到底容不得我！只是要我去，我也要去的明白。我与你当官休去。”当下扭住了王生双袖，一直嚷到县堂上来。

知县问着备细，乃是夫妻两人彼此愿离，各无系恋。取了口词，画了手模，依他断离了。家事对半分，各自度日；妻若再嫁，追产还夫。所生一女，两下争要。妻子诉道：“丈夫薄幸，宠娼弃妻。若留女儿与他，日后

唐明皇与杨贵妃——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，公元713—755年在位。前期较有作为，任用姚崇、宋璟为相，国势强大，称为盛世。后期沉迷声色，宠爱杨贵妃，将国事委以权奸杨国忠、李林甫等人，政治日益腐败，终于爆发了安禄山叛乱，唐帝国也从此逐渐衰落。杨贵妃小字玉环，有美色，善歌舞。安禄山反，唐玄宗仓皇逃往蜀地，行至马嵬坡（在陕西省兴平市西）六军不发，玄宗只得缢死杨贵妃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是最早记述唐明皇与杨贵妃故事的长篇叙事诗。

长生殿——唐玄宗天宝元年（公元742）建造于骊山华清宫的一座宫殿。

得胜头回——简称“头回”，也叫“入话”，是宋、元时说书人开场后先插加的小故事，然后引入正文，具有等待听众的用意，又不至使先来者感到寂寞。

唐州比阳——唐州辖境在今河南省桐柏山北边泌阳河流域，治所在比阳，即今泌阳县。

私房——古时，兄弟同居，各自的住房称“私房”。后称个人（多指妇女）的私蓄。

由头——缘由、借口。

休去——犹如说去离婚。封建时代丈夫抛弃妻子谓之“休”。

手模——即手印，在契据、供状上打的指纹。

也要流落为娼了。”知县道他说得是，把女儿断与妻子领去。各无词说，出了县门，自此两人各自分手。王生自去接了娼妇到家同住。妻子与女儿，另在别村去买一所房子住了，买些瓶罐之类，摆在门前，做些小经纪。他手里本自有钱，恐怕丈夫他日还有别是非，故意装这个模样。

一日，王生偶从那里经过，恰好妻子在那里搬运这些瓶罐。王生还有些旧情不忍，好言对他道：“这些东西能进得多少利息？何不别做些甚么生意？”其妻大怒，赶着骂道：“我与你决绝过了，便同路人。要你管我怎的？来调甚么喉噪？”王生老大没趣，走了回来。自此再不相问了。

过了几时，其女及笄，嫁了方城田家。其妻方将囊中蓄积搬将出来，尽数与了女婿，约有十来万贯，皆在王家时瞒了丈夫所藏下之物也。可见王生固然薄幸有外好，其妻元也不是同心的了。

后来王生客死淮南。其妻在女家亦死，既已殒殁，将要埋葬。女儿道：“生前与父不合，而今既同死了，该合做了一处，也是我女儿每孝心。”便叫人去淮南，迎了丧柩归来。重复开棺，一同母尸，各加洗涤，换了衣服，两尸同卧在一榻之上。等天明时辰到了，下了棺，同去安葬。安顿好了，过了一会，女儿走来看看，吃了一惊：两尸先前同是仰卧的，今却东西相背，各向了一边。叫聚合家人，多来看着，尽都骇异。有的道：“眼见得生前不合，死后还如此相背。”有的道：“偶然那个移动了，那里有死尸会掉转来的？”女儿啼啼哭哭，叫爹叫娘，仍旧把来仰卧好了。到得明日下棺之时，动手起尸，两个尸骸仍旧多是侧眠着，两背相向的。方晓得果然是生前怨恨之所致也。女儿不忍，毕竟将来同葬了。要知他们阴中也未必相安的。

此是夫妇不愿成双的榜样，比似那生生世世愿为夫妇的，差了多少！而今说一个做夫妻的被拆散了，死后精灵还归一处，到底不磨灭的话本。可见世间夫妇，原自有这般情种。有诗为证：

生前不得同衾枕，死后图他共穴藏。

信是世间情不泯，韩凭冢上有鸳鸯。

这个话本，在元顺帝至元年。淮南有个民家，姓刘，生有一女，名唤翠翠。生来聪明异常，见字便认，五六岁时，便能诵读诗书。父母见他如此，商量索性送他到学堂去，等他多读些在肚里，做个不带冠的秀才。邻近有个义学，请着个老学究，有好些生童在里头从他读书。刘老也把女儿送去入学。

学堂中有个金家儿子，叫名金定，生来俊雅，又兼赋性聪明。与翠翠一男一女，算是这一堂中出色的了。况又是同年生的，学堂中诸生多取笑他

进——原作“近”，似为“进”（进）字刻误。

及笄（j 基）——女子到了可以盘发插笄的年龄，即到了成年。笄，簪子。

方城——县名，今属河南省。

话本——说书人的底本。

“韩凭”句——据干宝《搜神记》载：战国时宋康王贪韩凭之妻何氏貌美，夺之。韩凭夫妇各自杀而亡，王使分埋之，两家相望。有大梓木生于两家，根交于下，枝错于上。又有雄雌鸳鸯栖于树，交颈悲鸣。

至元——元世祖忽必烈年号，公元1264—1294年。

义学——也叫“义塾”，为旧时一种免费的私塾，经费主要靠地租或私人捐助。

生童——原指生员和童生，这里泛指学童。

道：“你们两个一般的聪明，又是一般的年纪，后来毕竟是一对夫妻。”金定与翠翠虽然口里不说，心里也暗地有些自认，两下相爱。金生曾做一首诗赠与翠翠，以见相慕之意。诗云：

十二栏杆七宝台，春风到处艳阳开。
东园桃树西园柳，何不移来一处栽？

翠翠也依韵和一首答他，诗云：

平生有恨祝英台，怀抱何为不肯开？
我愿东君勤用意，早移花树向阳栽。

在学堂一年有馀，翠翠过目成诵，读过了好些书。已后年已渐长，不到学堂中来了。

十六岁时，父母要将他许聘人家。翠翠但闻得有人议亲，便关了房门，只是啼哭，连粥饭多不肯吃了。父母初时不在心上，后来见每次如此，心中晓得有些尴尬。仔细问他，只不肯说。再三委曲盘问，许他说了出来必定依他。翠翠然后说道：“西家金定，与我同年。前日同学堂读书时，心里已许下了他。今若不依我，我只是死了，决不去嫁别人的。”父母听罢，想道：“金家儿子虽然聪明俊秀，却是家道贫穷，岂是我家当门对户？”然见女儿说话坚决，动不动哭个不住，又不肯饮食，恐怕违逆了他，万一做出事来。只得许他道：“你心里既然如此，却也不难，我着媒人替你说去。”

刘老寻将一个媒妈来，对他说女儿翠翠要许西边金家定哥的话。媒妈道：“金家贫穷，怎对得宅上起？”刘妈道：“我家翠小娘与他家定哥同年，又曾同学。翠小娘不是他不肯出嫁，故此要许他。”媒妈道：“只怕宅上嫌贫不肯。既然肯许，却有何难？老媳妇一说便成。”

媒妈领命，竟到金家来说亲。金家父母见说了，惭愧不敢当，回覆媒妈道：“我家甚么家当，敢去扳他？”媒妈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刘家翠翠小娘子，心里一定要嫁小官人，几番啼哭不食。别家来说的，多回绝了。难得他父母见女儿立志如此，已许下他肯与你家小官人了。今你家若把贫来推辞，不但失了此一段好姻缘，亦且辜负那小娘子这一片志诚好心。”金老夫妻道：“据着我家定哥才貌，也配得他翠小娘过。只是家下委实贫难，那里下得起聘定？所以容易应承不得。”媒妈道：“应承由不得不应承，只好把说话放婉曲些。”金老夫妻道：“怎的婉曲？”媒妈道：“而今我替你传去，只说道：‘寒家有子，颇知诗书。贵宅见谕，万分盛情，敢不从命？但寒家起自蓬荜，一向贫薄自甘。若要取必聘问婚娶诸仪，力不能办。是必见

祝英台—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，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，最早见于初唐梁载言的《十道四蕃志》，以后在小说、戏曲中不断充实完善，表现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。

尴尬——指处境困难，心态神色不自然。

小娘——吴方言，对女孩的称谓。

小官人——吴方言，对男孩的称谓。

应承——答应、允诺。

蓬荜（bì）——“蓬门荜户”的略语，形容居住简陋，喻穷苦人家。荜，即“荜拔”，一种多年生藤本植物。

聘问婚娶诸仪——封建时代婚姻嫁娶礼仪很多，有所谓“六礼”，即：“纳采”、“问名”、“纳吉”、“纳征”、“请期”、“亲迎”。

亮，毫不责备，方好应承。’如此说去，他家晓得你每下礼不起的，却又违女儿意思不得，必然是件将就了。”金老夫妻大喜道：“多承指教，有劳周全则个。”

媒妈果然把这番话到刘家来复命。刘家父母爱女过甚，心下只要成事。见媒妈说了金定自揣家贫，不能下礼，便道：“自古道：‘婚姻论财，夷虏之道。’我家只要许得女婿好，那在财礼？但是一件，他家既然不足，我女到他家里，只怕难过日子。除非招入我每家里，做个赘婿，这才使得。”媒妈再把此意到金家去说。这是倒在金家怀里去做的事，金家有何推托？千欢万喜，应允不迭。遂凭着刘家拣个好日，把金定招将过去。凡是一应市帛羊酒之类，多是女家自备了过来。从来有这话的：“入舍女婿只带着一张卵袋走。”金家果然不费分毫，竟成了亲事。只因刘翠翠坚意看上了金定，父母拗他不得，只得曲意相从了。

当日过门交拜，夫妻相见，两下里各称心怀。是夜翠翠于枕上口占一词，赠与金生道：

曾向书斋同笔砚，故人今作新人。洞房花烛十分春。汗沾蝴蝶粉，身惹麝香尘。 霪雨尤云浑未惯，枕边眉黛羞颦。轻怜痛惜莫辞频。愿郎从此始，日近日相亲。（右调《临江仙》）

金生也依韵和一阕道：

记得书斋同笔砚，新人不是他人。扁舟来访武陵春。仙居邻紫府，人世隔红尘。 誓海盟山心已许，几番浅笑深颦。向人犹自语频频。意中无别意，亲后有谁亲。（调同前）

两人相得之乐，真如翡翠之在丹青，鸳鸯之游碧沼，无以过也。

谁料乐极悲来，快活不上一年，撞着元政失纲，四方盗起。盐徒张士诚兄弟，起兵高邮。沿海一带郡县，尽为所陷。部下有个李将军，领兵为先锋，到处民间掳掠美色女子。兵至淮安，闻说刘翠翠之名，率领一队家丁打进门来，看得中意，劫了就走。此时合家只好自顾性命，抱头鼠窜，那个敢向前争得一句？眼睁睁看他拥着去了。金定哭得个死而复生，欲待跟着军兵踪迹寻访他去，争奈元将官兵北来征讨，两下争持，干戈不息，路断行人。恐怕没来由，走去撞在乱兵之手，死了也没说处，只得忍酸含苦，过了日子。

至正末年张士诚气概弄得大了，自江南江北，三吴两浙，直拓至两广益州，尽归掌握。元朝不能征剿，只得定义招抚。士诚原没有统一之志，只

见亮——意即“见谅”。亮，吴方言中有明白的意思，见亮就是看明白。

赘婿——男方到女方家居住，俗称“入赘”，亦即下文所说的“入舍女婿”。

口占——亦称“口号”，未经起草而随口念出的诗歌。

武陵——旧县名，治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。这里指“武陵源”，即晋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所写的世外理想境界。

张士诚——元末泰州白驹场（今属江苏省大丰）人，盐贩出身，公元1353年与弟士德、士信率盐丁起兵于长江下游一带，始称诚王，再称吴王，后为朱元璋攻破，自缢。

没来由——无端、无缘无故。

至正——元惠宗（顺帝）妥欢帖睦尔年号，公元1341—1368年。

三吴两浙——泛指江苏、浙江两省一带地区。

此局面，已自满足，也要休兵。因遂通款 元朝，奉其正朔，封为王爵，各守封疆。民间始得安静，道路方可通行。金生思念翠翠，时刻不能去心，看见路上好走，便要出去寻访。收拾了几两盘缠，结束了一个包裹，来别了自家父母。对丈人、丈母道：“此行必要访着妻子踪迹。若不得见，誓不还家了。”痛哭而去。路由扬州，过了长江，进了润州。风餐水宿，夜住晓行，来到平江。听得路上人说，李将军见在绍兴守御，急忙赶到临安，过了钱塘江，趁着西兴夜船，到得绍兴。去问人时，李将军已调在安丰去屯兵了。又不辞辛苦，问到安丰。安丰人说：早来两日，也还在此，而今回湖州驻扎，才起身去的。”金生道：“只怕到湖州时，又要到别处去。”安丰人道：“湖州是驻扎地方，不到别处去了。”金生道：“这等，便远在天边，也赶得着。”于是一路向湖州来。算来金生东奔西走，脚下不知有万千里路跑过来。在路上也过了好两个年头，不能勾见妻子一见，却是此心再不懈。于路没了盘缠，只得乞丐度日；没有房钱，只得草眠露宿。真正心坚铁石，万死不辞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湖州。去访问时，果然有个李将军开府在那里。那将军是张王得力之人，贵重用事，势焰赫奕。走到他门前去看时，好不威严。但见：

门墙新彩，桀戟森严。兽面铜环，并衔而宛转；彪形铁汉，对峙以巍峨。门阑上贴着两片不写字的桃符，坐墩边列着一双不吃食的狮子。虽非天上神仙府，自是人间富贵家。

金生到了门首，站立了一回，不敢进去，又不好开言。只是舒头探脑，望里边一望，又退立了两步，踌躇不决。正在没些起倒之际，只见一个管门的老苍头走出来，问道：“你这秀才有什么事干，在这门前探头探脑的？莫不是奸细么？将军知道了，不是耍处。”金生对他唱个喏道：“老丈拜揖。”老苍头回了半揖道：“有什么话？”金生道：“小生是淮安人氏。前日乱离时节，有一妹子失去，闻得在贵府中。所以不远千里，寻访到这个所在，意欲求见一面。未知确信，要寻个人问一问，且喜得遇老丈。”苍头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你妹子叫名甚么？多少年纪？说得明白，我好替你查将出来，回覆你。”金生把自家真姓藏了，只说着妻子的姓，道：“小生姓刘，名唤金定。妹子叫名翠翠，识字通书。失去时节，年方十七岁，算到今年，该有二十四岁了。”老苍头点点头，道：“是呀，是呀。我府中果有一

通款——谓与敌方通和言好。

正朔——“正”为一年的第一个月，“朔”为一月的第一天，“正朔”即一年之始。古代帝王易姓受命，必改正朔。所谓“奉其正朔”，即遵其国法，受其统治。

结束——捆扎、包系。

润州——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。

平江——元代称平江路，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。

临安——治所在今浙江省杭州市。

西兴——在今浙江省萧山市西。

安丰——元代安丰路，治所在今安徽省寿县南。

开府——成立府署，自选僚员。历代多以将军开府。

桃符——古时于元日用桃木板写上神荼、郁垒两神名，挂在门旁，用以避邪。

老苍头——老仆人。古代称私家奴隶为“苍头”。

个小娘子，姓刘，是淮安人，今年二十四岁，识得字，做得诗。且是做人乖巧、周全。我本官专房之宠，不比其他。你的说话，不差，不差。依说是你妹子，你是舅爷了。你且在门房里坐一坐，我去报与将军知道。”苍头急急忙忙奔了进去，金生在门房等着回话，不题。

且说刘翠翠自那年掳去，初见李将军之时，先也哭哭啼啼，寻死觅活，不肯随顺。李将军吓他道：“随顺了，不去难为你合家老小；若不随顺，将他家寸草不留。”翠翠惟恐累及父母与丈夫家里，只得勉强依从。李将军见他聪明伶俐，知书晓事，爱得他如珠似玉一般，十分抬举，百顺千随。翠翠虽是支陪笑语，却是无刻不思念丈夫，没有快活的日子。心里痴想：缘分不断，或者还有时节相会。争奈日复一日，随着李将军东征西战，没个定踪。不觉已是六七年了。

此日李将军见老苍头来禀，说有他的哥哥刘金定在外边求见。李将军问翠翠道：“你家里有个哥哥么？”翠翠心里想道：“我那得有甚么哥哥来？多管是丈夫寻到此间，不好说破，故此托名。”遂转口道：“是有个哥哥，多年隔别了，不知是也不是。且问他甚么名字才晓得。”李将军道：“管门的说是甚么刘金定。”翠翠听得“金定”二字，心下痛如刀割，晓得是丈夫冒了刘姓来访问的了。说道：“这果然是我哥哥，我要见他。”李将军道：“待我先出去见过了，然后来唤你。”将军分付苍头去请那刘秀才进来。

苍头承命出来，领了金生进去。李将军武夫出身，妄自尊大，走到厅上居中坐下。金生只得向上再拜。将军受了礼，问道：“秀才何来？”金生道：“金定姓刘，淮安人氏。先年乱离之中，有个妹子失散，闻得在将军府中，特自本乡到此，叩求一见。”将军见他仪度斯文，出言有序，喜动颜色道：“舅舅请起。你令妹无恙，即当出来相见。”旁边站着一个童儿，叫名小竖，就叫他进去传命道：“刘官人特自乡中远来，叫翠娘可快出来相见。”

起初翠翠见说了，正在心痒难熬之际，听得外面有请，恨不得两步做一步移了，急趋出厅中来。抬头一看，果然是丈夫金定。碍着将军眼睁睁在上面，不好上前相认，只得将错就错，认了妹子。叫声“哥哥”，以兄妹之礼，在厅前相见。

看官听说，若是此时说话的在旁边，一把把那将军扯了开来，让他每讲一程话，叙一程阔，岂不是凑趣的事？争奈将军不做美，好像个监场的御史，一眼不煞坐在那里。

金生与翠翠虽然夫妻相见，说不得一句私房话，只好问问父母安否，彼此心照，眼泪从肚里落下罢了。

昔为同林鸟，今作分飞燕。

相见难为情，不如不相见。

又昔日乐昌公主在杨越公处见了徐德言，做一首诗道：

今日何迁次，新官对旧官。

阔——即“阔别”，长期离别的情意。

煞——当作“眨”。

乐昌公主——陈后主叔宝之妹。这里所言即“破镜重圆”故事。据孟棻《本事诗》载：乐昌公主有才色，嫁太子舍人徐德言。时乱，徐德言恐夫妻不相保，乃破镜为二，各执其半，作为日后相会的凭据。陈亡，乐昌公主为越国公杨素所得。后杨素将乐昌还徐德言，使夫妇团聚，破镜重圆。

笑啼俱不敢，方信做人难。

今日翠翠这个光景，颇有些相似。然乐昌与徐德言，杨越公晓得是夫妻的。此处金生与翠翠，只认做兄妹，一发要遮遮饰饰，恐怕识破，意思更难堪也。还亏得李将军是武夫粗卤，看不出机关，毫没甚么疑心。只道是当真的哥子，便认做舅舅，亲情的念头重起来，对金生道：“舅舅既是远来，道途跋涉，心力劳困，可在我们门下安息几时，我还要替舅舅计较。”分付拿出一套新衣服来，与舅舅穿了，换下身上尘污的旧衣。又令打扫西首一间小书房，安设床帐被席，是件整备，请金生在里头歇宿。金生巴不得要他留住，寻出机会，与妻子相通。今见他如此认帐，正中心怀，欣然就书房里宿了。只是心里想着妻子就在里面，好生难过。

过了一夜，明早起来，小竖来报道：“将军请秀才厅上讲话。”将军相见已毕，问道：“令妹能识字，舅舅可通文墨么？”金生道：“小生在乡中以儒为业，那诗书是本等。就是经史百家，也多涉猎过的，有甚么不晓得的勾当？”将军喜道：“不瞒舅舅说，我自小失学，遭遇乱世，靠着长枪大戟，挣到此地位。幸得吾王宠任，趋附我的尽多，日逐宾客盈门，没个人替我接待；往来书札堆满，没个人替我裁答。我好些不耐烦。今幸得舅舅到此，既然知书达礼，就在我们门下做个记室，我也便当了好些。况关至亲，料舅舅必不弃嫌的。舅舅心下何如？”金生是要在里头的，答道：“只怕小生才能浅薄，不称将军任使，岂敢推辞？”将军见说，大喜，连忙在里头去取出十来封书启来，交与金生道：“就烦舅舅替我看详里面意思，回他一回。我正为这些难处，而今却好了。”金生拿到书房里去，从头至尾，逐封逐封备审来意，一一回答停当，将稿来与将军看。将军就叫金生读一遍，就带些解说在里头。听罢，将军拍手道：“妙！妙！句句像我肚里要说的话。好舅舅，是天送来帮我的了。”从此一发看待得甚厚。

金生是个聪明的人，在他门下，知高识低，温和待人，自内至外，没一个不喜欢他的。他又愈加谨慎，说话也不敢声高，将军面前只有说他好处的。将军得意，自不必说。却是金生主意，只要安得身牢，寻个空便，见见妻子，剖诉苦情。亦且妻子随着别人已经多年，不知他心腹怎么样了，也要与他说个倒断。谁想自厅前一见之后，再不能勾相会。欲要与将军说那要见的意思，又恐怕生出疑心来，反为不美。私下要用些计较，通个消息，怎当得闺阁深邃，内外隔绝，再不得一个便处。日挨一日，不觉已是几个月了。

时值交秋天气，西风夜起，白露为霜。独处空房，感叹伤悲，终夕不寐。思量妻子翠翠，这个时节绣围锦帐同人卧起，有甚不快活处？不知心里还记念着我否？怎知我如此冷落孤恹，时刻难过。乃将心事做成一诗道：

好花移入玉阑干，春色无缘得再看。
乐处岂知愁处苦，别时虽易见时难。
何年塞上重归马，此夜庭中独舞鸾。
雾阁云窗深几许？可怜辜负月团团。

机关——这里指秘密。

本等——分内之事。

记室——官职名，相当现在的秘书。

倒断——究竟，清楚。

诗成，写在一张笺纸上了。要寄进去与翠翠看，等他知其心事，但恐怕泄漏了风声。生出一个计较来，把一件布袍拆开了领线，将诗藏在领内了，外边仍旧缝好，叫那书房中伏侍的小竖来，说道：“天气冷了，我身上单薄。这件布袍垢秽不堪，你替我拿到里头去，交付我家妹子，叫他拆洗一拆洗，补一补好，拿来与我穿。”再把出百来个钱与他道：“我央你走走，与你这钱买果儿吃。”小竖见了钱，千欢万喜，有甚么推托？拿了布袍，一径到里头去，交与翠翠道：“外边刘官人叫拿进来付与翠娘整理的。”翠翠晓得是丈夫寄进来的，必有缘故。叫他放下了，过一日来拿。小竖自去了。

翠翠把布袍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想道：“是丈夫着身的衣服，我多时不与他缝纫了。”眼泪索珠也似的掉将下来。又想道：“丈夫到此多时，今日特地寄衣与我，决不是为要拆洗，必有甚么机关在里面。”掩了门，把来细细拆将开来。刚拆得领头，果然一张小小字纸缝在里面，却是一首诗。翠翠将来细读，一头读，一头哽哽咽咽，只是流泪。读罢，哭一声道：“我的亲夫呵，你怎知我心事来？”噙着眼泪，慢慢把布袍洗补好，也做一诗缝在衣领内了，仍叫小竖拿出来付与金生。

金生接得，拆开衣领看时，果然有了回信，也是一首诗。金生拭泪，读其诗道：

一自乡关动战锋，旧愁新恨几重重。
肠虽已断情难断，生不相从死亦从。
长使德言藏破镜，终教子建赋游龙。
绿珠碧玉心中事，今日谁知也到依。

金生读罢其诗，才晓得翠翠出于不得已，其情已见。又见他把死来相许，料道今生无有完聚的指望了。感切伤心，终日郁闷涕泣，茶饭懒进，遂成痞隔之疾。将军也着了急，屡请医生调治。又道是“心病还须心上医”，你道金生这病可是医生医得好的么？看看日重一日，只待不起。

里头翠翠闻知此信，心如刀刺，只得对将军说了，要到书房中来看看哥哥的病。将军看见病势已凶，不好阻他，当下依允。翠翠才到得书房中来，这是他夫妻第二番相见了。可怜金生在床上，一丝两气，转动不得。翠翠见了，十分伤情，噙着眼泪，将手去扶他的头起来，低低唤道：“哥哥挣扎着，你妹子翠翠在此看你。”说罢，泪如泉涌。金生听得声音，撑开双眼，见是妻子翠翠扶他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妹妹，我不济事了！难得你出来见这一面。趁你在此，我死在你手里了，也得瞑目。”便叫翠翠坐在床边，自家强抬起头来，枕在翠翠膝上奄然而逝。

翠翠哭得个发昏章第十一。报与将军知道，将军也着实可怜他。又恐怕苦坏了翠翠，分付从厚殓，替他在道场山脚下寻得一块好平坦地面，将棺木送去安葬。翠翠又对将军说了，自家亲去送殡，直看坟茔封闭了，恸哭

“终教”句——子建是三国时著名文学家曹植的字。曹植尝作《洛神赋》，述其与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的洛水之神宓妃相遇的故事。这里借喻相爱者终又相见。

“绿珠”二句——暗喻翠翠“把死来相许”的决心。绿珠为晋石崇爱妾，孙秀欲夺取她，遂堕楼自尽。碧玉为唐乔知之的美婢，被武承嗣夺去，跳井死。依，古代吴人自称，同“我”。

痞隔——亦作“痞隔”。郁结，阻滞不通。

发昏章第十一——古书篇章编次，多作“某某章第一”、“某某章第二”；话本中常模拟这种格式。这里就是“发昏”的意思。

得几番死去叫醒，然后回来。自此精神恍惚，坐卧不宁，染成一病。李将军多方医救，翠翠心里巴不得要死，并不肯服药。

展转床席，将及两月。一日，请将军进房来，带着眼泪对他说道：“妾自从十七岁上抛家相从，已得八载。流离他乡，眼前并无亲人。止有一个哥哥，今又死了。妾病若毕竟不起，切记我言：可将我尸骨埋在哥哥旁边，庶几黄泉之下，兄妹也得相依，免做了他乡孤鬼。便是将军不忘贱妾之大恩也。”言毕大哭。将军好生不忍，把好言安慰他，叫他休把闲事萦心，且自将息。说不多几时，昏沉上来，早已绝气。

将军恸哭一番，念其临终叮嘱之言，不忍违他，果然将去葬在金生冢傍。可怜金生、翠翠二人，生前不能成双，亏得谗认兄妹，死后倒得做一处了。

已后国朝洪武初年，于时张士诚已灭，天下一统，路途平静。翠翠家里淮安刘氏有一旧仆，到湖州来贩丝绵。偶过道场山下，见有一所大房子，绿户朱门，槐柳掩映。门前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打扮，并肩坐着。仆人道大户人家眷着，打点远避而过。忽听得两个声唤，走近前去看时，却是金生与翠翠。翠翠开口问父母存亡及乡里光景，仆人一一回答。已毕，仆人问道：“娘子与郎君离了乡里多年，为何倒在这里住家起来？”翠翠道：“起初兵乱时节，我被李将军掳到这里。后来郎君远来寻访，将军好意，仍把我归还郎君。所以就侨居在此了。”仆人道：“小人而今就回淮安，娘子可修一封家书，带去报与老爹、安人知道，省得家中不知下落，终日悬望。”翠翠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就领了这仆人进去，留他吃了晚饭，歇了一夜。

明日将出一封书来，叫他多多拜上父母。仆人谢了，带了书来到淮安，递与刘老。此时刘、金两家，久不见二人消耗，自然多道是兵戈死亡了。忽见有家书回来，问是湖州寄来的，道两人见住在湖州了，真个是喜从天降。叫齐了一家骨肉，尽来看这家书。元来是翠翠出名写的，乃是长篇四六之书。书上写道：

伏以父生母育，难酬罔极之恩；夫唱妇随，夙著三从之义。在人伦而已定，何时事之多艰？曩者汉日将倾，楚氛甚恶。倒持太阿之柄，擅弄潢池之兵。封豕长蛇，互相吞并；雄蜂雌蝶，各自逃生。不能玉碎于乱离，乃至瓦全于仓卒。驱驰战马，随逐征鞍。望高天而八翼莫飞，思故国而三魂屡散。良辰易迈，伤青鸾之伴木鸡；怨耦为仇，惧乌鸦之打丹凤。虽应酬而为乐，终感激以生悲。夜月杜鹃之啼，春风蝴蝶之梦。时移事往，苦尽甘来。今则杨素览镜而归妻，王敦开阁而放妓。蓬岛践当时之约，潇湘有故人之逢。自怜赋命之屯，

洪武——明太祖朱元璋年号，公元1368—1398年。

安人——宋徽宗时所定命妇封号，位在“宜人”之下，后作一般妇人的尊称，犹如说“夫人”。

四六——骈文的一种，因通篇多以四字句，六字句对偶，故名。

“倒持”句——比喻授人权柄，自受其害。“太阿”，亦作“泰阿”，古剑名。典出《汉书·梅福传》：“至秦则不然，张诽谤之网，以为汉政除，倒持泰阿，授楚其柄。”

“擅弄”句——即成语“潢池弄兵”，意喻造反、叛乱。典出《汉书·循吏传·龚遂》：“海濒遐远，不沾圣化，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，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。”

“王敦”句——王敦为东晋时人，官至侍中、大将军。其人好美色，后听从劝戒，将家中婢妾数十人全部遣散。事见《晋书·王敦传》。

不恨寻春之晚。章台之柳，虽已折于他人；玄都之花，尚不改于前度。将谓瓶沉而簪折，岂期璧返而珠还？殆同玉萧女两世姻缘，难比红拂妓一时配合。天与其便，事非偶然。煎鸾胶而续断弦，重谐缱绻；托鱼腹而传尺素，谨致叮咛。未奉甘旨，先此申复。

读罢，大家欢喜。刘老问仆人道：“你记得那里住的去处否？”仆人道：“好大房子，我在里头歇了一夜，打发了家书来的，怎不记得？”刘老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同你湖州去走一遭，会一会他夫妻来。”

当下刘老收拾盘缠，别了家里，一同仆人径奔湖州。仆人领至道场山下前日留宿之处，只叫得声：“奇怪！”连房屋影响多没有，那里说起高堂大厦？惟有些野草荒烟，狐踪兔迹，茂林之中两个坟堆相连。刘老道：“莫不错了？”仆人道：“前日分明在此，与我吃的是湖州香稻米饭，苕溪中鲜鲫鱼，乌程的酒，明明白白住了一夜去的。怎会得错？”

正疑怪间、恰好有一个老僧杖锡而来。刘老与仆人问道：“老师父，前日此处有所大房子，有个金官人同一个刘娘子在里边居住。今如何不见了？”老僧道：“此乃李将军所葬刘生与翠翠兄妹两人之坟，那有甚么房子来？敢是见鬼了！”刘老道：“见有写的家书寄来，故此相寻。今家书见在，岂有是鬼之理？”急在缠袋里摸出家书来一看，乃是一副白纸，才晓得果然是鬼，这里正是他坟墓。因问老僧道：“适间所言李将军何在？我好去问他详细。”老僧道：“李将军是张士诚部下的，已为天朝诛灭，骨头不知落在那里了，怎得有这样坟土堆埋呢？你到何处寻去？”刘老见说，知是二人已死，不觉大恸。对着坟墓道：“我的儿，你把一封书赚我千里远来，本是要我见一面的意思。今我到此地了，你们却潜踪隐迹，没处追寻，叫我怎生过得？我与你父子之情，人鬼可以无间。你若有灵，千万见我一见，放下我的心罢！”老僧道：“老檀越不必伤悲，此二位官人娘子，老僧定中时得相见。老僧禅舍去此不远，老檀越今日已晚，此间露立不便，且到禅舍中一宿。待老僧定中与他讨个消息，回你何如？”刘老道：“如此，极感老师父指点。”遂同仆人随了老僧，行不上半里，到了禅舍中。老僧将素斋与他主仆食用，收拾房卧，安顿好，老僧自入定去了。

刘老进得禅房，正要上床，忽听得门响处，一对少年的夫妻走到面前。仔细看来，正是翠翠与金生。一同拜跪下去，悲啼宛转，说不出话来。刘老也挥着眼泪，抚摩着翠翠道：“儿，你有说话，只管说来。”翠翠道：“向者不幸，遭值乱兵。忍耻偷生，离乡背井，叫天无路，度日如年。幸得良人不弃，特来相访，托名兄妹，暂得相见。隔绝夫妇，彼此含冤，以致良人先

“章台”二句——唐代韩翃纳柳氏，适逢安史之乱，柳氏为番将掳去。韩翃有词寄柳氏云：“章台柳，章台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亦应攀折他人手。”事见许尧佐《柳氏传》。

“殆同”句——相传唐代韦皋慕江夏姜使君之侍婢玉萧，两情相爱，约为夫妇。韦皋归省，逾期不至，玉萧遂绝食而死。后玉萧转世，终为韦侍妾。事见范摅《云溪友议》。

“难比”句——隋末，司空杨素有一执红拂家妓，偶遇李靖，一见倾心，遂与之私奔。事见杜光庭《虬髯客传》。

苕溪——在浙江省北部，发源天目山，有东苕溪和西苕溪，在湖州汇合，流入太湖。

乌程——旧县名，相传有善酿酒的乌、程两家居于此而得名，治所在今浙江省湖州市南。

定中——入定之中。佛家坐禅时心不驰散，进入安静的境界，称之为“入定”。迷信称高僧入定之中可与鬼神相会。

亡，儿亦继没。犹喜许我附葬，今得魂魄相依。惟恐家中不知，故特托仆人寄此一信。儿与金郎生虽异处，死却同归。儿愿已毕，父母勿以为念。”刘老听罢，哭道：“我今来此，只道你夫妻还在，要与你们同回故乡。今却双双去世，我明日只得取汝骸骨归去，迁于先茔之下，也下辜负我来这一番。”翠翠道：“向者因顾念双亲，寄此一书。今承父亲远至，足见慈爱，故不避幽冥，敢与金郎同来相见。骨肉已逢，足慰相思之苦。若迁骨之命，断不敢从。”刘老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翠翠道：“儿生前不得侍奉亲闱，死后也该依傍祖茔。只是阴道尚静，不宜劳扰。况且在此，溪山秀丽，草木荣华，又与金郎同栖一处。因近禅室，时闻妙理，不久就与金郎托生，重为夫妇。在此已安，再不必提起他说了。”抱住刘老，放声大哭。寺里钟鸣，忽然散去。刘老哭将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

老僧走到面前，道：“夜来有所见否？”刘老一一述其梦中之言。老僧道：“贤女辈精灵未泯，其言可信也。幽冥之事，老檀越既已见得如此明白，也不必伤悲了。”刘老再三谢别了老僧，一同仆人到城市中，办了些牲醴酒馔，重到墓间浇奠一番。哭了一场，返掉归淮安去了。至今道场山有金翠之墓，行人多指为佳话。

此乃生前隔别，死后成双，犹自心愿满足，显出这许多灵异来，真乃是情之所钟也。有诗为证：

连理何须一处栽，多情只愿死同埋。
试看金翠当年事，愤愤将军更可哀！

南柯一梦——唐李公佐《南柯太守传》，记淳于棼梦到槐安国，国王将公主嫁他，任南柯太守，荣极一时。醒来寻觅，方知是槐树下蚁穴。后人遂称作梦为“南柯”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

词曰：

疏眉秀盼，向春风、还是宣和 装束。贵气盈盈姿态巧，举止况非凡俗。宋室宗姬，秦王幼女，曾嫁钦慈族。干戈横荡，事随天地翻覆。一笑邂逅相逢，劝人满饮，旋吹横竹。流落天涯俱是客，何必平生相熟？旧日荣华如今憔悴，付与杯中 。兴亡休问，为伊且尽船玉。

这一首词，名唤《念奴娇》，乃是宋朝使臣张孝纯 在粘罕 席上有所见之作。当时靖康之变，徽、钦被掳，不知多少帝女王孙，被犬羊之类群驱北去，正是“内人红袖泣，王子白衣行”的时节。到得那里，谁管你是金枝玉叶，多被磨灭得可怜。有些颜色技艺的，才有豪门大家收作奴婢，又算是有下落的了。其余驱来逐去，如同犬彘一般。张孝纯奉使到彼云中府，在大将粘罕席上，见个吹笛劝酒的女子，是南方声音。私下偷问他，乃是秦王的公主，粘罕取以为婢。说罢，呜咽流涕。孝纯不胜伤感，故赋此词。

后来金人将钦宗迁往大都燕京，在路行至平顺州地方，住宿在馆驿之中。时逢七夕佳节，金虏家规制，是日官府在驿中排设酒肆，任从人沽酒会饮。钦宗自在内室坐，闲看下外边喧闹。只见一个鞑婆 领了几个少年美貌的女子，在这些饮酒的座头边或歌或舞，或吹笛，斟着酒，劝着座客。座客吃罢，各赏些钱钞，或是酒食之类。众女子得了，就去纳在鞑婆处。鞑婆又嫌多道少，打那讨得少的。这个鞑婆想就是中华老鸨儿一般。少间，驿官叫一个皂衣吏典，费了酒食，来送钦宗。其时钦宗只是软巾长衣，秀才打扮，那鞑婆也不晓得是前日中朝的皇帝，道是客人吃酒，差一个吹横笛的女子到室内来伏侍。女子看见是南边官人，心里先自凄惨，呜呜咽咽，吹不成曲。钦宗对女子道：“我是你的乡人，你东京是谁家女子？”那女子向外边看了又看，不敢一时就说；直等那鞑婆站得远了，方说道：“我乃百王宫魏王孙女，先嫁钦慈太后侄孙。京城既破，被贼人掳到此地，卖在粘罕府中做婢。后来主母嫉妒，终日打骂，转卖与这个胡妇。领了一同众多女子，在此日夜求讨酒钱食物，各有限数。讨来不勾，就要痛打，不知何时是了。官人也是东京人，想也是被掳来的了。”钦宗听罢，不好回言，只是暗暗泪落，目不忍视，好好打发了他出去。这个女子便是张孝纯席上所遇的那一个。词中说“秦王幼女”，秦王乃是廷美之后，徽宗时改封魏王，魏王即秦王也。真个是凤子龙孙，遭着不幸，流落到这个地位，岂不可怜？然此乃是天地反常时节，连皇帝也顾不得自家身子。这样事体，不在话下。

宣和——宋徽宗赵佶年号，公元1119—1125年。

船玉——犹如说玉杯、玉盏。船，指酒器。

张孝纯——宋徐州人，宣和间，知太原府，坚守抗金，金将粘罕多次招降均遭拒绝，后城破被俘，留滞北方。

粘罕——即金将完颜宗翰，本名粘没喝，汉语讹为粘罕。他曾率兵攻陷太原和北宋都城汴京（今开封市），俘掳徽钦二帝。久掌兵权，任都元帅，拜太保、尚书令，执国政。

云中府——宣和四年（1122）置，治所在今大同市，金人改名大同府。

大都燕京——燕京即今北京市，金朝建都于此，专称燕京，元朝始称大都。

鞑婆——犹如说外族老太婆。鞑，指鞑鞑，本是突厥统治下的一个部落，后也泛指北方的少数民族。

还有个清平世界世代为官的人家，所遭不幸，也堕落了。若不是几个好人相逢，怎能勾拔得个身子出来？所以说：

红颜自古多薄命，若落娼流更可怜。

但使逢人提掇起，淤泥原会长青莲。

话说宋时饶州德兴县有个官人董宾卿，字仲臣。夫人是同县祝氏。绍兴初年，官拜四川汉州太守，全家赴任。不想仲臣做不得几时，死在官上了。一家老小人口又多，路程又远，宦囊又薄，算计一时间归来不得，只得就在那边寻了房子，权且驻下。仲臣长子元广，也是祝家女婿。他有祖荫在身，未及调官，今且守孝在汉州。

三年服满，正要别了母亲兄弟，挈了家小，赴阙听调，待补官之后，看地方如何，再来商量搬取全家。不料未行之先，其妻祝氏又死，遗有一女。元广就在汉州娶了一个富家之女，做了继室。带了妻女，同到临安补官，得了房州竹山县令。地方窄小，又且路远，也不能勾去四川接家属，只同妻女在衙中过了三年。

考满，又要进京，当时挈家东下。且喜竹山到临安虽是路长，却自长江下了船，乃是一水之地。有同行驻泊一船，也是一个官人在内，是四川人，姓吕，人多称他为吕使君，也是到临安公干的。这个官人年少风流，模样俊俏，虽然是个官人，还像个子弟一般。栖泊相并，两边彼此动问。吕使君晓得董家之船是旧汉州太守的儿子在内，他正是往年治下旧民，过来相拜。董元广说起亲属尚在汉州居驻，又兼继室也是汉州人氏，正是通家之谊。大家道是在此联舟相遇，实为有缘，彼此欣幸。大凡出路之人，长途寂寞，巴不得寻些根绊，图个往来。况且同是衣冠中，体面相等，往来更便。因此两家不是你到我船中，就是我到你船中，或是饮酒，或是下棋，或是闲话，真个是无日不会。就是骨肉相与，不过如此。这也是官员每出外的常事。不想董家船上却动火了一个人。你道是那个？正是那竹山知县的晚孺人。

元来董元广这个继室不是头婚，先前曾嫁过一个武官。只因他丰姿妖艳，情性淫荡，武官十分嬖爱，尽力奉承，日夜不歇，淘虚了身子，一病而亡。青年少寡，那里熬得？待要嫁人，那边厢人闻得他妖淫之名，没人敢揽头，故此肯嫁与外方，才嫁这个董元广。怎当得元广稟性怯弱，一发不济，再不能畅他的意。他欲心如火，无可煞渴之处，因见这吕使君丰容俊美，就了不得动火起来。况且同是四川人，乡音惯熟，倒比丈夫不同。但是到船中来，里头添茶暖酒，十分亲热。又抛声调噪，要他晓得。那吕使君乖巧之人，颇解其意，只碍着是同袍间，一时也下不得手。谁知那孺人或是露半面，或是露全身，眉来眼去，恨不得一把抱了他进来。日间眼里火了，没处

饶州德兴县——宋代德兴县属饶州，治所在今江西省德兴市。

汉州——宋代汉州辖境相当现在四川省成都地区，治所在今广汉市。

祖荫——封建时代子孙可承袭先人的官爵而受封，称“祖荫”。

房州竹山县——宋代竹山县属房州，治所在今湖北省竹山县。

考满——对官吏政绩的考核以三年为期，三年考满即可迁官。

使君——汉代称刺使为使君，后泛称州郡长官。

通家——姻亲或世交。此处指后者。

根绊——牵扯。

泻得，但是想起，只做丈夫不着，不住的要干事。弄得元广一丝两气，支持不过，疾病上了身子。吕使君越来候问殷勤，晓夜无间，趁此就与董孺人眉目送情，两下做光，已此有好几分了。

舟到临安，董元广病不能起。吕使君分付自己船上道：“董爷是我通家，既然病在船上，上去不得，连我行李也不必发上岸，只在船中下着，早晚可以照管。我所有公事，抬进城去勾当罢了。”过了两日，董元广毕竟死了。吕使君出身替他经纪丧事，凡有相交来吊的，只说“通家情重，应得代劳”。来往的人尽多赞叹他高义出人，今时罕有。那晓得他自有一副肚肠藏在里头，不与人知道的。正是：

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土时。

假若当时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

吕使君与董孺人议道：“饶州家乡又远，蜀中信息难通，令公棺柩，不如就在临安权且择地安葬。他年亲丁集会了，别作道理。”商量已定，也都是吕使君摆拨，一面将棺柩厝顿停当。事体已完，孺人率领元广前妻遗女，出来拜谢使君。孺人道：“亡夫不幸，若非大人周全料理，贱妾茕茕母子，怎能勾亡夫入土？真乃是骨肉之恩也。”使君道：“下官一路感蒙令公不弃，通家往来，正要久远相处，岂知一旦弃撇。客途无人料理，此自是下官身上之事。小小出力，何足称谢？只是殓事既毕，而今孺人还是作何行止？”孺人道：“亡夫家口尽在川中，妾身也是川中人，此间并无亲戚可投，只索原回到川中去。只是路途迢递，茕茕母子，无可倚靠，寸步难行。如何是好？”使君陪笑道：“孺人不必忧虑。下官公事勾当一完，也要即回川中，便当相陪同往。只望孺人勿嫌弃足矣。”孺人也含笑道：“果得如此提挈，还乡有日。寸心感激，岂敢忘报？”使君带着笑，丢个眼色道：“且看孺人报法何如？”两人之言，俱各有意，彼此心照。只是各自一只官船，人眼又多，性急不便做手脚，只好咽干唾而已。有一只《商调·错葫芦》单道这难过的光景：

两情人，各一舟；总春心，不自由。只落得双飞蝴蝶梦庄周，活冤家犹然不聚头。又不知几时消受，抵多少眼穿肠断为牵牛。

却说那吕使君只为要营勾这董孺人，把自家公事趲干起了，一面支持动身。两只船厮帮着，一路而行，前前后后，止隔着盈盈一水。到了一个马头上，董孺人整备着一席酒，以谢孝为名，单请着吕使君。吕使君闻召，

做光——调情。同“挨光”。

“周公”四句——见于白居易七律《放言》五首之一，此四句截取后半首。原诗句是：“周公恐惧流言后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向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？”“周公”一联，上句说好人曾受到诽谤，下句说坏人曾骗到贤名。周公，姓姬名旦，武王之弟，封于周（今陕西岐山），故称。武王死后，成王年幼，由周公摄政。时流言周公欲篡位，而周公忠心辅佐，平定战乱，维护周朝的安定。王莽，篡汉位称帝，改国号为新，篡位前亦曾谦恭下土，享有好名。

摆拨——安排、布置。

蝴蝶梦庄周——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昔者庄周梦为蝴蝶…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？蝴蝶之梦为周与？”本谓生活如幻，此借字面喻只能梦里成双。

营勾——勾引、挑逗。

趲干——快办。趲，催促、赶快。

马头——今作“码头”，水岸停船处。

千欢万喜，打扮得十分俏倬，趋过船来。孺人笑容可掬，迎进舱里，口口称谢。三杯茶罢，安了席，东西对坐了，小女儿在孺人肩下打横坐着。那女儿止得十来岁，未知甚么头脑，见父亲在时往来的，只说道可以同坐吃酒的了。船上外水的人，见他们说的多是一口乡谈，又见日逐往来甚密，无非是关着至亲的勾当，那管其中就里？谁晓得借酒为名，正好两下做光的时节。正是：

茶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两人饮酒中间，言来语去，眉目送情，又不须用着马泊六，竟是自家觑面打话，有甚么不成的事？只是耳目众多，也要遮饰些个。看看月色已上，只得起身作别。使君道：“匆匆别去，孺人晚间寂寞，如何消遣？”孺人会意，答道：“只好独自个推窗看月耳。”使君晓得意思许他了，也回道：“月色果好，独睡不稳，也待要开窗玩月，不可辜负此清光也。”你看两人之言尽多有意，一个说“开窗”，一个说“推窗”，分明约定晚间窗内走过相会了。

使君到了自家船中，叫心腹家僮分付船上要两船相并帮着，官舱相对，可以照管。船上水手听依分付，即把两船紧紧贴着住了。人静之后，使君悄悄起身，把自己船舱里窗轻推开来。看那对船时节，舱里小窗虚掩。使君在对窗咳嗽一声，那边把两扇小窗一齐开了。月光之中，露出身面，正是孺人独自个在那里。使君忙忙跳过船来。这里孺人也不躲闪，两下相偎相抱，竟到房舱中床上，干那话儿去了。

一个新寡的文君，正要相如补空。一个独居的宋玉，专待邻女成双。一个是不系之舟，随人牵挽。一个如中流之楫，惟我荡摇。沙边鸂鶒好同眠，水底鸳鸯堪比乐。

云雨既毕，使君道：“在下与孺人无意相逢，岂知得谐夙愿，三生之幸也。”孺人道：“前日瞥见君子，已使妾不胜动念。后来亡夫遭变，多感周全。女流之辈无可别报，今日报以此身，愿勿以妾自献为嫌，他日相弃，使妾失望耳。”使君道：“承子不弃，且自欢娱，不必多虑。”自此朝隐而出，暮隐而入，日以为常。虽外边有人知道，也不顾了。

一日，正欢乐间，使君忽然长叹道：“目下幸得同路而行，且喜蜀道尚远，还有几时。若一到彼地，你自有家，我自有室，岂能长有此乐哉？”孺人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妾夫既身亡，又无儿女，若到汉州，或恐亲属拘碍。今在途中，惟妾得以自主，就此改嫁从君，不到那董家去了，谁人禁得我？”使君闻言，不胜欣幸，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足感厚情。在下益州成都郫县，自有田宅，庄房尽可居住。那是此间去的便道，到得那里，我接你上去住了，打发了这两只船。董家人愿随的，就等他随你住了；不愿的，听他到汉州去；或各自散去。汉州又远，料那边多是孤寡之人，谁管得到这里的

谢孝——丧事后对协助治丧人等的答谢。

俏倬（zhu 桌）——风流，俊俏。

外水——外地、外乡。

马泊六——专门撮合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。

宋玉——战国时楚国辞赋家，所作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曾说东邻美女隔墙窥他三年，这里即用其事。

鸂鶒（xī chī奚斥）——形似鸳鸯而大的水鸟，色多紫，又名“紫鸳鸯”。

事？倘有人说话，只说你遭丧在途，我已礼聘为外室了，却也无奈我何。”孺人道：“这个才是长远计较。只是我身边还有这小妮子，是前室祝氏所生。今这个却无去处，也是一累。”使君道：“这个一发不打紧。目下还小，且留在身边养着。日后有人访着还了他去；没人来访，等长大了，不拘那里着落了便是。何足为碍？”两人一路商量的停停当当。

到了郫县，果然两船上东西尽情搬上去住了。可惜董家竹山一任县令，所有宦资连妻女多属之他人。随来的家人也尽有不平的，却见主母已随顺了，吕使君又是个官宦，谁人敢与他争得？只有气不伏、不情愿的，当下四散而去。吕使君虽然得了这一手便宜，也被这一干去的人各处把这事播扬开了。但是闻得的，与旧时称赞他高谊的，尽多讥他没行止，鄙薄其人。至于董家关亲的，见说着这话，一发切齿痛恨，自不必说了。

董家关亲的莫如祝氏最切。他两世嫁与董家，有好些出仕的在外，尽多是他夫人每弟兄叔侄之称。有一个祝次騫，在朝为官，他正是董元广的妻兄。想着董氏一家飘零四散，元广妻女被人占据，亦且不知去向，日夜系心。其时乡中王恭肃公到四川做制使，托他在所属地方访寻。道里辽阔，谁知下落？

乾道初年，祝次騫任嘉州太守，就除利路运使。那吕使君正补着嘉州之缺，该来与祝次騫交代。吕使君晓得次騫是董家前妻之族，他干了那件短行之事，怎有胆气见他？迁延稽留，不敢前来到任。祝次騫也恨着吕使君是禽兽一等人，心里巴不得不见他。趁他未来，把印绶解卸，交与僚官，权时收着，竟自去了。吕使君到得任时，也就有人寻他别是非，弹上一本，朝廷震怒，狼狈而去。祝次騫枉在四川路上做了一番的官，竟不曾访得甥女儿的消耗，心中常时抱恨。

也是人有不了之愿，天意必然生出巧来。直到乾道丙戌年间，次騫之子祝东老，名震亨，又做了四川总干之职，受了檄文，前往成都公干。道经绵州，绵州太守吴仲广出来迎着，置酒相款。仲广元是待制学士出身，极是风流文采的人。是日郡中开宴，凡是应得承直的娼优，无一不集。东老坐间，看见户椽傍边立着一个妓女，姿态恬雅，宛然闺阁中人，绝无一点轻狂之度。东老注目不瞬，看勾多时，却好队中行首到面前来斟酒。东老且不接他的酒，指着那户椽傍边的妓女问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行首笑道：“官人喜他么？”东老道：“不是喜他。我看他有好些与你们不同处，心下疑怪，故此问你。”行首道：“他叫得薛倩。”

外室——“正室”（元配妻子）之外的妻子，也叫“外舍”、“外宅”。

制使——即“制置使”，地区的军事长官。

乾道——宋孝宗赵昚年号，公元1165—1173年。

嘉州——辖境相当现在四川省岷江流域，治所在今乐山市。

利路运使——“利州路转运使”的简称。利州辖境相当现在四川省东北部与陕西省南部地区，南宋绍兴年间分为东西两路，东路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，西路治所在今陕西省略阳县。转运使原是经营运输粮草财货的官员，南宋时权限扩大，兼理边防、治安、钱粮、巡察等事。

消耗——消息、音信。

总干——即“总领”、职掌一地区诸军钱粮的官员。

绵州——辖境相当现在四川省涪江流域，治所在今绵阳市。

待制学士——以备顾问的学士。待制为宋代加给文臣的一种衔号。

东老正要细问，吴太守走出席来，斟着巨觥来劝东老，只得住了话头。接着太守手中之酒，放下席间，却推辞道：“贱量实不能饮，只可小杯适兴。”太守看见行首正在傍边，就指着巨觥分付道：“你可在此奉着总干，是必要总干饮干，不然就要罚你。”行首笑道：“不须罚小的。若要总干多饮，只叫薛倩来奉，自然毫不推辞。”吴太守也笑道：“说得古怪，想是总干曾与他相识么？”东老道：“震亨从来不曾到大府这里，何繇得与此辈相接？”太守反问行首道：“这等，你为何这般说？”行首道：“适间总干殷殷问及，好生垂情于他。”东老道：“适才邂逅之间，见他标格如野鹤在鸡群。据下官看起来，不像是个中之人。心里疑惑，所以在此询问他为首的。岂关有甚别意来？”太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叫薛倩侍在总干席傍劝酒罢了。”行首领命，就唤将薛倩来侍着。

东老正要问他来历，恰中下怀。命取一个小杌子，赐他坐了，低问问道：“我看你定然不是风尘中人，为何在此？”薛倩不敢答应，只叹口气，把闲话支吾过去。东老越越疑心，过会又问道：“你可实对我说。”薛倩只是不开口，要说又住了。东老道：“直说不妨。”薛倩道：“说也无干，落得羞人。”东老道：“你尽说与我知，焉知无益？”薛倩道：“尊官盘问不过，不敢不说，其实说来可羞。我本好人家儿女，祖、父俱曾做官，所遭不幸，失身辱地。只是前生业债所欠，今世偿还，说他怎的！”东老恻然动心道：“汝祖、汝父，莫不是汉州知州，竹山知县么？”薛倩大惊，哭将起来，道：“官人如何得知？”东老道：“果若是，汝母当姓祝了。”薛倩道：“后来的是继母。生身亡母，正是姓祝。”东老道：“汝母乃我姑娘也，不幸早亡。我闻你与继母流落于外，寻觅多年，竟无消耗。不期邂逅于此。却为何失身妓籍？可备与我说。”薛倩道：“自从父亲亡后，即有吕使君来照管丧事，与同继母一路归川。岂知得到川中，经过他家门首，竟自尽室占为己有。继母与我多随他居住多年。那年坏官回家，郁郁不快，一病而亡。连继母无所倚靠，便将我出卖，得了薛妈七十千钱，遂入妓籍，今已是一年多了。追想父亲亡时，年纪虽小，犹在目前。岂知流落羞辱，到了这个地位！”言毕，失声大哭。东老不觉也哭将起来。

初时说话低微，众人见他交头接耳，尽见道无非是些调情肉麻之态，那里管他就里。直见两人多哭做一堆，方才一座惊骇，尽来诘问。东老道：“此话甚长，不是今日立谈可尽，况且还要费好些周折。改日当与守公细说罢了。”太守也有些疑心，不好再问。酒罢各散，东老自向公馆中歇宿去了。

薛倩到得家里，把席间事体对薛妈说道：“总干官府是我亲眷，今日说起，已自认帐。明日可到他寓馆一见，必有出格赏赐。”薛妈千欢万喜。

到了第二日，薛妈率领了薛倩来到总干馆舍前求见。祝东老见说，即叫放他母子进来。正要与他细话，只见报说太守吴仲广也来了。东老笑对薛倩道：“来得正好！”薛倩母子多未知其意。

太守下得轿，薛倩走过去先叩了头。太守笑道：“昨日哭得不勾，今日又来补么？”东老道：“正要见守公，说昨日哭的缘故。此子之父董元广，

个中之人——“个中人”，即“此中人”，原指熟知内情的人，此作妓女的隐语。

杌（wù）子——小方凳子。

无干——没有用，无济于事。

乃竹山知县。祖父仲臣，是汉州太守。两世衣冠之后。只因祖死汉州，父又死于都下，妻女随在舟次，所遇匪人，流落到此地位。乞求守公急为除去乐籍。”太守恻然道：“元来如此。除籍在下官所司，甚为易事。但除籍之后，此女毕竟如何？若明公有意，当为效劳。”东老道：“不是这话。此女之母，即是下官之姑，下官正与此女为嫡表兄妹。今既相遇，必须择个良人嫁与他，以了其终身。但下官尚有公事须去，一时未得便有这样凑巧的。愚意欲将此女暂托之尊夫人处，安顿几时。下官且到成都往回一番，待此行所得诸台及诸郡馈遗路贐之物，悉将来为此女的嫁资。慢慢拣选一个佳婿与他，也完我做亲眷的心事。”太守笑道：“天下义事，岂可让公一人做尽了？我也当出二十万钱为助。”东老道：“守公如此高义，此女不幸中大幸矣！”当下分付薛倩随着吴太守到衙中奶奶处住着：“等我来时再处。”太守带着自去。东者叫薛妈过来，先赏了他十千钱，说道：“薛倩身价，在我身上，加利还你。”薛妈见了是官府做主，怎敢有违？只得凄凄凉凉自去了。东老一面往成都进发，不题。

且说吴太守带得薛倩到衙里来，叫他见过了夫人，说了这些缘故，叫夫人好好看待他。夫人应允了。吴太守在衙里仔细把薛倩举动看了多时，见他仍是满面忧愁，不歇的叹气。心里忖道：“他是好人家儿女，一向堕落，那不得意是怪他不得的。今既已遇着表兄相托，收在官衙，他日打点嫁人，已提挈在好处了，为何还如此不快？他心中毕竟还有掉不下的事。”教夫人缓缓盘问他备细。薛倩初时不肯说。吴太守对他道：“不拘有甚么心事，只管明白说来，我就与你做主。”薛倩方才说道：“官人再三盘问，不敢不说。说来也是枉然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你且说来，看是如何。”薛倩道：“贱妾心中，实是有一人放他不下，所以被官人看破了。”太守道：“是甚么人？”薛倩道：“妾身虽在烟花之中，那些浮浪子弟，未尝倾心交往。只有一个书生，年方弱冠，尚未娶妻，曾到妾家往来，彼此相爱。他也晓得妾身出于良家，深加怜悯，越觉情深。但是入城，必来相叙。他家父母知道，拿回家去痛打一顿，锁禁在书房中。以后虽是时或有个信来，再不能勾见他一面了。今蒙官人每抬举，若脱离了此地，料此书生无缘再会，所以不觉心中快快，撇放不开。岂知被官人看了出来。”太守道：“那个书生姓甚么？”薛倩道：“姓史，是个秀才，家在乡间。”太守道：“他父亲是甚么人？”薛倩道：“是个老学究。”太守道：“他多少家事，娶得你起么？”薛倩道：“因是寒儒之家，那书生虽往来了几番，原自力量不能，破费不多。只为情上难舍，频来看觑，他家兀自道破坏了家私，狠下锁。怎有钱财娶得妾身？”太守道：“你看得他做人如何？可真心得意他否？”薛倩道：“做人是个忠诚有馀的，不是那些轻薄少年，所以妾身也十分敬爱，谁知反为妾受累。而今就得意也没处说了。”说罢，早又眼泪落将出来。

太守问得明白，出堂去签了一张密票，差一个公人，拨与一匹快马，急取绵州学史秀才到州，有官司勾当，不可迟误。公人得了密票，狐假虎

匪人——不是正经人。匪，同“非”。

乐籍——指乐部所辖官妓的名籍。“除去乐籍”即解除妓女的身份，简称“除籍”。

路贐——赠送的路费。

家事——吴方言，家产。

密票——秘密传票。传票是法制机构的传讯通知单。紧急传呼则用“朱票”。

威，扯做了一场火急势头。忙下乡来，敲进史家门去，将朱笔官票与看，乃是府间遣马追取秀才，立等回话的公事。史家父子惊得呆了，各没想处。那老史埋怨儿子道：“定是你终日宿娼，被他家告害了。再无他事！”史秀才道：“府尊大人取我，又遣一匹马来，焉知不是文赋上边有甚么相商处？”老史道：“好，来请你！柬贴不用一个，出张朱票！”史秀才道：“决是没人告我。”父子两个胡猜不住，公人只催起身。老史只得去收拾酒饭，待了公人，又送了些辛苦钱，打发儿子起身到州里来。正是：

乌鸦喜鹊同声，吉凶全然未保。

今日捉将官去，这回头皮送了。

史生同了官差，一程来到州中，不知甚么事繇，穿了小服，进见太守。太守教换了公服相见，史生才把疑心放下了好些。换了衣服，进去行礼已毕，太守问道：“秀才家小小年纪，怎不苦志读书，倒来非礼之地频游，何也？”史生道：“小生诵读诗书，颇知礼法，蓬窗自守，从不游甚非礼之地。”太守笑道：“也曾去薛家走走么？”史生见道着真话，通红了双颊，道：“不敢欺大人，客寓州城，诵读馀功，偶与朋友辈适兴闲步，容或有之，并无越礼之事。”太守又道：“秀才家说话不必遮饰，试把与薛倩往来事情实诉我知道。”史生见问得亲切，晓得瞒不过了，只得答道：“大人问及于此，不敢相诳。此女虽落娼地，实非娼流，乃名门宦裔，不幸至此。小生偶得邂逅，见其标格，有似良人。问得其详，不胜义愤。自惜身微力薄，不能拔之风尘，所以怜而与游。虽系儿女子之私，实亦士君子之念。然如此鄙事，不知大人何以知而问及。殊深惶愧，只得实陈，伏乞大人容恕。”太守道：“而今假若以此女配足下，足下愿以之为室家否？”史生道：“淤泥青莲，亦愿加以拂拭。但贫士所不能，不敢妄想。”太守笑道：“且站在一边，我教你看一件事。”就掣一枝签，唤将薛妈来。

薛妈慌忙来见太守。太守叫库史取出一百道官券来，与他道：“昨闻你买薛倩身价，止得钱七十千。今加你价三十千，共一百道，你可领着。”时史生站在傍边，太守用手指着对薛妈道：“汝女已嫁此秀才了。此官券即是我与秀才出的聘礼也。”薛妈不敢违拗，只得收了。当下认得史生的，又不好问得缘故。老妈们心性，见了一百千，算来不亏了本，随他女儿短长，也不在他心上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欢欢喜喜自出去了。

此时史生看见太守如此发放，不晓其意。心中想道：“难道太守肯出己钱讨来与我不成？这怎么解？”出了神，没可想处。太守唤史生过来，笑道：“足下苦贫，不能得娶，适间已为足下下聘了。今以此女与足下为室，可喜欢么？”史生叩头道：“不知大人何以有此天恩，出自望外，岂不踊跃！但家有严父，不敢不告。若知所娶娼女，事亦未必可谐。所虑在此耳。”太守道：“你还不知，此女为总干祝使君表妹，前日在此相遇，已托下官脱了乐籍，俟成都归来，替他择婿。下官见此义举，原许以二十万钱助嫁。今此女见在我衙中，昨日见他心事不决，问得其故，知与足下两意相孚，不得成就。下官为此相请，欲为你两人成此好事。适间已将十万钱还了薛媪，今再以十万钱助足下婚礼，以完下官口信。待总干来时，整備成亲。若尊人问及，不必再提起薛家，只说总干表妹，下官为媒，无可虑也。”史

生见说，欢喜非常，谢道：“鰕生 何幸，有此奇缘，得此恩遇，虽粉骨碎身，难以称报。”太守又叫库吏取一百道官券付与史生。史生领下，拜谢而去。看见丹墀之下，荷花正开，赋诗一首以见感恩之意。诗云：

莲染青泥埋暗香，东君移取一齐芳。

擎珠拟作衔环报，已学葵心映日光。

史生到得家里，照依太守说的话，回覆了父母。父母道是喜从天降，不费一钱，攀了好亲事。又且见有许多官券拿回家来，问其来历，说道是太守助的花烛之费，一发支持有馀，十分快活。一面整顿酒筵各项，只等总干回信不题。

却说吴太守虽已定下了史生，在薛倩面前只不说破。隔得一月，祝东老成都事毕，重回绵州，来见太守。一见便说表妹之事。太守道：“别后已干办得一个佳婿在此，只等明公来，便可嫁了。”东老道：“此行所得，合来有五十万。今当悉以付彼，使其成家立业。”太守道：“下官所许二十万，已将十万还其身价，十万备其婚资。今又有此助，可以不忧生计。况其人可倚，明公可以安心了。”东老道：“婿是何人？”太守道：“是个书生，姓史。今即去召他来相见。”东老道：“书生最好。”太守立刻命人去召将史秀才来到，教他见了东老。东老见他少年，丰姿出众，心里甚喜。太守即择取来日大吉，叫他备轿，明日到州迎娶家去。

太守回衙，对薛倩道：“总干已到，佳婿已择得有人，看定明日成婚。婚资多备。从此为良人妇了。”薛倩心里且喜且悲。喜的是亏得遇着亲眷，又得太守做主，脱了贱地，嫁个丈夫，立了妇名；悲的是心上书生从此再不能勾相会了。正是：

笑啼俱不敢，方信做人难。

早知灯是火，落得放心安。

明日，祝东老早到州中，坐在后堂，与太守说了，教薛倩出来相见。东老即将五十万钱之数，交与薛倩，道：“聊助子妆奁之费，少尽姑表之情。只无端累守公破费二十万，甚为不安。”太守笑道：“如此美事，岂可不许我费一分乎？”薛倩叩谢不已。东老道：“婿是守公所择，颇为得人，终身可傍矣。”太守笑道：“婿是令表妹所自择，与下官无干。”东老与薛倩俱愕然不解。太守道：“少顷自见。”

正话间，门上进禀：“史秀才迎婚轿到。”太守立请史秀才进来，指着史生对薛倩道：“前日你再三不肯说，我道说明白了好与你做主。今以此生为汝夫，汝心中没有不足处了么？”薛倩见说，方敢抬眼一看，正是平日心上之人。方晓得适间之言，心下暗地喜欢无尽。太守立命取香案，教他两人拜了天地。已毕，两人随即拜谢了总干与太守。太守分付花红羊酒，鼓乐送到他家。东老又命人抬了这五十万嫁资，一齐送到史家家里来。史家老儿只说是娶得总干府表妹，以此为荣，却不知就是儿子前日为嫖了厮闹的表子。后来渐渐明白，却见两处大官府做主，又平白得了许多嫁资，也心满意足了。史生夫妻二人感激吴太守，做个木主 供在家堂，奉祀香火不绝。

鰕(z u邹)生——犹小生。自称的谦词。

衔环——传东汉杨宝少时曾救一黄雀，后黄雀衔白环四枚报答杨宝。事见吴均《续齐谐记》。

木主——即“牌位”。

次年，史生得预乡荐。东老又着人去汉州访着了董氏兄弟，托与本处运使，周给了好些生计，来通知史生夫妻二人，教他相通往来。史生后来得第，好生照管妻家，汉州之后，得以不绝。此乃是不幸中之幸，遭遇得好人，有此结果。不然，世上的人多似吕使君，那两代为官之后，到底堕落了。天网恢恢，正不知吕使君子女又如何哩！

公卿宣淫，误人儿女。不遇手援，焉复其所？

瞻彼穹庐，涕零如雨。千载伤心，王孙帝主。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

词云：

风月襟怀，图取欢来。戏场中尽有安排。呼卢博赛，岂不豪哉？费自家心，自家力，自家财。有等奸胎，惯弄秀才。巧妆成科诨难猜。非关此辈，忒使心乖。总自家痴，自家狠，自家呆。（词寄《行香子》）

这首词，说着人世上诸般戏事皆可遣兴陶情，惟有赌博一途，最是为害不浅。盖因世间人总是一个贪心所使，见那守分的一日里辛辛苦苦，巴着生理，不能勾进得多少钱；那赌场中一得了采，精金白银，只在一两掷骰子上收了许多来，岂不是个不费本钱的好生理？岂知有这几掷赢，便有几掷输。赢时节，道是倘来之物，就有粘头的、讨赏的、帮衬的，大家来撮哄。这时节意气扬扬，出之不吝。到得赢骰过了，输骰齐到，不知不觉的弄个罄净，却多是自家肉里钱，旁边的人不会帮了他一文。所以只是输的多，赢的少。有的不伏道：“我赢了就住，不到得输就是了。”这句话恰似有理，却是那一个如此把得定？有的巴了千钱要万钱，人心不足不肯住的；有的乘着胜采，只道是常得如此，高兴了不肯住的；有的怕别人讥诮他小家子相，碍上碍下不好住的。及至临后输来，虽悔无及，道先前不曾住得，如今难道就罢？一发住不成了，不到得弄完决不收场。况且又有一落场便输了的，总有几掷赢骰，不勾番本，怎好住得？到得番本到手，又望多少赢些，那里肯住？所以一耽了这件滋味，定是无明无夜，抛家失业，失魂落魄，忘飧废寝的。朋友们讥评，妻子们怨帐，到此地位一总不理，只是心心念念记挂此事，一似担雪填井，再没个满的日子了。全不想钱财自命里带来，人人各有分限，岂由你空手博来做得人家的？不要说不能勾赢，就是赢了，未心是福处。

乡荐——唐宋时参加进士考试的人，须由州县地方官推举，称为“乡荐”。

呼卢——也作“呼卢喝雉”，指赌博。

秀才——宋元时骂人的话。明代徐渭《南词叙录》：“秀才，狙诈也，狡狴也。”通常用以指人，犹今云坏蛋、流氓、无赖；此指狡狴的伎俩。

科诨（hùn混）——即“插科打诨”，以滑稽动作和诙谐语言引人发笑。

巴着生理——犹如说盼着工作。巴，盼望。生理，赖以谋生的职业。下文“岂不是个不费本钱的好生理”，生理，即生意、买卖。

倘来之物——意外得到的东西。倘，当作“僥”，《庄子·缮性》：“物之僥来，寄者也。”

粘头——亦作“拈头”，赌主从赢家提取的钱。

撮哄——哄骗，怂恿。

自家肉里钱——吴方言，意谓自己的血汗钱。

宋熙宁年间，相国寺前有一相士，极相得着，其门如市。彼时南省开科，纷纷举子多来扣问得失，他一一决来，名数不爽。有一举子姓丁，名湜，随众往访。相士看见大惊道：“先辈气色极高，吾在此阅人多矣，无出君右者。据某所见，便当第一人及第。”问了姓名，相士就取笔在手，大书数字于纸云：“今年状元是丁湜。”粘在壁上。向丁生拱手道：“留为后验。”丁生大喜自负，别了相士，走回寓中来，不觉心神畅快，思量要寻个乐处。

元来这丁生少年才俊，却有个僻性，酷好的是赌博。在家时，先曾败掉好些家资，被父亲锁闭空室，要饿死他。其家中老姬怜之，破壁得逃。到得京师，补试太学，幸得南省奏名，只待廷试。心绪闲暇，此兴转高。况兼破费了许多家私，学得一番奢遮手段，手到处会赢。心中技痒不过。闻得同榜中有两个四川举子，带得多资，亦好赌博。丁生写个请帖，着家童请他二人到酒楼上饮酒。二人欣然领命而来，分宾主坐定。饮到半酣，丁生家童另将一个包袱放在左边一张桌子上面，取出一个匣子，开了，拿出一对赏锺来。二客看见匣子里面藏着许多戏具，乃是骨牌、双陆、围棋、象棋及五木骰子、枚马之类，无非赌博场上用的。晓得丁生好此，又触着两人心中所好，相视而笑。丁生便道：“我们乘着酒兴，三人共赌一回取乐何如？”两人拍手道：“绝妙！绝妙！”一齐立起来，看楼上傍边有一小阁，丁生指着道：“这里头倒幽静些。”遂叫取了博具，一同到阁中来。相约道：“我辈今日逢场作戏，系是彼此同袍，十分大有胜负，忒难为人了。每人只以万钱为率，尽数赢了，止得三万；尽数输了，不过一万。图个发兴消闲而已。”说定了，方才下场，相博起来。

初时果然不十分大来往。到得擲到兴头上，你强我赛，各要争雄，一二万钱只好做一擲，怎好就歇得手？两人又着家童到下处再取东西，下着本钱，频频添入，不记其次。丁生煞是好手段，越赢得来，精神越旺。两人不伏输，狠将注头乱推，要博转来，一注大似一注。怎当得丁生连擲胜采，两人出注，正如众流归海，尽数赶在丁生处了。直赢得两人油干火尽。两人也怕起来，只得忍着性子住了，垂首丧气而别。丁生总计所赢，共有六百万钱，命家童等负归寓中，欢喜无尽。

隔了两日，又到相士店里来走走，意欲再审问他前日言语的确。才进门来，相士一见大惊道：“先辈为何气色大变？连中榜多不能了，何况魁选！”急将前日所粘在壁上这一条纸扯下来，揉得粉碎。叹道：“坏了我名声，此番不准了。可恨！可恨！”丁生慌了，道：“前日小生原无此望，是足下如此相许。今日为何改了口？此是何故？”相士道：“相人功名，先观天庭气色。前日黄亮润泽，非大魁无此等光景，所以相许。今变得枯焦且黑滞了，那里还望功名？莫非先辈有甚设心不良，做了些谋利之事，有负神

熙宁——宋神宗赵顼年号，公元1068—1077年。

南省——指礼部，中央执掌礼仪、祭享、贡举等事务的官署，会试由礼部负责。《事文类聚》：“礼部称南省，又曰礼闹。”

先辈——唐、宋时称未登科第的士子为“先辈”。

注头——赌注，赌博时每局压下的钱。

魁选——即前文所说“今科状元”。

天庭——相术用语，指人的两眉之间、前额中央。

明么？试想一想看。”丁生悚然，便把赌博得胜之事说出来，道：“难道是为这戏事？”相士道：“你莫说是戏事，关着财物，便有神明主张。非义之得，自然减福。”丁生悔之无及。忖了一忖，问相士道：“我如今尽数还了他，恐怕仍旧不妨了？”相士道：“才一发心，暗中神明便知。果能悔过，还可占甲科，但名次不能如旧，五人之下可望。切须留心。”

丁生亟回寓所，着人去请将二人到寓。两人只道是又来纠缠，正要番手，三脚两步，忙忙过来。丁生相见了，道：“前日偶尔作戏，大家在客中，岂有实得所赢钱物之理？今日特请两位过来，奉还原物。”两人出于不意，道：“既已赌输，岂有竟还之理？或者再博一番，多少等我们翻些才使得。”丁生道：“道义朋友，岂可以一时戏耍，损伤客囊财物？小弟誓不敢取一文，也不敢再做此等事了。”即叫家童各将前物竟送还两人下处。两人喜出望外，道是丁生非常高谊，千恩万谢而去。岂知丁生原为着自己功名要紧，故依着相士之言，改了前非。

后来廷试唱名，果中徐铎榜第六人。相士之术，不差毫厘。若非是这一番赌，这状元本是丁湜，不让别人了。今低了五名，又还亏得悔过迁善，还了他人钱物，尚得高标。倘贪了小便宜，执迷不悟，不弄得功名没分了？所以说钱财有分限，靠着赌博得来，便赢了也不是好事。

况且有此等近利之事，便有一番谋利之术。有一伙赌中光棍，惯一结了一班党与，局骗少年子弟，俗名谓之“相识”。用铅沙灌成药骰，有轻有重，将手指捻将转来，捻得得法，抛下去多是赢色。若任意抛下，十掷九输。又有惯使手法，拳红坐六的；又有阴阳出注，推班出色的。那不识事的小二哥，一团高兴，好歹要赌，俗名唤做“酒头”，落在套中，出身不得，谁有得与你赢了去？奉劝人家子弟，莫要痴心想别人的。看取丁湜故事，就赢了也要折了状元之福，何况没福的，何况必输的！不如学好守本分的为强。有诗为证：

财是他人物，痴心何用贪？
寝兴多失节，饥饱亦相参。
输去中心苦，赢来众口馋。
到头终一败，辛苦为谁甜？

小子只为苦口劝着世人休要赌博，却想起一个人来，没事闲游，撞在光棍手里，不知不觉弄去一赌，赌得精光，没些巴鼻。说得来好笑好听。

风流误入绮罗丛，自讶通宵倚翠红。
谁道醉翁非在酒，却教眨眼尽成空。

这话文乃在宋朝道君皇帝宣和年间，平江府有一个官人，姓沈，承着祖上官荫，应授将仕郎之职，赴京听调。这个将仕家道丰厚，年纪又不多，带了许多金银宝货在身边。少年心性，好的是那歌楼舞榭，倚翠偎红，绿水青山，闲茶浪酒。况兼身畔有的是东西，只要撞得个乐意所在，挥金如土，毫无吝色。

徐铎榜——徐铎，字振文，莆田人，熙宁进士第一。此言丁生所中与徐铎同榜。

没些巴鼻——《委巷丛谈》载杭州方言：“言人作事无据者曰没巴鼻。”没些巴鼻，此处意为没办法。

道君皇帝——指宋徽宗赵佶，因其退位后尊为“教主道君太上皇帝”，故称。

将仕郎——官名，宋代从九品下为将仕郎，是低级的文散官。

大凡世情如此：才是有个撒漫 使钱的勤儿，便有那帮闲捩懒 的陪客来了。寓所差不多远，有两个游手人户，一个姓郑，一个姓李，总是些没头鬼，也没个甚么真名号，只叫做郑十哥，李三哥。终日来沈将仕下处，与他同坐同起，同饮同餐。沈将仕一刻也离不得他二人。他二人也有时破些钱钞，请沈将仕到平康里中好姊妹家里摆个还席，吃得高兴，就在姊妹人家宿了。少不得串同了他家，扶头打差，一路儿撮哄，弄出些钱钞大家有分，决不到得白折了本。亏得沈将仕壮年贪色，心性不常，略略得味，就要跳槽，不迷恋着一个，也不能起发他大主钱财。只好和哄过日，常得嘴头肥腻而已。

如是盘桓，将及半年，城中乐地，也没有不游到的所在了。一日，沈将仕与两人商议道：“我们城中各处走遍了，况且尘嚣嘈杂，没甚景趣。我要城外野旷去处走走，散心耍子一回，何如？”郑十、李三道：“有兴，有兴。大官人一发在行得紧！只是今日有些小事未完，不得相陪。若得迟至明日便好。”沈将仕道：“就是明日无妨，却不可误期。”郑、李二人道：“大官人如此高怀，我辈若有个推故不去，便是俗物了。明日准来相陪就是。”

两人别去了一夜，到得次日，来约沈将仕道：“城外之兴何如？”沈将仕道：“专等，专等。”郑十道：“不知大官人轿去马去？”李三道：“要去闲步散心，又不赶甚路程，要那轿马何干？”沈将仕道：“三哥说得是。有这些人随着，便要来催你东去西去，不得自由。我们只是散步消遣，要行要止，凭得自家，岂不为妙？只带个把家童去跟跟便了。”沈将仕身边有物，放心不下，叫个贴身安童背着一个皮箱，随在身后，一同郑、李二人踱出长安门外来。但见：

甫离城廓，渐远市廛。参差古树绕河流，荡漾游丝飞野岸。布帘沽酒处，惟有耕农村老来尝；小艇载鱼还，多是牧竖樵夫来问。炊烟四起，黑云影里有人家；路径多歧，青草痕中为孔道。别是一番野趣，顿教忘却尘情。

三人信步而行，观玩景致，一头说话，一头走路。迤 有二三里之远，来到一个塘边。只见几个粗腿大脚的汉子，赤剥了上身，手提着皮挽，牵着五七匹好马，在池塘里洗浴。看见他三人走来至近，一齐跳出塘子，慌忙将衣服穿上，望着三人齐声迎喏。沈将仕惊疑，问二人道：“此辈素非相识，为何见吾三人恭敬如此？”郑、李两人道：“此王朝议 使君之隶卒也。使君与吾两人最相厚善，故此辈见吾等走过，不敢怠慢。”沈将仕道：“元来这个缘故！我也道为何无因至前。”

三人又一头说，一头走，离池边上前又数百步远了。李三忽然叫沈将仕一声道：“大官人，我有句话商量着。”沈将仕道：“甚话？”李三道：“今日之游，颇得野兴，只是信步浪走，没个住脚的去处。若便是这样转去了，又无意味。何不就骑着适才王公之马，拜一拜王公，岂不是妙？”沈将

撒漫——任意花费钱财。也作“撒镞”；镞，钱的背面，代指钱钞。

僮（z n 趱）懒——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

没头鬼——来历不明的人。

扶头打差——意即陪着饮酒作乐。扶头，原指醉后须人扶头，后引伸为醉酒。打差，出勤支应。

朝议——即朝议大夫，宋代为正五品下阶文散官。

仕道：“王公是何人？我却不曾认得，怎好拜他？”李三道：“此老极是个妙人。他曾为一大郡守，家资绝富，姬妾极多。他最喜的是宾客往来，款接不倦。今年纪已老，又有了些痰病，诸姬妾皆有离心。却是他防禁严密，除了我两人忘形相知，得以相见，平时等闲不放出外边来。那些姬妾无事，只是终日合伴顽耍而已。若吾辈去看他，他是极喜的。大官人虽不曾相会，有吾辈同往，只说道钦慕高雅，愿一识荆。他看见是吾每的好友，自不敢轻。吾两人再递一个春与他，等他晓得大官人是在京调官的衣冠一脉，一发注意了，必有极精的饮馔相款。吾每且落得开怀快畅他一晚，也是有兴的事。强如寂寂寞寞，仍旧三人走了回去。”沈将仕心里未决，郑十又道：“此老真是会快活的人，有了许多美妾，他却又在朋友面上十分殷勤，寻出兴趣来。更兼留心饮馔，必要精洁，惟恐朋友们不中意，吃得不尽兴。只这一片高兴热肠，何处再讨得有？大官人既到此地，也该认一认这个人，不可错过。”沈将仕也喜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便同二位拜他一拜也好。”李三道：“我每原回到池边，要了他的马去。”

于是三人同路而回，走到池边，郑、李大声叫道：“带四个马过来！”看马的不敢违慢，答应道：“家爷的马，官人每要骑尽意骑坐就是。”郑、李与沈将仕各骑了一匹，连沈家家僮捧着箱儿也骑了一匹。看马的带住了马头，问道：“官人每要往那里去？”郑生将鞭稍指道：“到你爷家里去。”看马的道：“晓得了。”在前走着引路。

三人联镳按辔而行。转过两个坊曲，见一所高门，李三道：“到了，到了。郑十哥且陪大官人站一会，待我先进去报知了，好出来相迎。”沈将仕开了箱，取个名帖与李三带了报去。李三进门内去了少歇，出来道：“主人听得有新客到此，甚是喜欢。只是久病倦懒，怕着冠带，愿求便服相见。”沈将仕道：“论来初次拜谒，礼该具服。今主人有命，恐怕反劳；若许便服，最为洒脱。”李三又进去说了，只见王朝议命两个安童扶了，一同李三出来迎客。沈将仕举眼看时，但见：

仪度端庄，容颜羸瘦。一前一却，浑如野鹤步罡；半喘半吁，大似吴牛见月。深浅躬不思而得，是鹭鸳班里习将来；长短气不约而同，敢莺燕窝中输了去。

沈将仕见王朝议虽是衰老模样，自然是士大夫体段，肃然起敬。王朝议见沈将仕少年丰采，不觉笑逐颜开。拱进堂来，沈将仕与二人俱与朝议相见了。沈将仕叙了些仰慕的说话，道：“幸郑、李两兄为介绍，得以识荆，固快夙心，实出唐突。”王朝议道：“两君之友，即仆友也。况两君胜士，相与的必是高贤。老朽何幸，得以沾接。”茶罢，朝议揖客进了东轩，分付当直的设席款待。分付不多时，杯盘果馔，倾刻即至。沈将仕看时，虽不怎的大摆

识荆——唐李白《与韩荆州书》：“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：‘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’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。”后遂以初见平素仰慕的人为“识荆”，也叫“识韩”。韩，指韩朝宗，时为荆州长史。

春——指酒。唐代人呼酒为春，后沿用之。

野鹤步罡（g n g 刚）——形容脚步不稳，摇摇晃晃。步罡，道教法师礼拜星斗的动作，据说步行转折，有如斗宿形状。

吴牛见月——形容气喘吁吁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风俗通》：“吴牛望见月则喘，彼之苦于日，见月怖喘矣。”

设，却多精美雅洁，色色在行，不是等闲人家办得出的。朝议谦道：“一时不能治具，果菜小酌，勿怪轻褻。”郑、李二人道：“沈君乃是脱洒人，既忝吾辈相知，原不必认作新客。只管尽主人之兴，吃酒便是，不必过谦了。”小童二人频频斟酒，三个客人忘怀大酺，主人勉强支陪。

看看天晚，点上灯来。朝议又陪了一晌，忽然喉中发喘，连嗽不止，痰声曳锯也似，响震四座，支吾不得。叫两个小童扶了，立起身来道：“贱体不快，上客光顾，不能尽主礼，却怎的好？”对郑生道：“没奈何了，有烦郑兄代作主人，请客随意剧饮，不要阻兴。老朽略去歇息一会，煮药吃了，少定即来奉陪。恕罪，恕罪。”朝议一面同两个小童扶拥而去。剩得他三个在座，小童也不出来斟酒了。李三道：“等我寻人去。”起身走了进去。

沈将仕见主人去了，酒席阑珊，心里有些失望。欲待要辞了回去，又不曾别得主人，抑且余兴还未尽，只得走下庭中散步。忽然听得一阵欢呼掷骰子声，循声觅去，却在轩后一小阁中，有些灯影在窗隙里射将出来。沈将仕将窗隙弄大了些，窥看里面。不看时万事全休，一看看见了，真是：

酥麻了半壁，软瘫做一堆。

你道里头是甚光景？但见：

明烛高张，巨案中列。擲卢赛雉，纤纤玉手擎成；喝六呼么，点点朱唇吐就。金步摇，玉条脱，尽为孤注争雄；风流阵，肉屏风，竟自和盘托出。若非广寒殿里，怎能勾如许仙风？不是金谷园中，何处来若干媚质？任是愚人须缩舌，怎教浪子不输心！

元来沈将仕窗隙中看去，见里头是美女七八人，环立在一张八仙桌外。桌上明晃晃点着一枝高烛，中间放下酒榼一架，一个骰盆，盆边七八堆采物，每一美女面前一堆，是将来作注赌采的。众女掀拳裸袖，各欲争雄。灯下偷眼看去，真个个如嫦娥出世，丰姿态度，目中所罕见。不觉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看得目不转睛，顽涎乱吐。

正在禁架不定之际，只见这个李三不知在那里走将进去，也撞在里头了，抓起色子，便待要掷下去。众女赌到间深处，忽见是李三下注，尽嚷道：“李秀才，你又来鬼厮搅，打断我姊妹们兴头。”李三顽着脸皮道：“便等我在里头与贤妹们帮兴一帮兴也好。”一个女子道：“总是熟人，不妨事。要来便来，不要酸子气。快摆下注钱来！”众女道：“看这个酸鬼，那里熬得起大注？”一递一句讥诮着。李三掷一掷，做一个鬼脸，大家把他来做一个取笑的物事。李三只是忍着羞，皮着脸，凭他擘面啐来，只是顽钝无耻，挨在帮里。一霎时不分彼此，竟大家着他在里面掷了。

沈将仕看见李三情状，一发神魂摇荡，顿足道：“真神仙境界也！若使吾得似李三，也在里头厮混得一场，死也甘心。”急得心痒难熬，好似热地上蜒蚰，一歇儿立脚不定。急走来要与郑十商量。郑十正独自个坐在前轩打盹，沈将仕急摇他醒来道：“亏你还睡得着！我们一样到此，李三哥却落在

乃——原作“及”，似为“乃”字形误。

大酺(jiào)——痛饮。酺，喝干杯中酒。

金步摇——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，附于簪钗上，行走则摇动，故名。

玉条脱——玉镯。

广寒殿——即“广寒宫”，传说中的月宫，《龙城录》载有唐玄宗梦游广寒宫故事。

金谷园——晋代石崇私人园第，园在洛阳附近，石崇尝于此广储歌妓，宴请宾客。

蜜缸里了。”郑十道：“怎么的？”沈将仕扯了他手，竟到窗隙边来，指着里面道：“你看么！”郑十打眼一看果然李三与群女在里头混赌。郑十对沈将仕道：“这个李三，好没廉耻。”沈将仕道：“如此胜会，怎生知会他一声，设法我也在里头去掷掷儿，也不枉了今日来走这一番。”郑十道：“诸女皆王公侍儿。此老方才去眠宿了，诸女得闲，在此顽耍。吾每是熟极的，故李三插得进去。诸女素不识大官人，主人又不在面前，怎好与他们接对？须比我每不得。”沈将仕情极了，道：“好哥哥，带挈我带挈！”郑十道：“若挨得进去，须要稍物，方才可赌。”沈将仕道：“吾随身筐中有金宝千金，又有二三千张茶券子，可以为稍。只要十哥设法得我进去，取乐得一回，就双手送掉了这些东西，我愿毕矣。”郑十道：“这等，不要高声，悄悄地随着我来，看相个机会慢慢插将下去。切勿惊散了他们，便不妙了。”沈将仕谨依其言，不敢则一声。郑十拽了他手，转弯抹角，且是熟溜，早已走到了聚赌的去处。

诸姬正赌得酣，各不抬头，不见沈将仕。郑十将他捏一把，扯他到一个稀空的所在站下了。侦伺了许久，直等两下决了输赢，会稍之时，郑十方才开声道：“容我每也掷掷儿么？”众女抬头看时，认得是郑十，却见肩下立着个面生的人，大家喝道：“何处儿郎，突然到此？”郑十道：“此吾好友沈大官人，知卿等今宵良会，愿一拭目，幸勿惊讶。”众女道：“主翁与汝等通家，故彼此各无避忌。如何带了他家少年来，搀预我良人之会？”一个老成些的道：“既是两君好友，亦是一体的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且请一杯迟到的酒。”遂取一大卮，满斟着一杯热酒，奉与沈将仕。沈将仕此时身体皆已麻酥，见了亲手奉酒，敢有推辞？双手接过来，一饮而尽，不剩一滴。奉酒的姬对着众姬笑道：“妙人也！每人可各奉一杯。”郑十道：“列位休得炒断了掷兴，吾友沈大官人也愿与众位下一局。一头掷骰，一头饮酒助兴，更为有趣。”那老成的道：“妙！妙！虽然如此，也要防主人觉来。”遂唤小鬟快去朝议房里伺候，倘若睡觉，亟来报知，切勿误事。小鬟领命去了，诸女就与沈将仕共博。

沈将仕自喜身入仙宫，志得意满，采色随手得胜。诸姬头上钗珥首饰，尽数除下来作采赌赛，尽被沈将仕赢了。须臾之间，约有千金。诸姬个个目瞪口呆，面前一空。郑十将沈将仕扯一把道：“赢勾了，歇手罢。”怎当得沈将仕魂不附体，他心里只要多插得一会寡趣便好，不在乎财物输赢，那里肯住？只管伸手去取酒吃，吃了又掷，掷了又吃。诸姬又来趁兴，奉他不休。沈将仕越肉麻了，风将起来，弄得诸姬皆赤手，无稍可掷。

其间有一小姬，年最少，貌最美，独是他输得最多。见沈将仕风风世世，连掷采骰，带着怒容，起身竟去。走至房中，转了一转，提着一个羊脂

稍物——可充赌本的钱物。赌场中称银钱为“稍”。

茶券子——即“茶引”，后文有解释。引，票据、凭证。《宣和遗事》载：“蔡京又更茶法：天下立茶场，拘榷茶货，令客人赴官请引，……秤验，纳息批引，限日贩卖。”

搀预——参与。

妙人——知情达趣的人。

炒断——因吵闹而打断。炒，这里通“吵”。

睡觉（j u é 决）——睡醒。

玉花樽到面前，向桌上一掬，道：“此瓶直千缗，只此作孤注，输赢在此一决。”众姬问道：“此不是尔所有，何故将来作注？”小姬道：“此主人物也。此一决，得胜固妙；倘若再不如意。一发输了去，明日主人寻究，定遭鞭箠。然事势至此，我情已极，不得不然。”众人劝他道：“不可赶兴！万一又输，再无挽回了。”小姬怫然道：“凭我自主，何故阻我？”坚意要掷。众人见他已怒，便道本图欢乐，何故到此地位？沈将仕看见小姬光景，又怜又爱，心里踌躇道：“我本意岂欲赢他？争禁骰子自胜。怎生得帮衬这一掷，输与他了，也解得他的恼怒；不然反是我杀风景了。”

看官听说：这骰子虽无知觉，极有灵通，最是跟着人意兴走的。起初沈将仕神来气旺，胜采便跟着他走，所以连掷连赢。歇了一会，胜头已过，败色将来。况且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情愿认输，一团锐气已自馁了十分了。更见那小姬气忿忿，雄纠纠，十分有趣，魂灵也被他吊了去。心意忙乱，一掷大败。小姬叫声：“惭愧，也有这一掷该我赢的！”即把花樽底儿朝天倒将转来。沈将仕只道是个花樽，就是千缗也赔得起。岂知花樽里头尽是金钗珠珞，塞满其中，一倒倒将出来，辉煌夺目，正不知多少价钱，尽该是输家赔偿的。沈将仕无言可对。

郑、李二人与同诸姬公估价值，所值三千缗钱。沈将仕须赖不得，尽把先前所赢尽数退还，不上千金。只得走出，叫家僮取带来箱子里面茶券子二千多张，算了价钱，尽作赌资还了。说话的，茶券子是甚物件，可当金银？看官听说，茶券子即是茶引。宋时禁茶榷税，但是茶商纳了官银，方关茶引，认引不认人。有此茶引，可以到处贩卖，每张之利，一两有馀。大户人家尽有当着茶引生利的，所以这茶引当得银子用。苏小卿之母受了三千张茶引，把小卿嫁与冯魁，即是此例也。沈将仕去了二千馀张茶引，即是去了二千馀两银子。沈将仕自道只输得一掷，身边还有剩下几百张，其余金宝他物在外不动，还思量再下局去博将转来。忽听得朝议里头大声咳嗽，急索唾壶，诸姬慌张起来，忙将三客推出阁外，把火打灭，一齐奔入房去。

三人重复走到轩外元饮酒去处，刚坐下，只见两个小童又出来劝酒，道：“朝议多多致意尊客，夜深体倦，不敢奉陪，求尊客发兴多饮一杯。”三人同声辞道：“酒兴已阑，不必再叨了。只要作别的便去。”小童走进去了，又走出来道：“朝议说：‘仓卒之间，多有简慢。夜已深了，不劳面别。此后三日，再求三位同会此处，更加尽兴，切勿相拒。’又叫分付看马的，仍旧送三位到寓所，转来回话。”

三人一同沈家家僮，乘着原来的四匹马，离了王家。行到城门边，天色将明，城门已自开了。马夫送沈将仕到了寓所，沈将仕赏了马夫酒钱，连郑、李二人的也多是沈将仕出了，一齐打发了去。郑、李二人别了沈将仕道：“一夜不睡，且各还寓所安息一安息，等到后日再去赴约。”二人别去。

沈将仕自思夜来之事，虽然失去了一二千本钱，却是着实得趣。想来老姬赞他，何等有情？小姬怒他，也自有兴。其余诸姬，递相劝酒，轮流赌

缗（mín 民）——本为穿钱的绳子，后借指成串的钱，一千文为一缗。

珠珞（bèi 倍）——珠串子。

苏小卿——据明梅鼎祚《青泥莲花记》载：苏小卿宋时庐州娼妓，钟情于书生双渐，后渐外出久不归，鸨母将小卿卖与茶商冯魁，双渐功名成就，经官论断，复与小卿结为夫妇。

赛，好不风光，多是背着主人做的。可恨郑、李两人先占着这些便宜。而今我既弄入了门，少不得也熟分起来，也与他们二人一般受用，或者还有括着个把上手的事在里头，也未可知。转转得意。

因两日困倦，不出门。巴到第三日，清早起来，就要去再赴王朝议之约，却不见郑、李二人到来。急着家僮到二人下处去请，下处人回言走出去了，只得呆呆等着。等到日中，竟不见来。沈将仕急得乱跳，肚肠多爬了出来。想一想道：“莫不他二人不约我先去了？我既已拜过、扰过，认得的了，何必待他二人？只是要引进内里去，还须得他每领路。我如今备些礼物，去酬谢前晚之酌。若是他二人先在，不必说了；若是不在，料得必来，好歹在那里等他每为是。”叫家僮雇了马匹，带了礼物，出了城门，竟依前日之路，到王朝议家里来。

到得门首，只见大门拴着。先叫家僮寻着傍边一个小侧门进去，一直到了里头，并无一人在内。家僮正不知甚么缘故，走出来回覆家主。沈将仕惊疑，犹恐差了，再同着家僮走进去看，只见前堂、东轩与那聚赌的小阁，宛然那夜光景在目，却无一个人影。大骇道：“分明是这个里头，那有此等怪事？”急走到大门左侧，问着一个开皮铺的人道：“这大宅里王朝议全家那里去了？”皮匠道：“此是内相侯公公的空房，从来没个甚么王朝议在此。”沈将仕道：“前夜有个王朝议，与同家眷正在此中居住。我们来拜他，他做主人，留我每吃了一夜酒。分明是此处，如何说从来没有？”皮匠道：“三日前的有好几个恶少年，挟了几个上厅有名粉头，租了此房吃酒、赌钱。次日分了利钱，各自散去。那里是甚么王朝议请客来？这位官人莫不着了他道儿了？”沈将仕方才疑道是奸计，装成圈套，来骗他这些茶券子的。一二千金之物，分明付之一空了。却又转一念头，追思那日池边唤马，宅内留宾，后来阁中聚赌，那是无心凑着的，难道是设得来的计较？似信不信道：“只可惜不见两人，毕竟有个缘故在内。等待几日，寻着他两个再问。”

岂知自此之后，屡屡叫人到郑、李两人下处去问，连下处的人多不晓得。说道：“自那日出去后，一竟不来。虚锁着两间房，开进去并无一物在内。不知去向了。”到此方知前日这些逐段逐节行径，令人看不出一些，与马夫、小童多是一套中人物，只在迟这一夜里头打合成的。正是拐骗得十分巧处，神鬼莫测也。

漫道良朋作胜游，谁知胥篋有阴谋。

清闺不是闲人到，只为痴心错下筹。

括着——得到、遇上。括，同“刮”。

粉头——即妓女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佻梅香认合玉蟾蜍

诗云：

世间好事必多磨，缘未来时可奈何？

直至到头终正果，不知底事欲蹉跎。

话说从来有人道：“好事多磨。”那到底不成的自不必说，尽有到底成就的，起初时千难万难，挫过了多少机会，费过了多少心机，方得了结。就如王仙客与刘无双两个，中表兄妹，从幼许嫁，年纪长大，只须刘尚书与夫人做主，两个一下配合了，有何可说？却又尚书翻悔起来，千推万阻。比及夫人撺掇得肯了，正要做亲，又撞着朱泚、姚令言之乱，御驾蒙尘，两下失散。直到得干戈平静，仙客入京来访，不匡刘尚书被人诬陷，家小配入掖庭，从此天人路隔，永无相会之日了。姻缘未断，又得发出宫女打扫皇陵，恰好差着无双在内，驿庭中通出消息与玉仙客。跟寻得希奇古怪的一个侠客古押衙，将茅山道士仙丹，矫诏药死无双在皇陵上，赎出尸首来救活了，方得成其夫妇，同归襄汉。不知挫过了几个年头，费过了多少手脚了。早知到底是夫妻，何故又要经这许多磨折？真不知天公主的是何意见！可又有一说：不遇艰难，不显好处。古人云：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

只如偷情一件，一偷便着，却不早完了事？然没一些光景了。毕竟历过多少间阻，无限风波，后来到手，方为希罕。所以在行的道：“偷得着不如偷不着。”真有深趣之言也。

而今说一段因缘，正要到手，却被无意中搅散。及至后来，两下各不指望了，又曲曲湾湾反弄成了。这是氤氲大使颠倒人的去处。且说这段故事出在那个地方？甚么人家？怎的起头？怎的了结？看官不要性急，待小子原原委委说来。有诗为证：

打鸭惊鸳鸯，分飞各异方。

天生应匹耦，罗列自成行。

话说杭州府有一个秀才，姓凤，名来仪，字梧宾。少年高才。只因父母双亡，家贫未娶。有个母舅金三员外，看得他是个不凡之器，是件照管、周济他。凤生就冒了舅家之姓，进了学。入场考试，已得登科。朋友往来，只称凤生；榜中名字，却是金姓。金员外一向出了灯火之资，替他在吴山左畔赁下园亭一所，与同两个朋友做伴读书。那两个是嫡亲兄弟，一个叫做窦尚文，一个叫做窦尚武，多是少年豪气、眼底无人之辈。三个人情投意合，颇有管鲍、雷陈之风。窦家兄弟为因有一个亲眷上京为官，送他长

王仙客与刘无双——事见唐代薛调所撰传奇小说《无双传》。

朱泚、姚令言之乱——唐德宗李适建中四年（公元783）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在京师长安哗变，拥立太尉朱泚为帝，德宗出奔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。次年兵败，朱泚和姚令言先后被部下杀死。

蒙尘——特指皇帝蒙受灾难，此指唐德宗逃离都城。

掖庭——后妃宫嫔居住的地方。

氤氲大使——迷信传说上界主管人间婚姻情爱的是缙缙司，氤氲大使是缙缙司的长官。

登科——这里指乡试已中举人。

吴山——又叫胥山、城隍山，在杭州市西湖的东南，是杭州著名的风景区。

管鲍、雷陈——管鲍，管仲和鲍叔牙，春秋时齐国人。雷陈、雷义和陈重，东汉时人。管、鲍之间，

行，就便往苏州探访相识去了。凤生虽已得中，春试尚远，还在园中读书。

一日傍晚时节，诵读少倦，走出书房散步。至园东，忽见墙外楼上有一女子，凭窗而立，貌若天人，只隔得一堵墙，差不得多少远近。那女子看见凤生青年美质，也似有眷顾之意，毫不躲闪。凤生贪看自不必说，四目相视，足有一个多时辰。凤生只做看玩园中菊花，步来步去，卖弄着许多风流态度，不忍走回。直等天黑将来，只听得女子叫道：“龙香，掩上了楼窗。”一个侍女走起来，把窗扑的关了，凤生方才回步。心下思量道：“不知邻家有这等美貌女子。不晓得他姓甚名谁，怎生打听一个明白便好！”

过了一夜，次日清早起来，也无心想观看书史，忙忙梳洗了，即望园东墙边来。抬头看那邻家楼上，不见了昨日那女子。正在惆怅之际，猛听得墙角小门开处，走将一个清清秀秀的丫鬟进来，竟到圃中采菊花。凤生要撩拨他开口，故作厉声道：“谁家女子盗取花卉？”那丫鬟啐了一声，道：“是我邻家的园子。你是那里来的野人，反说我盗？”凤生笑道：“盗也非盗，野也不野。一时失言，两下退过罢。”丫鬟也笑道：“不退过，找你些甚么？”凤生道：“请问小娘子，采花去与那个戴？”丫鬟道：“我家姐姐梳洗已完，等此插戴。”凤生道：“你家姐姐高姓大名？何门宅眷？”丫鬟道：“我家姐姐姓杨，小字素梅，还不曾许聘人家。”凤生道：“堂上何人？”丫鬟道：“父母俱亡，傍着兄嫂同居。性爱幽静，独处小楼刺绣。”凤生道：“昨日看见在楼上凭窗而立的，想就是了。”丫鬟道：“正是他了，那里还有第二个？”凤生道：“这等，小娘子莫非龙香姐么？”丫鬟惊道：“官人如何晓得？”凤生本是昨日听得叫唤，明白在耳朵里的，却诌一个谎道：“小生一向闻得东邻杨宅有个素梅娘子，世上无双的美色。侍女龙香姐十分乖巧，十分贤惠。仰慕已久了。”龙香终是丫头家见识，听见称赞他两句，道是外边人真个说他好，就有几分喜动颜色，道：“小婢子有何德能，直教官人知道。”凤生道：“强将之下无弱兵。恁样的姐姐，须得恁样的梅香姐，方为厮称。小生有缘昨日得瞥见了姐姐，今日又得遇着龙香姐，真是天大的福分。龙香姐怎生做得一个方便，使小生再见得姐姐一面么？”龙香道：“官人好不知进退！好人家儿女，又不是烟花门户，知道你是甚么人，面生不熟，说个一见再见。”凤生道：“小生姓凤，名来仪，今年秋榜举人。在此园中读书，就是贴壁紧邻。你姐姐固是绝代佳人，小生也不愧今时才子，就相见一面，也不辱没了你姐姐。”龙香道：“惯是秀才家有这些老脸说话！不耐烦与你缠帐，且将菊花去与姐姐插戴则个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凤生直跟将来送他，作个揖道：“千万劳龙香姐在姐姐面前说凤来仪多多致意。”龙香只做不听，走进角门，扑的关了。

凤生只得回步转来，只听得楼窗豁然大开，高处有人叫一声：“龙香，怎么去了不来？”急抬头看时，正是昨日凭窗女子，新妆方罢，等龙香采花不来，开窗叫他，恰好与凤生打个照面。凤生看上去，愈觉美丽非常；那杨

雷、陈之间，均相知甚深，交谊笃厚。

春试——即会试，也叫“进士试”。

梅香——对婢女的泛称。

秋榜——指乡试。

缠帐——吴方言，纠缠。

素梅也看上凤生在眼里了，呆呆偷觑，目不转睛。凤生以为可动，朗吟一诗道：

几回空度可怜宵，谁道秦楼有玉箫。

咫尺银河难越渡，宁教不瘦沈郎腰。

楼上杨素梅听见吟诗，详那诗中之意，分明晓得是打动他的了。只不知这俏书生是那一个，又没处好问得。正在心下踌躇，只见龙香手捻了一朵菊花来，与他插好了，就问道：“姐姐，你看见那园中狂生否？”素梅摇手道：“还在那厢摇摆，低声些，不要被他听见了。”龙香道：“我正要他听见。有这样老脸皮没廉耻的！”素梅道：“他是那个？怎么样没廉耻？你且说来。”龙香道：“我自采花，他不知那里走将来，撞见了，反说我偷他的花。被我抢白了一场。后来问我采花与那个戴，我说是姐姐。他见说出姐姐名姓来，不知怎的就晓得我叫做龙香。说道一向仰慕姐姐芳名，故此连侍女名字多打听在肚里的；又说昨日得瞥见了姐姐，还要指望再相见。又被我抢白他是面生不熟之人，他才说出名姓来，叫做凤来仪，是今年中的举人，在此园中读书，是个紧邻。我不睬他，他深深作揖，央我致意姐姐，道姐姐是佳人，他是才子。你道好没廉耻么？”素梅道：“说轻些！看来他是个少年书生，高才自负的。你不理他便罢，不要十分轻口轻舌的冲撞他。”龙香道：“姐姐怕龙香冲撞了他，等龙香去叫他来见见姐姐，姐姐自回他话罢！”素梅道：“痴丫头，好个歹舌头！怎么好叫他见我？”两个一头话，一头下楼去了。

这里凤生听见楼上唧唧一番，虽不甚明白，晓得是一定说他，心中好生痒痒。直等楼上下见了人，方才走回书房。

从此书卷懒开，茶饭懒吃，一心只在素梅身上。日日在东墙探头望脑，时常两下撞见。那素梅也失魂丧魄的，掉那少年书生不下。每日上楼几番，但遇着便眉来眼去，彼此有意，只不曾交口。又时常打发龙香只以采花为名，到花园中探听他来踪去迹。龙香一来晓得姐姐的心事，二来见凤生醜醜，心里也有些喜欢，要在里头撮合，不时走到书房里传消息，对凤生说着素梅好生钟情之意。凤生道：“对面甚觉有情，只是隔着楼上下，不好开得口。总有心事，无从可达。”龙香道：“官人何不写封书与我姐姐？”凤生喜道：“姐姐通文墨么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喜的是吟诗作赋，岂但通文墨而已。”凤生道：“这等待我写一情词起来，劳烦你替我寄去，看他怎么说。”凤生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。词云：

木落庭皋，楼阁外、彤云半拥。偏则向凄凉书舍，早将寒送。眼角偷传倾国貌，心苗曾倩多情种。问天公何日判佳期，成欢宠？（词寄《满江红》）

凤生写完，付与龙香。

龙香收在袖里，走回家去，见了素梅，面带笑容。素梅问道：“你适在那边书房里来，有何说话，笑嘻嘻的走来？”龙香道：“好笑那凤官人，见

秦楼有玉箫——秦楼，指传说秦穆公为其女弄玉所建的凤楼。弄玉嫁萧史，萧史善吹箫，日教弄玉作凤鸣，后夫妇俱升天为仙而去。事见托名汉刘向《列仙传》。

沈郎腰——沈郎，指沈约。据《梁书·沈约传》载，他曾给朋友写信，说自己“百日数旬，革带常应移孔。以手握臂，率计月小半分。”后人便以“沈腰”为腰围瘦损的代你。

抢白——当面顶撞或讽刺。

了龙香，不说甚么说话，把一张纸，一管笔，只管写来写去。被我趁他不见，溜了一张来。姐姐，你看他写的是甚么？”素梅接过手来，看了一遍，道：“写的是一首词。分明是他叫你拿来的，你却掉谎！”龙香道：“不瞒姐姐说，委实是他叫龙香拿来的。龙香又不识字，知他写的是好是歹？怕姐姐一时嗔怪，只得如此说。”素梅道：“我也不嗔怪你。只是书生狂妄，不回他几字，他只道我不知其意，只管歪缠。我也不与他吟词作赋，卖弄聪明，实实的写几句说话，回他便了。”龙香即时研起墨来，取幅花笺摊在桌上。好个素梅，也不打稿，提起笔来就写。写道：

自古贞姬守节，侠女怜才。两者俱贤，各行其是。但恐遇非其人，轻诺寡信，侠不如贞耳。与君为邻，幸成目遇，有缘与否，君自揣之。勿徒调文琢句，为轻薄相诱已也。聊此相复，寸心已尽，无多言。

写罢封好了，教龙香藏着，隔了一日拿去与那凤生。

龙香依言，来到凤生书房。凤生惊喜道：“龙香姐来了。那封书儿曾送上姐姐否？”龙香拿个班道：“甚么书不书，要我替你淘气！”凤生道：“好姐姐，如何累你受气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见了你书，变了脸，道：‘甚么人的书要你拿来？我是闺门中女儿，怎么与外人通书帖？’只是要打。”凤生道：“他既道我是外人，不该通书帖，又在楼上眼睁睁看我怎的？是他自家招风揽火，怎倒打你？”龙香道：“我也不到得与他打。我回说道：‘我又不识字，知他写的是甚么？姐姐不像意，不要看他，拿去还他罢了，何必着恼？’方才免得一顿打。”凤生道：“好淡话！若是不曾看着，拿来还了，有何消息？可不误了我的事？”龙香道：“不管误事不误事，还了你，你自看去。”袖中摸出来，撩在地下。凤生拾起来，却不是起先拿去的了，晓得是龙香耍他，带着笑道：“我说你家姐姐不舍得怪我，必是好音回我了。”拆开来细细一看，跌足道：“好个有见识的女子！分明有意于我，只怕我日后负心，未肯造次耳。我如今只得再央龙香姐拿件信物送他，写封实心实意的话，求他定下个佳期，省得此往彼来，有名无实，白白地想杀了我。”龙香道：“为人为彻。快写来，我与你拿去。我自有道理。”凤生开了箱子，取出一个白玉蟾蜍镇纸来，乃是他中榜之时母舅金三员外与他作贺的，制作精工，是件古玩。今将来送与素梅作表记。写下一封书道：

承示玉音，多关肝鬲。仪虽薄德，敢负深情？但肯俯通一夕之欢，必当永矢百年之好。谨贡白玉蟾蜍，聊以表信。荆山之产，取其

溜——顺手偷走。

淘气——吴方言中此词含义颇多，这里意为生闲气、惹气、受气。

招风揽火——招惹是非、招揽事端。

不到得——不至于。

淡话——不像样的、轻松而无用的话。

为人为彻——即俗语所说“做事做到底，送人送到家”。

镇纸——用来压纸压书的文具。

表记——信物。

肝鬲——亦作“肝膈”，犹“肺腑”，比喻内心。

荆山——我国名“荆山”者多处，此当指湖北省南漳县西部的荆山，其地产玉，相传春秋时楚国卞和即得玉于此。

坚润不渝；月中之象，取其团圆无缺。乞订佳期，以苏渴想。

末写道：

辱爱不才生凤来仪顿首 素梅娘子妆前

凤生将书封好，一同玉蟾蜍交付龙香。对龙香道：“我与你姐姐百年好事，千金重担，只在此两件上面了。万望龙香姐竭力周全，讨个回音则个。”龙香道：“不须嘱咐。我也巴不得你们两个成了事，有话面讲，不耐烦如此传书递柬。”凤生作个揖道：“好姐姐，如此帮衬，万代恩德。”

龙香带着笑拿着去了。走进房来，回覆素梅道：“凤官人见了姐姐的书，着实赞叹，说姐姐有见识。又写一封回书，送一件玉物事在此。”素梅接过头来，看那玉蟾蜍光润可爱，笑道：“他送来怎的？且拆开书来看。”素梅看那书时，一路把头暗点，脸颊微红，有些沉吟之意。看到“辱爱不才生”几字，笑道：“呆秀才，那个就在这里爱你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，若是不爱，何不绝了他，不许往来？既与他兜兜搭搭，他难道倒肯认做不爱不成？”素梅也笑将起来，道：“痴丫头！就像与他一路的。我倒有句话与你商量：我心上真有些爱他，其实瞒不得你了。如今他送此玉蟾蜍做了信物，要我去会他，这个却怎么使得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若是使不得，空爱他也无用。何苦把这个书生哄得他不上不落，的，呆呆地百事皆废了？”素梅道：“只恐书生薄幸，且顾眼下风光，日后不在心上，撇人在脑后了，如何是好？”龙香道：“这个龙香也做不得保人。姐姐而今要绝他，却又爱他；要从他，却又疑他。如此两难，何不约他当面一会，看他说话真诚，罚个咒愿，方才凭着姐姐，或短或长，成就其事。若不像个老实的，姐姐一下子丢开，再不要缠他罢了。”素梅道：“你说得有理。我回他字去。难得今夜是十五日团圆之夜，约他今夜到书房里相会便了。”素梅写着几字，手上除下一个累金戒指儿，答他玉蟾蜍之赠，叫龙香拿去。

龙香应允，一面走到园中，心下道：“佳期只在今夜了，便宜了这酸子！不要直与他说知。”走进书房中来，只见凤生朝着纸窗，正在那里呆想。见了龙香，羞地跳将起来，道：“好姐姐，天大的事如何了？”龙香道：“甚么如何如何！他道你不知进退，开口便问佳期，这等看得容易。一下性子，书多扯坏了，连那玉蟾蜍也攒碎了。”凤生呆了，道：“这般说起来，教我怎的才是？等到几时方好？可不害杀了我！”龙香道：“不要心慌，还有好话在后。”凤生欢喜道：“既有好话，快说来！”龙香道：“好自在性！大着嘴子：‘快说来，快说来！’不值得陪个小心？”凤生陪笑道：“好姐姐，这是我不是了。”跪下去道：“我的亲娘，有甚么好说话，对我说罢！”龙香扶起道：“不要馋脸。你且起来，我对你说。我姐姐初时不肯，是我再三撺掇，已许下日子了。”凤生道：“在几时呢？”龙香笑道：“在明年。”凤生道：“若到明年，我也害死好做周年了。”龙香道：“死了料不要我偿命，自有人不舍得你死，有个丹药方在此医你。”袖中摸出戒指与那封字来，交与凤生道：“倒不是害死，却不要快活杀了。”凤生接着，拆开看时，上写道：

兜兜搭搭——纠夹不清。意思与“勾勾搭搭”同，只不过无甚贬义。

不上不落——即“不上不下”，形容心里不安定、没着落。作动词的“下”字，在吴方言中多用“落”字。

徒承往复，未测中心。拟作夜谈，各陈所愿。固不为投梭之拒，亦非效逾墙之徒。终身事大，欲订完盟耳。先以约指之物为定，言出如金，浮情宜戒，如斯而已。

未附一诗云：

试敛听琴心，来访吹箫伴。

为语玉蟾蜍，清光今夜满。

凤生看罢，晓得是许下了佳期，又即在今夜，喜欢得打跌。对龙香道：“亏杀了救命的贤姐，教我怎生报答也？”龙香道：“闲话休题，既如此约定，到晚来切不可放甚么人在此打搅。”凤生道：“便是同窗两个朋友，出去久了；舅舅家里一个送饭的人，送过便打发他去，不呼唤他，却不敢来。此外别无甚人到此，不妨，不妨。只是姐姐不要临时变卦便好。”龙香道：“这个倒不消疑虑，只在我身上，包你今夜成事便了。”龙香自回去了。凤生一心只打点欢会，住在书房中，巴不得到晚。

那边素梅也自心里忒忒地，一似小儿放纸炮，又爱又怕。只等龙香回来，商量到晚赴约。恰好龙香已到，回覆道：“那凤官人见了姐姐的字，好不快活！连龙香也受了他好些跪拜了。”素梅道：“说便如此说，羞答答地，怎好去得？”龙香道：“既许了他，作耍不得的。”素梅道：“不去便怎么？”龙香道：“不去不打紧，龙香说了这一个大谎，后来害死了他，地府中还要攀累我。”素梅道：“你只管自家的来世，再不管我的终身！”龙香道：“甚么终身，拚得立定主意嫁了他便是了。”素梅道：“既如此，便依你去走一遭也使得，只要打听兄嫂睡了方好。”

说话之间，早已天晚，天上皎团团推出一轮明月。龙香走去了一更多次，走来道：“大官人、大娘子多吃了晚饭，我守他收拾睡了才来的。我每不要点灯，开了角门，趁着明月，悄悄去罢。”素梅道：“你在前走，我后边尾着，怕有人来。”果然龙香先行，素梅在后，遮遮掩掩，走到书房前。龙香把手点道：“那有灯的不就是他书房？”素梅见说是书房，便立定了脚。凤生正在盼望不到之际，心痒难熬，攒出攒入了一会，略在窗前歇气。只听得门外脚步声，急走出来迎着。这里龙香就出声道：“凤官人，姐姐来了，还不拜见！”凤生月下一看，真是天仙下降，不觉的跪了下去道：“小生有何天幸，劳烦姐姐这般用心。杀身难报！”素梅通红了脸，一把扶起道：“官人请尊重，有话慢讲。”凤生立起来，就扶着素梅衣袂道：“外厢不便，请小姐快进房去。”素梅走进了门内，外边龙香道：“姐姐，我自去了。”素梅叫道：“龙香，不要去。”凤生道：“小姐，等他回去，安顿着家中的好。”素梅又叫道：“略转转就来！”龙香道：“晓得了。凤官人关上了门罢。”

当下龙香走了转去，凤生把门关了，进来一把抱住道：“姐姐，想杀了凤来仪！如今侥幸杀了凤来仪也。”一手就去素梅怀里乱扯衣襟。素梅按住

投梭之拒——指拒绝有情者的引诱。《晋书·谢鲲传》：“邻家高氏女有美色，鲲尝挑之，女投梭，折其两齿。”

逾墙之徒——指男女间私相爱悦的行为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钻穴隙相窥，逾墙相从，则父母国人皆贱之。”

打跌——犹如说打滚、折跟头。

忒忒——象声词，形容心跳异常的感觉。

道：“官人不要性急，说得明白，方可成欢。”凤生道：“我两人心事已明，到此地位，还有何说？”只是抱着推他到床上来。素梅挣定了脚，不肯走，道：“终身之事，岂可草草？你咒也须赌一个，永不得负心！”凤生一头推，一头口里啖道：“凤来仪若负此情，永远前程不吉！不吉！”素梅见他极态，又哄他，又爱他，心下已自软了，不由的脚不放松，任他推去。

正要倒在床上，只听得园门外一片大嚷，擂鼓也似敲门。凤生正在喉急之际，吃那一惊不小，便道：“作怪了！此时是甚么人敲门？想来没有别人，姐姐不要心慌，门是关着的，没事。我们且自上床，凭他门外叫唤，不要睬他。”素梅也慌道：“只怕使不得，不如我去休。”凤生极了，狠性命抱住道：“这等怎使得！这是活活的弄杀我了。”正是色胆如天，凤生且不管外面的事，把素梅的小衣服解脱了，忙要行事。那晓得花园门年深月久，苦不甚牢，早被外边一伙人踢开了一扇，一路嚷将进来，直到凤生书房门首来了。凤生听见来得切近，方才着忙道：“古怪！这声音却似窦家兄弟两个，几时回来的，恰恰到此？我的活冤家，怎么是好？”只得放下了手，对素梅道：“我去顶住了门，你把灯吹灭了。不要做声。”素梅心下惊惶，一手把裙裤结好，一头把火吹息，魑魑地拣暗处站着，不敢喘气。

凤生走到门边，轻轻掇条凳子，把门再加顶住，要走进来温存素梅。只听得外面打着门道：“凤兄快开门！”凤生战抖抖的回到：“是是是那个？”一个声气小些的道：“小弟窦尚文。”一个大喊道：“小弟窦尚武。两个月不相聚了，今日才得回来。这样好月色，快开门出来，吾们同去吃酒。”凤生道：“夜深了，小弟已睡在床上，懒得起来，明日尽兴罢。”外边窦大道：“寒舍不远，过谈甚便。欲着人来请，因怕兄已睡着，未必就来，故此兄弟两人特来自邀。快些起来！”凤生道：“夜深风露，热被窝里起来，怕不感冒了？其实的懒起。不要相强，足见相知。”窦大道：“兄兴素豪，今夜何故如此？”窦二便嚷道：“男子汉见说着吃酒看月，有兴的事，披衣便起，怕甚风露？”凤生道：“今夜偶然没兴，望乞见谅。”窦二道：“终不成使我们扫了兴，便自这样回去了？你若当真不起来时，我们一发把这门打开来，莫怪粗卤。”凤生着了急，自想道：“倘若他当真打进，怎生是好？”低低对素梅道：“他若打将进来，必然事露。姐姐你且躲在床后，待我开门出去，打发了他就来。”素梅也低低道：“撇脱些，我要回去。这事做得不好了，怎么办？”素梅望床后黑处躲好，凤生才掇开凳子，开出门来。见了他兄弟两个，且不施礼，便随手把门扣上了，道：“室中无火，待我搭上了门，和兄每两个坐话一番罢。”两窦道：“坐话甚么，酒盒多端正在那里了。且到寒家，呼卢浮白吃到天明。”凤生道：“小弟不耐烦，饶我罢！”窦二道：“我们兴高得紧，管你耐烦不耐烦。我们大家扯了去。”兄弟两个多动手，扯着便走。又加家僮们推的推，攘的攘，不由你不走。凤生只叫得苦，却又不好说出。正是：

哑子慢尝黄柏味，难将苦口向人言。

没奈何，只得跟着吆吆喝喝的去。

这里素梅在房中，心头丕丕的跳，几乎把个胆吓破了，着实懊悔无尽。

极态——着急的样子。吴方言中“急”多作“极”字。

撇脱——吴方言，敏捷、干净利索。

端正——吴方言，预备、准备。

听得人声渐远，才按定了性子，走出床面前来，整一整衣服。望门外张一张，悄然无人。忖道：“此时想没人了，我也等不得他，趁早走回去罢。”去拽那门时，谁想是外边搭住了的。狠性子一拽，早把两三个长指甲一齐蹶断了。要出来，又出来不得；要叫声“龙香”，又想他决在家里，那里在外边听得？又还怕被别人听见了。左右不是，心里烦躁撩乱，没计奈何。看看夜深了，坐得不耐烦，再不见凤生来到。心中又气又恨，道：“难道贪了酒杯，竟忘记我在这里了？”又替他解道：“方才他负极不要去，还是这些狂朋，没得放他回来。”转展踌躇，无聊无赖，身体倦怠，呵欠连天。欲要睡睡，又是别人家床铺，不曾睡惯，不得伏贴。亦且心下有事，焦焦躁躁，那里睡得去？闷坐不过，做下一首词云：

幽房深锁多情种，清夜悠悠谁共？羞见枕衾鸳凤，闷则和衣拥。
无端猛烈阴风动，惊破一番新梦。窗外月华霜重，寂寞桃源洞。（词寄《桃源忆故人》）

素梅吟词已罢，早已鸡鸣时候了。

龙香在家里睡了一觉，醒来想道：“此时姐姐与凤官人也快活得勾了，不免走去伺候接了他归来早些。省得天明有人看见，做出事来。”开了角门，踏着露草，慢慢走到书房前来。只见门上搭着扭儿，疑道：“这外面是谁搭上的？又来奇怪了！”自言自语了几句。里头素梅听得声音，便开言道：“龙香来了么？”龙香道：“是，来了。”素梅道：“快些开了门进来。”龙香开进去看时，只见素梅衣妆不卸，独自一个坐着，惊问道：“姐姐起得这般早？”素梅道：“那里是起早？一夜还不曾睡。”龙香道：“为何不睡？凤官人那里去了？”素梅叹口气道：“有这等不凑巧的事！说不得一两句话，一伙狂朋踢进园门来，拉去看月。凤官人千推万阻，不肯开门。他直要打进门来，只得开了门，随他们一路去了。至今不来，且又搭上了门，教我出来又出来不得，坐又坐不过，受了这一夜的罪。而今你来得正好，我和你快回去罢。”龙香道：“怎么有这等事？姐姐有心，得到这时候了，凤官人毕竟转来，还在此等他一等么？”素梅不觉泪汪汪的，又叹一口气道：“还说甚么等他，只自回去罢了。”正是：

蓦地鱼舟惊比目，霎时樵斧破连枝。

素梅自与龙香回去不题。

且说凤生被那不做美的窦大、窦二不由分说拉去，吃了半夜的酒。凤生真是热地上蜒蚰，一时也安不得身子。一声求罢，就被窦二大碗价罚来。凤生虽是心里不愿，待推却时，又恐怕他们看出破绽，只得勉强发兴，指望早些散场。谁知这些少年心性，吃到兴头上，越吃越狂，那里肯住？凤生真是没天得叫。直等东方发白，大家酩酊，吃不得了，方才歇手。凤生终是留心，不至大醉，带了些酒意，别了二窦，一步恨不得做十步，踉跄归来。

到得园中，只见房门大开，急急走进，叫道：“小姐！小姐！”那见个人影？想着昨宵在此，今不得见了，不觉的趁着酒兴，敲台拍凳，气得泪点如珠的下来。骂道：“天杀的窦家兄弟，坑杀了我！千难万难，到得今日，才得成就，未曾到手，平白地搅开了。而今不知又要费多少心机，方得圆成。只怕着了这惊，不肯再来了，如何是好？”闷闷不乐，倒在床上，一觉睡到日沉西，方起得来。急急走到园东墙边一看，但见楼窗紧闭，不见人踪。推推角门，又是关紧了，没处问个消息。快快而回，且在书房纳闷，不题。

且说那杨素梅归到自己房中，心里还是恍惚不宁的，对龙香道：“今后切须戒着，不可如此。”龙香道：“姐姐，只怕戒不定。”素梅道：“且看我狠性子戒起来。”龙香道：“到得戒时，已是迟了。”素梅道：“怎见得迟？”龙香道：“身子已破了。”素梅道：“那里有此事？你才转得身，他们就打将进来，说话也不曾说得一句，那有别事？”龙香道：“既如此，那人怎肯放下？定然想杀了，极不也害个风癫，可不是我们的阴隲？还须今夜再走一遭的是。”素梅道：“今夜若去，你住在外面，一边等我，一边看人，方不误事。”龙香冷笑了一声。素梅道：“你笑甚么来？”龙香道：“我笑姐姐好个狠性子，着实戒得定。”

两个正要商量晚间再去赴期，不想里面兄嫂处走出一个丫鬟来，报道：“冯老孺人来了。”元来素梅有个外婆，嫁在冯家，住在钱塘门里。虽没了丈夫，家事颇厚，开个典当铺在门前，人人晓得他是个富室。那些三姑六婆没一个不来奉承他的。他有一女，嫁与杨家，就是素梅的母亲，早年夫妇双亡了。孺人想着外甥女儿，虽然傍着兄嫂居住，未曾许聘人家。一日与媒婆每说起素梅亲事，媒婆每道：“若只托着杨大官人出名，说把妹子许人，未必人家动火。须得说是老孺人的亲外甥，就在孺人家里接茶出嫁的，方有门当户对的来。”孺人道是说得有理，亦且外甥女儿年纪长大，也要收拾他身畔来。故此自己抬了轿，又叫了一乘空轿，一直到杨家，要接素梅家去。素梅接着外婆，孺人把前意说了一遍。素梅暗地吃了一惊，推托道：“既然要去，外婆先请回，等甥女收拾两日就来。”孺人道：“有甚么收拾？我在此等了你去。”龙香便道：“也要拣个日子。”孺人道：“我拣了来的，今日正是个黄道吉日，就此去罢。”素梅暗暗地叫苦，私对龙香道：“怎生发付那人？”龙香道：“总是老孺人守着在此，便再迟两日去也会他不得了。不如且依着去了，等龙香自去回他消息，再寻机会罢。”素梅只得怀着不快，跟着孺人去了。

所以这日凤生去望楼上，再不得见面。直到外边去打听，才晓得是外婆家接了去了。跌足叹恨，悔之无及，又不知几时才得回家，再得相会。正在不快之际，只见舅舅金三员外家金旺来接他回家去，要商量上京会试之事。说道：“园中一应书箱行李多收拾了家来，不必再到此了。”凤生口里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谁想当面一番错过，便如此你东我西，料想那还有再会的日子？只是他十分的好情，教我怎生放得下？”一边收拾，望着东墙，只管落下泪来。却是没奈何，只得匆匆出门。到了金三员外家里，员外早已收拾盘缠，是件停当。吃了饯行酒，送他登程，叫金旺跟着，一路伏侍去了。

员外闲在家里，偶然一个牙婆走来卖珠翠、说起钱塘门里冯家有个女儿，才貌双全，尚未许人。员外叫讨了他八字，来与外甥合一合看。那看命的看得是一对上好到头夫妻，夫荣妻贵，并无冲犯。员外大喜，即央人去说合。那冯孺人见说是金三员外，晓得是本处财主，叫人通知了外甥杨大官人，当下许了。择了吉日，下了聘定，欢天喜地。

谁知杨素梅心里只想着凤生，见说许下了甚么金家，好生不快，又不好

三姑六婆——据元陶宗仪《辍耕录》载：“三姑者，尼姑、道姑、卦姑也。六婆者，牙婆、媒婆、师婆、虔婆、药婆、稳婆也。”

八字——旧时称人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为“四柱”，每项各有天干、地支一字相配，共得八个字，故称“八字”。按迷信说法，根据这八个字，可以推算一个人的命运。旧俗订婚时须交换八字帖。

说得出来。对着龙香，只是啼哭。龙香宽解道：“姻缘分定。想当日若有缘法，早已成事了。如此对面错过，毕竟不是对头。亏得还好，若是那一夜有些长短了，而今又许了一家，却怎么处？”素梅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我当初虽不与他沾身，也曾亲热一番，心已相许。我如今痴想还与他有相会日子，权且忍耐。若要我另嫁别人，临期无奈，只得寻个自尽，报答他那一点情分便了。怎生撇得他下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一片好心，固然如此。只是而今怎能勾再与他相会？”素梅道：“他如今料想在京会试。倘若姻缘未断，得登金榜，他必然归来寻访着我。那时我辞了外婆，回到家中，好歹设法得相见一番。那时他身荣贵，就是婚姻之事，或者还可挽回。万一不然，我与他一言面诀，死亦瞑目了。”龙香道：“姐姐也见得是。且耐心着，不要烦恼烦恼，与别人看破了，生出议论来。”

不说两个唧唧，且说凤生到京，一举成名，做了三甲进士，选了福建福州府推官。心里想道：“我如今便道还家，央媒议亲，易如反掌。这姻缘仍在，诚为可喜，进士不足言也。”正要打点起程，金员外家里有人到京来，说道：“家中已聘下了夫人，只等官人荣归毕姻。”凤生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怎么，聘下了甚么夫人？”金家人道：“钱塘门里冯家小姐，见说才貌双全的。”凤生变了脸道：“你家员外好没要紧，那知我的就里，连忙就聘做甚么？”金家人与金旺多疑怪道：“这是老员外好意，官人为何反怪将起来？”凤生道：“你们不晓得，不要多管！”自此心中反添上一番愁绪起来。正是：

姻事虽成心事违，新人欢喜旧人啼。

几回暗里添惆怅，说与傍人那得知？

凤生心中闷闷，且待到家再作区处。一面京中自起身，一面打发金家人先回报知，择日到家。

这里金员外晓得外甥归来快了，定了成婚吉日，先到冯家下那袍段钗环请期的大礼。他把一个白玉蟾蜍做压钗物事。这蟾蜍是一对，前日把一个送外甥了，今日又替他行礼，做了个囫囵人情。教媒婆送到冯家去，说：“金家郎金榜题名，不日归娶，已起程将到了。”那冯老孺人好不欢喜。旁边亲亲眷眷看的人，那一个不啧啧称叹？道：“素梅姐姐生得标致，有此等大福。”多来与素梅叫喜。

谁知素梅心怀鬼胎，只是长吁短叹，好生愁闷，默默归房去了。只见龙香走来道：“姐姐，你看见适才的礼物么？”素梅道：“有甚心情去看他！”龙香道：“一件天大侥幸的事，好叫姐姐得知：龙香听得外边人说，那中进士聘姐姐的那个人，虽然姓金，却是金家外甥。我前日记得凤官人也曾说甚么金家舅舅，只怕那个人就是凤官人，也不可不知。”素梅道：“那有

对头——这里指合适的配偶。

福州府推官——福州府辖境相当现在福建省闽江流域和洞宫山以东地区，治所在今福州市。推官，掌管刑狱的官员，明代各府均置推官。

就里——内情。

区处——处理、安排。

请期——旧时婚姻“六礼”之一，男方向女方请订迎娶日期。

压钗物事——指礼物中最贵重的东西。

囫囵人情——完满的人情。囫囵，作形容词用，指整个儿、完整的。

此事？”龙香道：“适才礼物里边有一件压钗的东西，也是一个玉蟾蜍，与前日凤官人与姐姐的一模二样。若不是他家，怎生有这般一对？”素梅道：“而今玉蟾蜍在那里？设法来看一看。”龙香道：“我方才见有些跷蹊，推说姐姐要看，拿将来了。”袖里取出，递与素梅，看了一会，果像是一般的。再把自家的在臂上解下来，并一并看，分毫不差。想着前日的情，不觉掉下泪来，道：“若果如此，真是姻缘不断。古来破镜重圆，钗分再合，信有其事了。只是凤郎得中，自然说是凤家下礼，如何只说金家？这里边有些不明。怎生探得一个实消息，果然是了便好。”龙香道：“是便怎么？不是便怎么？”素梅道：“是他了，万千欢喜，不必说起。若不是他，我前日说过的，临到迎娶，自缢而死。”龙香道：“龙香倒有个计较在此。”素梅道：“怎的计较？”龙香道：“少不得迎亲之日，媒婆先回话。那时龙香妆做了媒婆的女儿，随了他去，看得果是那人，即忙回来说知就是。”素梅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但愿得就是他，这场喜比天还大。”龙香道：“我也巴不得如此，看来像是有些光景的。”两人商量已定。

过了两日，凤生到了金家了。那时冯老孺人已依着金三员外所定日子成亲，先叫媒婆去回话，请来迎娶。龙香知道，赶到路上来对媒婆说：“我也要去看一看新郎。有人问时，只说是你的女儿，带了来的。”媒婆道：“这等，折杀了老身！同去走走就是。只有一件事要问姐姐。”龙香道：“甚事？”媒婆道：“你家小姐天大喜事临身，过门去就做夫人了，如何不见喜欢？口里唧唧啾啾，倒像十分不快活的。这怎么说？”龙香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姐姐自小立愿，要自家拣个像意的姐夫。而今是老孺人做主，不管他肯不肯，许了他。不知新郎好歹，放心不下，故此不快活。”媒婆道：“新郎是做官的了，有甚么不好？”龙香道：“夫妻面上，只要人好，做官有甚么用处？老娘晓得这做官的姓甚么？”媒婆道：“姓金了还不知道？”龙香道：“闻说是金员外的外甥，元不姓金。可知道姓甚么？”媒婆道：“是便是外甥，而今外边人只叫他金爷。他肉姓 姓得有些异样的，不好记，我忘记了。”龙香道：“可是姓凤？”媒婆想了一想，点头道：“正是这个甚么怪姓。”龙香心里暗暗喜欢，已有八分是了。

一路行来，已到了金家门首。龙香对媒婆道：“老娘，你先进去，我在门外张一张罢。”媒婆道：“正是。”媒婆进去见了凤生，回覆今日迎亲之事。正在问答之际，龙香门外一看，看得果然是了，不觉手舞足蹈起来，嘻嘻的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”龙香也有意要他看见，把身子全然露着，早已被门里面看见了。凤生问媒婆道：“外面那个随着你来？”媒婆道：“是老媳妇的女儿。”凤生一眼瞅去，疑是龙香，便叫媒婆去里面茶饭，自己踱出来看，果然是龙香了。凤生忙道：“甚风吹你到此？你姐姐在那里？”龙香道：“凤官人还问我姐姐？你只打点迎亲罢了。”凤生道：“龙香姐，小生自那日惊散之后，有一刻不想你姐姐，也叫我天诛地灭。怎奈是这日一去，彼此分散，无路可通。侥幸往京得中，正要归来央媒寻访，不想舅舅又先定下了这冯家。而今推却不得，没奈何了，岂我情愿？”龙香故意道：“而今不情愿也说不得了。只辜负了我家姐姐一片好情，至今还是泪汪汪的。”凤生也拭泪道：“待小生过了今日之事，再怎么约得你家姐姐一会面，讲得一番心事明白，死也甘心。而今你姐姐在那里？曾回去家中不曾？”龙香哄他

道：“我姐姐也许下人家了。”凤生吃惊道：“咳！咳！许了那一家？”龙香道：“是这城里甚么金家，新中进士的。”凤生道：“又来胡说，城中再那里还有个金家新中进士？只有得我。”龙香道：“官人几时又姓金？”凤生道：“这是我娘舅家姓，我一向榜上多是姓金，不姓凤。”龙香嘻的一笑道：“白日见鬼！枉着人急了这许多时。”凤生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敢是我聘定的就是你家姐姐？却怎么说姓冯？”龙香道：“我姐姐也是冯老孺人的外甥，故此人只说是冯家女儿，其实就是杨家的人。”凤生道：“前日分散之后，我问邻人，说是外婆家接去，想正是冯家了。”龙香道：“正是了。”凤生道：“这话果真么？莫非你见我另聘了，特把这话来耍我的？”龙香去袖中摸出两个玉蟾蜍来，道：“你看这一对先自成双了。一个是送你送与姐姐的，一个是你家压钗的，眼见得多在这里了，还要疑心？”凤生大笑道：“有这样奇事，可不快活杀了我？”龙香道：“官人如此快活，我姐姐还不知道明白，哭哭啼啼在那里。”凤生道：“若不是我，你姐姐待怎么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看见玉蟾蜍一样，又见说是金家外甥，故此也有些疑心，先教我来打探。说道不是官人，便要自尽。如今即忙回去报他，等他好梳妆相待。而今他这欢喜，也非同小可。”凤生道：“还有一件，他事在急头上，只怕还要疑心是你权时哄他的，未必放心得下。你把他前日所与我的戒指拿去与他看，他方信是实了。可好么？”龙香道：“官人见得是。”凤生即在指头上勒下来，交与龙香去了。一面分付鼓乐酒筵齐备，亲往迎娶。

却说龙香急急走到家里，见了素梅，连声道：“姐姐，正是他！正是他！”素梅道：“难道有这等事？”龙香道：“不信，你看这戒指。那里来的？”就把戒指递将过来，道：“是他手上亲除下来与我，叫我拿与姐姐看，做个凭据的。”素梅微笑道：“这个真也奇怪了。你且说他见你说些甚么？”龙香道：“他说自从那日惊散，没有一日不想姐姐。而今做了官，正要来图谋这事，不想舅舅先定下了。他不知是姐姐，十分不情愿的。”素梅道：“他不匡是我，别娶之后，却待怎么？”龙香道：“他说原要设法与姐姐一面，说个衷曲，死也瞑目。就眼泪流下来。我见他说得至诚，方与他说明白了这些话，他好不欢喜。”素梅道：“他却不知我为他如此立志，只说我轻易许了人家，道我没信行的了，怎么好？”龙香道：“我把姐姐这些意思，尽数对他说了。原说打听不是，迎娶之日，寻个自尽的。他也着意，恐怕我来回话姐姐不信，疑是一时权宜之计，哄上轿的说话，故此拿出这戒指来为信。”素梅道：“戒指在那里拿出来的？”龙香道：“紧紧的勒在指头上，可见他不忘姐姐的了。”素梅此时才放心得下。

须臾，堂前鼓乐齐鸣，新郎冠带上门，亲自迎娶。新人上轿，冯老孺人也上轿，送到金家，与金三员外会了亲，吃了喜酒，送入洞房，两下成其夫妇，恩情美满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日，杨家兄嫂多来会亲，窦家兄弟两人也来作贺。凤生见了二窦，想着那晚之事，不觉失笑。自忖道：“亏得原是姻缘，到底配合了。不然，这一场搅散，岂是小可的！”又不好说得出来，只自家暗暗侥幸而已。做了夫妻之后，时常与素梅说着那事，两个还是打噤的。因想世上的事最是好笑。假如凤生与素梅索性无缘罢了；既然到底是夫妻，那日书房中时节，何不休要生出这番风波来？略迟一会，也到手了。再不然，不要外婆家去，次

打噤——即打寒噤，也作打寒战。这里是说事后想起仍觉害怕。

日也还好再续前约，怎生不先不后，偏要如此间阻？及至后来，两下多不打点的了，却又无意中聘定，成了夫妇。这多是天公巧处！却像一下子就上了手，反没趣味，故意如此的。却又有一时不偶，便到底不谐的，这又不知怎么说。有诗为证：

从来女侠会怜才，到底姻成亦异哉！
也有惊分终不偶，独含幽怨向琴台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

诗曰：

黑莽口中舌，黄蜂尾上针。

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。

话说妇人家妒忌，乃是七出之条内一条，极是不好的事。却这个毛病像是天生成的一般，再改不来的。

宋绍兴年间有一个官人，乃是台州司法，姓叶名荐。有妻方氏，天性嫉妒，犹如虎狼。手下养娘妇女们，捶楚挺杖，乃是常刑。还有灼铁烧肉，将锥搯腮。性急起来，一口咬住不放，定要咬下一块肉来；狠极之时，连血带生吃了，常有致死了的。妇女里头若是模样略似人的，就要疑心司法害他，一发受苦不胜了。司法那里还好解劝得的？虽是心里好生不然，却不能制得他，没奈他何。所以中年无子，再不敢萌娶妾之念。后来司法年已六旬，那方氏也有五十六七岁差不多了。司法一日恳求方氏道：“我年已衰迈，岂还有取乐好色之意？但老而无子，后边光景难堪。欲要寻一个丫头，与他养个儿子，为接续祖宗之计，须得你周全这事方好。”方氏大怒道：“你就匡我养不出，生起外心来了。我看自家晚间尽有精神，只怕还养得出来。你不要胡想！”司法道：“男子过了六十，还有生子之事。几曾见女人六十将到了，生得儿子出的？”方氏道：“你见我今年做六十齐头了么？”司法道：“就是六十，也差不多两年了。”方氏道：“再与你约三年。那时无子，凭你寻一个淫妇，快活死了罢了！”司法唯唯从命，不敢再说。

过了三年，只得又将前说提起。方氏已许出了口，不好悔得，只得妆聋做哑，听他娶了一个妾。娶便娶了，只是心里不伏气，寻非厮闹，没有一会清净的。忽然一日对司法道：“我眼中看你们做把戏，实是使不得。我年纪老了，也不耐烦在此争嚷。你那里另拣一间房，独自关得断的，与我住了，我在里边修行。只叫人供给我饮食，我再不出来了，凭你们过日子罢。”司法听得，不胜之喜，道：“惭愧！若得如此，天从人愿。”遂于屋后另筑一小院，收拾静室一间，送方氏进去住了。家人们早晚问安，递送饮食，多时没有说话。

司法暗暗喜欢道：“似此清静，还像人家。不道他晚年心性，这样改得好了。他既然从善，我们一发要还他礼体。”对那妾道：“你久不去相见了，也该自去问候一番。”妾依主命，独自走到屋后去了。直到天晚，不见出来。司法道：“难道两个说得投机，只管留在那里了？”未免心里牵挂，自己悄悄步到那里去看。走到了房前，只见门窗关得铁桶相似，两个人多不见。司法把门推推，推不开来。用手敲着两下，里头虽有些声响，却不开出

七出——封建时代休弃妻子的七种理由，只要有其中一条理由，丈夫即可命妻子离去。据《仪礼·丧服》贾公彦疏：“七出者：无子，一也；淫佚，二也；不事舅姑，三也；口舌，四也；盗窃，五也；妒忌，六也；恶疾，七也。”

台州司法——台州辖境相当现在浙江省天台山周围地区，治所在今临海市。司法，主管刑法的官员；按宋制，州之司法称“司法参军”，此处是略称。

匡——料想。

齐头——吴方言，完整之意，多指整数。这里“六十齐头”，是说整六十岁。

来。司法道：“奇怪了！”回到前边，叫了两个粗使的家人，同到后边去，狠把门乱推乱踢。那门棂脱了，门早已跌倒一边。一拥进去，只见方氏扑在地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见了人来，腾身一跳，望门外乱窜出来。众人急回头看去，却是一只大虫，吃了一惊。再看地上，血肉狼籍，一个人浑身心腹，多被吃尽，只剩得一头两足。认那头时，正是妾的头。司法又苦又惊，道：“不信有这样怪事！”连忙去赶那虎，已出屋后跳去，不知那里去了。又去唤集众人，点着火把，望屋后山上到处我寻，并无踪迹。

这个事在绍兴十九年。此时有人议论：“或者连方氏也是虎吃了的，未必这虎就是他。”却有一件，虎只会吃人，那里又会得关门闭户来？分明是方氏平日心肠狠毒，元自与虎狼气类相同。今在屋后独居多时，忿戾满腹，一见妾来，怒气勃发，遂变出形相来，恣意咀嚼，伤其性命，方掉下去了。此皆毒心所化也。所以说道妇人家有天生成妒忌的，即此便是榜样。

小子为何说这一段希奇事？只因有个人家，也为内眷有些妒忌，做出一场落了落事，几乎中了人的机谋，哄弄出折家荡产的事来。若不亏得一个人有主意，处置得风恬浪静，不知炒到几年上才是了结。有诗为证：

些小言词莫若休，不须经县与经州。

衙头府底赔杯酒，赢得猫儿卖了牛。

这首诗乃是宋贤范杓所作，劝人休要争讼的话。大凡人家些小事情，自家收拾了，便不见得费甚气力。若是一个不伏气，到了官时，衙门中没一个肯不要赚钱的。不要说后边输了，就是赢得来，算一算费用过的财物，已自合不来了。何况人家弟兄们争着祖父的遗产，不肯相让一些，情愿大块的东西作成别个得去了。又有不肖官府，见是上千上万的状子，动了火，起心设法，这边送将来，便道：“我断多少与你。”那边送将来，便道：“我替你断绝后患。”只管埋着根脚漏洞，等人家争个没休歇，荡尽方休。又有不肖缙绅，见人家是争财的事，容易相帮。东边来说，也叫他“送些与我，我便左袒”；西边来说，也叫他“送些与我，我便右袒”。两家不歇手，落得他自饱满了。世间自有这些人在那里，官司岂是容易打的？自古说：“鹬蚌相持，渔人得利。”到收场想一想，总是被没相干的人得了去。何不自己骨肉，便吃了些亏，钱财还只在自家门里头好。今日小子说这有主意的人，便真是见识高强的。

这件事也出在宋绍兴年间。吴兴地方有个老翁，姓莫，家资巨万，一妻二子，已有三孙。那莫翁富家性子，本好淫欲。少年时节，便有娶妾买婢，好些风流快活的念头。又不愁家事做不起，随他讨着几房，粉黛三千，金钗十二，也不难处的。只有一件不凑趣处，那莫老姥却是十分利害。他平生有三恨：

一恨天地，二恨爹娘，三恨杂色匠作。你道他为甚么恨这几件？他道自己身上生了此物，别家女人就不该生了，为甚天地没主意？不惟我不为希罕，又要防着男人。二来爹娘嫁得他迟了些个，不曾眼见老儿破体到底有些

门棂（t ng厅）——门门的粗横木。

落了落——无着落。

炒——同“吵”。

作成——成全、照顾。

放心不下处。更有一件，女人溺尿，总在马子上罢了，偏有那些烧窑匠、铜锡匠弄成溺器，与男人撒溺，将阳物放进放出，形状看不得。似此心性，你道莫翁少年之时，容得他些松宽门路么？后来生子生孙，一发把这些闲花野草的事体回个尽绝了。

此时莫翁年已望七，莫妈房里有個丫鬢，名喚双荷，十八岁了。莫翁晚间睡时，叫他擦背捶腰。莫妈因是老儿年纪已高。无心防他这件事。况且平时奉法惟谨，放心得下惯了。谁知莫翁年纪虽高，欲心未已，乘他身边伏侍时节，与他捏手捏脚，私下肉麻。那双荷一来见是家主，不敢则声；二来正值芳年，情窦已开，也满意思量那事，尽吃得这一杯酒。背地里两个做了一手。有个歌儿，单嘲着老人家偷情的事：

老人家再不把淫心改变，见了后生家只管歪缠，怎知道行事多不便。搵腮是皱面颊，做嘴是白须髻。正到那要紧关头也，却又软软软软。

说那莫翁与双荷偷了几次，家里人渐渐有些晓得了。因为莫妈心性利害，只没人敢对他说。连儿子媳妇，为着老人家面上，大家替他隐瞒。谁知有这样不做美的冤家勾当，那妮子日逐觉得眉粗眼慢，乳胀腹高，呕吐不停。起初还只道是病，看看肚里动将起来，晓得是有胎了。心里着忙，对莫翁道：“多是你老没志气，做了这件事，而今这样不尴尬起来。妈妈心性，若是知道了，肯干休的？我这条性命，眼见得要葬送了。”不住的眼泪落下来。莫翁只得宽慰他道：“且莫着急，我自有个处置在那里。”莫翁心下自想道：“当真不是耍处！我一时高兴，与他弄一个在肚里了，妈妈知道，必然打骂不容，枉害了他性命。纵或未必致死，我老人家子孙满前，却做了此没正经事，炒得家里不静，也好羞人。不如趁这妮子未生之前，寻个人家嫁了出去，等他带胎去别人家生育了，糊涂得过再处。”算计已定，私下对双荷说了。双荷也是巴不得这样的，既脱了狠家主婆，又别配个后生男子，有何不妙？方才把一天愁消释了好些。

果然，莫翁在莫妈面前寻个头脑，故意说丫头不好，要卖他出去。莫妈也见双荷年长，光景妖娆，也有些不要他在身边了。遂听了媒人之言，嫁出与在城花楼桥卖汤粉的朱三。朱三年纪三十以内，人物尽也济楚。双荷嫁了他，算做得郎才女貌，一对好夫妻。莫翁只要着落得停当，不争财物。朱三讨得容易，颇自得意，只不知讨了个带胎的老婆来。

渐渐朱三识得出了，双荷实对他说道：“我此胎实系主翁所有，怕妈妈知觉，故此把我嫁了出来，许下我看管终身的。你不可说甚么打破了机关，落得时常要他周济些东西，我一心与你做人家便了。”朱三是个经纪行中人，只要些小便宜，那里还管青黄皂白？况且晓得人家出来的丫头，那有真正女身？又是新娶情热，自然含糊忍住了。

娶过来五个多月，养下一个小厮来。双荷密地叫人通与莫翁知道。莫翁虽是没奈何嫁了出来，心里还是割不断的。见说养了儿子，道是自己骨血，

马子——吴方言，称马桶。

望七——将近七十岁。

头脑——吴方言，因由、缘故。

济楚——整齐。

做人家——吴方言，意为勤俭持家过日子。

瞒着家里，悄悄将两挑米、几贯钱，先送去与他吃用。以后首饰衣服，与那小娃子穿着的，没一件不支持了去。朱三仅靠着老婆福荫，落得吃自来食。那儿子渐渐大起来，莫翁虽是暗地周给他用度无缺，却到底瞒着生人眼，不好认帐。随那儿子自姓了朱，跟着朱三也到市上帮做生意。此时已有十来岁，街坊上人点点搐搐，多晓得是莫翁之种。连莫翁家里儿子媳妇们，也多晓得老儿有这外养之子，私下在那里盘缠他家的，却大家装聋做哑，只做不知。莫姥心里也有些疑心，不在眼面前了，又没人敢提起，也只索罢了。

忽一日，莫翁一病告殁。家里成服停丧，自不必说。在城有一伙破落户，管闲事、吃闲饭的没头鬼光棍，一个叫做铁里虫宋礼，一个叫做钻仓鼠张朝，一个叫做吊睛虎牛三，一个叫做洒墨判官周丙，一个叫做白日鬼王瘰子，还有几个不出名提草鞋的小伙，共是十来个，专一捕风捉影，寻人家闲头脑，挑弄是非，扛帮生事。那五个为头，在黑虎玄坛赵元帅庙里歃血为盟，结为兄弟，尽多改姓了赵，总叫做赵家五虎。不拘那里有事，一个人打听将来，便合着伴去做，得利平分。平日晓得卖粉朱三家儿子是莫家骨血，这日见说莫翁死了，众兄弟商量道：“一桩好买卖到了！莫家乃巨富之家，老妈妈只生得二子，享用那二三十万不了。我们撺掇朱三家那话儿去告争，分得他一股，最少也有几万数，我们帮的也有小富贵了。就不然，只要起了官司，我们打点的打点，卖阵的卖阵，这边不着那边着，好歹也有几年缠帐了，也强似在家里嚼本。”大家拍手道：“造化，造化。”铁里虫道：“我们且去见那雌儿，看他主意怎么的，设法诱他上这条路便了。”多道：“有理。”一齐向朱三家里来。

朱三平日卖粉汤，这“五虎”日日在衙门前后走动，时常买他的点饥，是熟主顾家。朱三见了，拱手道：“列位光降，必有见谕。”那吊睛虎道：“请你娘子出来，我有一事报他。”朱三道：“何事？”白日鬼道：“他家莫老儿死了。”双荷在里面听得，哭将出来道：“我方才听得街上是这样说，还道未的。而今列位来说，一定是真了。”一头哭，一头对朱三说：“我与你失了这泰山的靠傍，今生再无好日了。”钻仓鼠便道：“怎说这话？如今正是你们的富贵到了！”五人齐声道：“我兄弟们特来送这一套横财与你们的。”朱三夫妻多惊疑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你家儿子乃是莫老儿骨血，而今他家里万万贯家财，田园屋宇，你儿子多该有分，何不到他家去要分他的？他若不肯分，拚与他吃场官司，料不倒断了你们些去。撞住打到底，苦你儿子不着，与他滴起血来，怕道不是真的？这一股

点点搐（chù触）搐——也作“点点捌捌”，意即指指点点、指手划脚。

盘缠——这里作动词用，指供给日常费用。

黑虎玄坛赵元帅庙——即财神庙。民间传说玉皇大帝封赵公明为“正一玄坛元帅”，其像黑面浓须，头戴铁冠，手执铁鞭，身跨黑虎，又称“黑虎玄坛”。

卖阵——本指被敌人收买，打仗时故意败阵。这里借指出卖情况，收受贿赂。

雌儿——吴方言中对女人的轻薄称谓。

点饥——吴方言，作动词用，吃东西充饥。

撞住——吴方言，作副词，意为“至多”。

滴起血来——指用滴血验证。据《洗冤录》载：将血滴在骸骨上，嫡亲生者血沁入骨，非嫡亲生者则血不入。

稳稳是了。”朱三夫妻道：“事倒委实如此，我们也晓得。只是轻易起了个头，一时住不得手的。自古道：‘贫莫与富斗。’吃官司全得财来使费，我们怎么敌得他过？弄得后边，不伶不俐，反为不美。况且我每这样人家，一日不做，一日没得吃的，那里来的人力，那里来的工夫去吃官司？”铁里虫道：“这个诚然也要虑到，打官司全靠使费与那人力两项。而今我和你们熟商量：要人力时，我们几个弟兄相帮你衙门做事，尽勾了；只这使费难处。我们也说不得，小钱不去，大钱不来，五个弟兄一人应出一百两，先将来下本钱，替你使用去。你写起一千两的借票来，我们收着。直等日后断过，家业来到了手，你每照契还我。只近得你每一本一利，也不为多。此外谢我们的，凭你们另商量了。那时是白得来的东西，左右是不费之惠，料然决不怠慢了我们。”朱三夫妻道：“若得列位如此相帮，可知道好。只是打从那里做起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你只依我们调度，包管停当。且把借票写起来为定。”朱三只得依着写了，押了个字，连儿子也要他画了一个，交与众人。众人道：“今日我每弟兄且去，一面收拾银钱停当了，明日再来计较行事。”朱三夫妻道：“全仗列位看顾。”当下众人散了去。

双荷对丈夫道：“这些人所言，不知如何。可做得来的么？”朱三道：“总是不要我费一个钱，看他们怎么主张。依得的只管依着做去，或者有些油水，也不见得。用去是他们的，得来是我们的，有甚么不便宜处？”双荷道：“不该就写纸笔与他。”朱三道：“秤我们三个做肉卖，也值不上几两。他拿了我千贯的票子，若不夺得家事来，他好向那里讨？果然夺得来时，就与他些也不难了。况且不写得与他，他怎肯拿银子来应用？有这一纸安定他每的心，才肯尽力帮我。”双荷道：“为甚孩子也要他着个字？”朱三道：“夺得家事是孩子的，怎不叫他着字？这个倒多不打紧，只看他们指拨怎么样做法便了。”

不说夫妻商量，且说五虎出了朱家的门，大家笑道：“这家子被我们说得动火了。只是扯下这样大谎，那里多少得些，与他起个头？”铁里虫道：“当真我们有得己里钱先折去不成？只看我略施小计，不必用钱。”这四个道：“有何妙计？”铁里虫道：“我如今只要拿一匹粗麻布，做件衰衣，与他家小厮穿了，叫他竟到莫家去做孝子。撩得莫家母子恼躁起来，吾每只一个钱白纸告他一状，这就是五百两本钱了。”四个拍手道：“妙！妙！事不宜迟，快去！快去！”铁里虫果然去誊那 了一匹麻布，到裁衣店剪开了，缝成了一件衰衣。手里拿着道：“本钱在此了。”一拥的望朱三家里来。

朱三夫妻接着，道：“列位还是怎么主张？”铁里虫道：“叫你儿子出来，我教道他事体。”双荷对着孩子道：“这几位伯伯帮你去讨生身父母的家业，你只依着做去便了。”那儿子也是个乖的，说道：“既是我生身的父

不伶不俐——不干不净。

纸笔——这里代指借据。

着个字——即画押、押字。

己里钱——自己的钱。

衰（cu 催）衣——旧时丧服中最重的一种，为嫡亲的孝衣，用粗麻布制成，不缉边，使断处外露，披于前胸。衰，通“缋”。

誊那——今写作“腾挪”，意为挪用、调换。那，通“挪”。

亲，那家业我应得有的。只是我娃子家，教我怎的去讨才是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不要你开口讨，只着了这件孝服，我们引你到那里。你进门去，到了孝堂里面，看见灵帛，你便放声大哭，哭罢就拜。拜了四拜，往外就走。有人问你说话，你只不要回他，一径到外边来。我们多在左侧茶坊里等你便了。这个却不难的。”朱三道：“只如此，有何益？”众人道：“这是先送个信与他家。你儿子出了门，第二日就去进状，我们就去替你使用打点。你儿子又小，官府见了只有可怜，决不难为他的。况又实是骨肉，脚踏硬地，这家私到底是稳取的了。只管依着我们做去。”朱三对妻子道：“列位说来的话，多是凭着数的。只教儿子依着行事，决然停当。”那儿子道：“只如方才这样说的话，我多依得。我心里也要去见见亲生父亲的影像，哭他一场，拜他一拜。”双荷掩泪道：“乖儿子，正是如此。”朱三道：“我倒不好随去得。既有列位同行，必然不差，把儿子交付与列位了。我自到市上做生意去，晚来讨消息罢。”

当下朱三自出了门，“五虎”一同了朱家儿子径往莫家来。将到门首，多走进一个茶坊里面坐下，吃个泡茶。叮嘱朱家儿子道：“那门上有丧牌帘的，就是你老儿家里。你进去，依着我言语行事。”遂把衰衣与他穿着停当了。那孩子依了说话，不知甚么好歹，大踏步走进门里面来。一直到了孝堂，看见灵帛，果然喉天倒地价哭起来，也是孩子家天性所在。

那孝堂里头听见哭响，只道是吊客来到，尽皆来看。只见是一个小厮，身上打扮与孝子无二，且是哭得悲切，口口声声叫着“亲爹爹”。孝堂里看的不知是甚么缘故，人人惊骇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？”莫妈听得哭着亲爹，又见这般打扮，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嚷道：“那里来这个野猫，哭得如此异样！”亏得莫大郎是个老成有见识的人，早已瞧科了八九分，忙对母亲说道：“妈妈切不可造次。这件事了不得。我家初丧之际，必有奸人动火，要来挑衅，扎成火围，落了他们圈套，这人家不经拆的。只依我指分，方免祸患。”莫妈一时间见大郎说得利害，也有些慌了。且住着不嚷，冷眼看那外边孩子。只见他哭罢就拜。拜了四拜，正待转身，莫大郎连忙跳出来，一把抱住道：“你不是那花楼桥卖粉汤朱家的儿子么？”孩子道：“正是。”大郎道：“既是这等，你方才拜了爹爹，也就该认了妈妈。你随我来。”一把扯他到孝幔里头，指着莫妈道：“这是你的嫡母亲，快些拜见。”莫妈仓卒之际，只凭儿子，受了他拜已过。大郎指自家道：“我乃是你长兄，你也要拜。”拜过，又指点他拜了二兄，以次至大嫂、二嫂，多叫拜见了。又领自己两个儿子，兄弟一个儿子，立齐了，对孩子道：“这三个是你侄儿，你该受拜。”拜罢，孩子又望外就走。大郎道：“你到那里去？你是我的兄弟，父亲既死，就该住在此居丧。这是你家里了，还到那里去？”大郎领他到里面，交付与自己娘子道：“你与小叔叔把头梳一梳，替他身上出脱一出脱，把旧时衣服脱掉了，多替他换了些新鲜的。而今是我家里人了。”孩子见大郎如此待他好，心里虽也欢喜，只是人生面不熟，又不知娘的意思怎么，有些不安贴，还想要去。大郎晓得光景，就着人到花

影像——画像，遗像。

扎成火围——吴方言，设圈套引人上当以诈取财物的行为叫“扎火围”。

指分——指使、安排。

出脱——吴方言，指洁净头面，换穿衣服。

楼桥朱家，去唤那双荷到家里来，说道有要紧说话。

双荷晓得是儿子面上的事了，亦且原要来吊丧，急忙换了一身孝服，来到莫家灵前。哭拜已毕，大郎即对他说：“你的儿子今早到此，我们已认做兄弟了。而今与我们一同守孝，日后与我们一样分家，你不必记挂。所有老爹爹在日给你的饭米衣服，我们照帐按月送过来与你，与在日一般。这是有你儿子面上。你没事不必到这里来，因你是有丈夫的，恐防议论，倒妆你儿子的丑。只今日起，你儿子归宗姓莫，不到朱家来了。你分付你儿子一声，你自去罢。”双荷听得，不胜之喜：“若得大郎看死的老爹爹面上，如此处置停当，我烧香点烛，祝报大郎不尽。”说罢，进去见了莫妈与大嫂、二嫂，只是拜谢。莫妈此时也不好生分得，大家没甚说话，打发他回去。双荷叮嘱儿子：“好生住在这里，小心奉事大妈妈与哥哥、嫂嫂。你落了好处，我放心得下了。方才大郎说过，我不好长到这里，你在此过几时，断了七七四十九日，再到朱家来相会罢。”孩子既见了自家的娘，又听了分付的话，方才安心住下。双荷自欢欢喜喜，与丈夫说知去了。

且说那些没头鬼光棍赵家五虎，在茶房里面坐地，眼巴巴望那孩子出来就去做事，状子多打点停当了。谁知守了多时，再守不出。看看到晚，不见动静，疑道：“莫非我们闲话时，那孩子出来，错了眼，竟到他家里去了？”走一个到朱家去看，见说儿子不曾到家，倒叫了娘子去，一发不解。走来回覆众人，大家疑惑，就像热盘上蚊子，坐立不安。再着一个到朱家伺候，又说见双荷归来，老大欢喜，说儿子已得认下，收留了。众人尚在茶坊未散，见了此说，个个木呆。正是：

思量拨草去寻蛇，这回却没蛇儿弄。

平常家里没风波，总有良平 也无用。

说这几个人闻得孩子已被莫家认作儿子了，许多焰腾腾的火气，却像淋了几桶的冰水，手臂多索解了。大家嚷道：“悔气，撞着这样不长进的人家！难道我们商量了这几时，当真倒单便宜了这小厮不成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且不要慌。也不到得便宜了他，也不到得我们白住了手。”众人道：“而今还好在那里入脚？”铁里虫道：“我们原说与他夺了人家，要谢我们一千银子。他须有借票在我手里，是朱三的亲笔。”众人道：“他家先自收拾了，我们并不曾帮得他一些，也不好替朱三讨得。况且朱三是穷人，讨也没干。”铁里虫道：“昨日我要那孩子也着个字的，而今捺有头发的揪。过几时，只与那孩子讨。等他说没有，就告了他。他小厮家新做了财主，定怕吃官司的，央人来与我们讲和，须要赎得这张纸去才干净。难道白了不成？”众人道：“有见识，不枉叫你做铁里虫，真是见识硬挣。”铁里虫道：“还有一件，只是眼下还要从容。一来那票子上日子没多两日，就讨就告，官府要疑心。二来他家方才收留，家业未有得就分与他，他也便没有得拿出来还人。这是半年一年后的事。”众人道：“多说的是。且藏好了借票，再耐心等等弄他。”自此一伙各散去了。

这里莫妈性定，抱怨儿子道：“那小业种来时，为甚么就认了他？”大

断了七七四十九日——亦简称“断七”。旧俗以人死后七天为一“七”，设祭一次，至第六个“七”，即第四十九天，招僧道诵经，丧事即告一段落。

错了眼——吴方言，指眼睛一时疏忽没看见。

良平——指汉初辅佐刘邦的大臣张良、陈平二人，均极有谋略。

郎道：“我家富名久出，谁不动火？这兄弟实是爹爹亲骨肉。我不认他时，被光棍弄了去，今日一状、明日一状告将来，告个没休歇。衙门人役个个来诈钱，亲眷朋友人人来拐骗，还有官府思量起发，开了口不怕不送，不知把人家拆到那里田地！及至拌得到底，问出根由，少不得要断这一股与他。何苦作成别人肥了家去？所以下如一面收留，省了许多人的妄想，有何不妙？”妈妈见说得明白，也道是了。一家喜欢过日。

忽然一日，有一伙人走进门来，说道要见小三官人的。这里门上方要问明，内一人大声道：“便是朱家的拖油瓶。”大郎见说得不好听，自家走出来。见是五个人，雄纠纠的来施礼，问道：“小令弟在家么？”大郎道：“在家里。列位有何说话？”五个人道：“令弟少在下家里些银子，特来与他取用。”大郎道：“这个却不知道，叫他出来就是。”大郎进去，对小兄弟说了。那孩子不知是甚么头脑，走出来一看，认得是前日赵家五虎，上前见礼。那几个见了孩子，道：“好个小官人！前日是我们送你来的，你在此做了财主，就不记得我们了？”孩子道：“前日这边留住了，不放我出门，故此我不出来得。”五虎道：“你而今既做了财主，这一千银子该还得我们了。”孩子道：“我几曾晓得有甚么银子？”五虎道：“银子是你晚老子朱三官所借，却是为你用的，你也着得有花字。”孩子道：“前日我也见说，说道恐防吃官司，要银子用，故写下借票。而今官司不吃了，那里还用你们甚么银子？”五虎发狠道：“现有票在这里，你赖了不成？”大郎听得声高，走出来看时，五虎告诉道：“小令弟在朱家时，借了我们一千银子不还，而今要赖起来。”大郎道：“我这小小兄弟借这许多银子何用？”孩子道：“哥哥不要听他。”五虎道：“现有借票，我和你衙门里说去。”一哄多散了。

大郎问兄弟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孩子道：“起初这几个撺掇我母亲告状，母亲回他没盘缠吃官司。他们说：‘只要一张借票，我每借来与你。’以后他们领我到这里来，哥哥就收留下，不曾成官司。他怎么要我还起银子来？”大郎道：“可恨这些光棍，早是我们不着他手。而今既有借票在他处，他必不肯干休，定然到官。你若见官莫怕，只把方才实情照样是这等一说，官府自然明白的。没有小小年纪，断你还他银子之理。且安心坐着，看他怎么！”

次日，这五虎果然到府里告下一纸状来，告了朱三、莫小三两个名字，骗劫千金之事。来到莫家提人。莫大郎、二郎等商量与兄弟写下一纸诉状，诉出从前情节，就用着两个哥哥为证，竟来府里投到。

府里太守姓唐，名彖，是个极精明的。一千人提到了，听审时，先叫宋礼等上前，问道：“朱三是何等人，要这许多银子来做甚么用？”宋礼道：“他说要与儿子置田买产，借了去的。”太守叫朱三问道：“你做甚么勾当，借这许多银子？”朱三道：“小的是卖粉羹的经纪，不上钱数生意，要这许多做甚么？”宋礼道：“见有借票，我们五人，二百两一个，交付与他及儿子莫小三的。”太守拿上借票来看，问朱三道：“可是你写的票？”朱三道：“是小的写的票，却不曾有银子的。”宋礼道：“票是他写的，银子是莫小三收去的。”太守叫莫小三，那莫家孩子应了一声，走上去。太守看见是个十来岁小的，一发奇异，道：“这小厮收去这些银子何用？”宋礼争

道：“是他父亲朱三写了票，拿银子与这莫小三买田的。见今他有许多田在家里。”太守道：“父姓朱，怎么儿子姓莫？”朱三道：“瞒不得老爷，这小厮原是莫家孽子，他母亲嫁与小的，所以他自姓莫。专为众人要帮他莫家去争产，哄小的写了一票，做争讼的用途。不想一到莫家，他家大娘与两个哥子竟自认了，分与田产。小的与他家没讼得争了，还要借银做甚么用？他而今据了借票，生端要这银子，这那里得有？”太守问莫小三，其言也是一般。太守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就叫莫大郎赶来，问道：“你当时如何就肯认了？”莫大郎道：“在城棍徒无风起浪，无洞掘蟹，亏得当时立地就认了。这些人还道放了空箭，未肯住手，致有今日之告。若当时略有推托，一涉讼端，正是此辈得志之秋。不要说兄弟这千金要被他们诈了去，家里所费又不知几倍了。”太守笑道：“妙哉！不惟高义，又见高识，可敬！可敬！我看宋礼等五人也不像有千金借人的，朱三也不像借人千金的。元来真情如此，实为可恨。若非莫大有见，此辈人人饱满了。”提起笔来判道：

千金重利，一纸足凭。乃朱三赤贫，贷则谁与？莫子乳臭，须此何为？细讯其详，始烛其诡。宋礼立蹄之约，希蜗角之争。莫大以对床之情，消阅墙之衅。既渔群谋而丧气，犹挟故纸以垂涎。重创其奸，立毁其券。

当时将宋礼等五人，每人三十大板，问拟了教唆词讼、诈害平人的律，脊杖二十，刺配各远恶军州。

吴兴城里去了这“五虎”，小民多是快活的，做出几句口号来：

铁里虫有时蛀不穿，钻仓鼠有时吃不饱，吊睛老虎没威风，洒墨判官齐跌倒，白日里鬼胡行，这回儿不见了。

唐太守又旌奖莫家，与他一个“孝义之门”的匾额，免其本等差徭。此时莫妈妈才晓得儿子大郎的大见识。世间弟兄不睦，靠着外人相帮起讼者，当以此为鉴。诗曰：

世间有孽子，亦是本生枝。
只因靳所为，反为外人资。
渔翁坐得利，鹬蚌枉相持。
何如存一让，是名不漏卮。

(ni o鸟)蹄之约——关于金钱的契约，这里指借据。蹄，古时铸成马蹄形的黄金。

蜗角之争——比喻互相争斗，语出《庄子·则阳》：“有国于蜗之左角者，曰触氏；有国于蜗之右角者，曰蛮氏。时相与争地而战。”

对床——两人对床而卧，以喻兄弟或亲友相聚的欢乐之情。

阅(xi系)墙——谓兄弟相争。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兄弟阅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”

刺配——古时处置犯人的一种刑罚，脸上刺字后发配边远地区充军或服役。

靳——吝嗇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一 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报

诗云：

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。

今日把赠君，谁有不平事！

话说天下最不平的，是那负心的事。所以冥中独重其罚，剑侠专诛其人。那负心中最不堪的，尤在那夫妻之间。盖朋友内忘恩负义，拚得绝交了他，便无别话。惟有夫妻是终身相倚的，一有负心，一生怨恨，不是当耍可以了帐的事。古来生死冤家一还一报的，独有此项极多。

宋时衢州有一人，姓郑，是个读书人。娶着会稽陆氏女，姿容娇媚。两个伉丽绸缪，如胶似漆。一日，正在枕席情浓之际，郑生忽然对陆氏道：“我与你二人相爱，已到极处了。万一他日不能到底，我今日先与你说过：我若死，你不可再嫁；你若死，我也不再娶了。”陆氏道：“正要与你百年偕老，怎生说这样不祥的话？”

不觉的光阴荏苒，过了十年，已生有二子。郑生一时间得了不起的症候，临危时，对父母道：“儿子死无所虑，只有陆氏妻子，恩深难舍，况且年纪少艾。日前已与他说过：‘我死之后，不可再嫁。’今若肯依所言，儿死亦瞑目矣。”陆氏听说到此际，也不回言，只是低头悲哭，十分哀切。连父母也道他没有二心的了。

死后数月，自有那些走千家、管闲事的牙婆每打听脚踪，探问消息。晓得陆氏青年美貌，未必是守得牢的人，挨身入来，与他来往。那陆氏并不推拒那一伙人，见了面就千欢万喜，烧茶办果，且是相待得好。公婆看见这些光景，心里嫌他，说道：“居孀行径，最宜稳重。此辈之人，没事不可引他进门。况且丈夫临终怎么样分付的？没有别的心肠，也用这些人不着。”陆氏由公婆自说，只当不闻。后来惯熟，连公婆也不说了。果然与一个做媒的说得入港，受了苏州曾工曹之聘。公婆虽然恼怒，心里道：“是他立性既自如此，留着也落得做冤家，不是好住手的。不如顺水推船，等他去了罢。”只是想着自己儿子临终之言，对着两个孙儿，未免感伤痛哭。陆氏多不放在心上，才等服满，就收拾箱匣停当，也不顾公婆，也不顾儿子，依了好日，喜喜欢欢，嫁过去了。

成婚七日，正在亲热头上，曾工曹受了漕帅檄文，命他考试外郡，只得收拾起身，作别而去。去了两日，陆氏自觉凄凉，傍晚之时走到厅前闲步。忽见一个后生，像个远方来的，走到面前，对着陆氏叩了一头，口称道：“郑官人有书拜上娘子。”递过一封柬帖来。陆氏接着，看那外面封筒上题着三个大字，乃是“示陆氏”三字。认认笔踪，宛然是前夫手迹。正要盘问，那后生忽然不见。陆氏惧怕起来，拿了书，急急走进房里来。剔明灯火，仔细看时，那书上写道：

十年结发之夫，一生祭祀之主。朝连暮以同欢，资有馀面共聚。

忽大幻以长往，慕他人而轻许。遗弃我之田畴，移蓄积于别户。不念

工曹——州府的佐治官之一，负责工程、水利、交通等事务。宋代州府设六曹：土曹、户曹、仪曹、兵曹、刑曹、工曹。

漕帅——“转运使”的别称。转运使本为宋初供办军需的随军官员，后渐成各路长官。转运使司又称“漕台”、“漕司”。

我之双亲，不恤我之二子。义不足以为人妇，慈不足以为人母。吾已诉诸上苍，行理对于冥府。

陆氏看罢，吓得冷汗直流，魂不附体，心中懊悔无及。怀着鬼胎，十分惧怕，说不出来，茶饭不吃，嘿嘿不快，三日而亡。眼见得是负了前夫，得此果报了。

却又一件，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。假如男人死了，女人再嫁，便道是失了节，玷了名，污了身子，是个行不得的事，万口訾议。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，却又凭他续弦再娶，置妾买婢，做出若干的勾当，把死的丢在脑后，不提起了，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，做一场说话。就是生前房室之中，女人少有外情，便是老大的丑事，人世羞言。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，贪淫好色，宿娼养妓，无所不为，总有议论不是的，不为十分大害。所以女子愈加可怜，男人愈加放肆。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。不知冥冥之中，原有分晓。若是男子风月场中略行着脚，此是寻常勾当，难道就比了女人失节一般？但是果然负心之极，忘了旧时恩义，失了初时信行，以至误人终身，害人性命的，也没一个不到底报应的事。从来说王魁负桂英，毕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，此便是一个男负女的榜样，不止女负男——如所说的陆氏——方有报应也。今日待小子说一个赛王魁的故事与看官每一听，方晓得男子也是负不得女人的。有诗为证：

繇来女子号痴心，痴得真时恨亦深。

莫道此痴容易负，冤冤隔世会相寻。

话说宋时有个鸿胪少卿，姓满，因他做事没下稍，讳了名字不传，只叫他满少卿。未遇时节，只叫他满生。那满生是个淮南大族，世有显宦。叔父满贵，见为枢密副院。族中子弟，遍满京师，尽皆富厚本分。惟有满生心性不羁，狂放自负，生得一表人材，风流可喜，怀揣着满腹文章，道早晚必登高第。抑且幼无父母，无些拘束，终日吟风弄月，放浪江湖，把些家事多弄掉了，连妻子多不曾娶得。族中人渐渐不理他，满生也不在心上。

有个父亲旧识，出镇长安。满生便收拾行装，离了家门，指望投托于他，寻些润济。到得长安，这个官人已坏了官，离了地方去了；只得转来。满生是个少年孟浪、不肯仔细的人，只道寻着熟人，财物广有，不想托了个空，身边盘缠早已罄尽。行至汴梁中牟地方，有个族人在那里做主簿，打点去与他寻些盘费还家。那主簿是个小官，地方没大生意，连自家也只好支持过日。送得他一贯多钱，还了房钱饭钱，馀下不多，不能勾回来。此时已是十二月天气，满生自思囊无半文，空身家去，难以度岁。不若只在外厢

訾(z子)议——毁谤非议。

王魁负桂英——民间故事，大意为：王魁落第，遇敦(ji o焦)桂英相爱成亲，在桂英相助下，王魁再试，一举成名，官徐州，竟背盟再娶。桂英遭弃，自刎而死。不久，桂英索命，王魁亦暴卒。

鸿胪少卿——宋代官署鸿胪寺的副长官。鸿胪寺掌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者朝贡、宴迎、赏赐等事务，兼管祭祀。

没下稍——没结果，没收场。

枢密副院——即枢密副使。枢密院为宋代最高军事机关，其长官为枢密使，副长官为枢密副使。

孟浪——卤莽、莽撞。

汴梁中牟——汴梁为北宋都城，又称汴京，即今河南省开封市。中牟，县名，在开封市西。

主簿——知县下属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。

行动，寻些生意，且过了年又处。关中 还有一两个相识在那里做官，仍旧掇转路头，往西而来。

到了凤翔地方，遇着一天大雪，三日不休，正所谓：

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 马不前。

满生阻住在饭店里，一连几日。店小二来讨饭钱，还他不勾，连饭也不来了。想着自己是好人家子弟，胸藏学问，视功名如拾芥耳；一时未际，浪迹江湖，今受此穷途之苦，谁人晓得我是不遇时的公卿？此时若肯雪中送炭，真乃胜似锦上添花。争奈世情看冷暖，望着那一个救我来？不觉放声大哭。早惊动了隔壁一个人，走将过来道：“谁人如此啼哭？”——那个人怎生打扮？

头戴玄狐帽套，身穿羔羊皮裘。紫膛颜色带着几分酒，脸映红桃；苍白须髯沾着几点雪，身如玉树。疑在浩然驴背下，想从安道宅中来。

那个人走进店中，问店小二道：“谁人啼哭？”店小二答道：“覆大郎，是一个秀才官人。在此三五日了，不见饭钱拿出来，天上雪下不止，又不好走路。我们不与他饭吃了，想是肚中饥饿，故此啼哭。”那个人道：“那里不是积福处？既是个秀才官人，你把他饭吃了，算在我的帐上，我还你罢。”店小二道：“小人晓得。”便去拿了一分饭，摆在满生面前，道：“客官，是这大郎叫拿来请你的。”满生道：“那个大郎？”只见那个人已走到面前，道：“就是老汉。”满生忙施了礼，道：“与老丈素昧平生，何故如此？”那个人道：“老汉姓焦，就在此酒店间壁居住。因雪下得大了，同小女盪几杯热酒暖寒。闻得这壁厢悲怨之声，不像是个以下之人，故步至此间寻问。店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一小二说是个秀才，雪阻了的。老汉念斯文一脉，怎教秀才忍饥？故此教他送饭。荒店之中，无物可吃，况如此天气，也须得杯酒儿敌寒。秀才宽坐，老汉家中叫小厮送来。”满生喜出望外，道：“小生失路之人，与老丈不曾识面，承老丈如此周全，何以克当？”焦大郎道：“秀才一表非俗，目下偶困，决不是落后之人。老汉是此间地主，应得来管顾的。秀才放心，但住此一日，老汉支持一日，直等天色晴霁好走路了，再商量不迟。”满生道：“多感！多感！”焦大郎又问了满生姓名乡贯明白，慢慢的自去了。

满生心里喜欢道：“谁想绝处逢生，遇着这等好人。”正在倏幸之际，只见一个笼头的小厮，拿了四碗嘎饭，四碟小菜，一壶热酒，送将来道：“大郎送来与满官人的。”满生谢之不尽，收了，摆在桌上食用。小厮出门去了。满生一头吃酒，一头就问店小二道：“这位焦大郎是此间甚么样人？怎生有此好情？”小二道：“这个大郎是此间大户，极是好义。平日扶

关中——此指陕西省渭水流域，以其居众关之中，故称。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谓这里“西有陇关，东有函谷关，南有武关，北有临晋关，西南有散关”。

蓝关——在今陕西省蓝田县境，为关中平原通往南阳盆地的交通要隘。

“疑在”二句——明人程羽文《诗本事·诗思》：“孟浩然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。”孟浩然尝骑驴踏雪寻梅，后人传为美谈。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有王徽之雪夜乘舟访戴逵（字安道）至门不入而返的故事。这两句借喻来人情致高雅、举止潇洒。

倏幸——多作烦闷、苦恼解，这里是感慨、庆幸的意思。

嘎饭——也作“下饭”、佐饭的菜肴。

穷济困，至于见了读书的，尤肯结交，再不怠慢的。自家好吃几杯酒，若是陪得他过的，一发有缘了。”满生道：“想是家道丰厚。”小二道：“有便有些产业，也不为十分丰厚。只是心性如此。官人造化，遇着他，便多住几日不打紧的了。”满生道：“雪晴了，你引我去拜他一拜。”小二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过了一会，焦家小厮来收家伙。传大郎之命，分付店小二道：“满大官人供给，只管照常支应。用酒时，到家里来取。”店小二领命，果然支持无缺。满生感激不尽。

过了一日，天色晴明。满生思量走路，身边并无盘费，亦且受了焦大郎之恩，要去拜谢。真叫做：“人心不足，得陇望蜀。”见他好情，也就有个希冀借些盘缠之意。叫店小二在前引路，竟到焦大郎家里来。焦大郎接着，满面春风。满生见了大郎，倒地便拜，谢他：“穷途周济，殊出望外。倘有用着之处，情愿效力。”焦大郎道：“老汉家里也非有馀，只因看见秀才如此困厄，量济一二，以尽地主之意。原无他事，如何说个效力起来？”满生道：“小生是个应举秀才，异时倘有寸进，不敢忘报。”大郎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目今年已傍晚，秀才还要到那里去？”满生道：“小生投人不着，囊匣如洗，无面目还乡。意思要往关中一路，寻访几个相知。不期逗留于此，得遇老丈，实出万幸。而今除夕在近，前路已去不迭，真是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。没奈何了，只得在此饭店中且过了岁，再作道理。”大郎道：“店中冷落，怎好度岁？秀才不嫌家间澹薄，搬到家下，与老汉同住几日，随常茶饭等，老汉也不寂寞。过了几朝再处，秀才意下何如？”满生道：“小生在饭店中，总是叨忝老丈的；就来潭府，也是一般。只是萍踪相遇，受此深恩，无地可报，实切惶愧耳。”大郎道：“四海一家。况且秀才是个读书之人，前程万里，他日不忘村落之中有此老朽，便是愿足。何必如此相拘哉？”

元来焦大郎固然本性好客，却又看得满生仪容俊雅，丰度超群，语言倜傥，料不是落后的，所以一意周全他。也是满生有缘，得遇此人。果然叫店小二店中发了行李，到焦家来。是日焦大郎安排晚饭，与满生同吃。满生一席之间，谈吐如流。更加酒兴豪迈，痛饮不醉，大郎一发投机，以为相见之晚。直吃到兴尽方休，安置他书房中歇宿了，不提。

大郎有一室女，名唤文姬，年方一十八岁，美丽不凡，聪慧无比。焦大郎不肯轻许人家，要在本处寻个衣冠子弟，读书君子，赘在家里，照管暮年。因他是个市户出身，一时没有高门大族来求他的；以下富室痴儿，他又不肯。高不凑，低不就，所以蹉跎过了。那文姬年已长大，风情之事，尽知相慕。只为家里来往的人，庸流凡辈颇多，没有看得上眼的。听得说父亲在酒店中引得外方一个读书秀才来到，他便在里头东张西张，要看他怎生样的人物。那满生仪容举止，尽看得过，便也有一二分动心了。这也是焦大郎的不是：便做道疏财仗义，要做好人，只该贲发满生些少，打发他走路才是。况且室无老妻，家有闺女，那满生非亲非戚，为何留在家里宿歇？只为好着几杯酒，贪个人做伴，又见满生可爱，倾心待他。谁想满生是个轻薄后生，一来看见大郎殷勤，道是敬他人才，安然托大，忘其所以；二来晓得内有亲女，美貌及时，未曾许人，也就怀着希冀之意，指望图他为妻。又不

贲(jī)发——送人以财物。

托大——倨傲自尊。

好自开得口，待看机会。日挨一日，径把关中的念头丢过一边，再不提起了。

焦大郎终日懵懵醉乡，没些搭煞，不加提防。怎当得他每两下烈火干柴，你贪我爱，各自有心，竟自勾搭上了。情到浓时，未免不避形迹。焦大郎也见了些光景，有些疑心起来。大凡天下的事，再经有心人冷眼看不起的。起初满生在家，大郎无日不与他同饮同坐，毫无说话。比及大郎疑心了，便觉满生饮酒之间没心没想，言语参差，好些破绽出来。

大郎一日推个事故，走出门去了。半日转来，只见满生醉卧书房，风飘衣起，露出里面一件衣服来。看去有些红色，像是女人袄子模样。走到身边仔细看时，正是女儿文姬身上的。又吊着一个交颈鸳鸯的香囊，也是文姬手绣的。大惊咤道：“奇怪！奇怪！有这等事！”满生睡梦之中，听得喊叫，突然惊起，急敛衣襟不迭，已知为大郎看见，面如土色。大郎道：“秀才身上衣服从何而来？”满生晓得瞒不过，只得诌个谎道：“小生身上单寒，忍不过了，向令爱姐姐处，看老丈有旧衣借一件。不想令爱竟将一件女袄拿出来。小生怕冷，不敢推辞，权穿在此衣内。”大郎道：“秀才要衣服，只消替老夫讲，岂有与闺中女子自相往来的事？是我养得女儿不成器了！”抽身望里边就走。恰撞着女儿身边一个丫头，叫名青箱，一把挝过来道：“你好好实说姐姐与那满秀才的事情，饶你的打。”青箱慌了，只得抵赖道：“没曾见甚么事情。”大郎焦躁道：“还要胡说！眼见得身上袄子多脱与他穿着了。”青箱没奈何，遮饰道：“姐姐见爹爹十分敬重满官人，平日两下撞见时，也与他见个礼。他今日告诉身上寒冷，故此把衣服与他，别无甚说话。”大郎道：“女人家衣服岂肯轻与人着？况今日我又不在家，满秀才酒气喷人，是那里吃的？”青箱推道：“不知。”大郎道：“一发胡说了！他难道再有别处嗜酒？他方才已对我说了。你若不实招，我活活打死你。”青箱晓得没推处，只得把从前勾搭的事情，一一说了。

大郎听罢，气得抓耳挠腮，没个是处。喊道：“不成才的歪货！他是别路来的，与他做下了事，打点怎的？”青箱说：“姐姐今日见爹爹不在，私下摆个酒盒，要满官人对天罚誓，你娶我嫁，终身不负。故此与他酒吃了，又脱一件衣服，一个香囊与他，做记念的。”大郎道：“怎了！怎了！”叹口气道：“多是我自家热心肠的不是，不消说了。”反背了双手，踱出外边来。

文姬见父亲挝了青箱去，晓得有些不尴尬。仔细听时，一句一句说到真处来，在里面正急得要上吊。忽见青箱走到面前，已知父亲出去了，才定了性。对青箱道：“事已败露，至此，却怎么了？我不如死休。”青箱道：“姐姐不要性急。我看爹爹叹口气，自怨不是，走了出去，倒有几分成事的意思在那里。”文姬道：“怎见得？”青箱道：“爹爹极敬重满官人。已知有了此事，若是而今赶逐了他去，不但恶识了，把从前好情多丢去，却怎生了结姐姐？他今出去，若问得满官人不曾娶妻的，毕竟还配合了，才好住手。”文姬道：“但愿得如此便好。”

看不起——禁不起看，意即很容易看出破绽。

挝（Zhu 抓）——通“抓”。

嗜（chuáng床）酒——过量饮酒。

恶识——得罪，冒犯。

果然大郎走出去，思量了一回，竟到书房中，带着怒容问满生道：“秀才，你家中可曾有妻未？”满生踟蹰无地，战战兢兢回言道：“小生湖海飘流，实未曾有妻。”大郎道：“秀才家既读诗书，也该有些行止。吾与你本是一面不曾相识，怜你客途，过为拯救，岂知你所为不义若此。点污了人家儿女，岂是君子之行？”满生惭愧难容，下地叩头道：“小生罪该万死！小生受老丈深恩，已为难报。今为儿女之情，一时不能自禁，猖狂至此。若蒙海涵，小生此生以死相报，誓不忘高天厚地之恩。”大郎又叹口气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虽悔何及？总是我生女不肖，致受此辱。今既为汝污，岂可别嫁？汝若不嫌地远，索性赘入我家做了女婿，养我终身，我也叹了这口气罢。”满生听得此言，就是九重天上飞下一纸赦书来，怎不满心欢喜？又叩着头道：“若得如此玉成，满某即粉身碎骨，难报深恩。满某父母双亡，家无妻子，便当奉侍终身，岂再他往？”大郎道：“只怕后生家看得容易了，他日负起心来。”满生道：“小生与令爱恩深义重，已设誓过了，若有负心之事，教满某不得好死。”大郎见他言语真切，抑且没奈何了，只得胡乱拣个日子，摆些酒席，配合了二人。正是：

绮罗丛里唤新人，锦绣窝中看旧物。

虽然后娶属先奸，此夜恩情翻较密。

满生与文姬，两个私情，得成正果，天从人愿，喜出望外。文姬对满生道：“妾见父亲敬重君子，一时仰慕，不以自献为羞，致于失身。原料一朝事露，不能到底，惟有一死而已。今幸得父亲配合，终身之事已完，此是死中得生，万千侥幸。他日切不可忘。”满生道：“小生飘蓬浪迹，幸蒙令尊一见如故，解衣推食，恩已过厚。又得遇卿不弃，今日成此良缘，真恩上加恩。他日有负，诚非人类。”两人愈加如胶似漆，自不必说。满生在家无事，日夜读书，思量应举。焦大郎见他如此，道是许嫁得人，暗里心欢。自此内外无间。

过了两年，时值东京春榜招贤，满生即对丈人说，要去应举。焦大郎收拾了盘费，贲发他去。满生别了丈人、妻子，竟到东京，一举登第。才得唱名，满生心里放文姬不下，晓得选除未及，思量道：“汴梁去凤翔不远，今幸已脱白挂绿，何不且到丈人家里，与他们欢庆一番，再来未迟。”此时满生已有仆人使唤，不比前日，便叫收拾行李，即时起身。

不多几日，已到了焦大郎门首。大郎先已有人报知，是日整备迎接，鼓乐喧天，闹动了一个村坊。满生绿袍槐简，摇摆进来，见了丈人，便是纳头四拜。拜罢，长跪不起，口里称谢道：“小婿得有今日，皆赖丈人提携。若使当日困穷旅店，没人救济，早已填了丘壑，怎能勾此身荣贵？”叩头不止。大郎扶起道：“此皆贤婿高才，致身青云之上，老夫何功之有？当日困穷失意，乃贤士之常。今日衣锦归来，有光老夫多矣。”满生又请文姬出来，交拜行礼，各各相谢。其日邻里看的，挨挤不开。个个说道：“焦大郎

踟蹰（jī极）——畏缩不安的样子。

行止——道德、品行。

唱名——殿试后，皇帝呼名召见登第进士，谓之“唱名”。

脱白挂绿——“白”指“白衣”，古代平民着白衣，后代称没有取得功名的人；“绿”指“绿袍”，为官服。周密《武林旧事》：“上御集英殿，拆唱进士名，各赐绿襦袍、白简、黄衫衫。”

槐简——即前引周密《武林旧事》所记唱名时御赐的“白简”，也就是白色裙。简，通“裯”。

能识好人，又且平日好施恩德，今日受此荣华之报，那女儿也落了好处了。”有一等轻薄的道：“那女儿闻得先与他有须说话了，后来配他的。”有的道：“也是大郎有心把女儿许他，故留他在家里，住这几时。便做道先有些甚么，左右是他夫妻。而今一床锦被遮盖了，正好做院君夫人去，还有何妨？”议论之间，只见许多人牵羊担酒，持花捧币，尽是些地方邻里亲戚，来与大郎作贺称庆。

大郎此时把个身子抬在半天里了，好不风骚。一面置酒款待女婿，就先留几个相知亲戚相陪。次日又置酒，请这一干作贺的。先是亲眷，再是邻里，一连吃了十来日酒。焦大郎费掉了好些钱钞，正是欢喜破财，不在心上。满生与文姬夫妻二人，愈加厮敬厮爱，欢畅非常。连青箱也算做日前有功之人，另眼看觑，别是一分颜色。有一首词，单道着得第归来，世情不同光景：

世事从来无定，天公任意安排。寒酸忽地上金阶，立看许多渗瀝。
熟识还须再认，至亲也要疑猜。夫妻行事别开怀，另似一张卵袋。

话说满生夫荣妻贵，暮乐朝欢。焦大郎本是个慷慨心性，愈加扯大，道是靠着女儿女婿，不忧下半世不富贵了。尽心竭力，供养着他两个，惟其所用。满生总是慷他人之慨，落得快活。过了几时，选期将及，要往京师。大郎道是选官须得使用，才有好地方。只得把膏腴之产尽数卖掉了，凑着偌多银两，与满生带去。焦大郎家事原只如常，经这一番大弄，已此十去八九，只靠着女婿选官之后再图兴旺，所以毫不吝惜。

满生将行之夕，文姬对他道：“我与你恩情非浅。前日应举之时，已曾经过一番离别，恰是心里指望好日，虽然牵系，不甚伤情。今番得第已过，只要去选地方，眼见得只有好处来了。不知为甚么，心中只觉凄惨，不舍得你别去。莫非有甚不祥？”满生道：“我到京即选，甲榜科名，必为美官。一有地方，便着人从来迎你，与丈人同到任所，安享荣华。此是算得定的日子，别不多时的，有甚么不祥之处？切勿挂虑。”文姬道：“我也晓得是这般的，只不知为何有些异样，不由人眼泪要落下来，更不知为甚缘故。”满生道：“这番热闹了多时，今我去了，顿觉冷静，所以如此。”文姬道：“这个也是。”两人絮聒了一夜，无非是些恩情浓厚、到底不忘的话。

次日天明，整顿衣装，别了大郎父子，带了仆人，径往东京选官去了。这里大郎与文姬父子两个，互相安慰，把家中事件收拾并叠，只等京中差人来接，同去赴任，悬悬指望，不题。

且说满生到京，得授临海县尉。正要收拾起身，转到凤翔，接了丈人妻子一同到任，拣了日子，将次起行。只见门外一个人，大踏步走将进来，口里叫道：“兄弟，我那里不寻得你到？你元来在此。”满生抬头看时，却是淮南族中一个哥哥。满生连忙接待。那哥哥道：“兄弟，几年远游，家中绝无消耗，举族疑猜。不知兄弟却在那里到京，一举成名，实为莫大之喜。

院君夫人——旧小说中对有封号妇人的称谓。此称来源不详，俞越《茶香室丛抄》卷五以为“院君”系“县君”之误。

渗瀝——形容丑陋、使人害怕的样子。

扯大——往大里铺张。

临海县尉——临海即今浙江省临海市，宋代为临海郡的治所。县尉，维持本县治安的官员。

家中叔叔枢密相公见了金榜，即便打发差人到京来相接，四处寻访不着，不知兄弟又到那里去了？而今选有地方，少不得出京家去。恁哥哥在此做些小前程，干办已满，收拾回去，已顾下船在汴河，行李多下船了。各处挨问，得见兄弟。你打迭已完，只须同你哥哥回去，见见亲族，然后到任便了。”满生心中，一肚皮要到凤翔，那里曾有归家去的念头？见哥哥说来，意思不对，却又不好直对他说，只含糊回道：“小弟还有些别件事干，且未要到家里。”那哥哥道：“却又作怪！看你的装裹多停当了，只要走路的。不到家里，却又到那里？”满生道：“小弟流落时节，曾受了一个人的大恩，而今还要向西路去谢他。”那哥哥道：“你虽然得第，还是空囊，谢人先要礼物为先，这些事自然是到了任再处。况且此去到任所一路过东，少不得到家边过，是顺路却不走，反走过西去怎的？”满生此时只该把实话对他讲，说个不得已的缘故，他也不好阻当得。争奈满生有些不老气，恰像还要把这件事瞒人的一般，并不明说。但只东支西吾，凭那哥哥说得天花乱坠，只是不肯回去。那哥哥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这样轻薄无知的人！书生得了科名，难道不该归来会一会宗族邻里？这也罢了，父母坟墓边也不该去拜见一拜见的？我和你各处去问一问，世间有此事否？”满生见他发出话来，又说得上气了，一时也没得回他，通红了脸不敢开口。那哥哥见他不再说了，叫些随来的家人，把他的要紧箱笼，不由他分说，只一搬，竟自搬到船上去了。满生没奈何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久不归家了，况我落魄出来，今衣锦还乡，也是好事。便到了家里，再去凤翔，不过迟得些日子，也不为碍。”对那哥哥道：“既恁地，便和哥哥同到家去走走来。”只因这一去，有分交：

绿袍年少，别牵系足之绳；青鬓佳人，立化望夫之石。

满生同那哥哥回到家里，果然这番宗族邻里比前不同，尽多是呵腭捧屁的。满生心里也觉快活，随去见那亲叔叔满贵。那叔叔是枢密副院，致仕家居，既是显官，又是一族之长。见了侄儿，晓得是新第回来，十分欢喜。道：“你一向出外不归，只道是流落他乡，岂知却能挣扎得第，做官回来，诚然是与宗族争气的。”满生满口逊谢。满枢密又道：“却还有一件事，要与你说。你父母早亡，壮年未娶，今已成名，嗣续之事，最为紧要。前日我见你登科录上有名，便已为你留心此事。宋都朱从简大夫有一次女，我打听得才貌双全，你未来时，我已着人去相求，他已许下了。此极是好姻缘。我知那临海前官尚未离任，你到彼之期，还可从容。且完此亲事，夫妻一同赴任，岂不为妙？”满生见说，心下吃惊，半晌做声不得。满生若是个有主意的，此时便该把凤翔流落得遇焦氏之事，是长是短，备细对叔父说一遍，

金榜——殿试揭晓的榜文。

干办——这里作名词，宋代由一些部门长官委派处置各种事务的职官名。

顾——通“雇”。

打迭——犹如“打点”，意为办理、准备。

系足之绳——传说月下老人布囊中有赤绳，用以系夫妇之足，此绳一系，终不可改。见唐代李复言《续幽怪录》卷四。

望夫之石——有关“望夫石”的传说很多，大都据托名汉东方朔的《神异经》：“贞妇望夫，化而为石。”加以演化。

呵腭（p o抛）捧屁——形容卑贱，阿谀奉承。腭，膀胱。

致仕——辞官、退休。

道：“成亲已久，负他不得，须辞了朱家之婚，一刀两断。”说得决绝，叔父未必不依允。争奈满生讳言的是前日孟浪出游光景，恰像凤翔的事是私下做的，不肯当场明说，但只口里唧唧。枢密道：“你心下不快，敢虑着事体不周备么？一应聘定礼物，前日是我多已出过。目下成亲所费，总在我家支持，你只打点做新郎便了。”满生道：“多谢叔叔盛情，容侄儿心下再计较一计较。”枢密正色道：“事已定矣，有何计较！”满生见他词色严毅，不敢回言，只得唯唯而出。

到了家里，闷闷了一回，想道：“若是应承了叔父所言，怎生撇得文姬父子恩情？欲待辞绝了他的，不但叔父这一段好情不好辜负，只那尊严性子，也不好冲撞他。况且姻缘又好，又不要我费一些财物周折，也不该挫过。做官的人，娶了两房，原不为多。欲待两头绊着，文姬是先娶的，须让他做大；这边朱家又是官家小姐，料不肯做小，却又两难。”心里真似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，反添了许多不快活。踌躇了几日，委决不下。

到底满生是轻薄性子，见说朱家是宦室之女，好个模样，又不费己财，先自动了十二分火。只有文姬父子这一点念头，还有些良心，不能尽绝。肚里展转了几番，却就变起卦来。大凡人只有初起这一念是有天理的，依着行去，好事尽多。若是多转了两个念头，便有许多奸贪诈伪、没天理的心来了。满生只为亲事摆脱不开，过了两日，便把一条肚肠换了转来。自想道：“文姬与我，起初只是两下偷情，算得个外遇罢了。后来虽然做了亲，元不是明婚正配。况且我既为官，做我配的，须是名门大族。焦家不过市井之人，门户低微，岂堪受朝廷封诰，作终身伉俪哉？我且成了这边朱家的亲，日后他来通消息时，好言回他，等他另嫁了便是。倘若必不肯去，事到其间，要我收留，不怕他不低头做小了。”

算计已定，就去回覆枢密。枢密拣个黄道吉日，行礼到朱大夫家，娶了过来。那朱家既是宦家，又且嫁的女婿是个新科，愈加要齐整，妆奁丰厚，百物具备。那朱氏女生长宦门，模样又是著名出色的，真是德、容、言、功，无不具足。满生快活非常，把那凤翔的事丢在东洋大海去了。正是：

花神脉脉殿春残，争赏慈恩紫牡丹。

别有玉盘承露冷，无人起就月中看。

满生与朱氏门当户对，年貌相当，你敬我爱，如胶似漆。满生心里，反悔着凤翔多了焦家这件事。却也有时念及心上，有些遣不开。因在朱氏面前，索性把前日焦氏所赠衣服、香囊拿出来，忍着性子，一把火烧了，意思要自此绝了念头。朱氏问其缘故，满生把文姬的事略略说些始末，道：“这是我未遇时节的事，而今既然与你成亲，总不必提起了。”朱氏是个贤慧女子，倒说道：“既然未遇时节相处一番，而今富贵了，也不该便绝了他。我不比那世间妒忌妇人，倘或有便，接他来同住过日，未为不可。”怎当得满生负了盟誓，难见他面，生怕他寻将来不好收场，那里还敢想接他到家里？亦且怕在朱氏面上不好看，一意只是断绝了。回言道：“多谢夫人好意。他是小人家儿女，我这里没消息到他，他自然嫁人去了，不必多事。”自此再不提起。初时满生心中怀着鬼胎，还虑他有时到来，喜得那边也绝无音耗。

德、容、言、功——这是封建礼教为妇女规定的四种德行，合称“四德”，又称“四行”。据《周礼·天官·九嫔》郑玄注：“妇德谓贞顺，妇言谓辞令，妇容谓婉娩，妇功谓丝枲。”

慈恩——慈恩寺，在今西安市，唐代所建著名寺院。

俗语云：“孝重千斤，日减一斤。”满生日远一日，竟自忘怀了。

自当日与朱氏同赴临海任所，后来作尉任满，一连做了四五任美官，连朱氏封赠过了两番。不觉过了十来年，累官至鸿胪少卿，出知齐州。那齐州厅舍甚宽，合家人口住得像意。到任三日，里头收拾已完，内眷人等要出私衙之外，到后堂来看一看。少卿分付衙门人役，尽皆出去，屏除了闲人，同了朱氏，带领着几个小厮、丫鬟、家人、媳妇，共十来个人，一起到后堂散步。各自东西闲走看耍。

少卿偶然走到后堂右边天井中，见有一小门。少卿推开来看，里头一个穿青的丫鬟，见了少卿，飞也似跑了去。少卿急赶上去看时，那丫鬟早已走入一个破帘内去了。少卿走到帘边，只见帘内走出一个女人来。少卿仔细一看，正是凤翔焦文姬。少卿虚心病，元有些怕见他的。亦且出于不意，不觉惊惶失措。文姬一把扯住少卿，哽哽咽咽哭将起来，道：“冤家，你一别十年，向来许多恩情，一些也不念及，顿然忘了，真是忍人！”少卿一时心慌，不及问他从何而来，且自辨说道：“我非忘卿。只因归到家中，叔父先已别聘，强我成婚。我力辞不得，所以蹉跎至今，不得来你那里。”文姬道：“你家中之事，我已尽知，不必提起。吾今父亲已死，田产俱无，刚剩得我与青箱两人，别无倚靠。没奈何了，所以千里相投。前日方得到此，门上人又不肯放我进来。求恳再三，今日才许我略在别院空房之内，驻足一驻足。幸而相见。今一身孤单，茫无栖泊。你既有佳偶，我情愿做你侧室，奉事你与夫人，完我余生。前日之事，我也不计较短长，付之一叹罢了。”说一句，哭一句。说罢，又倒在少卿怀里，发声大恸。连青箱也走出来见了，哭做一堆。少卿见他哭得哀切，不由得眼泪也落下来。又恐怕外边有人知觉，连忙止他道：“多是我的不是。你而今不必啼哭，管还你好处。且喜夫人贤慧，你既肯认做一分小，就不难处了。你且消停在此，等我与夫人说去。”

少卿此时也是身不由己的，走来对朱氏道：“昔年所言凤翔焦氏之女，间隔了多年，只道他嫁人去了。不想他父亲死了，带了个丫鬟，直寻到这里。今若不收留他，没个着落，叫他没处去了。却怎么好？”朱氏道：“我当初原说接了他来家，你自不肯，直误他到此地位，还好不留得他？快请来与我相见。”少卿道：“我说道夫人贤慧。”就走到西边去，把朱氏的说话说与文姬。文姬回头对青箱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我每且喜有安身之处了。”两人随了少卿，步至后堂，见了朱氏。相叙礼毕，文姬道：“多蒙夫人不弃，情愿与夫人铺床叠被。”朱氏道：“那有此理？只是姐妹相处便了。”就相邀了，同进入衙中。朱氏着人替他收拾起一间好卧房，就着青箱与他同住，随房伏侍。文姬低头伏气，且是小心朱氏见他如此，甚加怜爱，且是过得和睦。

住在衙中几日了，少卿终是有些羞惭，不过意，缩缩腆腆，未敢到他房中歇宿去。一日外厢去吃了酒，归来有些微醺了。望去文姬房中，灯火微明，不觉心中念旧起来。醉后却胆壮了，踉踉跄跄，竟来到文姬面前。文姬与青箱慌忙接着，喜喜欢欢，簇拥他去睡了。这边朱氏闻知，笑道：“来这

齐州——辖境相当山东省西北部地区，治所在今济南市历城区。

忍人——残忍、狠心之人。

缩缩腆腆（n 腆）腆——畏缩迟疑的样子。

几时，也该到他房里去了。”当夜朱氏收拾了自睡。

到第二日，日色高了，合家多起了身，只有少卿未起。合家人指指点点，笑的话的，道是：“十年不相见了，不知怎地舞弄，这时节还自睡哩。青箱丫头在傍边听得不耐烦，想也倦了，连他也不起来。”有老成的道：“十年的说话，讲也讲他大半夜。怪道天明多睡了去！”众人议论了一回，只不见动静。朱氏梳洗已过，也有些不惬意，道：“这时节也该起身了，难道忘了外边坐堂？”同了一个丫鬟，走到文姬房前听一听，不听得里面一些声响。推推门看，又是里面关着的。家人每道：“日日此时，出外理事去久了，今日迟得不像样，我每不妨催一催。”一个就去敲那房门。初时低声，逐渐声高，直到得乱敲乱叫，莫想里头答应一声。尽来对朱氏道：“有些奇怪了！等他开出来不得。夫人做主，我们掘开一壁，进去看看。停会相公嗔怪，全要夫人担待。”朱氏道：“这个在我，不妨。”众人尽皆动手，须臾之间，已掇开了一垛壁。众人走进里面一看，开了口合不拢来。正是：

宣子 慢传无鬼论，良宵自昔有冤偿。

若还死者全无觉，落得生人不善良。

众人走进去看时，只见满少卿直挺挺倘在地下，口鼻皆流鲜血。近前用手一摸，四肢冰冷，已气绝多时了。房内并无一人，那里有甚么焦氏？连青箱也不见了，刚留得些被卧在那里。众人忙请夫人进来。朱氏一见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大哭起来。哭罢，道：“不信有这样的异事！难道他两个人摆布死了相公，连夜走了？”众人道：“衙门封锁，插翅也飞不出去。况且房里兀自关门闭户的，打从那里走得出来？”朱氏道：“这等，难道青天白日相处这几时，这两个却是鬼不成？”似信不信。一面传出去，说少卿夜来暴死，着地方 停当 后事。

朱氏悲悲切切，到晚来步进卧房，正要上床睡去，只见文姬打从床背后走将出来，对朱氏道：“夫人休要烦恼。满生当时，受我家厚恩，后来负心，一去不来。吾举家悬望，受尽苦楚，抱恨而死。我父见我死无聊，老人家悲哀过甚，与青箱丫头相继沦亡。今在冥府诉准，许自来索命。十年之怨，方得申报，我而今与他冥府对证去。蒙夫人相待好意，不敢相侵，特来告别。”朱氏正要问个备细，一阵冷风遍体，飒然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才晓得文姬、青箱两个真是鬼，少卿之死，被他活捉了去，阴府对理。

朱氏前日原知文姬这事，也道少卿没理的。今日死了，无可怨怅，只得护丧南还。单苦了朱氏下半世，亦是满生之遗孽也。世人看了如此榜样，难道男子又该负得女子的？

痴心女子负心汉，谁道 阴中有判断。

虽然自古皆有死，这回死得不好看！

坐堂——也叫“坐衙”，指旧时官吏在堂上处理公事。

宣子——阮修，字宣子，晋代学者，主张无神论。

倘——通“躺”。

地方——对负责地方杂务的地保、里正等乡役的泛称。

停当——料理妥当。

谁道——此处意为“谁能料想到”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

诗云：

世事莫有成心，成心专会认错。

任是大圣大贤，也要当着不着。

看官听说：从来说的书，不过谈些风月，述些异闻，图个好听。最有益的，论些世情，说些因果，等听了的触着心里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。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，却从不曾讲着道学。而今为甚么说个不可有成心？只为人心最灵，专是那空虚的才有公道。一点成心入在肚里，把好歹多错认了。就是圣贤，也要偏执起来，自以为是，却不知事体竟不是这样的了。道学的正派，莫如朱文公晦翁，读书的人那一个不尊奉他？岂不是个大贤？只为成心上边，也曾错断了事。

当日在福建崇安县知县事，有一小民告一状道：“有祖先坟茔，县中大姓夺占做了自己的坟墓，公然安葬了。”晦翁精于风水，况且福建又极重此事，豪门富户见有好风水吉地，专要夺占了小民的，以致兴讼，这样事日日有的。晦翁准了他状，提那大姓到官。大姓说：“是自家做的坟墓，与别人毫不相干的，怎么说起夺占来？”小民道：“原是我家祖上的墓，是他富豪倚势占了。”两家争个不歇。叫中证问时，各人为着一边，也没个的据。晦翁道：“此皆口说无凭，待我亲去踏看明白。”当下带了一千人犯及随从人等，亲到坟头。看见山明水秀，凤舞龙飞，果然是一个好去处。晦翁心里道：“如此吉地，怪道有人争夺。”心里先有些疑心，必是小民先世葬着，大姓看得好，起心要他的了。

大姓先禀道：“这是小人家里新造的坟，泥土工程，一应皆是新的，如何说是他家旧坟？相公龙目一看，便了然明白。”小民道：“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，底下须有老土，这原是家里的，他夺了才装新起来。”晦翁叫取锄头铁锹，在坟前挖开来看。挖到松泥将尽之处，“瑯”的一声响，把个挖泥的人震得手疼。拨开浮泥看去，乃是一块青石头，上面依稀有些字。晦翁叫取起来看，从人拂去泥沙，将水洗净，字文见将出来，却是“某氏之墓”四个大字。傍边刻着细行，多是小民家里祖先名字。大姓吃惊道：“这东西那里来的？”晦翁喝道：“分明是他家旧坟，你倚强夺了他的。石刻见在，有何可说？”小民只是扣头，道：“青天在上，小人再不必多口了。”晦翁道是见得已真，起身竟回县中，把坟断归小民，把大姓问了个强占田土之罪。小民口口“青天”，拜谢而去。

晦翁断了此事，自家道：“此等锄强扶弱的事，不是我，谁人肯做？”深为得意。岂知反落了奸民之计。元来小民诡诈，晓得晦翁有此执性，专怪富豪大户欺侮百姓。此本是一片好心，却被他们看破的拿定了。因贪大姓所

成心——指已成的看法，犹如现在所说的“成见”。

当着不着——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倒做了。

道学——又称“理学”，是宋代形成的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，以继承孔、孟“道统”，宣传“性命义理”之学为主，在思想领域中长期起着消极作用。

朱文公晦翁——朱熹，字元晦，号晦庵，南宋徽州婺（wù）源（今属江西）人，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，道学的集大成者，官至宝文阁待制。“朱文公”是世人对他的尊称。

的据——确实证据。

做坟地风水好，造下一计，把青石刻成字，偷埋在他坟前了多时，忽然告此一状。大姓睡梦之中，说是自家新做的坟，一看就明白的，谁知地下先做成此等圈套，当官发将出来。晦翁见此明验，岂得不信？况且从来只有大家占小人的，那曾见有小人谋大家的？所以执法而断。

那大姓委实受冤，心里不伏，到上边监司处再告将下来，仍发崇安具问理。晦翁越加嗔恼，道是大姓刁悍抗拒，一发狠，着地方勒令大姓迁出棺枢，把地给与小民安厝祖先，了完事件。争奈外边多晓得是小民欺诈，晦翁错问了事，公议不平，沸腾喧嚷，也有风闻到晦翁耳朵内。晦翁认是大姓力量大，致得人言如此，慨然叹息道：“看此世界，直道终不可行。”遂弃官不做，隐居本处武夷山中。

后来有事，经过其地，见林木蓊然，记得是前日踏勘断还小民之地。再行闲步一看，看得风水真好，葬下该大发人家。因寻其旁居民问道：“此是何等人家，有福分葬此吉地？”居民道：“若说这家坟墓，多是欺心得来的，难道有好风水报应他不成？”晦翁道：“怎生样欺心？”居民把小民当日埋石在墓内，骗了县官，诈了大姓这块坟地，葬了祖先的话，是长是短，备细说了一遍。晦翁听罢，不觉两颊通红，悔之无及，道：“我前日认是奉公执法，怎知反被奸徒所骗！”一点恨心自丹田里直贯到头顶来，想道：“据着如此风水，该有发迹好处；据着如此用心贪谋来的，又不该有好处到他了。”遂对天祝下四句道：

此地若发，是有地理。

此地不发，是有天理。

祝罢而去。是夜大雨如倾，雷电交作，霹雳一声，屋瓦皆响。次日看那坟墓，已毁成一潭，连尸棺多不见了。可见有了成心，虽是晦庵大贤，不能无误。及后来事体明白，才知悔悟，天就显出报应来，此乃天理不泯之处。人若欺心，就骗过了圣贤，占过了便宜，葬过了风水，天地原不容的。

而今为何把这件说这半日？只为朱晦翁还有一件，为着成心上边，硬断一事，屈了一个下贱妇人，反致得他名闻天子，四海称扬，得了个好结果。有诗为证：

白面秀才落得争，红颜女子落得苦。

宽仁圣主两分张，反使娼流名万古。

话说天台营中有一上厅行首，姓严，名蕊，表字幼芳，乃是个绝色的女子。一应琴棋书画、歌舞管弦之类，无所不通；善能作诗词，多自家新造句子，词人推服；又博晓古今故事，行事最有义气，待人常是真心。所以人见了，没一个不失魂落魄在他身上，四方闻其大名。有少年子弟慕他的，不远千里，直到台州来求一识面。正是：

十年不识君王面，始信婵娟解误人。

此时台州太守乃是唐与正，字仲友，少年高才，风流文采。宋时法度，官府有酒皆召歌妓承应，只站着歌唱送酒，不许私侍寝席。却是与他谗浪押呢，也算不得许多清处。仲友见严蕊如此十全可喜，尽有眷顾之意，只为官

监司——宋代诸路转运使司、提点刑狱司、提举常平司等，有监察各州官之责，总称为“监司”。

丹田——人体腹部脐下部位，旧时人们认为这是贮存精气的所在。

天台营中——天台，即今浙江省天台县，以其北依天台山而得名。营，军营。

台州——辖境相当现在浙江省天台山以东沿海地区，治所在今临海市。天台县属台州。

箴 拘束，不敢胡为。但是良辰佳节，或宾客席上，必定召他来侑酒。

一日，红白桃花盛开，仲友置酒赏玩，严蕊少不得来供应。饮酒中间，仲友晓得他善于词咏，就将红白桃花为题，命赋小词。严蕊应声成一阕，词云：

道是梨花不是，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与红红，别是东风情味。曾记，曾记，人在武陵微醉。（词寄《如梦令》）

吟罢，呈上仲友。仲友看毕，大喜，赏了他两匹缣帛。

又一日，时逢七夕，府中开宴。仲友有一个朋友谢元卿，极是豪爽之士，是日也在席上。他一向闻得严幼芳之名，今得相见，不胜欣幸。看了他这些行动举止，谈谐歌唱，件件动人，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！”大觥连饮，兴趣愈高。对唐太守道：“久闻此子长于词赋，可当面一试否？”仲友道：“既有佳客，宜赋新词。此子颇能，正可请教。”元卿道：“就把七夕为题，以小生之姓为韵，求赋一词，小生当饮满三大瓯。”严蕊领命，即口吟一词道：

碧梧初坠，桂香才吐，池上水花初谢。穿针人在合欢楼，正月露玉盘高泻。蛛忙鹊懒，耕慵织倦，空做古今佳话。人间刚道隔年期，怕天上方才隔夜。（词寄《鹊桥仙》）

词已吟成，元卿三瓯酒刚吃得两瓯，不觉跃然而起，道：“词既新奇，调文适景，且才思敏捷，真天上人也。我辈何幸，得亲沾芳泽！”亟取大觥相酬，道：“也要幼芳分饮此瓯，略见小生钦慕之意。”严蕊接过吃了。太守看见两人光景，便道：“元卿客边，可到严子家中做一程儿伴去。”元卿大笑，作个揖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但未知幼芳心下如何？”仲友笑道：“严子解人，岂不愿事佳客？况为太守做主人，一发该的了。”严蕊不敢推辞得。酒散，竟同谢元卿一路到家，是夜遂留同枕席之欢。元卿意气豪爽，见此佳丽聪明女子，十分趁怀。只恐不得他欢心，在太守处凡有所得，尽情送与他家。留连半年，方才别去，也用掉若干银两，心里还是歉然的。可见严蕊真能令人消魂也。表过不题。

且说婺州永康县有个有名的秀才，姓陈，名亮，字同父，赋性慷慨，任侠使气，一时称为豪杰。凡缙绅士大夫有气节的，无不与之交好。淮帅辛稼轩居铅山时，同父曾去访他。将近居傍，遇一小桥，骑的马不肯走。同父将马三跃，马三次退却。同父大怒，拔出所佩之剑，一剑挥去马首，马倒地，同父面不改容，徐步而去。稼轩适在楼上看见，大以为奇，遂与定交。平日行径如此，所以唐仲友也与他相好。因到台州来看仲友，仲友资给馆谷，留住了他，闲暇之时，往来讲论。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，恼的是道学先生。同父意见亦同，常说道：“而今的世界，只管讲那道学，说正心诚

官箴（zh n 针）——做官的规戒。

水花——荷花。

解人——通晓文辞富有趣味的人。

婺（wù 务）州——辖境相当现在浙江省中部武义江、金华江流域，治所在今金华市。

辛稼轩——辛弃疾，字幼安，号稼轩，历城（今山东省济南市）人。他是南宋杰出的词人，也是一位卓越的爱国将领。

铅山——县名，即今江西省铅山县。辛弃疾晚年隐居铅山。

馆谷——犹如说食宿。馆，住处；谷，粮食。

意的，多是一班害了风痹病 不知痛痒之人。君父大仇，全然不理，方且扬眉袖手，高谈性命。不知性命是甚么东西！”所以与仲友说得来。只一件，同父虽怪道学，却与朱晦庵相好；晦庵也曾荐过同父来。同父道：“他是实学有用的，不比世儒迂阔。”惟有唐仲友，平日持才，极轻薄的是朱晦庵，道他字也不识的。为此两个议论有些左 处。

同父客邸兴高，思游妓馆。此时严蕊之名，布满一郡。人多晓得是太守相公作兴的，异样兴头，没有一日闲在家里。同父是个爽利汉子，那里有心情伺候他空闲？闻得有一个赵娟，色艺虽在严蕊之下，却也算得是个上等的 衍，台州数一数二的。同父就在他家游耍，缱绻多时，两情欢爱。同父挥金如土，毫无吝啬。妓家见他如此，百倍趋承。赵娟就有嫁他之意，同父也有心要娶赵娟。两个商量了几番，彼此乐意。只是是个官身，必须落籍，方可从良嫁人。同父道：“落籍是府间所主，只须与唐仲友一说，易如反掌。”赵娟道：“若得如此最好。”陈同父特为此来府里见唐太守，把此意备细说了。唐仲友取笑道：“同父是当今第一流人物，在此不交严蕊而交赵娟，何也？”同父道：“吾辈情之所钟，便是最胜，那见还有出其右者？况严蕊乃守公所属意，即使与交，肯便落了籍，放他去否？”仲友也笑将起来，道：“非是属意。果然严蕊若去，此邦便觉无人，自然使不得。若赵娟要脱籍，无不依命。但不知他相从仁兄之意已决否？”同父道：“察其词意，似出至诚。还要守公赞襄，作个月老。”仲友道：“相从之事，出于本人情愿，非小弟所可赞襄。小弟只管与他脱籍便了。”同父别去，就把这话回覆了赵娟，大家欢喜。

次日府中有宴，就唤将赵娟来承应。饮酒之间，唐太守问赵娟道：“昨日陈官人替你来说，要脱籍从良，果有此事否？”赵娟叩头道：“贱妾风尘已厌，若得脱离，天地之恩。”太守道：“脱籍不难。脱籍去，就从陈官人否？”赵娟道：“陈官人名流贵客，只怕他嫌弃微贱，未肯相收。今若果有心于妾，妾焉敢自外？一脱籍就从他去了。”太守心里想道：“这妮子不知高低，轻意应承，岂知同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子？况且手段挥霍，家中空虚，怎能了得这妮子终身？”也是一时间为赵娟的好意，冷笑道：“你果要了陈官人，到他家去，须是会忍得饥，、受得冻才使得。”赵娟一时变色，想道：“我见他如此撒漫使钱，道他家中必然富饶，故有嫁他之意。若依太守相公的说话，必是个穷汉子，岂能了我终身之事？”好些不快活起来。唐太守一时取笑之言，只道他不以为意。岂知姊妹行 中心路最多，一句关心，陡然疑变。唐太守虽然与了他脱籍文书，出去见了陈同父，并不提起嫁他的说话了。连相待之意，比平日也冷澹了许多。同父心里怪道：“难道娼家薄情得这样渗懒？哄我与他脱了籍，他就不作准了！”再把前言问赵娟，赵娟回道：“太守相公说来，到你家要忍冻饿，这着甚么来由？”

风痹病——中医学病名，又称“痹症”，属于关节疼痛的一类病症。

左——相违，相反。

“只是”三句——“官身”，是说赵娟属于官妓。官妓的名字要登记入册，称为入“籍”。官妓只有除去了名籍，即“落籍”，才可以嫁人。妓女嫁人谓之“从良”。

姊妹行——指众妓女。

关心——触着心事。

同父闻得此言，勃然大怒，道：“小唐这样惫赖！只许你喜欢严蕊罢了，也须有我的说话处。”他是个直性尚气的人，也就不恋了赵家，也不去别唐太守，一径到朱晦庵处来。

此时朱晦庵提举浙东常平仓，正在婺州。同父进去相见已毕，问说是台州来，晦庵道：“小唐在台州如何？”同父道：“他只晓得有个严蕊，有甚别勾当！”晦庵道：“曾道及下官否？”同父道：“小唐说公尚不识字，如何做得监司？”晦庵闻之，默然了半日。盖是晦庵早年登朝，茫茫仕宦之中，著书立言，流布天下，自己还有些不惬意处。见唐仲友少年高才，心里常疑他要来轻薄的。闻得他说自己不识字，岂不愧怒？怫然道：“他是我属吏，敢如此无礼！”然背后之言，未卜真伪。遂行一张牌下去，说台州刑政有枉，重要巡历，星夜到台州来。

晦庵是用心寻不是的，来得急促。唐仲友出于不意，一时迎接不及，来得迟了些。晦庵信道是同父之言不差，“果然如此轻薄，不把我放在心上。”这点恼怒，再消不得了。当日下马，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，交付与郡丞，说：“知府不职，听参。”连严蕊也拿来收了监，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。

晦庵道是仲友风流，必然有染。况且妇女柔脆，吃不得刑拷，不论有无，自然招承，便好参奏他罪名了。谁知严蕊苗条般的身躯，却是铁石般的性子，随你朝打暮骂，千捶百拷，只说“循分供唱，吟诗侑酒是有的，曾无一毫他事”。受尽了苦楚，监禁了月馀，到底只是这样话。晦庵也没奈何，只得糊涂做了不合蛊惑上官，狠毒将他痛杖了一顿，发去绍兴另加勘问。一面先具本参奏，大略道：

唐某不伏讲学，罔知圣贤道理，却低臣为不识字。居官不存政体，褻昵娼流，鞠得奸情，再行覆奏。取进止。等因。唐仲友有个同乡友人王淮，正在中书省当国，也具一私揭，辨晦庵所奏，要他达知圣听。大略道：

朱某不遵法制，一方再按，突然而来。因失迎候，酷逼娼流，妄污职官。公道难泯，力不能使贱妇诬服。尚辱读奏，明见欺妄。等因。

孝宗皇帝看见晦庵所奏，正拿出来与宰相王淮平章。王淮也出仲友私揭，与孝宗看。孝宗见了，问道：“二人是非，卿意何如？”王淮奏道：“据臣看着，此乃秀才争闲气耳。一个道讥了他不识字，一个道不迎候得他，此是真情。其余言语，多是增添的。可有一些的正事么？多不要听他就是。”孝宗道：“卿说得是。却是上下司不和，地方不便。可两下平调了他

惫赖——也作“派赖”、“泼赖”，无赖、险恶、丑陋之意。

提举浙东常平仓——宋代设有“提举常平官”一职，亦简称“提举”、“提仓”，掌管各路财赋，兼有监察各州官吏的职权。浙东，即南宋时所置“两浙东路”，辖境相当现在浙江省衢江、富春江、钱塘江以东地区。

不惬(qiè)意——即“不惬意”，不满足。

王淮——字季海，婺州金华人，进士出身，宋孝宗时官拜右丞相，旋迁左丞相。据《宋史》本传载，王淮确与唐仲友善，朱熹弹劾仲友，他曾多方袒护。

中书省——秉承皇帝旨意，总管政务的中央官署。其长官中书令一职由丞相兼领。

平章——研究讨论。

每便了。”王淮奏谢道：“陛下圣见极当。臣当分付所部奉行。”这番京中亏得王丞相帮衬，孝宗有主意，唐仲友官爵安然无事。

只可怜这边严蕊，吃过了许多苦楚，还不算帐，出本之后，另要绍兴去听问。绍兴太守也是一个讲学的，严蕊解到时，见他模样标致，太守便道：“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。”就用严刑拷他，讨拶来拶指。严蕊十指纤细，掌背嫩白。太守道：“若是亲操井臼的手，决不是这样，所以可恶。”又要将夹棍夹他。当案孔目禀道：“严蕊双足甚小，恐经折挫不起。”太守道：“你道他足小么？此皆人力矫揉，非天性之自然也。”着实被他腾倒了一番，要他招与唐仲友通奸的事。严蕊照前不招，只得且把来监了，以待再问。

严蕊到了监中，狱官着实可怜他，分付狱中牢卒不许难为。好言问道：“上司加你刑罚，不过要你招认。你何不早招认了？这罪是有分限的，女人家犯淫，极重不过是杖罪。况且已经杖断过了，罪无重科。何苦舍着身子，熬这等苦楚？”严蕊道：“身为贱伎，纵是与太守有奸，料然不到得死罪，招认了有何大害？但天下事真则是真，假则是假，岂可自惜微躯，信口妄言，以污士大夫？今日宁可置我死地，要我诬人，断然不成的。”狱官见他词色凛然，十分起敬，尽把其言禀知太守。太守道：“既如此，只依上边原断施行罢。可恶这妮子倔强，虽然上边发落已过，这里原要决断。”又把严蕊带出监来，再加痛杖，这也是奉承晦庵的意思。叠成文书，正要回覆提举司，看他口气，别行定夺，却得晦庵改调消息，方才放了严蕊出监。——严蕊恁地悔气！官人每自争闲气，做他不着。两处监里无端的监了两个月，强坐得他一个“不应”罪名，倒受了两番科断。其馀逼招拷打，又是分外的受用。正是：

规圆方竹杖，漆却断纹琴。

好物不动念，方成道学心。

严蕊吃了无限的磨折，放得出来，气息奄奄，几番欲死。将息杖疮，几时见不得客，却是门前车马比前更盛。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，四方之人重他义气，那些少年尚气节的朋友，一发道是堪比古来义侠之伦，一向认得的要来问他安，不曾认得的要来识他面，所以挨挤不开。一班风月场中人，自然与道学不对，但是来看严蕊的，没一个不骂朱晦庵两句。晦庵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，落得动了好些唇舌。外边人言喧沸，严蕊声价腾涌，直传到孝宗耳朵内。孝宗道：“早是前日两平处了。若听了一偏之词，贬谪了唐与正，却不屈了这有义气的女子没申诉处？”

陈同父知道了，也悔道：“我只向晦庵说得他两句说话，不道认真的大弄起来。今唐仲友只疑是我害他。”无可辨处，因致书与晦庵道：

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，唐与正乃见疑相谮，真足当田光之死

孔目——掌管文书的吏员名称。

重科——重复断罪。科，判刑。

做他不着——不顾一切地拿他来作牺牲品。“做……不着”，吴方言，相当现在口语所说：“拿……豁出去了。”

坐——定罪因由。

谮（zèn怎去声）——说人坏话。

田光——战国时燕国处士，曾推荐荆轲给太子丹以谋刺秦王政，丹请他不要泄密，田光遂自刎。这里陈

矣。然困穷之中，又自惜此泼命。一笑。

看来陈同父只为唐仲友破了他赵娟之事，一时心中愤气，故把仲友平日说话，对晦庵讲了出来，原不料晦庵狠毒，就要摆布仲友起来。至于连累严蕊受此苦拷，皆非同父之意也。这也是晦庵成心不化，偏执之过。以后改调去了。

交代的是岳商卿，名霖。到任之时，妓女拜贺，商卿问：“那个是严蕊？”严蕊上前答应。商卿抬眼一看，见他举止异人，在一班妓女之中，却像鸡群内野鹤独立，却是容颜憔悴。商卿晓得前事他受过折挫，甚觉可怜。因对他道：“闻你长于词翰，你把自家心事做成一词诉我，我自有主意。”严蕊领命，略不搆思，应声口占《卜算子》道：

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

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？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

商卿听罢，大加称赏道：“你从良之意决矣。此是好事，我当为你做主。”立刻取伎籍来，与他除了名字，判与从良。严蕊叩头谢了，出得门去。有人得知此说的，千金币聘，争来求讨，严蕊多不从他。有一宗室近属子弟，丧了正配，悲哀过切，百事俱废。宾客们恐其伤性，拉他到伎馆散心，说着别处，多不肯去，直等说到严蕊家里，才肯同来。严蕊见此人满面戚容，问知为着丧偶之故，晓得是个有情之人，关在心里。那宗室也慕严蕊大名，饮酒中间，彼此喜乐，因而留住。倾心来往了多时，毕竟纳了严蕊为妾。严蕊也一意随他，遂成了终身结果。虽然不到得夫人、县君，却是宗室自取严蕊之后，深为得意，竟不续婚。一根一蒂，立了妇名，享用到底。也是严蕊立心正直之报也。

后人评论这个严蕊，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。有七言古风一篇，单说他的好处：

天台有女真奇绝，挥毫能赋谢庭雪。
搽粉虞候太守筵，酒酣未必呼烛灭。
忽尔监司飞檄至，桁杨横掠头抢地。
章台不犯士师条，肺石会疏刺史事。
贱质何妨轻一死，岂承浪语污君子！
罪不重科两得笞，狱吏之威止是耳。
君侯能讲毋自欺，乃遣女子诬人为。
虽在縲继非其罪，尼父之语胡忘之？
君不见贯高当时白赵王，身无完肤犹自强。

亮说自己被人怀疑，也应像田光那样死去。

泼命——贱命。

交代——办理交接，这里指继任的官员。

谢庭雪——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：“谢太博（安）寒雪日内集，与儿女讲论文义。俄而雪骤。公欣然曰：‘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’兄子胡儿曰：‘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’兄女曰：‘未苦柳絮因风起。’公大笑。”这里借喻严蕊像谢安的侄女谢道蕴一样，很有诗才。

桁（háng）杨——加在脚上或颈上的刑具，亦泛指刑具。

肺石——古时设于朝廷门外的赤石，以石形如肺，故名。民有不平，得击石鸣冤。

“虽在”二句——縲继（léi xiè 雷泄），拴罪人的绳子，代指监狱。尼父，即孔子。尼父之语，指《论语·公冶长》所云：“子谓公冶长，‘可妻也。虽在縲继之中，非其罪也。’”

今日蛾眉亦能尔，千载同闻侠骨香。
含颦带笑出狴犴，寄声合眼闭眉汉。
山花满头归去来，天潢自有梁鸿案。

“君不见”二句——贯高，汉初赵王张敖之相，因怒刘邦对赵王无礼，欲谋杀之，后事泄被捕。供认谋杀是自己所为，赵王清白，“实不反”。贯高狱中受尽酷刑，体无完肤，终不复言。获赦后即自杀。事见《史记·张耳陈馥列传》。

狴犴（bì àn 必岸）——本为传说中一种走兽，古时常绘其形于监狱中，后作为监狱的代称。

梁鸿案——东汉贤士梁鸿娶妻孟光，二人偕隐，相敬如宾，妻为具食，举案齐眉。后借指夫妇和美。事见《后汉书·梁鸿传》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

诗曰：

昔日眉山翁，无事强说鬼。
何取诞怪言，阴阳等一理。
惟令死可生，不教生愧死。
晋人颇通玄，我怪阮宣子。

晋时有个阮修，表字宣子。他一生不信有鬼，特做一篇《无鬼论》。他说道：“今人见鬼者，多说他着活时节衣服。这等说起来，人死有鬼，衣服也有鬼了。”一日有个书生来拜他，极论鬼神之事。一个说无，一个说有，两下辩论多时。宣子口才便捷，书生看看说不过了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君家不信，难以置辨。只眼前有一件大证见，身即是鬼，岂可说无耶？”言毕，忽然不见。宣子惊得木呆，嘿然而惭。这也是他见不到处。从来圣贤多说人死为鬼，岂有没有的道理？不止是有，还有许多放生前心事不下，出来显灵的。所以古人说：“当令死者复生，生者可以不愧，方是忠臣义士。”而今世上的人，可以见得死者的能有几个？只为欺死鬼无知。若是见了显灵的，可也害怕哩。

宋时福州黄间人刘监税的儿子四九秀才，取郑司业明仲的女儿为妻。后来死了，三个月，将去葬于郑家先陇之傍。既掩圻，刘秀才邀请送葬来的亲朋，在坟庵饮酒。忽然一个大蝶飞来，可有三寸多长，在刘秀才左右盘旋飞舞，赶逐不去。刘秀才道是怪异，戏言道：“莫非我妻之灵乎？倘阴间有知，当集我掌上。”刚说得罢，那蝶应声而下，竟飞在刘秀才右手内，将有一刻光景，然后飞去。细看手内，已生下二卵。坐客多来观看。刘秀才恐失掉了，将纸包着，叫房里一个养娘，交付与他藏了。刘秀才念着郑氏，叹息不已，不觉泪下。

正在凄惶间，忽见这个养娘走进来道：“不必悲伤，我自来了。”看着行动举止，声音笑貌，宛然与郑氏一般无二。众人多道是这养娘风发了。到晚回家，竟走到郑氏房中，开了箱匣，把冠裳钗钏服饰之类，尽多拿出来，悉照郑氏平日打扮起来。家人正皆惊骇，他竟走出来对刘秀才说道：“我去得三月，你在家中做的事那件不是，那件不是，某妾说甚么话，某仆做甚勾当。”一一数来，件件不虚。刘秀才晓得是郑氏附身，把这养娘认做是郑氏，与他说话，全然无异。也只道附几时要去的，不想自此声音不改了。到夜深竟登郑氏之床，拉了刘秀才同睡，云雨欢爱，竟与郑氏生时一般。明日早起来，区处家事，简较庄租簿书，分毫不爽。亲眷家闻知，多来看他。他与人寒温款待，一如平日，人多叫他做鬼小娘。养娘的父亲就是刘家庄

“昔日”二句——“眉山翁”，指苏轼。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：“子瞻在黄州及岭表，每旦起，不招客相与语，则必出而访客。所与游者，亦不尽择，各随其人高下，谈谐放荡，不复为矜畦。有不能谈者，则强之说鬼。或辞无有，则曰姑妄言之。于是，闻者无不绝倒，皆尽欢而后去。”

监税——疑即“监当官”，宋代掌管茶、盐、酒税场务及冶铸事务官员的总称。

司业——学官名，为国子监内副长官。

先陇——祖坟。陇，通“垄”，坟墓。

掩圻——埋好棺木。圻，坟穴。

简较——检查核对。

仆，见说此事，急来看看女儿。女儿见了，不认是父亲，叫他的名字骂道：“你去年还欠谷若干斛，何为不还？”叫当直的拿住了要打，讨饶才住。

如此者五年。直到后来刘秀才死了，养娘大叫一声，蓦然倒地。醒来仍旧如常，问他五年间事，分毫不知。看了身上衣服，不胜惭愧，急脱卸了，原做养娘本等去。

可见世间鬼附生人的事极多，然只不过一时间事，没有几年价竟做了生人与人相处的。也是他阴中撇刘秀才不下，又要照管家事，故此现出这般奇异来。怎说得个没鬼？这个是借生人的了，还有个借死人的，说来时：

直叫小胆惊欲死，任是英雄也汗流。

只为满腔冤抑事，一宵鬼话报心仇。

话说会稽 嵊县有一座山，叫做鹿胎山。为何叫得鹿胎山？当时有一个陈惠度，专以射猎营生。到此山中，见一带胎鹿，在面前走过。惠度腰袋内取出箭来，搭上了，一箭射去，叫声“着”，不偏不侧，正中了鹿的头上。那只鹿带了箭，急急跑到林中，跳上两跳，早把个小鹿生了出来。老鹿既产，便把小鹿身上血舐个干净了，然后倒地身死。陈惠度见了，好生不忍，深悔前业，抛弓弃矢，投寺为僧。后来鹿死之后，生出一样草来，就名鹿胎草。这个山原叫得剡山，为此就改做鹿胎山。

山上有个小庵，人只叫做鹿胎庵。这个庵苦不甚大，宋淳熙 年间，有一僧号竹林，同一行者 在里头居住。山下村里，名剡溪里，就是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所在。里中有个张姓的人家，家长新死，将入殓，来请庵僧竹林去做入棺功德，——是夜里的事。竹林叫行僮挑了法事经箱，随着就去。

时已日暮，走到半山中，只见前面一个人叫道：“天色晚了，师父下山到甚处去？”抬头看时，却是平日与他相好的一个秀才，姓直，名谅，字公言。两人相揖已毕，竹林道：“官人从何处来？小僧要山下人家去，怎么好？”直生道：“小生从县间至此，见天色已晚，特来投宿庵中，与师父清话。师父不下山去罢。”竹林道：“山下张家主翁入殓，特请去做佛事，事在今夜。多年檀越人家，怎好不去得？只是官人已来到此，又没有不留在庵中宿歇的。事出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直生道：“我不宿此，别无去处。”竹林道：“只不知官人有胆气独住否？”直生道：“我辈大丈夫，气吞湖海，鬼物所畏，有甚没胆气处？你每自去，我竟到庵中自宿罢。”竹林道：“如此却好。只是小僧心上，过意不去。明日归来，罚做一个东道请罪罢。”直生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，省得为我少得了衬钱。明日就将衬钱来破除 也好。”竹林就在腰间解下钥匙来，付与直生道：“官人，你可自去开了门，歇宿去。肚中饥饿时，厨中有糕饼，灶下有见成米饭，食物多有，随你权宜食用。将就过了今夜，明日绝早小僧就回。托在相知，敢如此大胆，幸勿见责。”直生取笑道：“不要开进门去，撞着了甚么避忌的人在里头，你放心不下。”竹林也笑道：“山庵浅陋，料没有妇女藏得。不妨，不妨。”直生

会稽——郡名，辖境一般指浙江省东北部地区，治所在今绍兴市。

麀（y u优）鹿——母鹿。

淳熙——宋孝宗赵昚年号，公元1174—1189年。

行者——未削发的僧人，多在寺院内从事杂役。

破除——破费、使用。

道：“若有在里头，正好我受用他一夜。”竹林道：“但凭受用，小僧再不吃醋。”大笑而别。竹林自下山去了。

直生接了钥匙，一径蹑上山来。端的好夜景：

栖鸦争树，宿鸟归林。隐隐钟声，知是禅关清楚；纷纷烟色，看他比屋晚炊。径僻少人行，惟有樵夫肩担下；山深无客至，并稀稚子候门迎。微茫几点疏星，户前相引；灿烂一钩新月，木末来邀。室内知音，只是满堂木偶；庭前好伴，无非对座金刚。若非德重鬼神钦，也要心疑魑魅至。

直生走进庵门，竟趋禅室。此时月明如昼，将钥匙开了房门，在佛前长明灯内点个火起来，点在房中了。到灶下看时，钵头内有炊下的饭，将来锅内热一热。又去倾瓶倒罐，寻出些笋干、木耳之类好些物事来。笑道：“只可惜没处得几杯酒吃吃。”把饭吃饱了，又去烧些汤，点些茶起来吃了。走入房中，掩上了门，展一展被卧停当，息了灯，倒头便睡。

一时间睡不去。还在翻覆之际，忽听得扣门响。直生自念庵僧此时正未归来，邻旁别无人迹，有何人到此？必是山魑木魅，不去理他。那门外扣得转急。直生本有胆气，毫无怖畏，大声道：“汝是何物，敢来作怪？”门外道：“小弟是山下刘念嗣，不是甚么怪。”直生见说出话来，侧耳去听，果然是刘念嗣声音，原是他相好的旧朋友。恍忽之中，要起开门。想一想道：“刘念嗣已死过几时，这分明是鬼了。”不走起来。门外道：“你不肯起来放我，我自家会走进来。”说罢，只听得房门砵砵有声，一直走进房来。月亮里边看去，果然是一个人，踞在禅椅之上，肆然坐下。大喊道：“公言，公言，故人到此，怎不起来相揖？”直生道：“你死了，为何到此？”鬼道：“与足下往来甚久，我元不曾死。今身子见在，怎么把死来戏我？”直生道：“我而今想起来，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，我于某日到你家送葬，葬过了才回家的。你如今却来这里作怪，你敢道我怕鬼，故戏我么？我是铁汉子，胆气极壮，随你甚么千妖百怪，我决不怕的。”鬼笑道：“不必多言，实对足下说，小弟果然死久了。所以不避幽明，昏夜到此寻足下者，有一腔心事要诉与足下，求足下出一臂之力。足下许我，方才敢说。”直生道：“有何心事，快对我说。我念平日相与之情，倘可用力，必然尽心。”鬼叹息了一会，方说道：“小弟不幸去世，不上一年，山妻房氏即便改嫁。嫁也罢了，凡我所有箱匣货财、田屋文券，席卷而去。我止一九岁儿子，家财分毫没分，又不照管他一些，使他饥寒伶仃，在外边乞丐度日。”说到此处，岂不伤心？便哽哽咽咽哭将起来。直生好生不忍，便道：“你今来见我之意，想是要我收拾你令郎么？”鬼道：“幽冥悠悠，徒自悲伤，没处告诉。今特来见足下，要足下念平生之好，替我当官一说，申此冤恨。追出家财，付与吾子，使此子得以存活，我瞑目九泉之下，当效结草衔环之报。”

点些茶——即泡茶，将茶叶放入碗中，用沸水冲茶。宋人饮茶习用“煎茶”，将茶叶捣碎放入沸水中煎煮。点茶则是一种简便方法。

收拾——这里是安排、照料的意思。

结草衔环——这是两个报恩的故事。“结草”事见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，言春秋时晋国魏颗之父临终嘱将其妾嫁人，旋又要将妾殉葬。魏颗依前命嫁之，后嫁妾之父结草帮助魏颗打败了秦师。“衔环”参见卷七注。

直生听罢，义气愤愤，便道：“既承相托，此乃我身上事了。明日即当往见县官，为兄申理此事。但兄既死，无对证，只我口说，有何凭据？”鬼道：“我一一说来，足下须记得明白。我有钱若干，粟若干，布帛若干，在我妻身边有一细帐，在彼减妆匣内，钥匙紧系身上。田若干亩，在某乡；屋若干间，在某里。俱有文契，在彼房内紫漆箱中，时常放在床顶上。又有白银五百两，寄在彼亲赖某家。闻得往取几番，彼家不肯认帐。若得官力，也可追出。此皆件件有据，足下肯为我留心，不怕他少了。只是儿子幼小无能，不是足下帮扶到底，成不得事。”直生一一牢记，恐怕忘了，又叫他说了再说，说了两三遍，把许多数目款项，俱明明白白了。直生道：“我多已记得，此事在我，不必多言。只是你一向在那里？今日又何处来？”鬼道：“我死去无罪，不入冥司，各处游荡，看见家中如此情态。既不到阴司，没处告理；阳间官府处，又不是鬼魂可告的，所以含忍至今。今日偶在山下人家赴斋，知足下在此山上，故特地上来，表此心事，求恳出力，万祈留神。”

直生与他言来语去，觉得更深了，心里动念道：“他是个鬼，我与他说说话已久，不要为鬼气所侵，被他迷了。趁心里清时，打发他去罢。”因对他道：“刘兄所托既完，可以去了。我身子已倦，不要妨了我睡觉。”说罢，就不听见声响了。叫两声“刘兄”、“刘念嗣”，并不答应了。直生想道已去，揭帐看时，月光朦胧，禅椅之上依然有个人坐着不动。直生道：“可又作怪！鬼既已去，此又何物？”大声咳嗽，禅椅之物也依样咳嗽。直生不理他，假意鼾呼，椅上之物也依样鼾呼。及至仍前叫“刘兄”，他却不答应。

直生初时胆大，与刘鬼相问答之时，竟把生人待他一般，毫不为异。此时精神既已少倦，又不见说话了，却只如此作影响，心里就怕将起来道：“万一走上床来，却不利害？”急急走了下床，往外便跑，椅上之物从背后一路赶来。直生走到佛堂中，听得背后脚步响，想道：“曾闻得人说鬼物行步，但会直前，不能曲折。我今环绕而走，必然赶不着。”遂在堂柱边绕了一转。那鬼物踉跄，走不迭了，扑在柱上，就抱住不动。直生见他抱了柱，叫声“惭愧”，一道烟望门外溜了，两三步并作一步，一口气奔到山脚下。

天色已明，只见山下两个人前后走来，正是竹林与行童。见了直生道：“官人起得这等早！为甚恁地喘气？”直生喘息略定，道：“险些吓死了人。”竹林道：“为何呢？”直生把夜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你们撇了我，在檀越家快活，岂知我在山上受如此惊怕。今我下了山，正不知此物怎么样了。”竹林道：“好教官人得知，我每撞着的事，比你的还希奇哩！”直生道：“难道还有奇似我的？”竹林道：“我们做了大半夜佛事，正要下棺，摇动灵柩，念过真言，抛个颂子，揭开海被一看，正不知死人尸骸在那里去了。合家惊慌了，前后找寻，并无影响。送殓的诸亲多吓得走了，孝子无头可奔，满堂鼎沸，连我们做佛事的没些意智，只得散了回来。你道作怪么？”直生摇着头道：“奇！奇！奇！世间人事改常，变怪不一，真个是天翻地覆的事。若不眼见，说着也不信。”竹林道：“官人，你而今往那里去？”直生道：“要寻刘家的儿子，与他说去。”竹林道：“且从容。昨夜不曾相陪得，又吃了这样惊恐，而今且到小庵里坐坐，吃些早饭再处。”直生道：“我而今青天白日，便再去寻寻昨夜光景，看是怎的。”就同了竹林，一行三个，一头说，一头笑，踱上山来。

一宵两地作怪，闻说也须惊坏。

禅师不见不闻，未必心无挂碍。

三人回到庵前，一齐抬起头来。直生道：“元来还在此！”竹林看时，只见一个死人，抱住在堂柱上。行童大叫一声，把经箱扑的掼在地上了，连声喊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”竹林啐了一口道：“有我两人在此，怕怎的！且仔细看看着。”竹林把庵门大开，向亮处一看，叫声：“奇怪！”把个舌头伸了出来，缩不进去。直生道：“昨夜与我讲了半夜话，后来赶我的，正是这个。依他说，只该是刘念嗣的尸首，今却不认得。”竹林道：“我仔细看他，分明像是张家主翁的模样。敢就是昨夜失去的？却如何走在这里？”直生道：“这等，是刘念嗣借附了尸首，来与我讲话的了。怪道他说到山下人家赴斋来的。可也奇怪得紧！我而今且把他分付我的说话一一写了出来，省得过会忘记了些。”竹林道：“你自做你的事。而今这个尸首在此，不稳便。我且知会张家人来认一认看。若认来不是，又作计较。”连忙叫行童做些早饭，大家吃了，打发他下山张家去报信。说：“山上有个死尸，抱在柱上，有些像老檀越，特来邀请亲人去看。”张家儿子见说，急约亲戚几人飞也似到山上来认。邻里间闻得此说，尽道希奇，不约而同，无数的随着来看。但见：

一会的闹动了剡溪里，险些儿踹平了鹿胎庵。

且说张家儿子走到庵中一看，柱上的果然是他父亲尸首，号天拍地，哭了一场。哭罢，拜道：“父亲何不好好入殓，怎的走到这个所在，如此作怪？便请到家里去罢。”叫众人帮了，动手解他下来。怎当得双手紧抱，牢不可脱。欲用力折开，又恐怕折坏了些肢体，心中不忍。舞弄了多时，再不得计较。此时山下来看的人越多了，内中有的道：“新尸强魂，必不可脱，除非连柱子弄了家去。”张家是有力之家，便依着说话，叫些匠人，把几枝木头将屋梁支架起来，截断半柱，然后连柱连尸倒了下来，挺在木板上了，才偷得柱子出来。一面将木板扎缚了绳索，正要扛抬他下山去，内中走出一个里正来，道：“列位不可造次，听小人一句说话。此事大奇，关系地方怪异，须得报知知县相公，眼同验看方可。”众人齐住了手，道：“恁地时，你自报去。”里正道：“报时须说此尸在本家怎么样不见了，几时走到这庵里，怎么样抱在这柱子上。说得备细，方可对付知县相公。”张家人道：“我们只知下棺时，揭开被来不见了尸首，已后却是庵里师父来报，才寻得着。这里的事，我们不知。”竹林道：“小僧也因做佛事，同在张家，不知这里的事。今早回庵，方才知。这庵里自有个秀才官人，晚间在此歇宿，见他尸首来的。”此时直生已写完了帐，走将出来，道：“晚间的事，多在小生肚里。”里正道：“这等，也要烦官人见一见知县相公，做个证见。”直生道：“我正要见知县相公有话说。”里正就齐了一班地方人，张家孝子扶了扛尸的，直秀才自带了写的帐，一拥下山，同到县里来。此时看的何止人山人海，嚷满了县堂。

知县出堂，问道：“何事喧嚷？”里正同两处地方一齐跪下，道：“地方怪异，特来告明。”知县道：“有何怪异？”里正道：“剡溪里民家张某，新死入殓，尸首忽然不见。第二日，却在鹿胎山上庵中，抱住佛堂柱子。见有个直秀才在山中歇宿，见得来时明白。今本家连柱取下，将要归家。小人们见此怪异，关系地方，不敢不报。故连作怪之尸，并一干人等，

里正——乡官名，掌管督催赋税，排解邻里事务等。宋时里正由乡村第一等户轮充。

多送到相公台前，凭相公发落。”知县道：“我曾读过野史，死人能起，唤名尸蹩，也是人世所有之事。今日偶然有此，不足为异。只是直秀才所见来的光景，是怎么样的？”直生道：“大人所言尸蹩固是，但其间还有好些缘故。此尸非能作怪，乃一不平之鬼，借此尸来托小生求申理的。今见大人，当以备陈。只是此言未可走泄，望大人主张，发落去了这一干人，小生别有下列实告。”

知县见他说得有些因由，便叫该房与地方取词立案，打发张家亲属领尸归殓，各自散去。单留着直生，问说备细。直生道：“小生有个旧友刘念嗣，家事尽也温饱。身死不多时，其妻房氏席卷家资改嫁后夫，致九岁一子，流离道路。昨夜鬼扣山庵，与小生诉苦，备言其妻所掩没之数及寄顿之家，朗朗明白。要小生出身，代告大人台下，求理此项。小生义气所激，一力应承，此鬼安心而去。不想他是借张家新尸附了来的，鬼去尸存。小生觉得有异，离了房门走出，那尸就来赶逐小生，遇柱而抱。幸已天明，小生得脱。故地方见此异事，其实乃友人这一点不平之怨气所致。今小生记其所言，满录一纸，大人台鉴。照此单款为小生一追，使此子成立，不枉此鬼苦苦见托之意，亦是大人申冤理枉、救困存孤之大德也。”知县听罢，道：“世间有此薄行之妇，官府不知，乃使鬼来求申，有愧民牧矣。今有烦先生做个证明，待下官尽数追取出来。”直生道：“待小生去寻着其子，才有主脑。”知县道：“追明了家财，然后寻其子来给还，未为迟也。不可先漏机关。”直生道：“大人主张极当。”知县叫直生出外边伺候。密地金个小票，竟拿刘念嗣元妻房氏到官。

元来这个房氏，小名恩娘，体态风流，情性淫荡。初嫁刘家，虽则家道殷厚，争奈刘生禀赋羸弱，遇敌先败。尽力奉承，终不惬意。所以得了虚怯之病，三年而死。刘家并无翁姑伯叔之亲，只凭房氏做主。守孝终七，就有些耐不得。未满一年，就嫁了本处一个姓幸的，叫做幸德，倒比房氏年小三五岁。少年美貌，精力强壮，更善抽添之法，房氏才知有人道之乐，只恨丈夫死得迟了几年。所以一家所有，尽情拿去，奉承了晚夫，连儿子多不顾了。儿子有时去看他，他一来怕晚夫嫌忌，二来儿子渐长，这些与晚夫恣意取乐光景，终是碍眼，只是赶了出来。“刘家”二字也怕人提起了。不料青天一个霹雳，县间竟来拿起刘家元妻房氏来，惊得个不知头脑。与晚夫商量道：“我身上无事，如何县间来拿我？他票上有‘刘家’二字，莫非有人唆哄小业种告了状么？”及问差人讨票看，竟不知原告是那个。却是没处躲闪，只得随着差人到衙门里来。幸德虽然跟着同去，票上无名，不好见官。只带得房氏当面。

知县见了房氏，问道：“你是刘念嗣的元妻么？”房氏道：“当先在刘家，而今的丈夫叫做幸德。”知县道：“谁问你后夫！你只说前夫刘念嗣身死，他的家事怎么样了？”房氏道：“原没甚么大家事，死后儿子小，养小妇人不活，只得改嫁了。”知县道：“你丈夫托梦于我，说你卷掳家私，嫁了后夫。他有许多东西在你手里，我一一记得的，你可实招来。”房氏心中

出身——亲自出面。

成立——成人。

民牧——治下的百姓。古时官吏治民比作放牧牲畜，把治理百姓叫做“牧”

主脑——此指原告的主事人。

不信，赖道：“委实一些没有。”知县叫把拶来拶了，房氏忍着痛，还说没有。知县道：“我且逐件问你：你丈夫说有银若干、粟若干、布若干在你家，可有么？”房氏道：“没有。”知县道：“田在某乡，屋在某里，可有么？”房氏道：“没有。”知县道：“你丈夫说钱物细帐在减妆匣内，匙钥在你身边，田房文契在紫漆箱中，放于床顶上。如此明白的，你还要赖？”房氏起初见说着数目，已自心慌，还勉强只说“没有”。今见如此说出海底眼来，心中惊骇道：“是丈夫梦中告诉明白的！”便就遮饰不出了，只得叩头道：“谁想老爷知得如此备细，委实件件真有的。”

知县就唤松了拶，登时押去取了那减妆与紫漆箱来。当堂开看，与直生所写的无一不对。又问道：“还有白银五百两，寄在亲眷赖某家，可有么？”房氏道：“也是有的。只为赖家欺小妇人，是偷寄的东西，已后去取，推三阻四，不肯拿出来还了。”知县道：“这个我自有的。”当下点一个差役，押了那妇人，去寻他刘家儿子同来回话。又分付请直秀才进来。知县对直生道：“多被下官问将出来了，与先生所写，一一皆同，可见鬼之有灵矣。今已押此妇寻他儿子去了，先生也去大家一寻。若见了，同到此间，当面追给家财与他，也完先生一场为友的事。”直生谢道：“此乃小生分内事，就当出去找寻他来。”直生去了。

知县叫牢内取出一名盗犯来，密密分付道：“我带你到一家去，你只说劫来银两多寄在这家里的。只这等说，我宽你几夜锁押，赏你一顿点心。”贼犯道：“这家姓甚么？”知县道：“姓赖。”贼犯道：“姓得好！好歹赖他家娘罢了。”知县立时带了许多缉捕员役，押锁了这盗犯，一径抬到这赖家来。

赖家是个民户，忽然知县相公抬进门来，先已慌做一团。只见众人役簇拥知县中间坐了，叫赖某过来。赖某战兢兢的跪倒。知县道：“你良民不要做，却窝顿盗赃么？”赖某道：“小人颇知礼法，极守本分的，怎敢干此非为之事？”知县指着盗犯道：“见有这贼招出姓名，说有现银千两，寄在你家，怎么赖得？”赖某正要认看何人如此诬他，那盗犯受过分付，口里便喊道：“是有许多银两藏在他家的。”赖某慌了，道：“小人不曾认得这个人的，怎么诬得小人？”知县道：“口说无凭。左右动手，前后搜着！赖某也自去做眼，不许乘机抢匿物事。”那一干如狼似虎的人，得了口气，打进房来，只除地皮不翻转，把箱笼多搬到官面前来。内中一箱沉重，知县叫打开来看。赖某晓得有银子在里头的，着了急，就喊道：“此是亲眷所寄。”知县道：“也要开看。”打将开来，果然满箱白物，约有四五百两。知县道：“这个明是盗赃了。”盗犯也趁口喊道：“这正是我劫来的东西！”赖某道：“此非小人所有，乃是亲眷人家寡妇房氏之物。他起身再瞧，权寄在此，岂是盗赃？”知县道：“信你不得。你写个口词，到县验看。”赖某当下写了个某人寄顿银两数目明白，押了个字，随着到县间来。

却好房氏押出去寻着了儿子，直生也撞见了，一同进县里回话。知县叫赖某过来，道：“你方才说银两不是盗赃，是房氏寄的么？”赖某道：“是。”知县道：“寄主今在此，可还了他，果然盗情与你无干。赶出去罢！”赖某见了房氏，对口无言，只好直看。用了许多欺心，却被赚了出来，又吃了一个虚惊，没兴自去了。知县唤过刘家儿子来看了，对直生道：

做眼——这里指亲自作见证。

“如此孩子，正好提携。而今帐目文券俱已见在，只须去交点明白；追出银两，也给与他去。这已后多是先生之事了。”直生道：“大人神明，奸欺莫遁，亡友有知，九泉衔感。此子成立之事，是亡友幽冥见托，既仗大人申理，若小生有始无终，不但人非，难堪鬼责。”知县道：“先生诚感幽冥，故贵友犹相托。今鬼语无一不真，亡者之灵与生者之谊，可畏可敬。岂知此一场鬼怪之事，却勘出此一案来，真奇闻也！”当下就押房氏与儿子出来，照帐目交收了物事，将文契查了田房，一一踏实金管了，多是直生与他经理。一个乞丐小厮，遂成富室之子，固是直生不负所托，也全亏得这一夜鬼话。

彼时晚夫幸德，见房氏说是前夫托梦与知县相公，故知得这等明白，心中先有些害怕。夫妻二人怎敢违拗一些？后来晓得鬼来活现了一夜，托与直秀才的，一发打了好些寒噤，略略有些头疼脑热，就生疑惑。后来破费了些钱钞，荐度了几番，方得放心。可见人虽已死之鬼，不可轻负也。有诗为证：

何缘世上多神鬼？只为人心有不平。
若使光明如白日，纵然有鬼也无灵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

诗云：

睹色相悦人之情，个中原有真缘分。
只因无假不成真，就里藏机不可问。
少年卤莽浪贪淫，等闲踰入风流阵。
馒头不吃惹身膻，世俗传名扎火囤。

听说世上男贪女爱谓之“风情”。只这两个字，害的人也不浅，送的人也不少。其间又有奸诈之徒，就在这些贪爱上，想出个奇巧题目来。做自家妻子不着，装成圈套，引诱良家子弟，诈他一个小富贵，谓之“扎火囤”。若不是识破机关、硬浪的郎君，十个着了九个道儿。

记得有个京师人，靠着老婆吃饭的。其妻涂脂抹粉，惯卖风情，挑逗那富家郎君。到得上了手的，约会其夫，只做撞着，要杀要剐，直等出财买命，贖足方休。被他弄得也不止一个了。有一个泼皮子弟，深知他行径，佯为下晓，故意来缠。其妻与了他些甜头，勾引他上手。正在床里作乐，其夫打将进来。别个着了忙的，定是跳下床来寻躲避去处。怎知这个人慌不忙，且把他妻子搂抱得紧紧的，不放一些宽松，伏在肚皮上，大言道：“不要嚷乱，等我完了事再讲。”其妻杀猪也似喊起来，乱颠乱推，只是不下来。其夫进了门，揸起帐子，喊道：“干得好事！要杀！要杀！”将着刀背放在颈子上揸了一揸，却不下手。泼皮道：“不必作腔，要杀就请杀。小子固然不当，也是令正约了来的。死便死做一处，做鬼也风流。终不然独杀我一个不成？”其夫果然不敢动手，放下刀子，拿起一个大捍杖来，喝道：“权寄颗驴头在颈上，我且痛打一回！”一下子打来，那泼皮溜撒，急把其妻番过来，早在臀脊上受了一杖。其妻又喊道：“是我！是我！不要错打了！”泼皮道：“打也不错，也该受一杖儿。”其夫假势头已过，早已发作不出了。泼皮道：“老兄，放下性子。小子是个中人，我与你熟商量。你要两人齐杀，你嫂子是摇钱树，料不舍得。若抛得到官，只是和好。这番打破机关，你那营生弄不成了。不如你舍着嫂子与我往来，我公道使些钱钞，帮你买煤买米。若要扎火囤，别寻个主儿弄弄，须靠我不着的。”其夫见说出海底眼，无计可奈，没些收场，只得住了手，倒缩了出去。泼皮起来，从容穿了衣服，对着妇人叫声“聒噪”，摇摇摆摆，竟自去了。正是：

强中更有强中手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

却是富家子弟郎君，多是娇嫩出身，谁有此泼皮胆气，泼皮手段？所以着了道儿。

道儿——圈套、诡计。

泼皮——流氓、无赖汉。

揸(xuan喧)起——掀开、揭起。

揸(lie列)——转动。

令正——意即您的妻子。“令”，恭维对方的敬词。“正”，正室、嫡妻。

溜撒——动作灵活敏捷。

聒噪——也作“聒噪”、“聒扰”，意为打搅，常用作打搅别人的应酬话。

宋时向大理 的衙内向士肃，出外拜客，唤两个院长 相随。到军将桥，遇个妇人，鬓发蓬松，涕泣而来。一个武夫着青纒丝袍，状如将官，带剑牵驴，执着皮鞭，一头走，一头骂那妇人，或时将鞭打去，怒色不可犯。随后就有健卒十来人，抬着几扛箱笼，且是沉重，跟着同走。街上人多立驻看他，也有说的，也有笑的。士肃不知其故，方在疑讶，两个院长笑道：“这番经纪做着了！”士肃问道：“怎么解？”院长道：“男女们 也试猜，未知端的。衙内要知备细，容打听的实来回话。”去了一会，院长来了，回说详细：

元来浙西一个后生官人，到临安赴铨试 ，在三桥黄家客店楼上下着 。每下楼出入，见小房青帘下有个妇人行走，姿态甚美。撞着了多次，心里未免欣动。问那送茶的小童道：“帘下的是店中何人？”小童攒着眉头道：“一店中被这妇人累了三年了。”官人惊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小童道：“前岁一个将官，带着这个妇人，说是他妻子，要住个洁净房子。住了十来日，就要到那里近府去，留这妻子守着房卧行李，说道去半个月就好回来。自这一去，查无信息。起初妇人自己盘缠，后来用得没有了，苦央主人家说：‘除了吃时，只等家主回来算还。’主人辞不得，一日供他两番。而今多时了，也供不起了，只得替他募化着同寓这些客人，轮次供他。也不是常法，不知几时才了得这业债。”官人听得，满心欢喜。问道：“我要见他一见，使得么？”小童道：“是好人家妻子，丈夫又不在，怎肯见人？”官人道：“既缺饮食，我寻些吃口物事送他，使得么？”小童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官人急走到街上茶食大店里，买了一包蒸酥饼，一包果馅饼，在店家讨了两个盒儿，妆好了叫小童送去。说道：“楼上官人闻知娘子不方便，特意送此点心。”妇人受了，千恩万谢。明日，妇人买了一壶酒，妆着四个菜碟，叫小童来答谢。官人也受了。自此一发注意不舍。隔两日，又买些物事相送，妇人也如前买酒来答。官人即盪其酒来吃，筐内取出金杯一只，满斟着一杯，叫茶童送下去道：“楼上官人奉劝大娘子。”妇人不推，吃干了。茶童复命，官人又斟一杯下去，说：“官人多致意娘子：出外之人，不要吃单杯。”妇人又吃了。官人又叫茶童下去致意道：“官人多谢娘子不弃，吃了他两杯酒。官人不好下来自劝，意欲奉邀娘子上楼，亲献一杯，如何？”往返两三次，妇人不肯来。官人只得把些钱来买嘱茶童道：“是必要你设法他上来见见。”茶童见了钱，欢喜起来，又去说风说水道：“娘子受了两杯，也该去回敬一杯。”被他一把拖了上来，道：“娘子来了！”官人没眼得看，妇人道了个万福。官人急把酒斟了，唱个肥喏，亲手递一杯过来道：“承蒙娘子见爱，满饮此杯。”妇人接过手来，一饮而干，把杯放在桌上。官人看见杯内还有馀沥，拿过来吮个不歇。妇人看见，嘻的一笑，急急走

大理——“大理卿”的简称，即大理寺的长官。大理寺为宋代最高刑法机构，负责详断各地申报案件及京师百官刑狱。

院长——宋代俗称都城内的缙事人员为“院长”，这里即指大理寺中的公人。

男女们——仆从们对自己的卑称。

铨试——宋代选拔官员的一种考试方式，参加考试的人包括官员所荫补亲属、同进士出身、特奏名、宗室子弟等，应试合格即可参注文职差遣。

下着——居住着。下，指在客店住宿。

了下去。官人看见情态可动，厚赠小童，叫他做着牵头，时常弄他上楼来饮酒。以后便留他同坐，渐不推辞，不像前日走避光景了。眉来眼去，彼此动情，勾搭上了手。然只是日里偷做一二，晚间隔开，不能同宿。如此两月余，妇人道：“我日日自下而升，人人看见，毕竟免不得起疑。官人何不把房迁了下来，与奴相近，晚间便好相机同宿了。”官人大喜过望，立时把楼上囊橐搬下来，放在妇人间壁一间房里。推说道：“楼上有风，睡不得，所以搬了。”晚间虚闭着房门，竟自在妇人房里同宿，自道是此乐即并头之莲、比翼之鸟，无以过也。才得两晚，一日早起，尚未梳洗，两人正自促膝而坐，只见外边店里一个长大汉子，大踏步踹将进来，大声道：“娘子那里？”惊得妇人手脚忙乱，面如土色，慌道：“坏了！坏了！吾夫来了！”那官人急闪了出来，已与大汉打了照面。大汉见个男子在房里走出，不问好歹，一手揪住妇人头发，喊道：“干得好事！干得好事！”提起醋钵大的拳头只是打。那官人慌了，脱得身子，顾不得甚么七长八短，急从后门逃了出去。剩了行李囊资，尽被大汉打开房来，席卷而去。适才十来个健卒扛着的箱篋，多是那官人房里的了。他恐怕有人识破，所以还妆着丈夫打骂妻子模样走路，其实妇人、男子、店主、小童，总是一伙人也。

士肃听罢，道：“那里这样不睹事的少年，遭如此圈套！可恨，可恨。”后来常对亲友们说此目见之事，以为笑话。虽然如此，这还是到了手的，便扎了东西去，也还得了些甜头儿。更有那不识气的小二哥，不曾沾得半点滋味，也被别人弄了一番手脚，折了偌多本钱，还悔气哩！正是：

美色他人自有缘，从傍何用苦垂涎？

请君只守家常饭，不害相思不损钱！

话说宣教郎 吴约，字叔惠，道州人，两任广右官，自韶州录曹赴吏部磨勘。宣教家本饶裕，又兼久在南方，珠翠香象，蓄积奇货颇多，尽带在身边随行，作寓在清河坊客店。因吏部引见留滞，时时出游伎馆，衣服鲜丽，动人眼目。

客店相对，有一小宅院，门首挂着青帘，帘内常有个妇人立着，看街上人做买卖。宣教终日在对门，未免留意体察，时时听得他娇声媚语，在里头说话。又有时露出双足在帘外来，一湾新笋，着实可观。只不曾见他面貌如何，心下惶惑不定，恨不得走过去揜开帘子一看，再无机会。那帘内或时巧啭莺喉，唱一两句词儿。仔细听那两句，却是：

柳丝只解风前舞，谗系惹那人不住。

虽是也间或唱着别的，只是这两句为多，想是喜欢此二语，又想是他有甚么心事。宣教但听得了，便跌足叹赏道：“是在行得紧！世间无此妙人。想来必定标致，可惜未能勾一见。”怀揣着个提心吊胆，魂灵多不知飞在那里去了。一日，正在门首坐地，呆呆的看着对门帘内，忽有个经纪，挑着一篮

牵头——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撮合牵线的人。

宣教郎——宋代正七品职事官，原称“宣德郎”，政和三年（1113）改称“宣教郎”。

道州——辖境相当现在湖南省潇水流域，治所在营道（今道县）。

“自韶州”句——韶州，辖境相当现在广东省北部地区，治所在曲江（今韶关市河南）。录曹，即录事参军，掌本州官府庶务，因属“曹官”，故称。磨勘。勘验政绩。

标致——即“标致”，相貌体态美好。

永嘉黄柑子过门。宣教叫住问道：“这柑子可要博的？”经纪道：“小人正待要博两文钱使使，官人作成则个。”宣教接将头钱过来，往下就扑。那经纪墩在柑子篮边，一头拾钱，一头数数。怎当得宣教一边扑，一心牵挂着帘内那人在里头看见，没心没想的抛下去，何止千扑，再扑不成一个浑成来。算一算，输了一万钱。宣教还是做官人心性，不觉两脸通红，“喂”的一声，道：“坏了我十千钱，一个柑不得到口。可恨，可恨。”欲待再扑，恐怕扑不出来，又要贴钱；欲待住手，输得多了，又不甘伏。正在叹恨间，忽见个青衣童子捧一个小盒，在街上走进店内来。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？

短发齐肩，长衣拂地。滴溜溜一双俊眼，也会撩人；黑洞洞一个深坑，尽能害客。痴心偏好，反言胜似妖娆；拗性酷贪，还是图他撇脱。身上一团孩子气，独耸孤阳；腰间一道木樨香，合成众唾。

向宣教道：“官人，借一步说话。”宣教引到僻处，小童出盒道：“赵县君奉献官人的。”宣教不知是那里说起，疑心是错了，且揭开盒子来看一看，元来正是永嘉黄柑子十数个。宣教道：“你县君是那个？与我素不相识，为何忽地送此？”小童用手指着对门道：“我县君即是街南赵大夫的妻室。适在帘间，看见官人扑柑子折了本钱，不曾赏得他一个，有些不快活。县君老大不忍，偶然藏得此数个，故将来送与官人见意。县君道：‘可惜止有得这几个，不能勾多，官人不要见笑。’”宣教道：“多感县君美意。你家赵大夫何在？”小童道：“大夫到建康探亲去了，两个月还未回来，正不知几时到家。”宣教听得此话，心里想道：“他有此美情，况且大夫不在，必有可图。煞是好机会！”连忙走到卧房内开了篋，取出色彩二端来，对小童道：“多谢县君送柑。客中无可奉答，小小生活二匹，伏祈笑留。”小童接了，走过对门去。须臾，又将这二端来还，上覆道：“县君多多致意，区区几个柑子，打甚么不紧的事，要官人如此重酬？决不敢受。”宣教道：“若是县君不收，是羞杀小生了，连小生黄柑也不敢领。你依我这样说去，县君必收。”小童领着言语，对县君说去。此番果然不辞了。

明日，又见小童拿了几瓶精致小菜走过来，道：“县君昨日蒙惠过重，今见官人在客边，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吃，手制此数瓶送来奉用。”宣教见这般知趣着人，必然有心于他了，好不侥幸。想道：“这童子传来传去，想必在他身傍讲得话、做得事的。好歹要在他身上图成这事，不可怠慢了他。”急叫家人去买些鱼肉果品之类，盪了酒来，与小童对酌。小童道：“小人是赵家小厮，怎敢同官人坐地？”宣教道：“好兄弟，你是赵县君心腹人儿，

博——赌博。旧时卖食物的小贩常有以赌博方式来引诱顾客的，在宋代颇为流行。

头钱——用作博具的钱，共用六枚，以掷下的“字”、“慢”多少决定输赢。

墩——吴方言，即蹲。

浑成——又叫“浑纯儿”、“六浑纯”，六个钱掷下全“字”或全“慢”，是大赢的博象。

县君——旧时皇帝对中下层官吏的母亲或妻子所加的封号，在宋代也称县君为室人、安人、孺人、宜人，后来也当一般富贵人家妇女的尊号。

建康——今南京市。

色彩二端——两匹彩色丝绸。旧时俗称五彩丝绸为“彩”。“端”为古代布帛长度量词，其说不一，或谓两丈力端，或谓六丈为端。本篇下文“二端”又称“二匹”，端、匹等同，当是民间的通俗说法。

生活——吴方言中“生活”一词有多种含义，这里指物品、东西。

我怎敢把你做等闲厮觑？放心饮酒。”小童告过无礼，吃了几杯，早已脸红，道：“吃不得了。若醉了，县君须要见怪。打发我去罢。”宣教又取些珠翠花朵之类，答了来意，付与小童去了。

隔了两日，小童自家走过来顽耍，宣教又买酒请他。酒间与他说得入港，宣教便道：“好兄弟，我有句话儿问你：你家县君多少年纪了？”小童道：“过新年才廿三岁，是我家主人的继室。”宣教道：“模样生得如何？”小童摇头道：“没正经！早是没人听见，怎把这样说话来问？生得如何，便待怎么？”宣教道：“总是没人在此，说说何妨？我既与他送东送西，往来了两番，也须等我晓得他是长是短的。”小童道：“说着我县君容貌，真个是世间少比，想是天仙里头滴下来的。除了画图上仙女，再没见这样第二个。”宣教道：“好兄弟，怎生得见他一见？”小童道：“这不难。等我先把帘子上的系带解松了，你明日只在对门，等他到帘子下来看的时节，我把帘子揜将出来，揜得重些，系带散了，帘子落了下来，他一时回避不及，可不就看见了？”宣教道：“我不要是这样见。”小童道：“要怎的见？”宣教道：“我要好好到宅子里面拜见一拜见，谢他平日往来之意，方称我愿。”小童道：“这个知他肯不肯？我下好自专得。官人有此意，待我回去禀白一声，好歹讨个回音来覆官人。”宣教又将银一两送与小童，叮嘱道：“是必要讨个回音。”

去了两日，小童复来，说：“县君闻得要见之意，说道：“既然官人立意倦切，就相见一面也无妨。只是非亲非戚，不过因对门在此，礼物往来得两番，没个名色，速然相见，恐怕惹人议论。”是这等说。”宣教道：“也是，也是。怎生得个名色？”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我在广里来，带得许多珠宝在此，最是女人用得着的。我只做当面送物事来与县君看，把此做名色，相见一面何如？”小童道：“好倒好，也要去对县君说过，许下方可。”小童又去了一会，来回言道：“县君说使便使得，只是在厅上见一见就要出去的。”宣教道：“这个自然。难道我就捱住在宅里了不成？”小童笑道：“休得胡说，快随我来。”宣教大喜过望，整一整衣冠，随着小童，三脚两步，走过赵家前厅来。

小童进去禀知了，门响处，宣教望见县君打从里面从从容容走将出来。但见：

衣裳楚楚，佩带飘飘。大人家举止端详，没有轻狂半点；小年纪面庞娇嫩，并无肥重一分。清风引出来，道不得云是无心之物；好光挨上去，真所谓容是海淫之端。犬儿虽已到篱边，天鹅未必来沟里。宣教看见县君走出来，真个如花似玉，不觉的满身酥麻起来，急急趋上前去，唱个肥喏，口里谢道：“屡蒙县君厚意，小子无可答谢，惟有心感而已。”县君道：“惶愧，惶愧。”宣教忙在袖里取出一包珠宝来，捧在手中，道：“闻得县君要换珠宝，小子随身带得有些，特地过来面奉与县君拣择。”一头说，一眼看，只指望他伸手来接。谁知县君立着不动，呼唤小童接了过来，口里道：“容看过议价。”只说了这句，便抽身往里面走了进去。

宣教虽然见了一见，并不曾说得一句倬俏的说话，心里猾猾突突，没

名色——名目、名称。

倬(zhu 卓)俏——亦作“倬峭”，美丽、漂亮。这里含有俏皮而动听的意思。

些意思。走了出来，到下处，想着他模样行动，叹口气道：“不见时犹可，只这一番相见，定害杀了小生也。”以后遇着小童，只央及他设法再到里头去见见，无过把珠宝做因头。前后也曾会过五六次面，只是一揖之外，再无他词。颜色庄严，毫不可犯，等闲不曾笑了一笑，说了一句没正经的话。那宣教没入脚处，越越的心魂撩乱，注恋不舍了。

那宣教有个相处的粉头，叫做了惜惜，甚是相爱的。只因想着赵县君，把他丢在脑后了，许久不去走动。丁惜惜邀请了两个帮闲的，再三来约宣教，叫他到家里走走。宣教一似掉了魂的，那里肯去？被两个帮闲的不由分说，强拉了去。丁惜惜相见，十分温存，怎当得吴宣教一些不在心上。丁惜惜撒娇撒痴了一会，免不得摆上东道来。宣教只是心不在焉光景。丁惜惜唱个歌儿，嘲他道：

俏冤家，你当初缠我怎的？到今日又丢我怎的？丢我时，顿忘了缠我意。缠我又丢我，丢我去缠谁？似你这般丢人也，少不得也有人来丢了你！

当下吴宣教没情没绪，吃了两杯，一心想着赵县君生得十分妙处，看了丁惜惜，有好些不像意起来。却是身既到此，没及奈何，只得勉强同惜惜上床睡了。虽然少不得干着一点半点儿事，也是想着那个，借这个出火的。云雨已过，身体疲倦，正要睡去，只见赵家小童走来道：“县君特请宣教叙话。”宣教听了这话，急忙披衣起来，随着小童就走。小童领了，竟进内室。只见赵县君雪白肌肤，脱得赤条条的眠在床里，专等吴宣教来。小童把吴宣教尽力一推，推进床里。吴宣教喜不自胜，腾的番上身去，叫一声：“好县君，快活杀我也。”用得力重了，一个失脚，跌进里床，吃了一惊。醒来见惜惜睡在身边，朦胧之中，还认做是赵县君，仍旧跨上身去。丁惜惜也在睡里惊醒，道：“好馋货！怎不好好的，做出这个极模样？”吴宣教直等听得惜惜声音，方记起身在丁家床上，适才是梦里的事，连自己也失笑起来。丁惜惜再四问问他：“你心上有何人，以致七颠八倒如此？”宣教只把闲话支吾，不肯说破。到了次日，别了出门；自此以后再不到丁家来了。无昼无夜，一心只痴想着赵县君，思量寻机会挨光。

忽然一日，小童走来道：“一句话对官人说：明日是我家县君生辰，官人既然与县君往来，须办些寿礼去与县君作贺。一作贺，觉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。”宣教喜道：“好兄弟，亏你来说。你若不说，我怎知道？这个礼节，最是要紧，失不得的！”亟将彩帛二端封好，又到街上买了些时鲜果品、鸡鸭熟食各一盘，酒一樽，配成一副盛礼。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，说：“明日虔诚拜贺。”小童领家人去了。赵县君又叫小童来推辞了两番，然后受了。

明日起来，吴宣教整肃衣冠，到赵家来，定要请县君出来拜寿。赵县君也不推辞，盛装出到前厅，比平日更齐整了。吴宣教没眼得看，足恭下拜。赵县君慌忙答礼，口说道：“奴家小小生朝，何足挂齿？却要官人费心，赐此厚礼，受之不当。”宣教导：“客中乏物为敬，甚愧菲薄。县君如此称谢，反令小子无颜。”县君回顾小童道：“留官人吃了寿酒去。”宣教听得此言，不胜之喜，道既留下吃酒，必有光景了。谁知县君说罢，竟自进去。

宣教此时如热地上蚂蚁，不知是怎的才是。又想那县君如设帐的方士，不知葫芦里卖甚么药出来。呆呆的坐着，一眼望着内里。须臾之间，两个走使时男人抬了一张桌儿，揩抹干净。小童从里面捧出攒盒酒果来，摆设停当，掇张椅儿请宣教坐。宣教轻轻问小童道：“难道没个人陪我？”小童也轻轻道：“县君就来。”宣教且未就坐，还立着徘徊之际，小童指道：“县君来了。”果然赵县君出来，双手纤纤，捧着杯盘，来与宣教安席。道了万福，说道：“拙夫不在，没个主人做主，诚恐有慢贵客，奴家只得冒耻奉陪。”宣教大喜道：“过蒙厚情，何以克当？”在小童手中，也讨个杯盘来，与县君回敬安席了。两下坐定，宣教心下只说此一会必有眉来眼去之事，便好把几句说话撩拨他，希图成事。谁知县君意思虽然浓重，容貌却是端严，除了请酒请饌之外，再不轻说一句闲话。宣教也生煞煞的浪开不得闲口，便宜得饱看一回而已。酒行数过，县君不等宣教告止，自立起身道：“官人慢坐。奴家家无夫主，不便久陪，告罪则个。”吴宣教心里恨不得伸出两只臂来，将他一把抱住，却不好强留得他。眼睁睁的看他洋洋走了进去，宣教一场扫兴。里边又传话出来，叫小童送酒。宣教自觉独酌无趣，只得分付小童：“多多上覆县君，厚扰不当，容日再谢。”慢慢地踱过对门下处来。真是一点甜糖抹在鼻头上，只闻得香，却舐不着，心里好生不快。有《银绞丝》一首为证：

前世里冤家，美貌也人，挨光已有二三分。好温存，几番相见意殷勤。眼儿落得穿，何曾近得身？鼻凹中糖味，那有唇儿分？一个清白的郎君，发了也昏。我的天那，阵魂迷，迷魂阵。

是夜吴宣教整整想了一夜，踌躇道：“若说是无情，如何两次三番许我会面，又留酒，又肯相陪？若说是有情，如何眉稍眼角，不见些些光景？只是恁等板板地往来，有何了结？思量他每常帘下歌词，毕竟通知文义。且去讨讨口气看，看他如何回我。”算计停当。次日起来，急将西珠十颗，用个沉香盒子盛了，取一幅花笺，写诗一首在上。诗云：

心事绵绵欲诉君，洋珠颗颗寄殷勤。

当时赠我黄柑美，未解相如渴半分。

写毕，将来同放在盒内。用个小记号图书印，封皮封好了，忙去寻那小童过来，交付与他道：“多拜上县君：昨日承蒙厚款，些些小珠，奉去添妆，不足为谢。”小童道：“当得拿去。”宣教导道：“还有数字在内，须县君手自拆封，万勿漏泄则个。”小童笑道：“我是个有柄儿的红娘，替你传书递筒。”宣教导道：“好兄弟，是必替我送送。倘有好音，必当重谢。”小童道：“我县君诗词歌赋最是精通，若有甚话写去，必有回答。”宣教导道：“千万在意。”小童说：“不劳分付，自有道理。”

小童去了半日，笑嘻嘻的走将来，道：“有回音了。”袖中拿出一个碧甸匣来，递与宣教。宣教接上手看时，也是小小花押封记着的。宣教满心欢喜，慌忙拆将开来，中又有小小纸封、裹着青丝发二缕，挽着个同心结儿。一幅罗纹笺上，有诗一首。诗云：

好将鬢发付并刀，只恐经时失俊髦。

方士——喜说神仙方术的人，后亦与“道士”通称。

眼睁睁（xì细）盼 即眼睁睁，眼巴巴。

“未解”句——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患“消渴”病，这里吴宣教暗示自己爱慕赵县君却无法“解渴”。

妾恨千丝差可拟，郎心双挽莫空劳。

未又有细字一行，云：

原珠奉璧，唐人云“何必珍珠慰寂寥”也。

宣教读罢，跌足大乐，对小童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细详诗意，县君深有意于我了。”小童道：“我不懂得，可解与我听？”宣教导：“他剪发寄我，诗里道要挽住我的心，岂非有意？”小童道：“既然有意，为何不受你珠子？”宣教导：“这又有一说。这是一个故事在里头。”小童道：“甚故事？”宣教导：“当时唐明皇宠了杨贵妃，把梅妃江采苹贬入冷宫。后来思想他，惧怕杨妃，不敢去，将珠子一封私下赐与他。梅妃拜辞不受，回诗一首，后二句云：‘长门 尽日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？’今县君不受我珠子，却写此一句来，分明说你家主不在，他独居寂寥，不是珠子安慰得的。却不是要我来伴他寂寥么？”小童道：“果然如此，官人如何谢我？”宣教导：“惟卿所欲。”小童道：“县君既不受珠子，何不就送与我了？”宣教导：“珠子虽然回来，却还要送去。我另自谢你便是。”宣教箱中去取通天犀簪一枝，海南香扇坠二个，将出来送与小童道：“权为寸敬，事成重谢。这珠子再烦送一送去，我再附一首诗在内，要他必受。”诗云：

往返珍珠不用疑，还珠垂泪古来痴。

知音但使能欣赏，何必相逢未嫁时？

宣教便将一幅冰鲛帕写了，连珠子付与小童。小童看了，笑道：“这诗意我又不晓得了。”宣教导：“也是用着个故事。唐张籍诗云：‘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’今我反用其意，说道只要有心，便是嫁了何妨？你县君若有意于我，见了此诗，此珠必受矣。”小童笑道：“元来官人是偷香的老手。”宣教也笑道：“将就看得过。”小童拿了，一径自去。此番不见来推辞，想多应受了。宣教暗自喜欢，只待好音。丁惜惜那里时常叫小二来请他走走，宣教好一似朝门外候旨的官，惟恐不时失误了宣召，那里敢移动半步？

忽然一日傍晚，小童嘻嘻的走来道：“县君请官人过来说话。”宣教听罢，忖道：“平日只是我去挨光，才设法得见面，并不是他着人来请我的。这番却是先叫人来相邀，必有光景。”因问小童道：“县君适才在那里？怎生对你说，叫你来请我的？”小童道：“适来县君在卧房里，卸了妆饰，重新梳裹过了，叫我进去，问说：‘对门吴官人可在下处否？’我回说：‘他这几时，只在下处，再不到外边去。’县君道：‘既如此，你可与我悄悄请过来，竟到房里来相见，切不可惊张。’如此分付的。”宣教不觉踊跃道：“依你说来，此番必成好事矣！”小童道：“我也觉得有些异样，决比前几次不同。只是一件，我家人口颇多，耳目难掩。日前只是体面上往来，所以外观不妨。今却要到内室里去，须瞒不得许多人，就是悄着些，是必有几个

鬢(zh n诊)发——黑发。

并刀——山西并州出产剪刀，以锋利著称。

俊髦——才智杰出的人。

奉璧——原物奉还。取意于“完璧归赵”的典故。

唐明皇——即唐玄宗李隆基，因其谥号“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”，故称。

长门——汉代宫名，汉武帝曾将失宠的陈皇后禁闭于此，后世遂以“长门”作为失宠和冷宫的代词。

张籍——字文昌，中唐诗人，曾任水部员外郎、国子司业等职。引诗见张籍《节妇吟》。

知觉。露出事端，彼此不便，须要商量。”宣教道：“你家中事体，我怎生晓得备细？须得你指引我道路，应该怎生才受？”小童道：“常言道‘有钱使得鬼推磨’，世上那一个不爱钱的？你只多把些赏赐，分送与我家里人，我去调开了他每。他每各人心照，自然躲开去了，任你出入；就有撞见的，也不说破了。”宣教道：“说得甚是有理，真可以筑坛拜将。你前日说我是老偷香手，今日看起来，你也像个老马泊六了。”小童道：“好意替你计较，休得取笑。”当下吴宣教拿出二十两零碎银两，付与小童，说道：“我须不认得宅上甚么人，烦你与我分派一分派，是必买他们尽皆口静方妙。”小童道：“这个在我，不劳分付。我先行一步，停当了众人，看个动静，即来约你同去。”宣教道：“快着些个。”小童先去了。吴宣教急拣时样济楚衣服，打扮得齐整，真个赛过潘安，强如宋玉，眼巴巴只等小童到来，即去行事。正是：

罗绮层层称体裁，一心指望赴阳台。

巫山神女虽相待，云雨宁知到底谐！

说这宣教坐立不定，只想赴期。须臾小童已至，回覆道：“众人多有了贿赂，如今一去，径达寝室，毫无阻碍了。”宣教不胜欢喜，整一整巾帻，洒一洒衣裳，随着小童便走。过了对门，不由中堂，在旁边一条衖里，转了一两个弯曲，已到卧房之前。只见赵县君懒梳妆模样，早立在帘儿下等候。见了宣教，满面堆下笑来，全不比日前的庄严了，开口道：“请官人房里坐地。”一个丫鬟掀起门帘，县君先走了进房，宣教随后入来，只见房里摆设得精致，炉中香烟馥郁，案上酒肴齐列。宣教此时荡了三魂，失了六魄，不知该怎么样好，只得低声柔语道：“小子有何德能，过蒙县君青盼如此！”县君道：“一向承蒙厚情，今良宵无事，不揣特请官人清话片晌，别无他说。”宣教道：“小子客居旅邸，县君独守清闺，果然两处寂寥，每遇良宵，不胜怀想。前蒙青丝之惠，小子紧系怀袖，胜如贴肉。今蒙宠召，小子所望，岂在酒食之类哉？”县君微笑道：“休说闲话，且自饮酒。”宣教只得坐了。县君命丫鬟一面斟下热酒，自己举杯奉陪。宣教三杯酒落肚，这点热团团兴儿直从脚跟下冒出天庭来，那里按纳得住？面孔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箸子也倒拿了，酒盏也泼翻了，手脚都忙乱起来。觑个丫鬟走了去，连忙走过县君这边来，跪下道：“县君可怜见，急救小子性命则个！”县君一把扶起，道：“且休性急。妾亦非无心者。自前日博柑之日，便觉钟情于子，但礼法所拘，不敢自逞。今日久情深，清夜思动，愈难禁制。冒礼忘嫌，愿得亲近。既到此地，决不教你空回去了。略等人静后，从容同就枕席便了。”宣教道：“我的亲亲的娘！既有这等好意，早赐一刻之欢也是好的。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？”县君笑道：“怎恁地馋得紧？”即唤丫鬟们快来收拾。未及一半，只听得外面喧嚷，似有人喊马嘶之声，渐渐近前堂来了。

宣教方在神魂荡飏之际，恰像身子不是自己的，虽然听得有此诧异，没工夫得疑虑别的，还只一味痴想。忽然一个丫鬟慌慌忙忙撞进房来，气喘喘的道：“官人回来了！官人回来了！”县君大惊失色道：“如何是好？快快收拾过了桌上的！”即忙自己帮着，搬得桌上罄净。宣教此时任是奢遮胆大的，不由得不慌张起来，道：“我却躲在那里去？”县君也着了忙，道：“外边是去不及了。”引着宣教的手，指着床底下道：“权躲在这里面去，勿得做声。”宣教思量走了出去便好，又恐不认得门路，撞着了人。左右看

着房中，却别无躲处。一时慌促，没计奈何，只得依着县君说话，望着床底一钻，顾不得甚么尘灰齷齪。且喜床底宽阔，战陡陡的蹲在里头，不敢喘气，一眼偷觑着外边。

那暗处望明处却见得备细，看那赵大夫大踏步走进房来，口里道：“这一去不觉许久，家里没事么？”县君着了忙的，口里牙齿捉对儿厮打着，回言道：“家……家……家里没事。你……你……你如何今日才来？”大夫道：“家里莫非有甚事故么？如何见了你，举动慌张，语言失措，做这等一个模样？”县君道：“没……没……没甚事故。”大夫对着丫鬟问道：“县君却是怎的？”丫鬟道：“果……果……果然没有甚么怎……怎……怎的。”宣教在床下着急，恨不得替了县君、丫鬟的说话，只是不敢爬出来。大夫迟疑了一回，道：“好诧异！好诧异！”县君按定了性儿，才说得话儿囫囵，重复问道：“今日在那里起身？怎夜间到此？”大夫道：“我离家多日，放心不下。今因有事在婺州，在此便道，暂归来一看。明日五更，就要起身过江的。”宣教听得此言，惊中有喜，恨不得天也许下了半边，道：“原来还要出去，却是我的造化也。”县君又问道：“可曾用过晚饭？”大夫道：“晚饭已在船上吃过，只要取些热水来洗脚。”县君即命丫鬟安好了足盆，厨下去取热水来，倾在里头了，大夫便脱了外衣，坐在盆间，大肆浇洗。浇洗了多时，泼得水流满地，一直淌进床下来，——盖是地板房子，铺床处压得重了，地板必定低些，做了下流之处。那吴宣教正蹲在里头，身上穿着齐整衣服，起初一时极了，顾不得惹了灰尘，钻了进去。而今又见水流来了，恐怕污了衣服，不觉的把袖子东收西敛，来避那些齷齪水，未免有些窸窣窸窣之声。大夫道：“奇怪，床底下是甚么响？敢是蛇鼠之类？可拿灯烛来照照。”丫鬟未及答应，大夫急急揩抹干净，即伸手桌子上去取烛台过来，捏在手中，向床底下一看。不看时万事全休，这一看，好似：

霸王初入垓心内，张飞刚到灞陵桥。

大夫大吼一声道：“这是个甚么鸟人，躲在这底下？”县君支吾道：“敢是个贼？”大夫一把将宣教拖出来，道：“你看，难道有这样齐整的贼？怪道方才见你慌张，原来你在家养着奸夫！我去得几时，你就是这等羞辱门户？”先是一掌打去，把县君打个满天星。县君啼哭起来。大夫喝教众奴仆都来，此时小童也只得随着众人行止。大夫叫将宣教四马攒蹄捆做一团，声言道：“今夜且与我送去厢里吊着，明日临安府推问去！”大夫又将一条绳来，亲自动手，也把县君缚住，道：“你这淫妇！也不与你干休。”县君只是哭，不敢回答一言。大夫道：“好恼！好恼！且盪酒来，我吃着消闷！”从人丫鬟们多慌了，急去灶上撮哄些嘎饭，盪了热酒拿来。大夫取个大瓯，一头吃，一头骂。又取过纸笔，写上状词，一边写，一边吃酒。吃得不少了，不觉懵懵睡去。县君悄悄对宣教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固是我误了官人，也是官人先有意向我。谁知随手事败！若是到官，两个多不好了，为之

“霸王”二句——言情急震怒。“霸王”即项羽，被刘邦包围于垓下（今安徽省灵璧县南陀河北岸），全军覆没。张飞至灞陵桥事，史书、《三国演义》、笔记传说中均未记载，只有张飞在长坂坡桥头喝退曹军故事。灞陵桥在今西安市。此处或是长坂坡的误记。

鸟人——骂人的话。

厢里——即厢房里，正房两旁的房子。

撮哄——原意为哄骗，这里指临时凑合。

奈何？”宣教道：“多蒙县君好意相招，未曾沾得半点恩惠。今事若败露，我这一官只当断送在你这冤家手里了。”县君道：“没奈何了，官人只是下些小心求告他。他也是心软的人，求告得转的。”

正说之间，大夫醒来，口里又喃喃的骂道：“小的们，打起火把，快将这贼弟子孩儿送到厢里去！”众人答应一声，齐来动手。宣教着了急，喊道：“大夫息怒，容小子一言。小子不才，忝为宣教郎，因赴吏部磨勘，寓居府上对门。蒙县君青盼，往来虽久，实未曾分毫犯着玉体。今若到公府，罪犯有限，只是这官职有累。望乞高抬贵手，饶过小子，容小子拜纳微礼，赎此罪过罢。”大夫大笑道：“我是个宦门，把妻子来换钱么？”宣教道：“今日便坏了小子微官，与君何益？不若等小子纳些钱物，实为两便。小子亦不敢轻，即当奉送五百千过来。”大夫道：“如此口轻！你一个官，我一个妻子，只值得五百千么？”宣教听见论量多少，便道是好处的事了，满口许道：“便再加一倍，凑做千缗罢。”大夫还只是摇头。县君在傍哭道：“我只为买这官人的珠翠，约他来议价，实是我的不是。谁知撞着你来，捉破了。我原不曾点污。今若拿这官人到官，必然扳下我来，我也免不得当官对理，出乖露丑，也是你的门面不雅。不如你看日前夫妻之面，宽恕了我，放了这官人罢。”大夫冷笑道：“难道不曾点污？”众从人与丫鬟们先前是小童贿赂过的，多来磕头讨饶道：“其实此人不曾犯着县君，只是暮夜不该来此。他既情愿出钱赎罪，官人罚他重些，放他去罢。一来免累此人官职，二来免致县君出丑，实为两便。”县君又哭道：“你若不依，我只是寻个死路罢了。”大夫默然了一晌，指着县君道：“只为要保全你这淫妇，要我忍这样脏污！”

小童忙攥到宣教耳边低言道：“有了口风了，快快添多些，收拾这事罢。”宣教道：“钱财好处，放绑要紧，手脚多麻木了。”大夫道：“要我饶你，须得二千缗钱，还只是买那官做。羞辱我门庭之事，只当不曾提起，便宜得多了。”宣教连声道：“就依着是二千缗，好处，好处。”大夫便喝从人，教且松了他的手。小童急忙走去，把索子头解开，松出两只手来。大夫叫将纸墨笔砚拿过来，放在宣教面前，叫他写个不愿当官的招伏。宣教只得写道：

吏部候勘宣教郎吴某，只因不合闯入赵大夫内室，不愿经官，情甘出钱二千贯赎罪，并无词说。私供是实。

赵大夫取来看过，要他押了个字，便叫放了他绑缚，只把脖子拴了，叫几个方才随来家的带大帽、穿一撒的家人，押了过对门来，取足这二千缗钱。

此时亦有半夜光景，宣教下处几个手下人已此都睡熟了。这些赵家人个个如狼似虎，见了好东西便抢，珠玉犀象之类，狼藉了不知多少，这多是二千缗外加添的。吴宣教足足取勾了二千数目，分外又把些零碎银两送与众家人，做了东道钱。众家人方才住手，费了东西，仍同了宣教，押至家主面前，交割明白。大夫看过了东西，还指着宣教道：“便宜了这弟子孩儿！”喝叫：“打出去！”宣教抱头鼠窜，走归下处。

下处店家灯尚未熄。宣教也不敢把这事对主人说，讨了个火，点在房里

缗（mín）——成串的钱，一千钱为一缗。

一撒——一条衬裤。明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：“每日带小帽穿一撒坐堂，自供应朝廷之外，一毫不妄用。”

了，坐了一回，惊心方定。无聊无赖，叫起个小厮来，盪些热酒，且图解闷。一边吃，一边想道：“用了这几时工夫，才得这个机会，再差一会儿，也到手了。谁想却如此不偶，反费了许多钱财。”又自解道：“还算造化哩。若不是县君哭告，众人拜求，弄得到当官，我这官做不成了。只是县君如此厚情厚德，又为我如此受辱。他家大夫说明日就出去的，这到还好个机会。只怕有了这番事体，明日就使不在家，是必分外防守，未必如前日之便了。不知今生到底能勾相傍否？”心口相问，不觉潸然泪下。郁抑不快，呵欠上来，也不脱衣服，倒头便睡。

只因辛苦了大半夜，这一睡，直睡到第二日晌午方才醒来。走出店中，举眼看去，对门赵家门也不关，帘子也不见了。一望进去，直看到里头，内外洞然，不见一人。他还怀着昨夜鬼胎，不敢自进去，悄悄叫个小厮，一步一步挨到里头探听。直到内房左右看过，并无一个人走动踪影，只见几间空房，连家伙什物一件也不见了。出来回覆了宣教。宣教忖道：“他原说今日要到外头去，恐怕出去了我又来走动，所以连家眷带去了。只是如何搬得这等罄净？难道再不回来住了？其间必有缘故。”试问问左右邻人，才晓得这赵家也是那里搬来的，住得不十分长久；这房子也只是赁下的，原非己宅，是用着美人之局，扎了火囤去了。

宣教浑如做了一个大梦一般，闷闷不乐，且到丁惜惜家里消遣一消遣。惜惜接着宣教，笑容可掬，道：“甚好风吹得贵人到此？”连忙置酒相待。饮酒中间，宣教频频的叹气。惜惜道：“你向来有了心上人，把我冷落了多时。今日既承不弃到此，如何只是嗟叹，像有甚不乐之处？”宣教正是事在心头，巴不得对人告诉，只得把如何对门作寓，如何与赵县君往来，如何约去私期，却被丈夫归来拿住，将钱买得脱身，备细说了一遍。惜惜大笑道：“你枉用痴心，落了人的圈套了！你前日早对我说说，我敢也先点破你，不着他道儿，也不见得。我那年有一伙光棍，将我包到扬州去，也假了商人的爱妾，扎了一个少年子弟千金。这把戏我也曾弄过的。如今你心爱的县君，又不知是那一家歪刺货也。你前日瞒得我好，撒得我好，也叫你受些业报。”宣教满脸羞惭，懊恨无已。丁惜惜又只顾把说话盘问，见说道身畔所有剩得不多，一行家本色，就不十分亲热得紧了。

宣教也觉快快，住了一两晚，走了出来。满城中打听，再无一些消息。看看盘费不勾用了，等不得吏部改秩，急急走回故乡。亲眷朋友晓得这事的，把来做了笑柄。宣教常时忽忽如有所失，感了一场缠绵之疾，竟不及调官而终。可怜吴宣教一个好前程，惹着了这一些魔头，不自尊重，被人弄得不尴不尬，没个收场。如此奉劝人家少年子弟每：血气未定，贪淫好色，不守本分，不知利害的，宜以此为鉴。诗云：

一齋肉味不曾尝，已遣缠头罄囊装。
尽道陷人无底洞，谁知洞口赚刘郎！

歪刺货——也作“歪刺骨”、“瓦刺姑”，辱骂妇女下贱、不正派的话。

改秩——改任官职。秩，官职品级。

缠头——送给歌妓的锦帛财物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

诗云：

曾闻阴德可回天，古往今来效灼然。

奉劝世人行好事，到头元是自周全。

话说湖州府安吉州地浦滩有一居民，家道贫窘，因欠官粮银二两，监禁在狱。家中止有一妻，抱着个一周未满的小儿子度日，别无门路可救。栏中畜养一猪，算计卖与客人，得价还官。因性急银子要紧，等不得好价，见有人来买，即便成交。妇人家不认得银子好歹，是个白晃晃的，说是还得官了。客人既去，拿出来与银匠熔着锭子。银匠说：“这是些假银，要他怎么？”妇人慌问：“有多少成色在里头？”银匠道：“那里有半毫银气？多是铅铜锡蜡装成，见火不得的。”妇人着了忙，拿在手中，走回家来，寻思一回道：“家中并无所出，止有此猪，指望卖来救夫。今已被人骗去，眼见得丈夫出来不成。这是我不仔细上害了他，心下怎么过得去？我也不要这性命了！”待寻个自尽，看看小儿子，又不舍得。发个狠道：“罢，罢，索性抱了小冤家，同赴水而死，也免得牵挂。”急急奔到河边来。正待撺下去，恰好一个徽州商人立在那里，见他忙忙投水，一把扯住问道：“清白后生，为何做此短见勾当？”妇人拭泪答道：“事急无奈，只图一死。”因将救夫卖猪误收假银之说，一一告诉。徽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与小儿子何干？”妇人道：“没爷没娘，少不得一死；不如同死了干净。”徽商恻然道：“所欠官银几何？”妇人道：“二两。”徽商道：“能得多少，坏此三条性命！我下处不远，快随我来，我舍银二两，与你还官罢。”妇人转悲作喜，抱了儿子，随着徽商行去。不上半里，已到下处。徽商走入房，秤银二两出来，递与妇人道：“银是足纹，正好还官。不要又被别人骗了。”妇人千恩万谢，转去央个邻舍，同到县里纳了官银，其夫始得放出监来。

到了家里，问起道：“那得这银子还官救我？”妇人将前情述了一遍，说道：“若非遇此恩人，不要说你不得出来，我母子两人已作黄泉之鬼了。”其夫半喜半疑。喜的是得银解救，全了三命；疑的是妇人家没志行，敢怕独自个一时喉极了，做下了些不伶俐勾当，方得这项银子，也不可。不然，怎生有此等好人，直如此凑巧？口中不说破他，心生一计道：“要见明白，须得如此如此。”问妇人道：“你可认得那恩人的住处么？”妇人道：“随他去秤银的，怎不认得？”其夫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与你不可不去谢他一谢。”妇人道：“正该如此。今日安息了，明日同去。”其夫道：“等不得明日，今夜就去。”妇人道：“为何不要白日里去，倒要夜间？”其夫道：“我自有主意，你不要管我。”妇人不好拗得，只得点着灯，同其夫走到徽商下处门首。

湖州府安吉州——湖州府辖境相当现在浙江省天目山西北部地区，治所在今湖州市。安吉州即今安吉县，明代升为州，属湖川府。

成色——银子中所含纯银的比例。

徽州——辖境相当现在安徽省南部新安江上游地区，治所在今歙县。

能得——吴方言，也作“能个”，表示出乎意料的副词。“能得多少”，犹如说以为有多少。

足纹——成色最好的银子。

不伶俐——不干净、不正当。

此时已是黄昏时候，人多歇息寂静了。其夫叫妇人扣门。妇人道：“我是女人，如何叫我黑夜敲人门户？”其夫道：“我正要黑夜试他的心事。”妇人心下晓得丈夫有疑了，想道：“一个有恩义的人，倒如此猜他，也不当人子。”却是恐怕丈夫生疑，只得出声高叫。徽商在睡梦间，听得是妇女声音，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却来叫我？”妇人道：“我是前日投水的妇人，因蒙恩人大德，救了吾夫出狱，故此特来踵门叩谢。”看官，你道徽商此时若是个不老成的，听见一个妇女黑夜寻他，又是施恩过来的，一时动了不良之心，未免说句把倬俏绰趣的话。开出门来，撞见其夫，可不是老大一场没趣？把起初做好事的念头多弄脏了。不想这个朝奉煞是有正经，听得妇人说话，便厉声道：“此我独卧之所，岂汝妇女家所当来？况昏夜也不是谢人的时节，但请回步，不必谢了！”其夫听罢，才把一天疑心尽多消散。妇人乃答道：“吾夫同在此相谢。”徽商听见其夫同来，只得披衣下床，要来开门。走得几步，只听得天崩地塌之声，连门外多震得动。徽商慌了自不必说，夫妇两人多吃了一惊。徽商忙叫小二掌火来看，只见一张卧床，压得四脚多折，满床尽是砖头泥土。元来那一垛墙走了。一向床遮着，不觉得，此时偶然坍将下来。若有人在床时，便是铜筋铁骨，也压死了。徽商看了，伸了舌头出来，一时缩不进去。就叫小二开门，见了夫妇二人，反谢道：“若非贤夫妇相叫起身，几乎一命难存。”夫妇两人看见墙坍床倒，也自大加惊异，道：“此乃恩人洪福齐天，大难得免。莫非恩人阴德之报？”两相称谢。徽商留夫妇茶话少时，珍重而别。

只此一件，可见商人二两银子，救了母子两命，到底因他来谢，脱了墙压之厄，仍旧是自家救了自家性命一般。此乃上天巧于报德处。所以古人说：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”小子起初说“到头元是自周全”，并非诳语。看官每不信，小子而今单表一个周全他人，仍旧周全了自己一段长话，作个正文。有诗为证：

有女颜如玉，酬德讵能足？
遇彼素心人，清操同秉烛。
兰蕙保幽芳，移来贮金屋。
容台粉署郎，一朝畀掾属。
圣明重义人，报施同转毂。

这段话文出在弘治年间直隶太仓州地方。州中有一个吏典，姓顾，名芳，平日迎送官府出城，专在城外一个卖饼的江家做下处歇脚。那江老儿

绰趣——打趣、调笑。

朝奉——朝奉郎的省称，原是宋代官职名，后用为对富人的尊称。

走了——吴方言，移动、改变之意。特指房屋、家俱等物体变形了。

“容台”二句——意谓一个下级小吏一跃而为礼部主事。容台，礼部的别称，中央掌管礼乐、祭祀、朝会、学校、贡举等事务的官署。粉署郎，指礼部主事。畀（bì），给予。掾属，属下的官吏。

转毂（g 谷）——转动的车轮。毂，车轮中心的圆木。

弘治——明孝宗朱祐樞年号，公元1488—1505年。

直隶太仓州——直隶为明代直接隶属于京城的地区。明初定都南京，直隶地区相当现在江苏、安徽两省，后称“南直隶”，这里所指即南直隶。明成祖时迁都北京，遂又有“北直隶”，相当现在北京、天津两市及河北省大部 and 河南、山东两省的一部分地区。明弘治年间割昆山、常熟、嘉定三县地置太仓州。

吏典——对差役小头目的泛称。

名溶，是个老实忠厚的人，生意尽好，家道将就过得。看见顾吏典举动端方，容仪俊伟，不像个衙门中以下人，私心敬爱他。每遇他到家，便以提控呼之，待如上宾。江家有个嬷嬷，生得个女儿名唤爱娘，年方十七岁，容貌非凡。顾吏典家里也自有妻子，便与江家内里通往来，竟成了一家骨肉一般。

常言道：“一家饱暖千家怨。”江老虽不怎的富，别人看见他生意从容，衣食不缺，便传说了千金几百金家事。有那等眼光浅、心不足的，目中就着不得，不繇得不妒忌起来。忽一日，江老正在家里做活，只见如狼似虎一起捕人打将进来，喝道：“拿海贼！”把店中家火打得粉碎。江老出来分辨，众捕一齐动手，一索子捆倒。江嬷嬷与女儿顾不得羞耻，大家啼啼哭哭嚷将出来，问道：“是何事端，说个明白。”捕人道：“崇明解到海贼一起，有江溶名字，是个窝家。还问甚么事端？”江老夫妻与女儿叫起撞天屈来，说道：“自来不曾出外，那里认得甚么海贼？却不屈杀了平人！”捕人道：“不管屈不屈，到州里分辨去，与我们无干。快些打发我们见官去！”江老是个乡子里人，也不晓得盗情利害，也不晓得该怎的打发公差，合家只是一味哭。捕人每不见动静，便发起狠来道：“老儿奸诈，家里必有赃物，我们且搜一搜。”众人不管好歹，打进内里，一齐动手，险些把地皮多翻了转来，见了细软，便藏匿了。江老夫妻女儿三口，杀猪也似的叫喊，擂天倒地价哭。捕人每擅拳裸手，耀武扬威。

正在没摆布处，只见一个人踱将进来，喝道：“有我在此，不得无理！”众人定睛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州里顾提控。大家住手道：“提控来得正好。我们不要粗鲁，但凭提控便是。”江老一把扯住提控道：“提控救我一救。”顾提控问道：“怎的起？”捕人拿牌票出来看，却是海贼指扳窝家，巡捕衙里来拿的。提控道：“贼指的事，多出仇口。此家良善，明是冤屈。你们为我面上，须要周全一分。”捕人道：“提控在此，谁敢多话？只要分付我们，一面打点见官便是。”提控即便主张江老支持酒饭鱼肉之类，摆了满桌，任他每狼飡虎咽，吃个尽情。又摸出几两银子做差使钱。众捕人道：“提控分付，我每也不好推辞，也不好较量，权且收着，凡百看提控面上，不难为他便了。”提控道：“列位别无帮衬处，只求迟带到一日，等我先见官人，替他分诉一番，做个道理，然后投牌，便是列位盛情。”捕人道：“这个当得奉承。”当下江老随捕人去了。提控转身安慰他母子道：“此事只要破费，须有分辨处，不妨大事。”母子啼哭道：“全仗提控搭救则个。”提控道：“且关好店门，安心坐着，我自做道理去。”

出了店门，进城来，一径到州前来见捕盗厅官人，道：“顾某有个下处主人江溶，是个良善人户。今被海贼所扳，想必是仇家陷害，望乞爷台为顾某薄面，周全则个。”捕官道：“此乃堂上公事，我也不好自专。”提控道：“堂上老爷，顾某自当禀明，只望爷台这里带到时，宽他这一番拷究。”捕官道：“这个当得奉命。”须臾知州升堂。顾提控觑个堂事空便，

提控 对管事役吏的尊称。金元时以提控为掌事之称。《金史·章宗纪一》：“敕有司，京、府、州、镇设学校处，其长贰幕内各以进士官提控其事。”

投牌——解到犯人后，将“牌票”交回。

拷究——亦称“拷勘”，犯人押到，先要用刑审问。

堂事 长官在公堂上处理公事。

跪下禀道：“吏典平日伏侍老爷，并不敢有私情冒禀。今日有个下处主人江溶，被海贼诬扳。吏典熟知他是良善人户，必是仇家所陷，故此斗胆禀明，望老爷天鉴之下，超豁无辜。若是吏典虚言妄禀，罪该万死。”知州道：“盗贼之事非同小可，你敢是私下受人买嘱，替人讲解么？”提控叩头道：“吏典若有此等情弊，老爷日后必然知道，吏典情愿受罪。”知州道：“待我细审，也听不得你一面之词。”提控道：“老爷‘细审’二字，便是无辜超生之路了。”复叩一头，走了下来。想道：“官人方才说听不得一面之词，我想人众则公，明日约同同衙门几位朋友，大家禀一声，必然听信。”是日拉请一般的十数个提控，到酒馆中坐一坐，把前事说了，求众人明日帮他一说。众人平日与顾提控多有往来，无有不依的。

次日，捕人已将江溶解到捕厅。捕厅因顾提控面上，不动刑法，竟送到堂上来。正值知州投文，挨牌唱名。点到江溶名字，顾提控站在旁边，又跪下来禀道：“这江溶即是小吏典昨日所禀过的，果是良善人户，中间必有冤情，望老爷详察。”知州作色道：“你两次三回替人辨白，莫非受了贿赂，故敢大胆？”提控叩头道：“老爷当堂明查。若不是小吏典下处主人，及有贿赂情弊，打死无怨。”只见众吏典多跪下来禀道：“委是顾某主人，别无情弊，众吏典敢百口代保。”知州平日也晓得顾芳行径，是个忠直小心的人，心下有几分信他的，说道：“我审时自有道理。”便问江溶：“这伙贼人扳你，你平日曾认得一两个否？”江老儿叩头道：“爷爷，小的若认得一个，死也甘心。”知州道：“他们有人认得你否？”江老儿道：“这个小的虽不知，想来也未必认得小的。”知州道：“这个不难。”唤一个皂隶过来，教他脱下衣服与江溶穿了，扮做了皂隶；却叫皂隶穿了江溶衣服，扮做了江溶。分付道：“等强盗执着江溶时，你可替他折证，看他认得认不得。”皂隶依言，与江溶更换停当，然后带出监犯来。

知州问贼首道：“江溶是你窝家么？”贼首道：“爷爷，正是。”知州敲着气拍，故意问道：“江溶怎么说？”这个皂隶扮的江溶假着口气道：“爷爷，并不干小人之事。”贼首看着假江溶，那里晓得不是？一口指着道：“他住在城外，倚着卖饼为名，专一窝着我每赃物。怎生赖得？”皂隶道：“爷爷，冤枉！小的不曾认得他的。”贼首道：“怎生不认得？我们长在你家吃饼，某处脏若干，某处脏若干，多在你家，难道忘了？”知州明知不是，假意说道：“江溶是窝家，不必说了。却是天下有名姓相同。”一手指着真江溶扮皂隶的道：“我这个皂隶也叫得江溶，敢怕是他么？”贼首把皂隶一看，那里认得？连喊道：“爷爷，是卖饼的江溶，不是皂隶江溶。”知州又手指假江溶道：“这个卖饼的江溶，可是了么？”贼首道：“正是这个。”知州冷笑了一声，连敲气拍两三下，指着贼首道：“你这杀刚不尽的奴才！自做了歹事，又受人买嘱，扳陷良善。”贼首连喊道：“这江溶果是窝家，一些不差，爷爷！”知州喝叫：“掌嘴！”打了十来下。知州道：“还要嘴强！早是我先换过了，试验虚实，险些儿屈陷平民。这个是我皂隶周才，你却认做了江溶，就信口扳杀他。这个扮皂隶的正是卖饼江溶，你却又不认得，就说道无干。可知道你受人买嘱来害江溶，元不曾认得江溶的么！”贼首低头无语，只叫：“小的该死。”知州叫江溶与皂隶仍旧换过了

折证——对证、辩白。

气拍——俗称“惊堂木”，官员审案用以拍桌恐吓犯人的小木块。

衣服。取夹棍来，把贼首夹起，要招出买他指扳的人来。贼首是顽皮赖肉，那里放在心上？任你夹打，只供称是因见江溶殷实，指望扳赔赃物是实，别无指使。知州道：“眼见得是江溶仇家所使，无得可疑。今这奴才死不肯招。若必求其人，他又要信口诬害，反生株连。我只释放了江溶，不根究也罢。”江溶叩头道：“小的也不愿晓得害小的的仇人，省得中心不忘，冤冤相结。”知州道：“果然是个忠厚人。”提起笔来，把名字注销。喝道：“江溶无干，直赶出去。”当下江溶叩头不止。皂隶连喝：“快走！”江溶如笼中放出飞鸟，欢天喜地出了衙门。衙门里许多人撮空叫喜，拥住了不放。又亏得顾提控走出来，把几句话解散开了众人，一同江溶走回家来。

江老儿一进门，便唤过妻女来道：“快来拜谢恩人！这番若非提控搭救，险些儿相见不成了。”三个人拜做一堆。提控道：“自家家里，应得出力。况且是知州老爷神明做主，与我无干。快不要如此！”江嬷嬷便问老儿道：“怎生回来得这等撒脱？不曾吃亏么？”江老儿道：“两处俱仗提控先说过了，并不动一些刑法。天字号一场官司，今没一些干涉，竟自平净了。”江嬷嬷千恩万谢。提控立起身来，道：“你们且慢慢细讲，我还要到衙门去谢谢官府去。”当下提控作别自去了。

江老送了出门，回来对嬷嬷说：“正是‘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’，谁想遭此一场飞来横祸！若非提控出力，性命难保。今虽然破费了些东西，幸得太平无事。我每不可忘了恩德，怎生酬报得他便好？”嬷嬷道：“我家家事，向来不见怎的，只好度日。不知那里动了人眼，被天杀的暗算，招此非灾。前日众捕人一番掳掠，狠如打劫一般，细软东西，尽被抄扎过了。今日有何重物谢得提控大恩？”江老道：“便是没东西难处。就凑得些少，也当不得数，他也未必肯受。怎么好？”嬷嬷道：“我倒有句话商量：女儿年一十七岁，未曾许人。我们这样人家，就许了人，不过是村庄人户。不若送与他做了妾，扳他做个女婿，支持门户，也免得外人欺侮，可不好？”江老道：“此事倒也好，只不知女儿肯不肯？”嬷嬷道：“提控又青年，他家大娘子又贤惠，平日极是与我女儿说得来的。敢怕也情愿。”遂唤女儿来，把此意说了。女儿道：“此乃爹娘要报恩德，女儿何借此身？”江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提控是个近道理的人，若与他明说，必是不从。不若你我三人只作登门拜谢，以后就留下女儿在彼，他便不好推辞得。”嬷嬷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当下三人计议已定，拿本历日来看，来日上吉。

次日起早，把女儿装扮了，江老夫妻两个步行，女儿乘着轿，抬进城中，竟到顾家来。提控夫妻接了进去，问道：“何事光降？”江老道：“老汉承提控活命之恩，今日同妻女三口登门拜谢。”提控夫妻道：“有何大事，直得如此？且劳烦小娘子过来，一发不当。”江老道：“老汉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奉告：老汉前日若是受了非刑，死于狱底，留下妻女，不知流落到甚处。今幸得提控救命重生，无恩可报。止有小女爱娘，今年正十七岁，与老妻商议，送来与提控娘子铺床叠被，做个箕帚之妾。提控若不弃嫌粗丑，就此俯留，老汉夫妻终身有托。今日是个吉日，一来到此拜谢，二来特送小女上门。”提控听罢，正色道：“老丈说那里话！顾某若做此事，天地不容。”提控娘子道：“难得老伯伯、干娘、妹妹一同到此，且请过小饭，有话再说。”提控一面分付厨下摆饭相待。饮酒中间，江老又把前话提起，出位拜提控一拜，道：“提控若不受老汉之托，老汉死不瞑目。”提控情知江老心切，暗自想道：“若不权且应承，此老必不肯住，又去别寻事端谢

我，反多事了。且依着他言语，我日后自有处置。”饭罢，江老夫妻起身作别，分付女儿留住，道：“你在此伏侍大娘。”爱娘含羞忍泪，应了一声。提控道：“休要如此说。荆妻且权留小娘子盘桓几日，自当送还。”江老夫妻也道是他一时门面说话，两下心照罢了。

两口儿去得，提控娘子便请爱娘到里面自己房里坐了，又摆出细果茶品请他。分付走使丫鬟，铺设好了一间小房，一床被卧，连提控娘子心里也只道提控有意留住的，今夜必然趁好日同宿。他本是个大贤惠，不捻酸的人，又平日喜欢着爱娘，故此是件周全停当，只等提控到晚受用。正是：

一朵鲜花好护持，芳菲只待赏花时。

等闲未动东君意，惜处重将帷幕施。

谁想提控是夜竟到自家娘子房里来睡了，不到爱娘处去。提控娘子问道：“你为何不到江小娘那里去宿？莫要忌我。”提控道：“他家不幸遭难，我为平日往来，出力救他。今他把女儿谢我，我若贪了女色，是乘人危处，遂我欲心，与那海贼指扳、应捕抢掳，肚肠有何两样？顾某虽是小小前程，若坏了行止，永远不吉。”提控娘子见他说出咒来，知是真心，便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也是你的好处。只是日间何不力辞脱了，反又留在家中做甚？”提控道：“江老儿是老实人。若我不允女儿之事，他又剜肉做疮，别寻道路谢我，反为不美。他女儿平日与你相爱，通家姊妹，留下你处住几日，这却无妨。我意欲就此看中意的人家子弟，替他寻下一头亲事，成就他终身结果，也是好事。所以一时不辞他去，原非我自家有意也。”提控娘子道：“如此却好。”当夜无词。

自此江爱娘只在顾家住，提控娘子与他如同亲姐妹一般，甚是看待得好。他心中也时常打点提控到他房里的，怎知道：

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。

直待他年荣贵后，方知今日不为差。

提控只如常相处，并不曾起一毫邪念，说一句戏话，连爱娘房里脚也不进去一步。爱娘初时疑惑，后来也不以为怪了。

提控衙门事多，时常不在家里。匆匆过了一月有馀，忽一日，得闲在家中，对娘子道：“江小娘在家，初意要替他寻个人家，急切里凑不着巧。而今一月多了，久留在此也觉不便，不如备下些礼物，送还他家。他家父母必然问起女儿相处情形。他晓得我心事如此，自然不来强我了。”提控娘子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当下把此意与江爱娘说明了，就备了六个盒盘，又将出珠花四朵，金耳环一双，送与江爱娘插戴好。一乘轿，着个从人径送到江老家里来。

江老夫妻接着轿子，晓得是顾家送女儿回家，心里疑道：“为何叫他独自个归来？”问道：“提控在家么？”从人道：“提控不得工夫来，多多拜上阿爹，这几时有慢了小娘子，今特送还府上。”江老见说话跷蹊，反怀着一肚子鬼胎道：“敢怕有甚不恰当处？”忙忙领女儿到里边坐了，同嬷嬷细问他这一月的光景。爱娘把顾娘子相待甚厚，并提控不进房、不近身的事，

荆妻——对妻子的谦指。荆，指“荆钗”，以柴荆为钗，形容贫贱。

东君——春神，这里借喻顾提控。

(x 徙)——同“屣”，鞋。这里用作动词，意为迈、踏。

说了一遍。江老呆了一晌，道：“长要来 问个信，自从为事之后，生意淡薄，穷忙没有工夫。又是素手，不好上门。欲待央个人来，急切里没便处。只道你一家和睦，无些别话，谁想却如此行径。这怎么说！”嬷嬷道：“敢是日子不好？与女儿无缘法？得个人解禳 解禳便好。”江老道：“且等另拣个日子，再送去又做处。”爱娘道：“据女儿看起来，这个提控不是贪财好色之人，乃是个正人君子。我家强要谢他，他不好推辞得，故此权留这几时，誓不玷污我身。今既送了归家，自不必再送去。”江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他的恩德毕竟不曾报得，反住在他家，打搅多时，又加添礼物送来，难道便是这样罢了？还是改日再送去的是。”爱娘也不好阻当，只得凭着父母说罢了。

过了两日，江老夫妻做了些饼食，买了几件新鲜物事，办着十来个盒盘，一坛泉酒，雇个担夫挑了，又是一乘轿抬了女儿，留下嬷嬷看家，江老自家伴送过顾家来。提控迎着江老。江老道其来意。提控作色道：“老丈难道不曾问及令爱来？顾某心事，唯天可表。老丈何不见谅如此？此番决不敢相留。盛惠谨领，令爱不及款接，原轿请回。改日登门拜谢。”江老见提控词色严正，方知女儿不是诳语，连忙出门止住来轿，叫他仍旧抬回家去。提控留江老转去茶饭，江老也再三辞谢，不敢叨领。当时别去。

提控转来受了礼物，出了盒盘，打发了脚担钱，分付多谢去了。进房对娘子说江老今日复来之意。娘子道：“这个便老没正经。难道前番不谐，今番有再谐之理？只是难为了爱娘又来一番，不曾会得一会去。”提控道：“若等他下了轿。接了进来，又多一番事了，不如决绝回头了的是。这老儿真诚，却不见机。既如此把女儿相缠，此后往来倒也要稀疏了些。外人不知就里，惹得造下议论来，反害了女儿终身，是要好成歉了。”娘子道：“说得极是。”自此，提控家不似前日十分与江家往来得密了。

那江家原无甚么大根基，不过生意济楚，自经此一番横事剥削之后，家计萧条下来。自古道：“人家天做。”运来时，撞着就是趁钱的，火焰也似长起来；运退时，撞着就是折本的，潮水也似退下去。江家悔气头里，连五熟行里生意多不济了。做下饼食，常管五七日不发市，就是馊蒸气了，喂猪狗也不中。你道为何如此？先前为事时不多几日，只因惊怕了，自女儿到顾家去后，关了一个多月店门不开，主顾家多生疏，改向别家去，就便拗不转来。况且窝盗为事，声名扬开去不好听，别人不管好歹，信以为实，就怕来缠帐。以此生意冷落，日吃日空，渐渐支持不来。要把女儿嫁个人家，思量靠他过下半世，又高不凑，低不就。光阴眨眼，一错就是论年，

长要来——吴方言，经常要来之意。

素手——空手，意即没有携带礼物。

解禳（ráng 瓢）——一种祈祷消灾的迷信活动。

做处——指行为、做事。“又做处”，即再来一遍、再做一次。

要好成歉——做好事反没得到好结果。

济楚——这里是赞美之词，“生意济楚”即生意好。

趁钱——赚钱。

五熟行——“五熟”亦作“五孰”，指烹调成的各味食品。“五熟行”，宋元以来指卖五种食品店铺的统称：卖面的唤做“汤熟”，卖烧饼的唤做“火熟”，卖鲜的唤做“腌熟”，卖炊饼的唤做“气熟”，卖馄饨的唤做“油熟”。文中江老是“卖饼的”，亦属“五熟行”。

女儿也大得过期了。

忽一日，一个徽州商人经过，偶然间瞥见爱娘颜色，访问邻人，晓得是卖饼江家。因问：“可肯与人家为妾否？”邻人道：“往年为官事时，曾送与人做妾。那家行善事，不肯受，还了的。做妾的事只怕也肯。”徽商听得此话去，央个熟事的媒婆到江家来说此亲事，只要事成，不惜重价。媒婆得了口气，走到江家，便说出徽商许多富厚处，情愿出重礼，聘小娘子为偏房。江老夫妻正在喉急头上，见说得动火，便问道：“讨在何处去的？”媒婆道：“这个朝奉只在扬州开当种盐，大孺人自在徽州家里。今讨去做二孺人，住在扬州当中，是两头大的，好不受用。亦且路不多远。”江老夫妻道：“肯出多少礼？”媒婆道：“说过只要事成，不惜重价。你每能要得多少？那富家心性，料必勾你每心下的。凭你们讨礼罢了。”江老夫妻商量道：“你我心下不割舍得女儿，欲待留下他，遇不着这样好主。有心得把与别处人去，多讨得些礼钱，也勾下半世做生意度日方可。是必要他三百两，不可少了。”商量已定，对媒婆说过。媒婆道：“三百两忒重些。”江嬷嬷道：“少一厘我也不肯。”媒婆道：“且替你们说说看。只要事成后，谢我多些儿。”三个人尽说三百两是一大主财物，极顶价钱了，不想商人慕色心重，二三百金之物，那里在他心上？一说就允。如数下了财礼，拣个日子，娶了过去，开船往扬州。江爱娘哭哭啼啼，自道终身不得见父母了。江老虽是卖去了女儿，心中凄楚，却幸得了一主大财，在家别做生理，不题。

却说顾提控在州六年，两考役满，例当赴京听考。吏部点卯过，拨出在韩侍郎门下办事效劳。那韩侍郎是个正直忠厚的大臣，见提控谨厚小心，仪表可观，也自另眼看他，时留在衙前听候差使。

一日，侍郎出去拜客，提控不敢擅离衙门左右，只在前堂伺候归来。等了许久，侍郎又往远处赴席，一时未还。提控等得不耐烦，困倦起来，坐在槛上打盹。朦胧睡去，见空中云端里黄龙现身，彩霞一片，映在自己身上。正在惊看之际，忽有人蹴他起来，飒然惊觉。乃是后堂传呼，高声喝：“夫人出来！”提控仓惶失措，连忙趋避不及。夫人步至前堂，亲看见提控荒遽走出之状，着人唤他转来。提控自道失了礼度，必遭罪责，趋至庭中跪倒，俯伏地下，不敢仰视。夫人道：“抬起头来我看。”提控不敢放肆，略把脖子一伸。夫人看见道：“快站起来。你莫不是太仓顾提控么？为何在此？”提控道：“不敢。小吏顾芳，实是太仓人。考满赴京，在此办事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认得我否？”提控不知甚么缘故，摸个头路不着，不敢答应一声。夫人笑道：“妾身非是别人，即是卖饼江家女儿也。昔年徽州商人娶去，以亲女相待，后来嫁与韩相公为次房。正夫人亡逝，相公立为继室，今已受过封诰。想来此等荣华，皆君所致也。若是当年非君厚德，义还妾身，今日安能到此地位？妾身时刻在心，正恨无繇补报。今天幸相逢于此，当与相公说知就里，少图报效。”提控听罢，恍如梦中一般。偷眼觑着堂上夫人，正是

开当种盐——即开当铺做盐商。种，原误做“中”。

两头大——吴方言，意即妻妾分居，两边都当大老婆看待。

一主——主，通“注”。一注，一项，一笔，多指钱财而言。

点卯——点名。旧时官署办公从“卯时”（现在五至七时）开始，官员要查点吏役人数，谓之“点卯”。这里顾提控是来吏部“听考”的，“点卯过”含有考核过后的意思。

侍郎——官职名，门下省、中书省、尚书省等所属各部的副长官，明代为正二品的高级官员。

江家爱娘。心下道：“谁想他却有这个地位！”又寻思道：“他分明卖与徽州商人做妾了，如何却嫁得与韩相公？方才听见说徽商以亲女相待，这又不知怎么解说。”当下退出外来，私下偷问韩府老都管，方知事体备细：

当日徽商娶去时节，徽人风俗，专要闹房炒新郎。凡亲戚朋友相识的，在住处所在，闻知娶亲，就携了酒榼前来称庆。说话之间，名为祝颂，实半带笑耍，把新郎灌得烂醉，方以为乐。是夜徽商醉极，讲不得甚么云雨勾当，在新人枕畔，一觉睡倒，直至天明。朦胧中见一个金甲神人，将瓜锤扑他脑盖一下，蹴他起来道：“此乃二品夫人，非凡人之配，不可造次胡行。若违我言，必有大咎！”徽商惊醒，觉得头疼异常，只得扒了起来。自想此梦稀奇，心下疑惑。平日最信的是关圣灵签，梳洗毕，开个随身小匣，取出十个钱来，对空虔诚祷告，看与此女缘分何如。卜得个乙戌，乃是第十五签。签曰：

两家门户各相当，不是姻缘莫较量。

直待春风好消息，却调琴瑟向兰房。

详了签意，疑道：“既明说‘不是姻缘’了，又道‘直待春风’、‘却调琴瑟’，难道放着见货，等待时来不成？心下一发糊涂。再缴一签，卜得个辛丙，乃是第七十三签。签曰：

忆昔兰房分半钗，而今忽报信音乖。

痴心指望成连理，到底谁知事不谐。

得了这签，想道：“此签说话明白，分明不是我的姻缘，不能到底的了。梦中说有二品夫人之分，若把来另嫁与人，看是如何？”祷告过再卜一签，得了个丙庚，乃是第二十七签。签曰：

世间万物各有主，一粒一毫君莫取。

英雄豪杰本天生，也须步步循规矩。

徽商看罢，道：“签句明白如此，必是另该有个主。吾意决矣。”

虽是这等说，日间见他美色，未免动心。然但是有些邪念，便觉头疼。到晚来走近床边，愈加心神恍惚，头疼难支。徽商想道：“如此跷蹊，要见梦言可据，签语分明。万一破他女身，必为神明所恶。不如放下念头，认他做个干女儿，寻个人嫁了他，后来果得富贵，也不可不知。”遂把此意对江爱娘说道：“在下年四十馀岁，与小娘子年纪不等。况且家中原有大孺人，今扬州典当内，又有二孺人。前日只因看见小娘子生得貌美，故此一时聘娶了来。昨晚梦见神明说，小娘子是个贵人，与在下非是配偶。今不敢胡乱，辱莫了小娘子。在下痴长一半年纪，不若认义为父女，等待寻个好姻缘配着，图个往来。小娘子意下何如？”江爱娘听见说不做妾做女，有甚么不肯处？答应道：“但凭尊意，只恐不中抬举。”当下起身，插烛也似拜了徽商四拜。以后只称徽商做爹爹，徽商称爱娘做大姐，各床而睡。

同行至扬州当里，只说是路上结拜的朋友女儿，托他寻人家的，也就分付媒婆替他四下里寻亲事。正是春初时节，恰好凑巧，韩侍郎带领家眷上任，舟过扬州。夫人有病，要娶个偏房，就便伏侍夫人，停舟在关下。此话一闻，那些做媒的如蝇聚膻，来的何止三四十起。各处寻将出来，多看得不

都管——总管，仆役的头目。

酒榼(k 磕)——酒器。榼，古代木制的盛酒器具。

关圣灵签——关圣，指三国时蜀将关羽，托其名以示卜签灵验。

中意。落末有个人说：“徽州当里有个干女儿，说是太仓州来的，模样绝美，也是肯与人为妾的，问问也好。”其间就有媒婆叨揽去当里来说。

元来徽州人有个癖性，是乌纱帽、红绣鞋，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，其余诸事怪吝了。听见说个韩侍郎娶妾，先自软瘫了半边，自夸梦兆有准，巴不得就成了。韩府也叫人看过，看得十分中意。徽商认做自己女儿，不争财物，反赔嫁妆，只贪个纱帽往来，便自心满意足。韩府仕宦人家，做事不小，又见徽商行径冠冕，不说身价，反轻易不得了，连钗环首饰段匹银两，也下了三四百金礼物。徽商受了，增添嫁事，自己穿了大服，大吹大擂，将爱娘送下官船上来。侍郎与夫人看见人物标致，更加礼仪齐备，心下喜欢，另眼看待。到晚云雨之际，俨然身是处子，一发敬重。一路相处，甚是相得。到了京中，不料夫人病重不起，一应家事，尽属爱娘掌管。爱娘处得井井有条，胜过夫人在日，内外大小无不欢喜。韩相公得意，拣个吉日，立为继房。恰遇弘治改元覃恩，竟将江氏入册报去，请下了夫人封诰，从此内外俱称夫人了。

自从做了夫人，心里常念先前嫁过两处，若非多遇着好人，怎生保全得女儿之身，致今日有此享用？那徽商认做干爷，兀自往来不绝，不必说起；只不知顾提控近日下落。忽然堂前相遇，恰恰正在门下走动，正所谓：

一叶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

夫人见了顾提控，返转内房。等候侍郎归来，对侍郎说道：“妾身有个恩人，没路报效，谁知却在相公衙门中服役。”侍郎问是谁人，夫人道：“即办事吏顾芳是也。”侍郎道：“他与你有何恩处？”夫人道：“妾身原籍太仓人，他也是太仓州吏。因妾家里父母被盗扳害，得他解救，幸免大祸。父母将身酬谢，坚辞不受，强留在彼，他与妻子待以宾礼，誓不相犯。独处室中一月，以礼送归。后来过继与徽商为女得有今日。岂非恩人？”侍郎大惊道：“此柳下惠、鲁男子之事，我辈所难，不道掾吏之中却有此等仁人君子。不可埋没了他！”竟将其事写成一本，奏上朝廷。本内大略云：

窃见太仓州吏顾芳，暴白冤事，侠骨著于公庭；峻绝谢私，贞心矢乎暗室。品流虽贱，衣冠所难；合行特旌，以章笃行。

孝宗见奏大喜，道：“世间那有此等人？”即召韩侍郎面对，问其详细。侍郎一一奏知，孝宗称叹不置。侍郎道：“此皆陛下中兴之化所致，应与表扬。”孝宗道：“何止表扬？其人堪为国家所用。今在何处？”侍郎道：“今在京中考满，拨臣衙门办事。”孝宗回顾内侍，命查那部里缺司官。司礼监秉笔内监奏道：“昨日吏部上本，礼部仪制司缺主事一员。”孝宗道：“好，好。礼部乃风化之原，此人正好。”即御批：“顾芳除补，

乌纱帽、红绣鞋——乌纱帽代指官吏，红绣鞋代指女色。

改元覃恩——改元，指明孝宗登基后改年号为弘治，时公元1488年。覃恩，广布恩泽，指登基庆典时对臣下普行封赏或赦免。

柳下惠、鲁男子——柳下惠，春秋时鲁国大夫，传说他夜宿城门口，见一女子受冻，就用衣服把她裹在自己怀里，由于正派，没人怀疑他有淫乱行为。鲁男子，春秋时鲁国的一位独居的男子。一个暴风雨的夜晚，邻家寡妇房屋被毁，要求到他家避雨，为避免嫌疑，他拒绝接纳。

以章笃（d 堵）行——来表扬他的诚实行为。章，通“彰”。

中兴之化——国家复兴的教化。

礼部仪制司——明代礼部下设执掌诸礼文宗封贡举学校之事的机构，其长官即为“主事”。

吏部知道。”韩侍郎当下谢恩而出。

侍郎初意不过要将他旌表一番，与他个本等职衔，梦里也不料圣意如此嘉奖，骤与殊等美官，真个喜出望外。出了朝中，竟回衙来，说与夫人知道。夫人也自欢喜不胜，谢道：“多感相公为妾报恩，妾身万幸。”侍郎看见夫人欢喜，心下愈加快活，忙叫亲随报知顾提控。提控闻报，犹如地下升天。还服着本等衣服，随着亲随，进来先拜谢相公。侍郎不肯受礼，道：“如今是朝廷命官，自有体制。且换了冠带，谢恩之后，然后私宅少叙不迟。”须臾，便有礼部衙门人来伺候，伏侍去到鸿胪寺报了名。次早午门外谢了圣恩，到衙门到任。正是：

昔年萧主吏，今日叔孙通。

两翅何曾异？只是锦袍红。

当日顾主事完了衙门里公事，就穿着公服，竟到韩府私宅中来拜见侍郎。顾主事道：“多谢恩相提携，在皇上面前极力荐举，故有今日。此恩天高地厚。”韩侍郎道：“此皆足下阴功浩大，以致圣主宠眷非常，得此殊典。老夫何功之有？”拜罢，主事请拜见夫人，以谢推许大恩。侍郎道：“贱室既忝同乡，今日便同亲戚。”传命请夫人出来相见。夫人见主事，两相称谢，各拜了四拜。夫人进去治酒。是日侍郎款待主事，尽欢而散。夫人又传问顾主事离家在几时，父母的安否下落。顾主事回答道：“离家一年。江家生意如常，却幸平安无事。”侍郎与顾主事商议，待主事三月之后，给个假限回籍，就便央他迎取江老夫妇。顾主事领命。果然给假，衣锦回乡，乡人无不称羨。因往江家拜候，就传女儿消息。江家喜从天降。主事假满，携了妻子回京复任。就分付二号船里，着落了江老夫妇。到京相会，一家欢忭无极。

自此侍郎与主事通家往来，俨如伯叔子侄一般。顾家大娘子与韩夫人愈加亲密，自不必说。后来顾主事三子皆读书登第。主事寿登九十五岁，无病而终。此乃上天厚报善人也。所以奉劝世间行善，原是积来自家受用的。有诗为证：

美色当前谁不慕？况是酬恩去复来。

若使偶然通一笑，何缘掾吏入容台？

鸿胪寺——主管朝廷祭祀礼仪的官署。明制，百官复命谢恩须由鸿胪寺引奏。

萧主吏——指汉初大臣萧何，曾为主吏，故称。主吏是一种职位低下的官吏。

叔孙通——汉初儒者，任博士，曾杂采古礼而立朝仪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

诗云：

一陌 金钱便返魂，公私随处可通门。
鬼神有德开生路，日月无光照覆盆。
贫者何缘蒙佛力，富家容易受天恩。
早知善恶多无报，多积黄金遗子孙。

这首诗乃是令狐譔所作。他邻近有个乌老，家资巨万，平时好贪不义。死去三日，重复还魂。问他缘故，他说：“死后亏得家里广作佛事，多烧楮钱，冥官大喜，所以放还。”令狐譔闻得，大为不平道：“我只道只有阳世间贪官污吏受财枉法，卖富差贫，岂知阴间也自如此？”所以做这首诗。后来冥司追去，要治他谤讪之罪，被令狐譔是长是短，辨析一番。冥司道他持论甚正，放教还魂，仍追乌老置之地狱。盖是世间没分割处的冤枉，尽拚到阴司里理直。若是阴司也如此糊涂，富贵的人只消作恶造业，到死后分付家人多做些功果，多烧些楮钱，便多退过了，却不与阳间一样没分晓？所以令狐生不伏，有此一诗。其实阴司报应，一毫不差的。

宋淳熙年间，明州 有个夏主簿，与富民林氏共出本钱，买扑 官酒坊地店，做那沽拍 生理。夏家出得本钱多些，林家出得少些，却是经纪营运，尽是林家家人主当，夏家只管在里头照本算帐，分些干利钱。夏主簿是个忠厚人，不把心机提防，指望积下几年，总收利息。虽然零碎支动了些，拢统算着，还该有二千缗钱多在那里，若把银算，就是二千两了。去到林家取讨时，林家到店管帐的共有八个，你推我推，只说算帐未清，不肯付还。讨得急了，林家就说出没行止 话来道：“我家累年价辛苦，你家打点得自在钱，正不知钱在那里哩！”夏主簿见说得蹊跷，晓得要赖他的，只得到州里告了一状。林家得知告了，笑道：“我家将猫儿尾拌猫饭吃，拚得将你家利钱折去了一半，官司好歹是我赢的。”遂将二百两送与州官。连夜叫八个干仆把簿籍尽情改造，数目字眼多换过了，反说是夏家透支 了，也诉下状来。州官得过了贿赂，那管青红皂白？竟断道：“夏家欠林家二千两。把夏主簿收监追比。

其时郡中有个刘八郎，名元，人叫他做刘元八郎，平时最有直气。见了

一陌——钱数。“陌”即“百”，一陌为一百钱。

“日月”句——覆置的盆内见不到阳光和月光，因以比喻社会黑暗或沉冤莫白。语出《抱朴子·辨问》：“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。”

楮(ch 楚)钱——祭奠时焚烧的纸钱。楮，树名，其皮可制纸，因作纸的代称。

卖富差贫——指贪官污吏得富人钱有罪也可放归，得不到穷人好处无罪也要罚作苦役。

明州——辖境相当现在浙江省甬江流域，治所在今鄞县。

买扑——亦作“买糶”、“扑买”，为宋代一种招商承包税收的制度。这里即是说将官方的酒坊地店买来经营权。

沽拍——卖酒。拍，即“拍户”，《梦粱录》卷十六“酒肆”云：“大抵酒肆除官库、子库、脚店之外，其馀谓之拍户，兼卖诸般下酒，食次随意索唤。”

没行止——无理、不讲道德。行止，指行为品德。

猫儿尾拌猫饭吃——意谓自己吃自己。这里指用夏家应得的利钱来与夏家打官司。

透支——支出的钱超过了存入的钱。

此事，大为不平，在人前裸臂揎拳的嚷道：“吾乡有这样冤枉事！主簿被林家欠了钱，告状反致坐监，要那州县何用？他若要上司去告，指我作证，我必要替他伸冤理枉，等林家这些没天理的个个吃棒。”到一处，嚷一处。林家这八个人见他如此行径，恐怕弄得官府知道了，公道上不去，翻过案来。商量道：“刘元八郎是个穷汉，与他些东西，买他口静罢。”就中推两个有口舌的去邀了八郎，到旗亭中坐定。八郎问道：“两位何故见款？”两人道：“仰慕八郎义气，敢此沽一杯奉敬。”酒中说起夏家之事，两人道：“八郎不要管别人家闲事，且只吃酒。”酒罢，两人袖中摸出官券二百道来，送与八郎道：“主人林某，晓得八郎家贫，特将薄物相助。以后求八郎不要多管。”八郎听罢，把脸儿涨得通红，大怒起来道：“你每做这样没天理的事，又要把没天理的东西脏污我？我就饿死了，决不要这样财物！”叹一口气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你每财多力大，夏家这件事在阳世间不能勾明白了。阴间也有官府，他少不得有剖雪处。且看，且看。”忿忿地叫酒家过来问道：“我每三个吃了多少钱钞？”酒家道：“算该一贯八百文。”八郎道：“三个同吃，我该出六百文。”就解一件衣服，到隔壁柜上解当了六百文钱，付与酒家。对这两人拱拱手道：“多谢携带。我是清白汉子，不吃这样不义无名之酒！”大踏步竟自去了。两个人反觉没趣，算结了酒钱，自散了。

且说夏主簿遭此无妄之灾，没头没脑的被贪赃州官收在监里。一来是好人出身，不曾受惯这苦；二来被别人少了钱，反关在牢中，心中气蛊，染了牢瘟，病将起来。家属央人保领，方得放出，已病得八九分了。临将死时，分付儿子道：“我受了这样冤恨，今日待死。凡是一向扑官酒坊公店，并林家欠钱帐目，与管帐八人名姓，多要放在棺内，吾替他地府申辨去。”才死得一月，林氏与这八个人，陆陆续续尽得暴病而死。眼见得是阴间状准了。

又过一个多月，刘八郎在家，忽觉头眩眼花。对妻子道：“眼前境界不好，必是夏主簿要我做对证，势必要死。奈我平时没有恶业，对证过了，还要重生，且不可入殓。三日后不还魂，再作道理。”果然死去。两日，活将转来，拍手笑道：“我而今才出得这口恶气！”家人问其缘故。八郎道：“起初见两个公吏邀我去，走勾百来里路，到了一个官府去处，见一个绿袍官人在廊房中走出来，仔细一看，就是夏主簿。再三谢我道：‘烦劳八郎来此。这里文书都完，只要八郎略一证明，不必忧虑。’我抬眼看见丹墀之下，林家与八个管帐人，共顶着一块长枷，约有一丈五六尺长，九个头齐齐露出在枷上。我正要消遣他，忽报王升殿了。吏引我去见过。王道：‘夏家事已明白，不须说得。旗亭吃酒一节，明白说来。’我供道：‘是两人见招饮酒，与官券二百道，不曾敢接。’王对左右叹道：‘世上却有如此好人，须商议报答他，可检他来算。’吏禀：‘他该七十九岁。’王道：‘穷人不受钱，更为难得，岂可不赏？添他阳寿一纪。’就着元追公吏，送我回家。出门之时，只见那一伙连枷的人，赶入地狱里去了。必然细细要偿还他的，料不似人世间葫芦提。我今日还魂，岂不快活也？”后来此人整整活到九

旗亭——即酒楼。

葫芦提——宋元时口语，意即糊涂。据顾学颉、王学奇《元曲释词》考证：“‘葫芦提’是‘鹞突’的转音，而‘鹞突’即‘糊涂’也，‘提’字是语尾词。”

十一岁，无疾而终。可见阳世间有冤枉，阴司事再没有不明白的。

只是这一件事，阴报虽然明白，阳世间欠的钱钞到底不曾显还得，未为大畅。而今说一件阳间赖了，阴间断了，仍旧阳间还了，比这事说来好听。

阳世全凭一张纸，是非颠倒多因此。

岂似幽中业镜台，半点欺心没处使。

话说宋绍兴年间，庐州合江县 赵氏村有一个富民，姓毛，名烈。平日贪奸不义，一味欺心，设谋诈害。凡是人家有良田美宅，百计设法，直到得上手才住。挣得泼天也似人家，心里不曾有一毫止足。看见人家略有些小衅隙，便在里头挑唆，于中取利，没便宜不做事。其时，昌州 有一个人，姓陈，名祈，也是个狠心不守分之人，与这毛烈十分相好。你道为何？只因陈祈也有好大家事。他一母所生，还有三个兄弟，年纪多幼小，只是他一个年纪长成，独掌家事。时常恐怕兄弟每大来，这家事须四分分开，要趁权在他手之时，做个计较，打些偏手，讨些便宜。晓得毛烈是个极有算计的人，早晚用得他着，故此与他往来交好。毛烈也晓得陈祈有三个幼弟，却独掌着家事，必有欺心毛病，他日可以在里头看景生情，得些渔人之利。所以两下亲密，语话投机，胜似同胞一般。

一日，陈祈对毛烈计较道：“吾家小兄弟们渐渐长大，少不得要把家事四股分了。我枉替他们白做这几时奴才，心不甘伏，怎么处？”毛烈道：“大头在你手里，你把要紧好的藏起了些不得？”陈祈道：“藏得的藏了；田地是露天盘子，须藏不得。”毛烈道：“只要会计较，要藏时，田地也藏得。”陈祈道：“如何计较藏地？”毛烈道：“你如今只推有甚么公用，将好的田地卖了去，收银子来藏了，不就是藏田地一般？”陈祈道：“祖上的好田好地，又不舍得卖掉了。”毛烈道：“这更容易。你只拣那好田地，少些价钱，权典在我这里。目下拿些银子去用用，以后直等你们弟兄已将见在田地四股分定了，然后你自将原银在我处赎了去，这田地不多是你自己的了？”陈祈道：“此言诚为有见，但你我虽是相好，产业交关，少不得立个文书，也要用着个中人才使得。”毛烈道：“我家出入银两，置买田产，大半是大胜寺高公做牙侩。如今这件事，也要他在里头做个中见罢了。”陈祈道：“高公我也是相熟的。我去查明了田地，写下了文书，去要他着字便了。”

元来这高公法名智高，虽然是个僧家，倒有好些不像出家人处。头一件是好利，但是风吹草动，有些个赚得钱的所在，他就钻的去了。所以囊钵充盈，经纪惯熟。大户人家做中做保，倒多是用得他着的，分明是个没头发的牙行。毛家债利出入，好些经他的手，就是做过几件欺心事体，也有与他首尾过来的。陈祈因此央他做了中，将田立券，典与毛烈。因要后来好赎，十分不典他重价钱，只好三分之一，做个交易的意思罢了。陈祈家里田地广

庐州合江县——按，庐州辖境相当现在安徽省中部地区，治内未见设置过合江县。而合江县历属泸州管辖，泸州治所即今四川省泸州市。故“庐州”当是“泸州”之误。

昌州——辖境相当现在四川省沱江支流濑溪河流域地区，治所在今大足县。

打些偏手——在某种情事中，自己乘机找些便宜。

交关——犹言交易。

牙侩——即“牙商”，贸易双方的居间人。

中见——中间见证人。

有，非止一处，但是自家心里贪着的，便把来典在毛烈处做后门。如此一番，也累起本银三千多两了。其田足值万金，自不消说。毛烈放花作利，已此便宜得多了。只为陈祈自有欺心，所以情愿把便宜与毛烈得了去。

以后陈祈母亲死过，他将见在户下的田产分做四股，把三股分与三个兄弟，自家得了一股。兄弟们不晓得其中委曲，见眼前分得均平，多无说话了。过了几时，陈祈端正起赎田的价银，径到毛烈处取赎。毛烈笑道：“而今这田却不是你独享的了？”陈祈道：“多谢主见高妙。今兄弟们皆无言可说，要赎了去自管。”随将原价一一交明。毛烈照数收了，将进去交与妻子张氏藏好。此时毛烈若是个有本心的，就该想着出的本钱原轻，收他这几年花息，便宜多了。今有了本钱，自该还他去，有何可说？谁知狠人心性却又不然，道这田总是欺心来的，今赎去独吞，有好些放不过。他就起个不良之心，出去对陈祈道：“原契在我拙荆处，一时有些身子不快，不便简寻。过一日还你罢。”陈祈道：“这等，写一张收票与我。”毛烈笑道：“你晓得我写字不大便当，何苦难我？我与你甚样交情，何必如此？待一二日间，翻出来就送还罢了。”陈祈道：“几千两往来，不是取笑。我交了这一主大银子，难道不要讨一些把柄回去？”毛烈道：“正为几千两的事，你交与我了，又好赖得没有不成？要甚么把柄？老兄忒过虑了。”陈祈也托大，道是毛烈平日相好，其言可信，料然无事。

隔了两日，陈祈到毛烈家去取前券，毛烈还推道一时未寻得出。又隔了两日去取，毛烈躲过，竟推道不在家了。如此两番，陈祈走得不耐烦，再不得见毛烈之面，才有些着急起来。走到大胜寺高公那里去商量，要他去问问毛烈下落。高公推道：“你交银时，不曾通我知道，我不好管得。”陈祈没奈何，只得又去伺候毛烈。一日撞见了，好言与他取券。毛烈冷笑道：“天下欺心事只许你一个做？你将众兄弟的田偷典我处，今要出去自吞。我便公道欺心，再要你多出两千，也不为过。”陈祈道：“原只典得这些，怎要我多得？”毛烈道：“不与我，我也不还你券，你也管田不成。”陈祈大怒道：“前日说过的说话，怎倒要诈我起来？当官去说，也只要的我本钱。”毛烈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当官说不过时，还你罢了。”

陈祈一忿之气，归家写张状词，竟到县里告了毛烈。当得毛烈预先防备这着的，先将了些钱钞去寻县吏丘大，送与他了，求照管此事。丘大领诺。比及陈祈去见时，丘大先自装腔了，问其告状本意。陈祈把实情告诉了一遍，丘大只是摇头道：“说不去。许多银两交与他了，岂有没个执照的理？教我也难帮衬你。”陈祈道：“因为相好的，不防他欺心，不曾讨得执照。今告到了官，全要提控说得明白。”丘大含糊应承了，却在知县面前只替毛烈说了一边的话，又替毛家送了些孝顺意思与知县了。知县听信。到得两家听审时，毛烈把交银的事一口赖定，陈祈其实一些执照也拿不出，知县声口有些向了毛烈。陈祈发起极来，在知县面前指神罚咒。知县道：“就是银子有的，当官只凭文券。既没有文券，把甚么做凭据断还得你？分明是一划混赖！”倒把陈祈打了二十个竹篦，问了不合图赖人罪名，量决脊杖。

做后门——吴方言，隐匿家产寄存在别人家。

放花——即放高利贷。所得利息即下文所说“花息”。

执照——这里指凭证。

一划（chàn杆）——一派、一味。

这三千银子，只当丢去东洋大海，竟没说处。

陈祈不服，又到州里去告，准了。及至问起来，知是县间问过的，不肯改断，仍复照旧。又到转运司告了，批发县间，一发是原问衙门，只多得一番纸笔，有甚么相干？落得费坏了脚手，折掉了盘缠。毛烈得了便宜，暗地喜欢。陈祈失了银子，又吃打吃断，竟没处申诉。正所谓：

浑身似口不能言，遍体排牙说不得。

欺心又遇狠心人，贼偷落得还贼没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事多只因陈祈欺瞒兄弟，做这等奸计，故见得反被别人赚了，也是天有眼力处。却是毛烈如此欺心，难道银子这等好使的不成？不要性急，还有话在后头。

且说陈祈受此冤枉，没处叫撞天屈，气忿忿的无可摆布。宰了一口猪、一只鸡，买了一对鱼、一壶酒，左近边有个社公祠，他把福物拿到祠里摆下了，跪在神前道：“小人陈祈，将银三千两，与毛烈赎田。毛烈收了银子，赖了券书。告到官司，反问输了小人。小人没处申诉。天理昭彰，神目如电，还是毛烈赖小人的，小人赖毛烈的？是必三日之内，求个报应。”扣了几个头，含泪而出。到家里，晚上得一梦，梦见社神来对他道：“日间所诉，我虽晓得明白，做不得主。你可到东岳行宫 诉告，自然得理。”

次日，陈祈写了一张黄纸，捧了一对烛、一股香，竟望东岳行宫而来。进得庙门，但见：

殿宇巍峨，威仪整肃。离娄 左视，望千里如在目前；师旷 右边，听九幽直同耳畔。草参亭内，炉中焚百合明香；祝献台前，案上放万灵杯玦。夜听泥神声喏，朝闻木马号嘶。比岱宗 具体而微，虽行馆有呼必应。若非真正冤情事，敢到庄严法相前？

陈祈衔了一天怨忿，一步一拜，拜上殿来，将心中之事，是长是短，照依在社神面前时一样，表白了一遍。只听得幡帷里面仿佛有人声到耳朵内道：“可到夜间来。”陈祈吃了一惊，晓得灵感，急急站起，走了出来。候到天色晚了，陈祈是气忿在胸之人，虽是幽暗阴森之地，并无一些畏怯，一直走进殿来。将黄纸状在烛上点着火，烧在神前炉内了，照旧通诚。拜祷已毕，又听得隐隐一声道：“出去。”陈祈亲见如此神灵，明知必有报应，不敢再读，悚然归家。此时是绍兴四年四月二十日。

陈祈时时到毛烈家边去打听。过了三日，只见说毛烈死了。陈祈晓得蹊跷，去访问邻舍间，多说道：“毛烈走出门首，撞见一个着黄衣的人，走入门来揪住。毛烈奔脱，望里面飞也似跑，口里喊道：‘有个黄衣人捉我，多来救救。’说不多几句，倒地就死。从不见死得这样快的！”陈祈口里不说，心里暗暗道：“是告的阴状有应，现报在我眼里了。”又过了三日，只

量决——衡量案情加以判决。

社公祠——即“土地庙”。社公，土地神。

东岳行宫——即“东岳庙”。东岳，泰山神，道教传说泰山神掌管人间生死。

离娄——相传为黄帝时人，目力极强，道教供奉为“千里眼神”。

师旷——春秋时晋平公的太师，即乐官之长，传说他耳力极强，道教供奉为“顺风耳神”。

杯玦（jiào较）——占卜吉凶的器具，系用蚌壳或形似蚌壳的竹、木两片，掷地观其俯仰，以定吉凶。

岱宗——即泰山，这里指岱庙，在山东省泰安市内，祀泰山神，也就是泰山神所在地。其他地方的东岳庙故称“行宫”、“行馆”。

见有人说大胜寺高公，也一时卒病而死。陈祈心里疑惑道：“高公不过是原中，也死在一时。看起来，莫不要阴司中对这件事么？”不觉有些恍恍惚惚，走到家里，就昏晕了去。少顷醒将转来，分付家人道：“有两个人追我去对毛烈事体。闻得说我阳寿未尽，未可入殓。你们守我十来日着，敢怕还要转来。”分付毕，即倒头而卧，口鼻俱已无气。家人依言，不敢妄动，呆呆守着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陈祈随了来追的人竟到阴府，果然毛烈与高公多先在那里了，一同带见判官。判官一一点名过了，问道：“南岳发下状来，毛烈赖了陈祈三千银两，这怎么说？”陈祈道：“是小人与他赎田，他亲手接受，后来不肯还原券，竟赖道没有。小人在阳间与他争讼不过，只得到南岳大王处告这状的。”毛烈道：“判爷休听他胡说，若是有银与小人时，须有小人收他的执照。”判官笑道：“这是你阳间哄人，可以借此厮赖。”指着毛烈的心道：“我阴间只凭这个，要甚么执照不执照？”毛烈道：“小人其实不曾收他的。”判官叫取业镜过来。旁边一个吏就拿着铜盆大一面镜子来，照着毛烈。毛烈、陈祈与高公三人一齐看那镜子里面，只见里头照出陈祈交银，毛烈接受，进去付与妻子张氏，张氏收藏，是那日光景宛然见在。判官道：“你看我这里可是要甚么执照的么？”毛烈没得开口。陈祈合着掌向空里道：“今日才表明得这件事，阳间官府要他做甚么干？”高公也道：“元然这银子果然收了，却是毛大哥不通。”

当下判官把笔来写了些甚么，就带了三人到一个大庭内，只见旁边列着兵卫甚多，也不知殿上坐的是甚么人，远望去是冕旒袞袍的王者。判官走上去说了一回，殿上王者大怒，叫取枷来，将毛烈枷了，口里大声分付道：“县令听决不公，削去已后官爵。县吏丘大火焚其居，仍削阳寿一半。”又唤僧人智高问道：“毛烈欺心事，与你商同的么？”智高道：“起初典田时，曾在里头做交易中人，以后事体多不知道。”又唤陈祈问道：“赎田之银，固是毛烈耍赖欺心；将田出典的缘故，却是你的欺心。”陈祈道：“也是毛烈教道的。”王者道：“这个推不得！与智高僧人做牙佻一样，该量加罚治。两人俱未合死，只教阳世受报。毛烈作业尚多，押入地狱受罪。”说毕，只见毛烈身边就有许多牛头夜叉，手执铁鞭铁棒，赶得他去。毛烈一头走，一头哭，对陈祈、高公说道：“吾不能出头了，二公与我传语妻子，快作佛事救援我。陈兄原券在床边木箱之内，还有我平日贪谋强诈得别人家田宅文券，共有一十三纸，也在箱里。可叫这一十三家的人来，一一还了他，以减我罪。二公切勿有忘！”

陈祈见说着还他原契，还要再问个明白，一个夜叉把一根铁棍在陈祈后心窝里一捣，喝道：“快去！”陈祈慌忙缩退，飒然惊醒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只见妻子坐在床沿守着，问他时节，已过了七昼夜了。妻子道：“因你分付了，不敢入殓。况且心头温温的，只得坐守，幸喜得果然还魂转来。毕竟是毛烈的事对得明白否？”陈祈道：“东岳真个有灵，阴间真个无私，一些也瞒不得。大不似阳世间官府，没清头、没天理的。”因把死后所见事体，备细说了一遍。

冕旒袞袍——古代帝王诸侯的衣帽。冕，礼帽。旒，帽前垂挂的珠串。袞袍，绣有龙形的礼服。

夜叉——梵文音译，佛教传说中一种吃人的恶鬼，这里指阴曹的鬼役。

没清头——吴方言，糊涂，头脑不清，也作“无清头”。

抖搜了精神，坐定了性子一回，先叫人到县吏丘大家一看，三日之前已被火烧得精光，止烧得这一家火就息了。陈祈越加敬信。再叫人到大胜寺中访问高公，看果然一同还魂，意思要约他做了证见，索取毛家文券。人回来说：“三日之前，寺中师徒已把他荼毗了。”——说话的，怎么叫做荼毗？看官，这就是僧家西方的说话，又有叫得阇维的，总是我们华言火化也。——陈祈见说高公已火化了，吃了一大惊，道：“他与我同在阴间说阳寿未尽，一同放转世的，如何就把来化了？叫他还魂在何处？这又是了不得的事了，怎么收场？”

陈祈心下忐忑，且走到毛家去取文券。看见了毛家儿子，问道：“尊翁故世，家中有甚么影响否？”毛家儿子道：“为何这般问及？”陈祈道：“在下也死去七日，倒与尊翁会过一番来，故此动问。”毛家儿子道：“见家父光景何如？有甚说话否？”陈祈道：“在下与尊翁本是多年相好的，只因不还我典田文书，有这些争讼。昨日倒亏得阴间对明，说文书在床前木箱里面，所以今日来取。”毛家儿子道：“文书便或者在木箱里面，只是阴间说话，谁是证见，可以来取？”陈祈道：“有倒有个证见。那时大胜寺高师父也在那里同见说了，一齐放还魂的。可惜他寺中已将他身尸火化，没了个活证。却有一件可信，你尊翁还说另有一十三家文券，也多是来路不明的田产，叫还了这一十三家，等他受罪轻些；又叫替他多做些佛事。这须是我造不出的。”毛家儿子听说，有些呆了。你道为何？元来阴间业镜照出毛妻张氏同受银子之时，毛氏在阳间恰像做梦一般，也梦见阴司对理之状，曾与儿子说过，故听得陈祈说着阴间之事，也有些道是真的了。走进与母亲说知，张氏道：“这项银子委实有的。你父亲只管道便宜了他，勒捐着文书不与他，意思还要他分外出些加添。不道他竟自去告了官，所以索性一口赖了。又不料死得这样诧异。今恐怕你父亲阴间不宁，只该还了他。既说道还有一十三纸，等明日一总翻将出来，逐一还罢。”毛家儿子把母亲说话对陈祈说了。陈祈道：“不要又像前番，回了明日，渐渐赖皮起来。此关系你家尊翁阴间受罪，非同阳间儿戏的。”毛家儿子道：“这个怎么还敢？”陈祈当下自去了。

毛家儿子关了门进来。到了晚间，听得有人敲门，开出去却又不見，关了又敲得紧。问是那个，外边厉声答道：“我是大胜寺中高和尚。为你家父亲赖了典田银子，我是原中人，被阴间追去做证见。放我归来，身尸焚化，今没处去了。这是你家害我的，须凭你家里怎么处我。”毛家儿子慌做一团，走进与母亲说了。张氏也怕起来，移了火，同儿子走出来。听听外边，越敲得紧了，道：“你若不开时，我们缝里自会进来。”张氏听着，果然是高公平日的声音，硬着胆回答道：“晓得有累师父了。而今既已如此，教我们母子也没奈何，只好做些佛事超度师父罢。”外边鬼道：“我命未该死，阴间不肯收留，还有世数未尽，又去脱胎做人不得，随你追荐阴功也无用处。直等我世数尽了，才得托生。这些时叫我在哪里好？我只是守住在你家，不开去了。”毛家母子只得烧些纸钱，奠些酒饭，告求他去。鬼道：“叫我别无去处，求我也没干。”毛家母子没奈何，只得踟踌踏踏，过了一夜。第二日急急去寻请僧道做道场，一来追荐毛烈，二来超度这个高公。

荼毗(pí皮)——也作“阇毗”、“阇维”，佛教名词，意为焚烧、火化，指僧人死后火葬。

勒捐(kèn肯去声)——勒索、故意刁难。

母子亲见了这些异样，怎敢不信？把各家文券多送去还了。谁知陈祈自得了文券之后，忽然害起心痛来，一痛发便待死去。记起是阴中被夜叉将铁棍心窝里捣了一下之故，又亲听见王者道陈祈欺心，阳世受报，晓得这典田事是欺心的，只得叫三个兄弟来，把毛家赎出之田，均作四分分了。却是心痛仍不得止。只因平日掌家时，除典田之外，他欺心处还多。自此每一遭痛发，便去请僧道保禳，或是东岳烧献，年年所费不计其数，此病随身终不脱体。到得后来，家计倒比三个兄弟消耗了。

那毛家也为高公之鬼不得离门，每夜必来扰乱，家里人口不安。卖掉房子，搬到别处，鬼也随着不舍。只得日日超度，时时斋醮。以后看看声音远了些，说道：“你家福事做得多了，虽然与我无益，时常有神佛在家，我也有些不便。我且暂时去去，终是放你家不过的。”以后果然隔着几日才来，这里就做法事退他，或做佛事度他。如此缠帐多时，支持不过，毛家家私也逐渐消费下来。以后毛家穷了，连这些佛事、法事多做不起了，高公的鬼也不来了。

可见欺诈之财，没有得与你入己受用的。阴司比阳世间公道，使不得奸诈，分毫不差池。这两家显报，自不必说。只高公僧人，贪财利，管闲事，落得阳寿未终，先被焚烧，虽然为此搅破了毛氏一家，却也是僧人的果报了。若当时徒弟们不烧其尸，得以重生，毕竟还与陈祈一样，也要受些现报，不消说得的。人生作事，岂可不知自省？

阳间有理没处说，阴司不说也分明。

若是世人终不死，方可横心自在行。

又有人道这诗未尽，翻案一首云：

阳间不辨到阴间，阴间仍旧判阳还。

纵是世人终不死，也须难使到头顽。

